標點校勘本

高麗史

孫曉 主編

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
人民出版社

一八

傳

[二]

总主编　高占成

呼吸系统疾病防治小百科

环境卫生与呼吸系统疾病



主　编　魏立平　高占成

副主编　胡国平　吴兆红

编　委（按姓氏笔画排列）

王进峰　朱恬华　何　晟

李玉茜　欧阳顺林　梁伟强

黎振兴　潘有光

人民卫生出版社

高麗史九十六

列傳卷第九

崔思諏

崔思諏，字嘉言，初名思順，後賜今名。文憲公冲之孫。自少力學工文；文宗朝登第。王以思諏名家子，博學多聞，召入內侍省，與語對稱旨，王悅。

宣宗朝，拜殿中少監、知尚書戶部事，出爲西京副留守。駕幸西京時，遼使王鼎來，思諏爲館伴，聞鼎每夜獨坐爲文，以計取其書奏之，乃諫疏也。其疏極言遼太平日久，不修武備，又言大宋伐南夏事。王嘉其擯接之能，手詔褒之，令從駕。尋除御史大夫，改同知中樞院使、左散騎常侍。獻宗時，拜吏部尚書、知樞密院事。

肅宗初，參知政事、進中書侍郎平章事，加守太尉、判吏部事。大將軍高文蓋、張洪占、李弓濟，將軍金子珍等潛圖不軌，思諏按治其罪，悉流之南裔。

以功拜門下侍中，賜輔正功臣號。九年，守太保，以老，三上表乞骸骨。魏繼廷曰："崔公在官，吾輩仰如山斗，軍國大事，一聽其議。今若告老，奈國政何?"時王曲宴壽春宮，召思諏赴宴。思諏起爲壽，王親酌酬之，執其手曰："卿若固退，誰與共政? 朕優賢重老，不忍從也。"對曰："七十致仕，禮也。臣已老耄，無益於國，願遂歸志。"王許之。

睿宗朝，加守太師、中書令致仕，賜詔書、制牒、茶藥、衣帛、鞍馬，以示優恩。王嘗賜龍鳳茶，思諏進謝詩，王和賜之。王納思諏壻李資謙之女，生太子，冊爲王妃，以恩加推誠奉國功臣、大寧郡開國侯，食邑二千五百戶，食實封一千五百戶。思諏入見，王賜宴，命不拜，待以家人禮。思諏奏曰："臣年八十，無復有望，願上享國萬年，永保三韓。"言出至誠，王感涕，召思諏子壻兒孫，賜花酒，扶出還家。未幾，卒。王以燃燈，御重光殿觀樂，聞思諏卒，震悼罷宴，輟朝三日，賜賻優厚，令百官會葬。謚忠景。

思諏勤謹公廉，不以門地驕人，立朝四十餘年，無少過失。爲相論議，務存大體，不敢輕改舊章。門人子弟有來謁者，常訓以事君之道，言不及私。雖謝事家居，憂國之心，終始不衰。配享肅宗廟庭。

子源、溱。源，累官尚書右僕射。溱，門下侍郎平章事。資謙及文公美、柳仁著，皆其女壻，門閥之盛，一時無比。

金仁存

金仁存，字處厚，初名緣。新羅宗室角干周元之後。父上琦登第，官至侍郎平章事。謚文貞，配享宣宗廟庭。

仁存性明敏，少登科，直翰林院，歷事宣、獻、肅三朝。以內侍掌奏事，不欲久在近密，懇求外補，由尚書禮部員外出爲開城府使。秩滿，授起居舍人、知制誥，遷起居郎，言事忤旨，左授兵部員外郎。

遼使學士孟初至，仁存爲接伴。初見其年少，頗易之。嘗一日出郊，雪始霽，茫然無所見，唯馬蹄觸地作聲。初唱云："馬蹄踏雪乾雷動。"仁存即應聲曰："旗尾飜風烈火飛。"初愕然曰："真天才也！"由是情好日篤，相唱和。及別，解金帶贈之。轉吏部郎中，兼東宫侍講學士。

時睿宗在東宫，講《論語》。仁存撰新義進講，移中書舍人。肅宗薨，仁存告哀于遼，自東京抵京師，所經州府，皆設宴張樂。仁存曰："臣來時，本國君臣皆服衰哭泣。今來上國，雖感恩榮，臣子之情，不忍聞樂。"言甚切至，遼人許之。至朝見時，又乞除吉服舞蹈。孟初至幕曰："殿庭服色，宜從吉，但除舞蹈可矣。"還拜禮部侍郎、諫議大夫。

王封僧曇真爲王師，以仁存爲封崇使，辭曰："臣

職在諫院，已言封王師不可。未蒙俞允，又從而爲使，是欺殿下也。”王强之再三，固辭不奉旨，以內侍柳台樹代之。

王將伐東女真，大臣皆贊成之，仁存獨上疏極諫，不報。及尹瓘等破女真，築九城，女真失窟穴，連歲來争，我兵喪失甚多，女真亦厭苦，遣使請和，乞還舊地。群臣議多異同，王猶豫未决。仁存言：“土地本以養民，今争城殺人，莫如還其地以息民。今不與，必與契丹生釁。”王問其故，仁存曰：“國家初築九城，使告契丹，表稱：‘女真弓漢里，乃我舊地，其居民亦我編氓。近來寇邊不已，故收復而築其城。’表辭如是，而弓漢里酋長多受契丹官職者，故契丹以我爲妄言，其回詔云：‘遠貢封章，粗陳事勢，其間土地之所屬，戶口之攸歸，已敕有司俱行檢勘，相次別降指揮。’以此思之，國家不還九城，契丹必加責讓。我若東備女真，北備契丹，則臣恐九城非三韓之福也。”王然之。遷祕書監。

奉使如宋，徽宗待之甚厚，屢賜宴，宴器皆用白玉。仁存以爲帝厚我國，享禮雖異常，然觀時事，華侈太甚，可嘆。還至慶源郡，聞父喪，以使事付其介，遂奔喪不復命，時人譏其失禮。歷左散騎常侍、翰林學士承旨、兵禮戶部尚書、政堂文學知政事，進守司徒、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上柱國。

金兵攻破契丹，州郡幾盡。王以仁存判西北面兵馬使，措置軍務。契丹來，遠城刺史常孝孫懼不保，

率州民泛舟而遁，以來遠、抱州二城歸于我。仁存遣兵據其城，收兵仗物貨甚多，遂拓地界鴨江焉。

王宴親王、兩府于清讌閣，命仁存記其事。其文曰："王以聰明淵懿、篤實輝光之德，崇尚儒術，樂慕華風。故於大內之側，延英書殿之北，慈和之南，别創寶文、清讌二閣，一以奉聖宋皇帝御製詔書，揭爲訓則，必拜稽肅容，然後仰觀之；一以集周、孔、軻、雄以來古今文書，日與老師宿儒討論敷暢先王之道，藏焉修焉，息焉遊焉，不出一堂之上，而三綱五常之教，性命道德之理，充溢乎四履之間。越今年夏，召太傅、尚書令、帶方公臣俌，守太傅、尚書令、大原公臣侾，守太保、齊安侯臣偦，守太保、通義侯臣僑，守太保、樂浪侯臣景庸，門下侍郎瑋，門下侍郎臣資謙，臣緣，中書侍郎臣仲璋，參知政事臣晙，守司空臣至和，樞密院使臣軌，知樞密院事臣字之，同知樞密院事臣安仁等，置高會于清讌閣，乃從容謂曰：'予顧德不類，賴天降康，廟社儲祉，金革偃於三邊，文軌同乎中夏。凡立政造事，大小云爲，罔不資稟。崇寧、大觀以來，施設注措之方，其於文閣、經筵，求訪儒雅，遵宣和之制也，深堂密席，迎見輔臣，法大清之宴也。雖禮有豐殺，而優賢尚能之意，其致一也。今入朝進貢使資謙，賫桂香、御酒、龍鳳茗團、珍果、寶皿來歸，嘉與卿等，樂斯盛美。'臣僚皆惶駭恐懼，退伏階陛，辭以固陋，不敢干盛禮。王趣令就坐，温顏以待之，備物以享之。其供帳之設，器皿之列，觴

豆之實，果核之品，則六尚之名珍，四方之美味，無一不具。復有上國玻瓈、瑪瑙、翡翠、犀兕，瑰奇玩用之物，交錯於案上；塤篪、椌楬、琴瑟、鐘磬，安樂雅正之聲，合奏於堂下。王執爵，命近臣監勸曰：‘君臣交際，惟以至誠，其各盡量，不辭而飲。’左右再拜，告旨而卒爵，或獻或酬，和樂孔皆，及觴酒九行，且令退息。續有中貴人押賜襲衣寶帶，以將其厚意焉。既而復召促席而坐，使飲食舉措各自便，或開懷以言笑，或縱目以觀覽。欄楯之外，疊石成山，庭除之際，引水爲沼，巑岏萬狀，清渟四澈。洞庭、吴、會，幽勝之趣生，而終宴無憚暑之意，盡醉劇飲，夜艾而罷。於是，縉紳士大夫舉欣欣然有喜色，而相告曰：‘吾王以慈儉爲寶，而無肆溢之行，衣不御文繡，器不用彫鏤，猶慮一夫之不得所，一事之不合度，每日焦勞惻怛於宵旰之中。至於燕群臣嘉賓，則發内府之寶藏，傾上國之異恩，而窮日之力，以火繼之，猶不以爲侈。其尊賢重禮，好善忘勢之心，實可謂高出百王之上矣。’臣嘗聞昔魯公用天子禮樂，以化成風俗，故於泮宫，則先生君子與之爲樂，其詩曰：‘魯侯戾止，在泮飲酒，既飲旨酒，永錫難老。’燕於路寢，則大夫庶士與之相宜，其詩曰：‘魯侯燕喜，宜大夫庶士，邦國是有，既多受祉。’今吾君奉天子恩意，以寵待臣隣，故公卿大夫，懷天保報上之意，言語法從，賦我有嘉賓之詩，瞽師歌工，作君臣相悦之樂，懽欣交通，禮儀卒度。當是時也，人靈之和氣，天地之休

應，上下之報施，風俗之化原，皆出於飲食衎衎，載色載笑之間，豈止'永錫難老'、'既多受祉'而已耶？必當億萬斯年，享太平之福，而對揚天子，永永無疆之休。臣愚且拙，遭逢萬幸，代匱宰府，不以臣之不材，特有書事之命，辭不獲已，謹拜手稽首而强爲記。"乃命寶文閣學士洪瓘書諸石。

尋加開府儀同三司、判東北面兵馬事兼行營兵馬事。王在西京，欲行太子冠禮，仁存奏曰："冠者，禮之始，事之重，故冠於祚，三加彌尊，所以尊其禮而著成人之義也。今以元子之貴，冠於外，非所以法先王，示後代。"王從之。

仁存文名清節冠當代，王深器之，恩禮優重。及仁宗幼嗣位，李資謙用事，恐及禍，懇辭乞退，不許。一日，將赴衙，聞街上童謡，因墜馬歸卧，求免愈切。遂罷相，判祕書省事、監修國史。王密遣内侍金安問於仁存及李壽曰："欲奪資謙，權置散地，如何？"皆對曰："上生長外家，恩不可絶。彼黨與滿朝，不可輕動，請俟其間。"王不聽。及變起，宫闕連燒，王避火，坐山呼亭，歎曰："恨不用金仁存之言，以至於此。"尋賜翊聖同德功臣號、三重大匡、開府儀同三司、檢校太師、門下侍中。

金兵入汴，邊報妄傳"金人敗，北宋帥乘勝深入，金人不能拒。"鄭知常、金安等奏曰："時不可失，請出師應宋，以成大功，使主上功業載中國史，傳之萬世。"時王在西京，遣近臣馳問仁存，對曰："傳聞之

事，恒多失實，不宜聽浮言興師旅，以怒强敵。且金富軾入宋將還，姑待之。”及富軾還，邊報果虛。王以睿宗遺命敦諭，起爲守太傅、門下侍中、判吏部事，仁存不獲已就職，羸老須人扶乃行。五年卒，輟朝一日，命有司賻葬加禮。謚文成，配享睿宗廟庭。

仁存好學，老不釋卷，一時詔誥，多出其手。再掌禮闈，多得名士，嘗與崔璿、李載、李德羽、朴昇中等刪定陰陽地理諸書以進，賜名《海東祕錄》。又與昇中撰《時政策要》，又注《貞觀政要》。

子永錫、永胤、永寬，皆登第，拜平章事。永錫曾孫弁，一名琪，幼力學，登第。高宗朝，歷正言、御史，出按忠清，日酣飲廢事，又横斂賂權貴，人皆切齒，仕至判少府監事。仁存弟沽風姿雅麗，以文學顯於時，官至守司空、中書侍郎平章事。

尹瓘　彦頤　鱗瞻　世儒　商季

尹瓘，字同玄，坡平縣人。高祖莘達，佐太祖，爲三韓功臣。父執衡，檢校少府少監。瓘文宗朝登第，歷拾遺補闕。肅宗時，累遷東宮侍講學士、御史大夫、吏部尚書、翰林學士承旨。

女真本靺鞨遺種，隋唐間爲（勾高麗）〔高勾麗〕所併，後聚落散居山澤，未有統一。其在定州、朔州近境者，雖或內附，乍臣乍叛。及盈哥烏、雅束相繼

爲酋長，頗得衆心，其勢漸橫。伊位界上有連山，自東海岸崛起至我北鄙，險絶荒翳，人馬不得度。間有一徑，俗謂瓶項，言其出入一穴而已。邀功者往往獻議，塞其徑則狄人路絶，請出師平之。

七年，女真來屯定州關外，疑其圖我，誘執酋長許貞及羅弗等，因廣州栲問，果謀我也，遂留不遣。會邊將李日肅等奏："女真虛弱不足畏，失今不取，後必爲患。"烏雅束又與別部夫乃老有隙，發兵攻之，來屯近境。王命林幹往備之。幹邀功，引兵深入，擊之敗績，死者大半。女真乘勝入定州宣德關城，殺掠無算。乃以瓘代幹爲東北面行營都統，授鈇鉞遣之。瓘與戰，斬三十餘級，我軍陷没死傷者過半，軍勢不振。遂卑辭講和，結盟而還。王發憤告天地神明，願借陰扶掃蕩賊境，仍許其地創佛宇。

瓘遷參知政事、判尚書刑部事兼太子賓客，奏曰："臣觀賊勢，倔强難測，宜休徒養士，以待後日。且臣之所以敗者，賊騎我步，不可敵也。"於是，建議始立別武班，自文武散官吏胥至于商賈僕隸，及州府郡縣，凡有馬者爲神騎，無馬者爲神步、跳蕩、梗弓、精弩、發火等軍。年二十以上男子非舉子，皆屬神步西班，與諸鎮府軍人四時訓鍊。又選僧徒爲降魔軍，遂鍊兵畜穀，以圖再舉。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。

睿宗即位，以喪未遑出師。二年，邊將報："女真强梁，侵突邊城，其酋長以一胡蘆縣雉尾，轉示諸部落以議事，其心叵測。"王聞之，出重光殿佛龕所藏肅

宗誓疏，以示兩府大臣。大臣奉讀流涕，曰：“聖考遺旨深切若此，其可忘諸？”乃上書，請繼先志伐之。王猶豫未決，命平章事崔弘嗣筮于太廟，遇坎之既濟，遂定議出師，以瓘爲元帥知樞密院事，吳延寵副之。瓘奏：“臣嘗奉聖考密旨，今又承嚴命，敢不統三軍，破賊壘，拓我疆土，以雪國恥！”延寵頗以爲疑，微語瓘。瓘慨然曰：“微公與我，誰能出萬死之地，以雪國家之恥？策已決矣，又何疑焉？”延寵默然。王幸西京，御威鳳樓，賜鈇鉞遣之。

瓘、延寵至東界，屯兵于長春驛，凡十七萬，號二十萬。分遣兵馬判官崔弘正、黃君裳入定、長二州，謂女真酋長曰：“國家將放還許貞、羅弗等，可來聽命。”設伏以待。酋長信之，古羅等四百餘人至，飲以酒，醉，伏發殲之。其中壯黠者五六十人至關門，持疑不肯入。使兵馬判官金富弼、錄事拓俊京分道設伏，又使弘正帥精騎應之，擒殺殆盡。

瓘自以五萬三千人出定州大和門，中軍兵馬使、左僕射金漢忠以三萬六千七百人出安陸戍，左軍兵馬使、左常侍文冠以三萬三千九百人出定州弘化門，右軍兵馬使、兵部尚書金德珍以四萬三千八百人出宣德鎮安海，拒防兩戍之間；船兵別監吏部員外郎梁惟元、興都部署使鄭崇用、鎮溟都部署副使甄應圖等以船兵二千六百出道鱗浦。瓘過大乃巴只村，行半日，女真見軍勢甚盛，皆遁走，唯畜産布野。至文乃泥村，賊入保冬音城，瓘遣兵馬鈐轄林彦與弘正率精鋭急攻，

破走之。

左軍到石城下，見女真屯聚，遣譯者戴彦諭降。女真答曰："吾欲一戰，以决勝否，何謂降歟?"遂入石城拒戰，矢石如雨，軍不能前。瓘謂俊京曰："日昊事急，爾可與將軍李冠珍攻之。"曰："僕嘗從事長州，過誤犯罪，公謂我壯士，請于朝宥之。今日是俊京殺身報效之秋也。"遂至石城下，擐甲持楯突入賊中，擊殺酋長數人。於是，瓘麾下與左軍合擊，殊死戰，大破之。賊或自投巖石，老幼男女殲焉。賞俊京綾羅三十匹。

又遣弘正、富弼、錄事李俊陽擊伊位洞，賊逆戰，久乃克之，斬一千二百級。中軍破高史漢等三十五村，斬三百八十級，虜二百三十人。右軍破廣灘等三十二村，斬二百九十級，虜三百人。左軍破深昆等三十一村，斬九百五十級。瓘軍自大乃巴只破三十七村，斬二千一百二十級，虜五百人。遣錄事俞瑩若告捷，王喜，賜瑩若爵七品。命左副承旨、兵部郎中沈侯，內侍、刑部員外郎韓皦如賜詔，奬諭兩元帥及諸將，賜物有差。

瓘又分遣諸將定地界，東至火串嶺，北至弓漢伊嶺，西至蒙羅骨嶺。又遣日官崔資顥相地於蒙羅骨嶺下，築城廊九百五十間，號英州；火串嶺下築九百九十二間，號雄州；吴林金村築七百七十四間，號福州；弓漢伊村築六百七十間，號吉州。又創護國仁王、鎮東普濟二寺於英州城中。

明年，瓘、延寵率精兵八千出加漢村瓶項小路，賊設伏叢薄間，候瓘軍至，急擊之，軍皆潰，僅十餘人在。賊圍瓘等數重，延寵中流矢，勢甚危急。俊京率勇士十餘人將救之，弟郎將俊臣止之曰："賊陣牢不可破，徒死何益？"俊京曰："爾可歸養老父，我以身許國，義不可止。"乃大呼突陣，擊殺十餘人。弘正、冠珍等自山谷引兵來救，賊乃解圍而走，追斬三十六級。瓘等以日晚還入英州城，瓘涕泣執俊京手曰："自今我當視汝猶子，汝當視我猶父。"承制授閤門祗候。酋長阿老喚等四百三人詣陣前請降，男女一千四百六十餘人又降于左軍。

賊步騎二萬來屯英州城南，大呼挑戰。瓘與林彦曰："彼衆我寡，勢不可敵，但當固守而已。"俊京曰："若不出戰，敵兵日增，城中粮盡，外援不至，將若之何？前日之捷，諸公不見，今日亦出死力以戰，請諸公登城觀之。"乃率敢死士出城與戰，斬十九級，賊敗衂奔北。俊京鼓笛凱還，瓘等下樓迎之，携手交拜。

瓘、延寵乃率諸將會于中城大都督府。權知承宣王字之，自公嶮城領兵詣都督府，卒遇虜酋史現兵，與戰失利，喪所乘馬，俊京即引勁卒往救，敗之，取虜介馬以還。女真兵數萬來圍雄州，弘正訓勵士卒，衆皆思鬥，即開四門，齊出奮擊，大敗之，斬八十級，獲兵車五十餘兩，中車二百兩，馬四十匹，其餘兵仗，不可勝記。時俊京在城中，州守謂之曰："城守日久，

軍饗將盡，外援不至，公若不出城收兵還救，城中士卒恐無噍類。”俊京服士卒破衣，夜縋城而下，歸定州，整兵道通泰鎮，自也等浦至吉州，遇賊與戰，大敗之，城中人感泣。

瓘又城英、福、雄、吉、咸州及公嶮鎮，遂立碑于公嶮，以爲界。遣其子彦純奉表稱賀曰：“聖人之德，允合於乾坤；仁義之兵，已平其夷狄。惟將及卒，既懽且呼。竊以東女真，潛伏奥區，寔繁醜類，遠從爾祖曾之世，嘗被我朝家之恩，狼貪浸畜其叛心，犬吠頻狺於戶外，侵軼關塞，寇攘士民。狃制御之寛而謂之易陵，肆覬覦之志而謂之莫禦。先皇故憤而欲伐，陛下方繼而爲圖，以兵危故，始憚裁施，以謀衆故，終歸滯泥。然而策勝負者存乎熟，知變通者貴乎時。事機可乘，聖智獨照，先休吾士卒，以觀其可用，繼慮彼虛實，以指其必擒。乃命元戎，亟行大戮，而臣受節鉞之制，舉征鼓而行，氣動於軍，威加於敵。江河注壑，寸膠不能以防之；碬石轉峰，虛卵決然其破矣。俘虜踰於半萬，斬獲近於五千，委積散於閭閻，奔走交於道路。山川險阻，城池因得以高深；原野膏腴，田井亦從而耕鑿。在昔人求而未得者，今兹天與而既取之。上足以謝宗廟在天之靈，下足以雪朝廷積年之恥。且彼周王玁狁之伐，漢帝（凶）〔匈〕奴之征，所以拓土開邊，而得爲民去害，比之今日，宜在下風。此豈微臣淺智駑材能成巨效，實由陛下聖謀神算坐定遐陬。苟非其然，孰使之矣！伏乞命書史冊，

垂耀無窮。”

王遣內侍衛尉注簿康英俊，賜瓘等羊酒，並賜軍人銀鍦鑼一面、銀瓶四十事。瓘又使林彦記其事，書于英州廳壁曰：“孟子曰：‘弱固不可以敵强，小固不可以敵大。’吾諷斯言久矣，而今信之矣。女真之於國家，强弱衆寡，其勢縣殊，而窺覦邊鄙，於肅宗十年，乘隙構亂，多殺我士民，其繫縲爲奴隷者亦多矣。肅宗赫然整旅，將欲仗大義以討之，惜乎厥功未集，永遺弓劍。今上嗣位，亮陰三載，甫畢祥禫，謂左右曰：‘女真本（勾高麗）〔高勾麗〕之部落，聚居于蓋馬山東，世修貢職，被我祖宗恩澤深矣。一日背畔無道，先考深憤焉。嘗聞古人之稱大孝者，善繼其志耳。朕今幸終達制，肇覽國事，盍舉義旗伐無道，一洒先君之恥？’乃命守司徒、中書侍郎平章事尹瓘爲行營大元帥，知樞密院事、翰林學士承旨吴延寵爲副元帥，率精兵三十萬，俾專征討。尹公事業傑然，嘗慕庾信氏之爲人，曰：‘庾信六月冰河以渡三軍，此無他，至誠而已。予亦何人哉？’其至誠所感，靈異之跡屢聞焉。吴公時之重望，天性慎謹，臨事必三思，其良圖大策，施無不中。兩公嘗有志於此，聞命憤激，擁兵東下。出師之日，躬擐甲冑，未及誓，衆洒淚交頤，莫不用命。入賊境，三軍奮呼，一以當百，摧枯破竹，何足喻其易哉！斬首六千餘級，載其弓矢來降於陣前者五十千餘口，其望塵喪魄奔走窮北不可勝數。嗚呼！女真之頑愚，不量其强弱衆寡之勢，而自取於滅亡如是。

其地方三百里，東至于大海，西北介于蓋馬山，南接于長、定二州，山川之秀麗，土地之膏腴，可以居吾民，而本（勾高麗）〔高勾麗〕之所有也，其古碑遺跡尚有存焉。夫（勾高麗）〔高勾麗〕失之於前，今上得之於後，豈非天歟！於是新置六城，一曰鎮東軍咸州大都督府，兵民一千九百四十八丁戶；二曰安嶺軍英州防禦使，兵民一千二百三十八丁戶；三曰寧海軍雄州防禦使，兵民一千四百三十六丁戶；四曰吉州防禦使，兵民六百八十丁戶；五曰福州防禦使，兵民六百三十二丁戶；六曰公嶮鎮防禦使，兵民五百三十二丁戶。選其顯達而有賢材能堪其任者鎮撫之，《詩》所謂'于蕃于宣，以蕃王室'者也。有以見晏然高枕，無東顧之憂矣。元帥告予曰：'昔唐相裴晉公出征淮西，及其平，幕客韓愈爲之碑，以廣其事，故後之人知憲宗英偉絶人之德而歌頌之。子幸從事于此，詳其本末，曷不作記，使吾聖朝無前之偉績，垂于無窮乎?'彦承命，援筆誌之。"

瓘獻俘三百四十六口，馬九十六匹，牛三百餘頭。城宜州，通泰、平戎（二）〔三〕鎮，與咸、英、雄、吉、福州、公嶮鎮爲北界九城，皆徙南界民以實之。王拜瓘推忠佐理平戎拓地鎮國功臣、門下侍中、判尚書吏部事、知軍國重事，延寵謀同德致遠功臣、尚書左僕射、參知政事，遣內侍郎中韓皦如賫詔書告身及紫繡鞍具、廐馬二匹，至雄州分賜之。凱還，王命具鼓吹軍衛以迎之，遣帶方侯俌、齊安侯偦勞宴於東郊。

瓘、延寵詣景靈殿復命，納鈇鉞。王御文德殿引見，問邊事，入夜乃罷。

未幾，女真又圍雄州，王遣延寵救之，復遣瓘征之。瓘獻馘三十一級，尋封瓘鈴平縣開國伯，食邑二千五百戶，食實封三百戶，加延寵攘寇鎮國功臣號。

又明年，女真圍吉州，延寵與戰，大敗。王又遣瓘救之，命近臣餞于金郊驛。瓘、延寵自定州勒兵赴吉州，行至那卜其村，咸州司錄俞元胥馳報："女真公兄、褭弗、史顯等叩城門曰：'我輩昨到阿之古村，太師烏雅束欲請和，使我傳告兵馬使。然兵交不敢入關，請遣人于我場，庶以太師所諭，詳實傳告。'"瓘等聞之，還入城。翼日，遣兵馬記事李管仲於賊場，謂女真將吴舍曰："講和非兵馬使所得專，宜遣公兄等入奏天庭。"舍大悦，褭弗、史顯等復至咸州，告曰："我等願入朝，時方交戰，疑懼不敢入關，請以官人交質。"瓘以孔沃、李管仲、異賢等爲質，褭弗等遂來，請還九城地。

初，朝議以得瓶項，塞其徑，狄患永絶。及其攻取，則水陸道路無往不通，與前所聞絶異。女真既失窟穴，誓欲報復，乃引遠地群酋，連歲來争，詭謀兵械，無所不至，以城險固不猝拔。然當戰守，我兵喪失者亦多，且拓地大廣，九城相去遼遠，谿洞荒深，賊屢設伏，抄掠往來者。國家調兵多端，中外騷擾，加以飢饉疾疫，怨咨遂興。女真亦厭苦。至是，王集群臣議之，竟以九城還女真，輸戰具資糧于内地，撤其城。

平章事崔弘嗣、金景庸，參知政事任懿，樞密院使李瑋入對宣政殿，極論瓘、延寵敗軍之罪。王遣承宣忱侯於中路，收其鈇鉞，瓘等不得復命，歸私第。宰相、臺諫請治其罪。諫臣金緣、李載等伏閤固争曰："瓘等（妾）〔妄〕興無名之兵，敗軍害國，罪不可赦，請下吏。"王命忱侯宣諭曰："兩元帥奉命行兵，自古戰有勝敗，豈爲罪哉?"緣等又争不已，王不得已，止免官，削功臣號。

尋拜瓘守太保、門下侍中、判兵部事、上柱國、監修國史，瓘上表辭，不允，曰："朕聞昔李廣利之伐大宛也，僅獲駿馬三十匹，而武帝以萬里征伐，不錄其過。陳湯之誅郅支也，矯制擅興師，而宣帝以威振百蠻，封爲列侯。卿之伐女真，受先考之遺旨，寡人之述事，身冒鋒鏑，深入賊壘，斬馘俘虜，不可勝計。而闢百里之地，築九州之城，以雪國家之宿恥，則卿之功，可謂多矣。然夷狄人面獸心，叛伏不常，厥有餘醜，無所依處。故酋長納降請和，群臣皆以爲便，朕亦不忍，遂還其地。有司守法，頗有論劾，遽奪其職，朕終不以卿爲咎，庶幾有孟明之復濟也。今朕之授卿者，抑卿之舊職也，何足以辭?當體眷懷，速就乃職。"瓘再表讓，又不允。六年卒。謚文敬。

瓘少好學，手不釋卷。及爲將相，雖在軍中，常以五經自隨。好賢樂善，冠於一時。仁宗八年，配享睿宗廟庭，避綏陵諱，改謚文肅。

子彦仁、彦純、彦植、彦頤、彦旼，二人祝髮。彦純，睿宗朝以侍御史如遼賀天興節。時金兵起，路梗，又高永昌叛據東京，彦純與徐昉、李德允等爲永昌所拘，逼令上表稱賀。彦純不能守節，一如所言。及還，匿情不首，事洩，有司劾治其罪，仕至南原府使。彦植，天資高雅，好賓客，官至守司空、左僕射。彦旼，聰悟過人，善書，仁宗朝爲尚食奉御。

彦頤，登第，仁宗朝累遷起居郎，與左司諫鄭知常、右正言權適論時政得失，王優納之。轉國子司業，赴經筵講論經義，賜華犀帶一腰。遷寶文閣直學士。妙清叛，詔以金富軾、任元敳爲帥，彦頤爲佐，討之。

先是，瓘奉詔撰大覺國師碑不工，其門徒密白王，令富軾改撰。時瓘在相府，富軾不讓，遂撰。彦頤心嗛之。一日，王幸國子監，命富軾講《易》，令彦頤問難。彦頤頗精於《易》，辨問縱横，富軾難於應答，汗流被面。及彦爲頤幕下，富軾奏："彦頤與鄭知常深相結納，罪不可赦。"於是貶梁州防禦。後爲廣州牧使，謝上表，因自解云："坐廢六年，分已甘於萬死；銜恩一旦，勢若出於再生。仰天無言，撫已揮涕。切以上之馭下，莫不欲忠，臣之事君，期於見信，然不可必，故或相乖。周公不免於流言，絳侯尚遭於繫急。望之，帝之傅也，終於飲毒；屈原，王之親也，卒以沈江。聖賢猶或如之，庸瑣何足算也！如臣賦資朴鄙，受性褊剛，智謀不足以周身，學術豈能於華國？少嘗僥倖，聖考賜之賢科；逮更因緣，陛下擢於要路。時或預聞

國政，頻然入侍經筵。妄意遭時，過於用慮，遇事輒言其中否，横身不顧於是非。先進爲之寒心，後生因而指目。媒蘖所短，傳會而文。彈書屢至於升聞，以爲可殺；仁后雖知其贛直，莫得而寬。因竄逐於遐方，欲保全其餘命。而臣受貶之夕，臨行之時，罔知得罪之端，徒極積憂之念。

及覩中軍所奏，曰：‘彦頤與知常結爲死黨，大小之事，實同商議。在壬子年西幸時，上請立元稱號，又諷誘國學生奏前件事，蓋欲激怒大金，生事乘間，恣意處置。朋黨外人，謀爲不軌，非人臣意。’臣讀過再三，然後心乃得安。緊是立元之請，本乎尊主之誠。在我本朝，有太祖、光宗之故事；稽其往牒，雖新羅、渤海以得爲。大國未嘗加其兵，小國無敢議其失。奈何聖世，反謂僭行。臣嘗議之，罪則然矣。若夫結爲死黨，激怒大金，語言雖甚大焉，本末不相坐矣！何則？假使强敵來侵我疆，夫惟禦難之未遑，安得乘間而用事？其指朋黨者誰氏？其欲處置者何人？衆若不和，戰之則敗，且容身之無地，何恣意以爲謀？臣不預大華之言，與知常而同異，不參壽翰之薦，惟陛下所洞明。

自一落於江湖，已六更於寒暑，祿廩久闕，衣食難周，親舊皆絶其交，妻孥俱失其所。形骸憔悴，兀若枯枝，精魄驚忪，茫如醉夢。活至今日，有賴聖知重念。臣以至弱之資，從西征之役，忘身以衛其國，乃義分之當然，成事皆因於人，何勤勞之足道？今將

有說，非敢爲功，只期微懇之粗伸，或乞宸心之一照。

昨於乙卯年，中軍以賊糧盡爲策，然凶黨未降，日月漸久，江冰釋盡，計無所出。臣於三月，始立距堙，議爲人所沮，未得施行。至十一月，中軍於揚命門始作距堙，令知兵馬使池錫崇與臣彦頤等遞番到彼，檢視積土多少，計至數月，可附到城上，臣又與前軍使陳淑議定火攻，令判官安正修等作火具五百餘石。越九日早晨，以趙彦所制石砲投放，其焰如電，其大如輪。賊初亦從而滅之，至日暮，火氣大盛，賊不得救。通夜打放，其揚命門並行廊僅二十間，及賊所積土山，悉皆焚盡。十二日，並潰人馬可以出入。臣即至中軍，具陳本末，請及時攻擊，無使賊設備。人有忿然以爲不可者，臣亦作氣力爭。十四日，又至前軍，議急擊可破，人人皆曰：'候積土畢，方可攻。'賊已於前所設木栅以禦，臣懇請急攻，猶未之決。十六日，元帥至前軍，悉集五軍僚佐議之，人人皆執前議。是日，賊又築重城，其勢不可後之。

先是，池錫崇在軍監役，與臣意協，繼有副使李愈、判官王洙、李仁實等八人和之。於是，元帥始從其議取。十九日，分兵三道，突入用事，破如枯竹，一無留難。臣於是日掌中軍，與判官申至冲、金鼎黄，將軍權正鈞、房資守，錄事林文璧、朴義臣等密整軍旅，早至七星門下，積木火之。火發然後，賊覺驚惶，倉卒不得救，燒蕩門廊計九十七間。望之虛豁，擬欲直入，會天陰雨，收兵入營。

翼日曉頭，賊魁鄭德桓、維緯侯、小官四人潜出城，資守令麾下捕至營。臣送德桓、緯侯於元帥所，別令別將金成器等率所捕小官二人，往景昌門諭賊，賊將洪傑出降。是日，前軍在廣德含元門外，賊尚閉拒，傑與義民商議，捉僞元帥崔永，仍率二領軍士來歸。然後，賊大將蘇黄鱗、鄭先谷、朴應素等文武二十餘人相繼來降，其餘雜類，不可勝數。臣遣資守領李徵正及降賊徐孝寬，率兵入城，封宫闕倉廩府庫，令徵正守闕，收其鑰匙六七樻納營。而聞左軍入自北門，縱兵發太府財帛，臣遣義臣止之，不聽，更遣正鈞，得止，太府完。於是，臣遣臣男子讓於元帥所，報以實。日午，元帥方至中軍，更命李仁實、李軾等封宫闕倉廩府庫，因具表奏。此其大略，難以具陳。

當此之時，自謂小輸於國事，胡爲厥後，翻然忽構於誣辭，遂使舂愚，陷於寃枉。永惟平昔之所坐，亦是微臣之自貽。臣伏讀蘇軾受貶時表曰：‘臣先任徐州日，河水浸城，幾至淪陷，日夜守捍，偶獲安全。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，令購捕凶黨，致獲謀反妖賊李鐸、郭進等十七人。庶幾因緣僥倖，功過相除。’以子瞻豪邁之才，尚譊譊之若此，况彦頤孤危之迹，遂嘿嘿而已乎。窮迫而然，冒陳奚已。而又金精曾經於吏訊，浹七月而復顯官；惟忠同廢於江南，至三年而還舊位。惟臣不肖，與世多乖，名既掛於深文，人争逞其浮議，論罪未解，歷年于兹，敢愛殺身以自明，固貪於戀聖，久能忍垢而假息，有待於求伸。豈謂皇

慈，特推大度，憫臣大窮之狀，憐臣無二之心，每煩訓諭於有司，再起孤忠於遠竄。仰陶新化，漸可齒於平民；終滌惡名，竊更期於後日。此乃至仁無外，厚德包荒。念犬馬或霑蓋帷，謂簪履不忍捐棄。救臣餘生，衆怒交興之際；收臣殘質，幾年流落之中。特賜真除，盡還舊祿。罔誣僅釋，日將出而蔀屋明；枯朽其蘇，春已還而時雨降。固非木石無情之比，敢昧乾坤造化之私？壯氣已衰，無復平生之髣髴；丹心尚在，誓晚節之驅馳。雖至填溝，敢忘結草。"

毅宗三年，以政堂文學卒，輟朝三日。謚文康。

彦頤工文章，嘗作《易解》傳於世。晚年酷好佛法，請老退居坡平，自號金剛居士。嘗與僧貫乘爲空門友。貫乘作一蒲菴，止容一坐，約先逝者，坐此而化。一日，彦頤跨牛造貫乘告別，徑還，貫乘遣人送蒲菴，彦頤笑曰："師不負約。"遂取筆書于壁曰："春復秋兮，花開葉落，東復西兮，善養真君。今日途中，反觀此身，長空萬里，一片閑雲。"書畢，坐其菴而逝。

彦頤身爲宰輔，不以國家風教爲念，敢爲詭異之行，以惑愚俗，識者譏之。

子鱗瞻、子固、惇信、子讓。以鱗瞻、子固、惇信皆登第，歲廩其母。惇信兵部侍郎。子商季。

鱗瞻字胎兆，登第毅宗朝，累遷侍御史，言事忤權貴，降授左司員外郎，轉起居注。時宫人無比得幸

於王，生三男九女。崔光鈞爲無比女壻，因緣內嬖，超授八品，兼式目錄事，士夫莫不切齒。諫官不署光鈞告身，王召鱗瞻及諫議李知深，給事中朴育和，司諫金孝純，正言梁純精、鄭端遇督署之。郎舍畏縮，唯唯而退，有人嘲之曰："莫説爲司諫，無言是正言，口吃爲諫議，悠悠何所論。"

後以刑部侍郎出爲西北面兵馬副使。麟、静二州境有島，金人多來居。兵馬副使金光中擊逐之，置防戍。金主詰讓，王命還其島，撤防戍。鱗瞻等恥削土，不從。金大夫營主遣鋭卒七十餘人攻其島，執防守別將元尚等十六人以歸。鱗瞻懼，與義州判官趙冬曦密謀，移牒請還俘獲。翼日還之，鱗瞻等不奏，國家知而詰之。鱗瞻畏罪彌縫，竟不報。入爲右諫議大夫。

明宗立，授國子監大司成，驟陞參知政事、判兵部事，進中書侍郎平章事，出爲東北面兵馬判事、行營兵馬兼中軍兵馬判事。金甫當起兵，李義方疑鱗瞻與知其謀，又以爲當時文臣之長，將逮捕害之，使巡檢軍執縛鱗瞻，賴庾應圭獲免。尋兼上將軍，參署重房議事，加守太師。

趙位寵起兵，王命鱗瞻爲元帥，率三軍擊之。至岊嶺驛，會大風雪，西兵從嶺而下，急擊之，官軍亂，遂奔潰。鱗瞻被圍，欲與敵戰死，都知兵馬使鄭筠止之，曰："主將不宜自輕。"遂攂鱗瞻馬，潰圍突出，僅免，收兵而還。

尋又以鱗瞻爲元帥，樞密院副使奇卓誠副之，知

樞密院事陳俊爲左軍兵馬使，同知樞密院事慶珍爲右軍兵馬使，上將軍崔忠烈爲中軍兵馬使，攝大將軍鄭筠、知兵馬事上將軍趙彦爲前軍兵馬使，攝大將軍文章弼、知兵馬事上將軍李齊晃爲後軍兵馬使，司宰卿河斯清知兵馬事，復攻西京，僧軍亦行。鱗瞻率諸將治兵西郊，筠密誘僧宗旵斬義方。王慮軍中驚擾，遣近臣庾應圭諭之，軍中皆疑文臣嗾僧軍爲變，欲殺鱗瞻。應圭還，告鄭仲夫，遣人諭解，乃止。僧軍以爲義方女不宜配東宫，請出之，遂聚普濟寺不發，鱗瞻等乃行。位寵腹心在漣州，鱗瞻謂諸將曰："我聞招携者附于内，伐叛者披其枝。若我先攻西京，則在漣州者招諭北人，共爲犄角，我腹背受敵，非策之善也。今漣州恃西都，不虞我猝至，宜先攻漣州。漣州若下，北州諸城必皆歸順，然後率順攻逆，則意全力一，蔑不濟矣。"遂趣漣州。攻圍累月，漣州請救於位寵。位寵遣將救之，官軍從間道擊之，斬一千五百餘級，虜二百二十餘人。官軍又遇西兵于莽院，掩擊之，斬七百餘級，虜六十餘人。漣州久不下，後軍總管杜景升攻拔之。於是，西北諸城皆復迎降，遂移師攻西京。

鱗瞻曰："西京城險固，若以久勞之卒，蟻附而攻，非計也。但久圍之，無使出掠，且復招懷，開示生路，則城中被劫者，必謀出降。若爾位寵，乃一餓囚耳，何能爲乎?"乃於城東北築土山守之。位寵食盡，至啗人屍，時出挑戰，鱗瞻堅壁不出，有擒獲者輒與衣食而遣之。城中聞之，縋城來附者甚衆。既而

官軍又與西兵戰，大敗之，斬獲三十餘，取其要害鳳凰頭，城之。

六年，鱗瞻攻西京通陽門，景升攻大同門，破之。城中大潰，擒位寵殺之，囚其黨十餘人，餘皆撫慰，居民按堵如故。謁聖祖真殿，函位寵首。遣兵馬副使蔡祥正告捷，又送位寵妻及獲百餘人，梟位寵首于市。先是，鱗瞻忽聞西兵嚾噪城上，問之，云："人呼立龍而賀之。"鱗瞻曰："位寵將死矣，去人與頭，豈可生乎？"

鱗瞻遣祕書少監庾世績表賀平西，王遣吏部侍郎吴光陟詔班師，加鱗瞻推忠靖亂匡國功臣、上柱國、監修國史，遣參知政事陳俊勞諸將于金郊驛。復遣介第平凉侯賜宴于馬川亭。及還，又賜宴以勞之。是年卒，年六十七。謚文定，官庀葬事。

鱗瞻，聰悟過人，雖千百人，一聞姓名，終不忘。自鄭仲夫作亂，文臣沮喪，鱗瞻與武臣同事，每被掣肘，脂韋自保而已。故平西之後，賞罰不中，措置失宜，致使西北降附之民屢叛，物議少之。後王下制曰："往者趙位寵叛於西都，元帥尹鱗瞻、奇卓誠等同心力以討平之。予嘉厥功，曰篤不忘。其贈鱗瞻推忠靖亂匡國功臣、守太師、門下侍中、上柱國，圖形閣上。"後配享明宗廟庭。

子宗諤、宗誨、宗諴、宗諹。宗諤以太府注簿，死於仲夫之亂。宗誨蔭進判禮賓省事。宗諹刑部侍郎。鱗瞻兄弟三人登第，宗諤、宗諴、宗諹又登第，再世

廩母，時人榮之，里閭號其家爲“三第宅”，又號爲“二帥宅”。宗諹重然諾，喜施與，然廣植田園，多受饋遺，爲世所譏。

世儒，瓘之孫，熙宗時爲右御史。一日，王移御延慶宮，世儒與左御史崔傅當扈駕。二人凌晨詣闕，日將晡，乘輿未駕，飢甚，入路傍家飲酒，不覺駕出。傅犯馳道，世儒泥醉，使人控馬，言語狂亂。憲府劾奏，左遷傅安東判官，世儒梁州副使。其後世儒荅傅賀冬至狀，云：“駕後一樽，二人同醉。嶺南三載，千日未醒。”

高宗初，拜禮部員外郎。謁崔忠獻，請命題賦詩。忠獻召李奎報、陳澕、僧惠文同賦觀碁詩四十餘韻，使翰林承旨琴儀考閲，奎報爲首，澕次之。世儒自見忠獻，得意猖狂，期於柄用，素與右僕射鄭稹有憾，誣告於王曰：“稹與弟樞密叔瞻，將圖不軌。若以臣爲校定別監，付以一番巡檢，則可掃除矣。”王驚愕，遣承宣車倜密諭忠獻，執世儒鞫之，依違如醉，未能出語。遂坐誣配島，尋召還，道死。

世儒以文學名世，喜酒色，朝政有不稱意者，輒托詩謗，時號狂人。

商季，字受益，質直無華，清謹有幹局。由門蔭顯，所莅有聲績。神宗四年，以西京副留守卒。曾孫琁，官至僉議政丞致仕。忠肅十六年卒，謚文顯。子

安庇、安肅、安禰。

吴延寵

吴延寵，海州人。家世寒素，少貧賤力學，善屬文。登第，累遷起居郎、兵部郎中。

肅宗五年，與尚書王嘏如宋賀登極，以朝旨購《太平御覽》，宋人不許，延寵上表懇請，乃得。及還，王曰："此書文考嘗求之不得，今朕得之，使者之能也。"使副僚佐，並加爵賞，拜延寵中書舍人。

乞外補。時王欲擇人授全、清、廣三州，令迎候宋使。以延寵有輔相材，將大用，欲試臨民，遂出知全州牧。爲政寬平不苛，吏民便之。以最聞，召拜樞密院左承宣、刑部侍郎、知御史臺事，轉尚書左丞、翰林侍講學士。

睿宗即位，拜知樞密院事、御史大夫、翰林學士承旨，出爲東北面兵馬使兼行營兵馬使。奏："東界徵發內外神騎軍，有父母年七十以上獨子者聽免，一家三四人從軍者減一人，宰臣樞密之子非自應募者亦免。"從之。遷檢校司空、刑部尚書。

初，術士以讖勸王就西京龍堰創宮闕，以時巡幸。遣內人鄭克恭與司天少監崔資顯，太史令陰德全、吴知老，注簿同正金謂磾等相龍堰舊墟，命兩府及長齡殿讎校儒臣會議，皆以爲可。延寵獨曰："南京之役甫

畢，民勞財匱，不可起新宮。如欲巡御，莫如舊宮。”不報。平章事崔弘嗣等又奏：“據太史官狀稱，自御松都，今二百餘年，欲延基業，宜卜西京龍堰舊墟創新闕，移御受朝，頒下新令。”延寵駁曰：“今作龍堰宮，有三不可。以文宗明睿，猶惑術數，作西京左右宮，既而悔悟，以爲無應，終不巡御，虛費財力，其不可一也。近者開創南京八年，而無吉應，其不可二也。西京舊宮，與今所求龍堰相去不遠，地勢吉凶未必有異，無明訣可徵，而棄祖宗舊宮，別構新闕，毀撤屋廬，騷動人民，其不可三也。伏望英斷勿疑，一依老臣所奏，巡御舊宮，以講社稷長久之策，無從臆説，妄興工役，以致人怨。”王卒從弘嗣等所言，時議惜之。

王伐女真，以延寵副尹瓘，時大臣皆贊成之。延寵頗以爲疑，微語瓘，瓘曰：“策已决矣，又何疑？”延寵默然，遂出師，破女真，拓地築九城，語在《瓘傳》。錄功爲謀同德致遠功臣、尚書左僕射、參知政事，賜廐馬一匹。

女真復來爭地，圍雄州，王授延寵鈇鉞，往救之。雄州被圍二十七日，都知兵馬鈐轄使林彦、都巡檢使崔弘正等率諸將分兵固守，與戰日久，人馬困乏，將潰。延寵使文冠、金晙、王字之等率精鋭一萬，分爲四道，水陸俱進。至烏音志、沙烏二嶺下，賊先據嶺頭，我兵爭登急擊，斬百九十一級。賊奔北，欲復結陣拒戰，官軍乘勝力戰，大敗之，斬二百九十一級。

賊遂燒柵而遁。延寵入城，責城中將士不待援兵輒出戰，多被殺傷，使士氣沮喪，罰有差。加攘寇鎮國功臣、守司徒、延英殿大學士。凱還，王引見于文德殿問邊事，賜宴以勞之。

女真復聚遠近諸部圍吉州數月，去城十里築小城，立六柵，攻城甚急。城幾陷，兵馬副使李冠珍等訓勵士卒，一夜更築重城，且守且戰，然役久勢窮，死傷者多。延寵聞之，憤然欲行。王復授鈇鉞遣之。行至公嶮鎮，賊遮路掩擊，我師大敗，將卒投甲，散入諸城，陷沒死傷，不可勝數。延寵具狀自劾，與瓘勒兵將再赴吉州，會賊遣使請和，遂還。宰相請治敗軍之罪，王遣使收鈇鉞，不得復命，歸私第。

王以宰相、臺諫屢請罪不已，免官削功臣號，尋復守司空、中書侍郎平章事。延寵上表讓，王不允，曰："才雖衆，循名責實，則可與謀其政者有幾？罪雖重，不曰欺其心者，猶或赦。故曹沫割地而魯公不責之，孟明敗軍而秦穆復用之。向者東夷不恭，累世爲害，先皇有憤而欲伐，寡人繼志以興兵。卿以文武之材，爲將帥之副，初若遲疑而猶豫，後能征討以蕩平，斬馘既多，俘虜亦夥，拓開封境，築設城池，雖論議之尚喧，乃勤勞之可記。爰加寵命，俾復舊資，當體眷懷，勿煩謙遜。"

累加守司徒、守太尉、監修國史、上柱國，歷判吏禮兵部事。以疾累上章乞退，王以耆儒舊德，欲終始倚用，不許。十一年卒。謚文襄，年六十二。飭躬

謹行，恂恂然以忠儉自許，不干譽。當官持論，務祛時弊，未嘗以私害公，故王重之。命近臣監護喪事，百官會葬。無子。

高麗史九十七

列傳卷第十

金富佾 富儀

金富佾，字天與，慶州人。其先新羅宗姓。太祖初，置慶州，以魏英爲州長，即富佾曾祖也。父覲，國子祭酒、左諫議大夫。兄弟四人，長富弼，次富佾，次富軾，次富儀。

富佾少力學，登第，直翰林院。隨樞密院使王嘏入宋，爲嘏作表，辭雅麗，帝再遣内臣奬諭。肅宗朝，拜拾遺、知制誥，出守原、尚二州，皆有聲績。睿宗時，拜禮部郎中。

遼將伐女真，遣使來請兵。王會群臣議，皆以爲可。富佾與弟富軾及戶部員外郎韓冲、右正言閔脩、衛尉少卿拓俊京等言："國家自丁亥、戊子兵亂之後，軍民僅得息肩。今爲他國出師，是自生釁端，其利害恐難測也。"尋以國子司業、起居注充寶文閣待制，陞

直學士。時王好文學，常與寶文閣儒臣講論經史，富佾雄辨折衷，人莫之敵，名重當世。

仁宗即位，欲大用，驟遷同知樞密院事、政堂文學、翰林學士承旨。五年，拜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富佾嘗苦風虛，八年，累表乞骸骨，改授守太尉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判祕書省事、上柱國。十年卒，年六十二。贈檢校太保、守太尉、門下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判尚書禮部事、上柱國，謚文簡。

爲人寬厚儉約，不喜臧否人物，不事生產，文章華贍。凡辭命，必命富佾潤色。嘗製八關致語口號，睿宗覽之大悅，詔常用勿易。宋樂人夔中立來投爲樂官，及歸，誦其辭於帝前。後李資諒入朝，帝問："八關致語口號，誰之所製？雖有僭語，誠嘉章也。"睿宗以富佾、富軾、富轍皆爲文翰侍從，封其母大夫人，有司歲賜廩粟。其母以爲："既得諸子祿養，此亦國恩不貲，何敢加辱厚賜？"遂不受。

富儀，初名富轍，字子由。肅宗二年登第。舊制：三子登科，歲廩母三十石。富儀兄三人並先登科，至是，制加一十石，遂以爲常。

在職廉謹，累遷直翰林院。睿宗六年，以書狀從樞密院副使金緣如宋，上表乞赴璧雍觀講，帝答詔有"覬觀重席，往詣橫經，誠悃備陳，文辭兼麗"之語。還拜監察御史。

金新破遼，遣使請結爲兄弟，大臣極言不可，至

欲斬其使者。富儀獨上疏曰："臣竊觀漢之於（凶）〔匈〕奴，唐之於突厥，或與之稱臣，或下嫁公主，凡可以和親者，無不爲之。今大宋與契丹，迭爲伯叔兄弟，世世和通。以天子之尊，無敵於天下，而於蠻胡之國，屈而事之者，乃所謂聖人權以濟道，保全國家之良策也。昔成宗之世，禦邊失策，以速遼人之入寇，誠爲可鑑。臣伏願聖朝思長圖遠策，以保國家，而無後悔。"宰樞無不笑且排之，遂不報。

仁宗在東宮，富儀爲詹事府司直，以文學被眷遇。及即位，擢御史中丞，歷吏戶禮三部尚書、翰林學士承旨。王嘗問邊事，奏曰："杜牧言時事云：'上策莫如自治。'宋神宗與文彥博議邊事，彥博曰：'須先自治，不可略近勤遠。'王安石曰：'彥博言固當，若能自治，七十里可以王天下。'孟子曰：'未有千里而畏人者。今以萬里之天下而畏人者，由不自治也。'今我三韓之地，豈特七十里而已哉？然而不免畏人者，其咎在乎不先自治而已。良騎野合，交鋒接矢，決勝當時，戎狄之所長，而中國之所短也。强弩乘城，堅營固守，以待其衰，中國之所長，而戎（狄）〔狄〕之所短也。宜務先所長，以觀其變，此梁商之策，甚合於今之形勢。宜令京城及諸州鎮高城深池，畜强弩毒矢、雷石火箭，遣使督察主吏，以賞罰之。"

妙清請營新宮於西京，富儀上疏極言不可。妙清據西京叛，王師討之。富儀上平西十策，其大概以爲西京城險糧足，不可猝拔，當以逸待罷，以計取勝耳。

王嘉納之，以爲左軍帥，尋知樞密院事。及賊平，皆如其策，賜金帶。

富儀未顯時，家僮治圃，得銅印，文曰“青幢之印”。後考新羅故事，青幢乃左軍也，至是果爲左軍帥。十四年卒，王震悼，贈守司空尚書、左僕射、政堂文學、判尚書禮部、修國史、柱國，謚文懿。

性坦蕩，不事家産，亦未嘗以勢利嬰其心。詩文豪邁，膾炙人口。金使韓昉來，富儀爲館伴，昉能詩，與相唱和，往復數十篇，富儀略無滯思，昉服其敏。後内侍崔孝温如金，昉子汝嘉問曰：“吾父嘗言高麗人金富儀異人也，今無恙乎？”聞其卒，嗟歎久之。

高令臣

高令臣，開州人。少孤，力學，善屬文。文宗朝登第，進累右諫議大夫，論議慷慨，無所屈撓。睿宗初，授散騎常侍。慶尚道大水，令臣奉使安撫，奏蠲公田税，民賴蘇息。歷吏禮部尚書，拜檢校司空、參知政事。時王鋭意致理，公卿争進新法，令臣以爲祖宗成憲具在，不可紛更，但守而勿失可也。以年老致仕，十一年卒，年七十二。輟朝三日，謚良敬。平生以清儉自守，及卒，家無羨財。子湜。

金黄元 李軌

金黄元，字天民，光陽縣人。少登第力學，爲古文號海東第一，清直不附勢。與李軌善，同在翰林，以文章著名，時稱“金李”。

遼使至，黄元作内宴口號，有“鳳銜綸綍從天降，鼇駕蓬萊渡海來”之句，使驚嘆，求寫全篇而去。宰相李子威惡其文不隨時所尚，曰：“若此輩久在翰院，必誤後生。”遂奏斥之。尚書金商佑有詩曰：“學非浮薄終歸古，道不回邪豈媚今？”宣宗聞之，擢爲右拾遺、知制誥。未幾，出守京山府。有吏捕殺人强盜以至，黄元熟視，曰：“此非賊也。”趣令放之。判官李思絳亦名士，力争曰：“此盜已服，宜治罪。”不聽。後獲他盜，果向之殺人者也，吏民皆服其神。在京山二年，多惠政，以貢銀品不中罷。

肅宗開延英殿，召掌書籍，每觀書有所疑，則輒質之，呼爲先輩而不名。睿宗朝，累遷中書舍人。奉使如遼，道見北鄙大饑，人相食。馳驛上書，請發州郡倉賑之，王從其言。及還，百姓見之，曰：“此活我相公也。”歷禮部侍郎、國子祭酒、翰林學士、簽書樞密院事。累表請老，踰年乃許。

女真侵遼，盡下東邊諸城，惟來遠、抱州二城固守不下。食盡，以財减價貿穀于我，邊吏禁民互市。

黃元上疏曰："幸災不仁，怒隣不義，請糶二城，兼許貿易。"不報。十二年卒，年七十三。性不拘檢，頗好聲色。禮部郎中金富軾請贈謚，當途有不悅者沮之。子通理、存道、通文。

軌，字公濟，初名載，清州人。父攸績，禮部侍郎。軌宣宗時爲少府注簿，承敕校入宋表，誤書遼大安年號，宋還其表，坐免官。肅宗六年，以禮部郎中奉使如遼。大覺國師屬孔目官李復請獻金鐘，使還，刑部劾治復罪，軌以知而不禁，亦罷。睿宗朝，累拜政堂文學、戶部尚書、修國史，進守司空、參知政事。以疾累上表乞致仕，優詔許之。十七年卒。謚文簡。

郭尚 興

郭尚，字元老，清州人。起小吏，夤緣攀附，事宣宗于國原邸。宣宗即位，擢拜監察御史，累遷至樞密院左承宣，出入禁闥，權勢日熾。嘗矯傳王旨，有司劾請奪職，不報。

肅宗在邸召見，遺犀帶，辭不受。及宣宗大漸，尚侍疾卧內，肅宗至寢門，欲入問疾，尚曰："今主上彌留，王子若無召命，不宜直入。"遂不納。

肅宗立，以尚事先君無貳心，欲大用，拜戶部尚書，出知西京留守，政未滿，召爲刑部尚書。諫官奏

曰："尚出守無政可記，請終三載。"不從。驟遷尚書右僕射、參知政事。

時平章事尹瓘請行錢幣，尚力言以爲非風俗所宜，上疏争之不得。尋致仕居家。睿宗元年卒，年七十三。謚順顯。尚質直，無他技能，平生不事生産，家無餘貲。子坦、輿。

輿，少時夢有人命名輿，遂以爲名，字夢得。自幼不茹葷，不從群兒戲，常獨處一室。力學登第，屬內侍，以閤門祇（侯）〔候〕出爲洪州使。就野外川上築小菴，名曰長溪草堂，公暇每往遊息。考滿，入爲禮部員外郎，歸隱金州。

睿宗在東宮識之，即位，遣中使徵之，使居禁中純福殿，稱爲先生。以烏巾鶴氅常侍左右，從容談論唱和，時人謂之金門羽客。王以其久在禁中，或思出遊，賜别業西華門外。輿嘗請餞入宋使王字之、文公裕于别業，王賜酒果，命內官主辦，供張甚盛，物議非之。既而固求退居，賜城東若頭山一峰構室以居，號東山處士，名其堂曰虚静，齋曰養志，親書額賜之。一日，王微行至山齋，輿適入城，王徘徊久之，賦詩題壁而還。後又幸山齋，執其手使口號，其見寵遇如此。

仁宗八年卒，年七十二。王嗟悼，遣近臣祭之，贈謚真静，命知制誥鄭知常作《山齋記》立石。輿瑰偉無髯，目若懸珠，涉獵書史，至於道、釋、醫藥、

陰陽之説，見輒成誦不忘，射御琴碁，靡所不治。終身不娶妻，在洪州私一妓，將還，使飲藥，詐言仙去，潛携至京，色衰遣歸。又於山齋常以婢妾自隨，爲時議所少。

劉載　胡宗旦　慎安之

劉載，宋泉州人。宣宗時，隨商舶來，試以詩賦，授千牛衛錄事參軍。睿宗朝，歷左散騎常侍、吏禮部尚書。十三年，以守司空、尚書右僕射卒。載能文，性朴素，不事生産，雖偕商人來，自立朝不復相親，時議多之。

胡宗旦，亦宋福州人。嘗入太學，爲上舍生。後遊兩浙，遂從商船來。睿宗寵顧優厚，補左右衛錄事，尋權直翰林院，驟遷寶文閣待制。時王頗好樂妓，玲瓏、遏雲以善歌屢承恩賚。國學生高孝冲作《感二女詩》諷之。中書舍人鄭克永以白王，王不悦。會孝冲赴擧，王命黜之，遂下獄。宗旦上書營救，乃釋之。宗旦性聰敏，博學能文，楚楚自喜，兼通雜藝，頗進厭勝之術，王不能無惑。後事仁宗，爲起居舍人。

慎安之，字元老，亦宋開封府人。父脩，文宗朝隨海舶來，有學識，且精醫術，登第，官至守司徒、

左僕射、參知政事致仕。謚恭獻。安之事睿、仁二朝，知水州，爲政清肅，吏畏民懷。累遷兵部尚書、三司使、判閤門事，卒。容儀秀美，性度寬弘，臨事廉平，善醫藥，曉漢語，凡移南北朝文牒，多出其手。

金景庸　仁揆

金景庸，慶州人。父元晃，兵部尚書，本新羅宗室。景庸容儀偉麗，有貴介風彩。少放逸，好聲色，嘗與人鬥于道。宋商客見之，語曰：“僕好相人，今觀子相，骨法秀異，必富貴而壽，請自愛。”景庸由是頗自負。

以閤門祗候出爲廣州判官，爲政不苛，人畏敬之。嘗冬月大醉，乘駿馬走過漢江，馬蹄所觸冰破，水湧而不溺，聞者異之。累遷御史中丞。肅宗御東池觀射，景庸先中鵠心，賜銀器、廐馬。歷吏部侍郎、兵戶工三部尚書。

睿宗初，參知政事，進開府儀同三司、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陞門下侍中、上柱國，加協謀衛社致理功臣、守太保、判尚書吏刑部事、樂浪郡開國伯，食邑一千戶，食實封二百戶。累上表請老，王遣左副承宣安唐頴賜杖，尋許致仕。後召宗室、宰樞，置酒賞春亭，極懽，顧謂景庸曰：“國之元老惟卿在。”景庸涕泣拜謝。累加匡國同德翊聖功臣，食邑三

千戶，食實封七百戶，進爵爲公。倚勢聚斂殖貨，治第壯麗，爲世所譏。仁宗三年卒，年八十五。命賻葬，贈謚。

子仁揆，中第，歷左承宣、左諫議大夫。睿宗朝，進知奏事，累遷至守太尉、中書侍郎平章事。女嫁李資謙子之彦。資謙敗，貶知春州。事後召還，守司空、左僕射、參知政事卒。爲人寬厚，不喜臧否人物，亦未嘗倚勢驕人，優游不斷，但保祿位而已。

崔弘嗣

崔弘嗣，字國老，中原府人。家世單平，少力學登科，以文行聞。歷拾遺、補闕，出爲平州事，有惠政，累遷清要。肅宗朝，授樞密院使，奉使如宋，忽爲颶風所飄，舟人無不拊心泣，弘嗣神色自若。及至宋，觀者稱其儀度中規，帝厚待之，加賜金幣，口宣云："顧惟樞近之臣，宜有褒嘉之寵。"館伴曰："此語如待朝廷近臣，可見皇帝寵使臣也。"還，拜守司徒、中書侍郎平章事。睿宗時，轉門下侍郎平章事，累加推誠贊化功臣、守太保、上柱國、監修國史。三上表請老，遂致仕。十七年卒，年八十。謚貞敬。王遣使弔祭。

弘嗣清介寡欲，朝無黨援，家居不言公事，妻子

未嘗見戲笑。人有饋遺，雖蔬果不受，王深重之。然務苛察少寬容，見人小過，輒不忘，世以此短之。

韓安仁

韓安仁，字子居，舊名如，端州人。父圭，以鄉貢中第，仕至戶部侍郎。安仁登第，直翰林院。睿宗在潛邸，安仁與李永、李汝霖等侍學。及即位，以舊恩密近用事，恩寵浸優，兄弟親戚皆夤緣分據要路，士大夫趨勢利者無不附。

初與汝霖交，若不相負，後擠之，使不復起。累歷右副承宣、左散騎常侍、翰林學士承旨、刑部尚書。六上章懇求外補，不允。改禮部尚書、同知樞密院事。

有金尚磾、李惟寅者，清直自守，所至皆有聲績，未嘗干謁權貴，故年高未達。安仁上疏請加擢用，以勵具僚。王授尚磾判閤門事，惟寅太府卿。

初，御史臺奏："邇者風俗日侈，公私宴會，器皿華麗，上下無等，請依舊制，申行禁止。如或有犯，尊者奏決，卑者先囚後奏。"王從之。八關習儀樞密院果卓踰制，臺官囚執事別駕，安仁與院使王字之乘醉怒罵，使釋之，臺官不聽。安仁等奏："臣等不肖，爲小官所辱，請罷臣等。"王重違大臣意，左遷侍御史陳淑、盧元崇爲都官員外郎，遣近臣敦諭，安仁等乃視事。

仁宗即位，由參知政事陞中書侍郎平章事。奏曰："睿宗在位十七年，事業宜載史册，貽厥後世。請依宋朝故事，置實錄編修官。"從之。初，安仁與文公美、崔弘宰及李資謙弟資諒俱在樞府。資諒憑勢，安仁、公美恃寵，雖外和而内忌，且與弘宰不相得。安仁又以資謙爲國上宰，事皆關决，而惰慢不朝，事多壅蔽，陽尊資謙，封爲上公，不令視事，陰欲奪其權，使承宣韓柱奏之。諸吏知其謀，銜之。及睿宗薨，安仁、公美以太醫崔思全視疾不謹，欲置於法，以故思全頗怨之。且資謙以崔惟迪爲給事中，物議紛然。内給事張應樞好干時附勢，聞惟迪以奴婢二十口賂資謙得是職，密語安仁。安仁颺言于省中，惟迪聞之，訴於資謙，資謙大怒，請辨于御史臺。安仁慙恐，告休在家，遂與公美及堂弟鄭克永、妹壻知御史臺事李永等數相會，侵夜而散。

思全得其間，欲釋舊憾，與憸人蔡碩譖於資諒、弘宰曰："安仁、公美結黨陰謀，將不利於李令公。"資謙頗以爲疑，遂羅織其罪，奏流安仁于昇州甘勿島，沈殺之。流公美于忠州。以柱黨於安仁，流靈光郡松島。又流永及克永于外。

安仁兄尚書右丞安中、弟僧永倫、從弟禮部郎中韓冲、妻弟侍御史林存，壻閤門祇候李仲若，子縝等四人，公美弟祇候公裕、僧可觀、克永妹壻右正言崔巨鱗、姻員外郎任元濬、安中子綸等五人，永子元長等三人，皆緣坐流竄，其族類罷職者亦多。仲若善醫

術，故疑之，追遣人沈殺之。刑部又以左正言李逢原、司天監全幹、殿直安天餉等常會安仁家，必與陰謀，劾奪其職。

安仁明達好學，善屬文，又善易筮事，多奇中，爲一時名流。然乘勢速富貴，謀軋權貴，以至於此。及資謙敗，贈謚文烈。

李永

李永，字大年，安城郡人。父仲宣，以本郡戶長選爲京軍。永幼從師學，父没，欲繼永業田，爲胥吏，以狀付政曹主事，揖不拜。主事怒且罵，永即裂其狀，曰："吾可取第仕朝，何禮汝輩爲?"

肅宗朝，擢乙科，直史館。内侍林彦請討東女真，永曰："兵，凶器；戰，危事，不可妄動。彦當無事時，欲用兵生釁，甚不可也。"王不聽，命平章事林幹討之，永亦從軍，師敗，坐免官。後知京山府，以廉勤聞，累遷禮部侍郎、右諫議大夫。

仁宗初，知御史臺事、寶文閣學士。及李資謙殺韓安仁，永以安仁妹壻坐流珍島。或有告永曰："公之母子將没爲奴婢。"永曰："吾内省不疚，故忍死以待。若老母以予故，没爲賤隸，吾苟生何爲?"乃飲酒一斗，憤懣而卒。時人惜之。

資謙遣術士瘞道傍，牛馬不敢踐，或病虐者就禱，

則愈。資謙敗，永子請改葬，掘之，屍不變。贈簽書樞密院事，命吏部削罪案。

永天資方直，不爲權貴所撓，然取友不端，拓俊京等謀毀李汝霖，智祿延等毀斥朴景升，永皆與焉。

韓冲

韓冲，本端州吏，中第，補尚州司錄。睿宗朝，除右補闕。上疏言時政得失，轉起居注。宋使承信郎許立、進武校尉林大容將還，王欲許陞階拜辭。冲與左司諫崔巨鱗、侍御史崔弘略等諫曰："今詔使本商人嘗到我國，與市井人販賣，秩且卑，傳詔日拜階上，已是過謙，今宜拜階下。"從之。尋遷中書舍人。

崔弘嗣將隨尹瓘伐女真，誓佛云："功若成，創大藏堂于開國寺。"及還，私令軍將輸材。冲與左正言任元濬劾奏，王諭止之，冲固執乞罷，左遷爲西京副留守。

仁宗初，李資謙殺韓安仁，冲以安仁從弟流外。及資謙敗，召拜禮部侍郎，復出爲西京留守，民聞其來皆喜。歷國子祭酒、翰林侍讀學士。七年，以樞密院副使卒。

性剛直，言無忌諱，篤學能文，政尚廉惠，所至有聲績。

林概 庾祿崇

林概，沃溝縣人。清直廉謹，有大臣風。文宗朝，以內侍管勾大倉。有韓順者，居倉側，盜竊倉穀，誣弄官吏，家資鉅萬，至有搢紳與之交通者。概發其姦，置於法，朝議多之。歷事順、宣、獻、肅、睿五朝，累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。卒，輟朝三日，謚元敬。子有謙、有文。有文登第，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。仁宗三年卒，年七十。

庾祿崇者，亦以剛直稱。祿崇字龜壽，茂松縣人。以儒術進，莅官四十餘年，以公忠自許，未嘗枉己徇人。其任義直前，雖豪右親戚不敢撓。肅宗朝，累歷右散騎常侍、樞密院使、尚書右僕射。睿宗時，進參知政事。雖貴顯，衣服第宅如布衣時。卒，輟朝三日，謚安貞。

金晙

金晙，字適中，開州人。少英銳好學，善屬文，擢魁科，補晉州司錄。以清白累遷左拾遺、知制誥。睿宗朝，拜刑部郎中。尹瓘征女真，晙爲左軍判官。

軍敗，瓘怒縛軍卒，將戮之，晙大言曰："今日之敗，由知兵馬事林彦之失律也，釋不問而戮此輩，豈所謂不吐剛不茹柔之意乎?"瓘愕然，解其縛而縱之。歷左散騎常侍、兵禮二部尚書、知樞密院事、參知政事，進門下侍郎平章事、判禮部事。仁宗二年卒，年六十八。謚貞愼。

柳仁著

柳仁著，貞州人。父洪，以武略進，宣宗時拜侍中，通《春秋左傳》及《兵家訣》，每國有虞疑，引古決策，多中，時議重之。卒，謚匡肅。仁著蔭補衛尉注簿，中睿宗三年第，自閤門衹候歷官至參知政事。八年卒，王親製文祭之，贈守司徒、門下侍郎平章事，謚貞簡，配享睿宗廟庭。仁著姊爲肅宗妃，門戶貴顯，乃與諸生游，讀書登科，爲宰相不以富貴驕人，有儒者風。無子。

康拯

康拯，西海永康縣人。家世微，無技能，然操心勤謹。祖仁祐死國事，例補良醞史爲吏役。十年，加軍器注簿同正，出爲寧仁鎮判官、鎮溟都部署副使。

與女真戰，累有功。肅宗初，除監察御史，後爲東北面兵馬判官。又與女真戰于菱島，獻四十八級，賜絹十匹，陞殿中侍御史。睿宗即位，授知御史臺事。尹瓘征女真，拯以左軍知兵馬事從之，有功，拜左散騎常侍。歷御史大夫、刑戶二部尚書左僕射，進參知政事。十二年，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致仕。十五年卒，年七十二。謚景襄。子福輿。

許慶

許慶，孔巖縣人。中第，以文學顯，清廉忠儉。肅宗在潛邸，引爲府寮。及即位，拜樞密院承宣，出入禁中，恩渥殊異。睿宗初，歷刑吏二部尚書、參知政事。八年，加門下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仍令致仕。十年卒，輟朝三日。謚順平。慶雖無赫赫之稱，終始一節，爲朝廷所重。子曰諒、曰開先、曰謙。

文冠

文冠，字民章，旌善縣人。父林幹，太子少傅。冠文宗朝中第，補静邊鎮副將，與女真戰于草堤，有功。邊民大飢，冠發公私儲賑之，所活甚衆。肅宗初，拜禮部員外郎，歷起居注、兵部侍郎、右諫議大夫。

睿宗即位，授右散騎常侍。

尹瓘征女真，冠以左軍兵馬使從攻石城，克之，築福州城，語在《瓘傳》。以功遷吏部尚書。又從吴延寵復征女真，後王諭之曰："卿奉職清勤，宣勞中外，用兵東鄙，厥績居多，予將擢用。"六年，守司空、參知政事，以老致仕。明年卒，年七十一。謚章敬。

冠性清直寬厚，不事産業，當官執節不撓。嘗爲西北面兵馬使，韓冲以都部署如遼，謁冠于宣州，佩劍升拜楹間，冠立受，不交一言。後屢稱之曰："冠真有元帥氣量，固非庸庸者。"先是，爲元帥者見命使，雖微官必曲爲禮貌以干譽，冠不然，故稱之。子子麟、子鳳、子黿、子龍。

鄭沆 敘

鄭沆，字子臨，東萊郡人。父穆，太府卿。沆性穎悟好學，肅宗時中第，補尚州司錄。州人以年少易之，及臨事善斷，皆歎服。州人數司錄"二鄭一韓"，謂沆及鄭克永、韓冲也。秩滿，直翰林院。睿宗朝，以内侍掌奏事，處心平直，出納詳明。

隨李資諒如宋，館伴學士王黼見所製表章，稱嘆之。還拜右正言，論事讜直，爲權貴所忌，通判全州，尋召還，爲右司諫。歷按楊廣、忠清兩道。

仁宗幼即位，李資謙威勢震赫，郡守及奉使者競

聚斂以媚之，沆獨不然。資謙敗，拜樞密院承宣，陞知奏事。勸王讀書，學業日就。王以妙清言幸西京，妙清、鄭知常欲王長御西京，諷諫官請停修上京宮闕，沆再上疏請修葺舊宮還御，言甚切直，王從之。

知貢舉，崔滋盛出試題繆誤，有司請罷貢舉。舉子金貽永，沆之女壻，王妃母弟也。尹英瞻，承宣韓惟忠女壻，亦妃戚也。妃勸王勿罷舉，沆與惟忠亦因宦官干請，得不罷。

十四年，沆有疾，王遣內醫診視。疾革，進知樞密院事、禮部尚書、翰林學士承旨。命下，翼日卒，年五十七。王震悼，輟朝弔祭，聞其家無擔石之儲，嘆曰："三十年近侍，十一年承制，貧如是，可嘉也。"加賻米百碩、布二百匹，御筆特謚文安。

子敍，仕至內侍郎中。以恭睿太后妹壻，有寵於仁宗。性輕薄，有才藝，交結大寧侯暻，常與遊戲。鄭諴、金存中等誣構罪以聞，毅宗疑之，臺諫劾陰結宗室夜聚宴飲，乃流于東萊，語在《大寧侯傳》。將行，王謂曰："今日事迫於朝議也，行當召還。"既流，召命久不至，乃撫琴作歌，詞極悽惋，自號"瓜亭後人"，名其曲爲《鄭瓜亭》。

金克儉

金克儉，字伯儀，靈光郡人。祖行瓊，平章事。

克儉以祖蔭進，肅宗時，守安東府，入拜監察御史。仁宗時，由尚書左僕射陞參知政事致仕，加守司空、太子少師。卒謚祁烈。克儉雖無學術，公勤不懈，累歷中外，以果辨稱。及當鈞軸，但敦謹保位而已。

金若温

金若温，字柔勝，初名義文，光陽縣人，侍中良鑑之子。力學登第，自尚衣奉御通判廣州。入拜中書舍人，歷閤門使、知樞密院事、參知政事。仁宗即位，拜中書侍郎平章事，加檢校司徒、守司空、上柱國。十八年，以門下侍中致仕卒，年八十二。謚思靖。性恭儉廉静，未嘗以富貴驕人。李資謙以國舅當國，士之喜利者争附之。若温與資謙爲堂兄弟，而不相比，世多其守正。子璇。

高麗史九十八

列傳卷第十一

金富軾 敦中 君綏

金富軾，富佾之弟。肅宗時登第，補安西大都護府司錄參軍事，考滿，直翰林院，歷右司諫、中書舍人。

仁宗即位，李資謙以國舅當國，王詔："資謙於朕爲外祖，班次禮數不可與百官同。兩府、兩制及諸侍從官，其會議以聞。"寶文閣學士鄭克永、御史雜端崔濡議曰："《傳》云：天子有不臣者三，后之父母居其一。今資謙宜上表不稱臣，君臣宴會不與百官庭賀，徑詣幕次拜，上答拜而後坐殿。"衆議雷同。富軾時爲寶文閣待制，獨曰："漢高祖初定天下，五日一朝太公。太公家令說太公曰：'天無二日，土無二王。皇帝雖子，人主也；太公雖父，人臣也。奈何令人主拜人臣？'高祖善家令言，詔曰：'人之至親，莫親於父

子，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，子有天下尊歸於父，此人道之極也。今王侯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，而太公未有號，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。'以此論之，雖天子之父，若無尊號，則不可令人主拜也。不其侯伏完，獻帝皇后父也。鄭玄議曰：'不其侯在京師，禮事出入，宜從臣禮。若后息離宮及歸寧父母，則從子禮。'故伏完朝賀公庭如衆臣，及皇后在宮，后拜如子。又東晉群臣議穆帝母褚太后見父之禮，紛紜不一。博士徐禪依鄭玄議曰：'王庭正君臣之禮，私覿全父子之親，是大順之道也。'又魏帝父燕王宇上表稱臣，雖父子至親，禮數尚如此，况外祖乎？按《儀禮》五服制度，母之父母，服小功五月而已，與己父母尊親相遠，豈得與上抗禮？宜令上表稱臣，在王庭則行君臣之禮，闈宮之內則以家人禮相見，如此則公義私恩兩相順矣。"宰輔以兩議聞，王遣近臣康侯顯問資謙。資謙奏曰："臣雖無知，今觀富軾議，實天下之公論也。微斯人，群公幾陷老臣於不義，願從其議勿疑。"詔可。

尋與朴昇中、鄭克永修《睿宗實錄》。二年，轉禮部侍郎。王追封資謙祖考，昇中欲媚資謙，請焚黃日賜教坊樂。富軾以爲："宗廟用樂象平生，若墳墓則以素服從事，至於涕泣，豈可用樂？"昇中又欲號資謙生日爲仁壽節，富軾言："生日稱節，自古所無。唐玄宗時，始稱皇帝生日爲千秋節，未聞人臣有稱節者。"平章事金若温曰："侍郎議善。"

四年，拜御史大夫，歷戶部尚書、翰林學士承旨，

進平章事，加守司空。十二年，王以妙清言欲幸西京避災，富軾奏曰："今夏雷震西京大華宫三十餘所，若是吉地，天必不如此，避災於此，不亦左乎？况今西成未收，車駕若出，必蹂禾稼，非仁民愛物之意。"又與諫官上疏極言。王曰："所言至當，朕不西行。"

十三年正月，妙清與趙匡、柳昷等據西京反。王以富軾爲元帥將中軍，金正純、鄭旌淑、盧令琚、林英、尹彦頤、李瑱、高唐愈、劉英佐之；吏部尚書金富儀將左軍，金旦、李愈、李有開、尹彦旼佐之；知御史臺事李周衍將右軍，陳淑、梁祐忠、陳景甫、王洙佐之。西人矯詔徵兵，兩界急，王遣淑、周衍、景甫、洙分將右軍二千人，自東路往諭諸城，仍搜賊黨；命富儀率左軍先趣西京。王召問兩府大臣。將出師，富軾與諸相議曰："西都之反，鄭知常、金安、白壽翰等與謀，不去是人，西都不可得平。"諸相深然之。召知常等三人至，密諭正純使勇士曳出三人，斬於宫門外，乃奏之。

王御天福殿，富軾戎服入見，乃命上陛，親授鈇鉞遣之，曰："閫外之事，卿其專之，以賞罰用命不用命。然西人皆吾赤子，殲厥渠魁，慎勿多殺。"右軍先行，次馬川亭，中軍次金郊驛。邏騎擒致西京諜者田元稷，富軾解縛慰遣之，曰："歸語城中人，大軍已發，有能自新放順者，可保性命。不爾，天誅不可久逭。"時士卒頗驕，謂朝夕凱還，裝褚單寡，會天雨雪，士馬凍餒，衆心解弛。富軾撫循賙給，軍情乃安。

王以洪彝敘、李仲孚爲西人黨，授詔書往諭之。彝敘等緩行，四日始至生陽驛，懼不能前，使驛吏傳詔書而還。富軾囚彝敘于平州，流仲孚于白翎鎮。至寶山驛，閱兵三日，集將佐問計，皆曰："兵貴拙速，先則制人。今大軍已出，宜卷甲倍道疾馳，掩賊不備，蕞爾小醜，計日可擒。若所至掩留，必失機會，且使賊益得爲計，非我之利。"富軾曰："不然。西京謀反已五六年，其設計必周，戰守之具既備，然後舉，今欲掩其不備，不已晚乎？且我軍有輕敵心，器仗未整，猝遇伏兵竊發，一可危也。頓兵堅城之下，天寒地凍，壁壘未就，忽爲賊所乘，二可危也。又聞賊矯制徵兵兩界，列城狐疑，莫辨真僞，萬一有姦人應之，表裏相結，道路梗塞，禍無大於此矣。莫若引軍從間道繞出賊背，取諸城軍資，以餉大軍。告諭順逆，使與西人絶，然後益兵休士，飛檄賊中，徐以大兵臨之，此萬全之計也。"

遂引兵由平州趣管山驛，左右軍皆會，聯次以行。富軾由射岩驛、新城部曲徑到成州，休兵一日，馳檄諸城，諭以奉辭討賊之意。遣軍吏盧仁諧招諭西京，且覘城中虛實。引諸軍道漣州抵安北大都護府，淑、周衍等自東界來會。前此，遣錄事金子浩等懷敕間行，歷兩界城鎮，告諭西人反狀，人心猶懷顧望。及大軍至，列城震懼，出迎官軍。富軾又遣寮椽曉諭至數四，匡等知不可抗，意欲出降，自以罪重，猶豫未決。平州判官金淳夫賫詔入城，西人遂斬妙清、昆及昆子浩

等首，使分司太府卿尹瞻、少監趙昌言、大將軍郭應素、郎將徐挺等偕淳夫請罪于朝。又投書中軍，曰："謹奉詔旨及元帥之言，已斬渠魁，馳獻闕下，欲以羊酒犒獻，敢請日期。"於是，富軾遣錄事白祿珍奏之，又貽書兩府曰："宜厚待瞻等，以開自新之路。"宰相文公仁、崔濡、韓惟忠謂祿珍曰："汝元帥不直趣西京，循迂路以赴安北，吾等奏遣單介，賫詔諭降，非爾元帥之功，爾來何爲?"淳夫至郊，面縛瞻等。將入京，兩府遣法司枷鎖，請下獄，臺諫亦請置極刑。王皆不許，命解縛襲衣冠入見，賜酒食勞慰，置客館。未幾，下獄，梟妙清等首于市。賜富軾銀藥合，詔曰："逆命滔天，憤妖人之作亂；登壇受鉞，嘉大將之請行。觸風霜之沍寒，憫士卒之辛苦。今者王師壓境，賊類摧鋒，傳首于兹，已協藁街之殉，戢[1]兵在即，實由蓮幕之謀。宜更勉六軍之心，卒以圖萬全之計。"

匪等聞瞻等下獄，謂必不免，復反。王遣殿中侍御史金阜、內侍黃文裳與瞻往頒詔，阜等劫之以威，不加慰撫，西人怨怒。二月，諷亂兵殺阜、文裳及諸從者，瞻奉太祖真逃出，捕殺之，嬰城固守。富軾遣錄事李德卿往諭，又殺之。富軾與諸將誓告皇天、后土、山川神祇曰："西京妖人，邪說紿人，相聚謀反。臣等祗奉王命，率師問罪，竊念上兵伐謀，善智不戰，若以萬衆橫行城中，則無辜小民，橫罹兵刃，非弔民

[1] 原作"戢"，據《東文選》卷23改。

伐罪之意。玆用按甲休兵，説之以逆順，諭之以禍福，然後斬渠魁，詣闕乞罪，庶幾革面。而惡心不悛，反覆不常，詔書屢下而不從，使臣方至而見害，厥罪貫盈，理難可宥。天地神明，臨之在上，質之在旁，尚克陰騭，使三軍增氣，元惡授首，以安宗社，以戢干戈。雖不責報，豈敢忘恩，草芥之誠，神其鑑之。”

富軾以西京北負山岡，三面阻水，城且高險，未易猝拔，宜環城列營以逼之。乃命中軍屯川德部，左軍屯興福寺，右軍屯重興寺西。又以大同江爲往來之衝，賊若先據，道梗不通，使大將軍金良秀、侍郎楊齊寶、員外郎金精、閤門祗候崔子英、直長權景亮等將兵屯守，號後軍。又使陳淑，郎中王毅，閤門祗候全鎔、安寶龜等將兵屯重興寺東，號前軍。且城外民戶甚多，自兵興，丁壯多入城爲戰卒，其餘逃竄山谷，富軾以爲若不招撫，勢必嘯聚，爲賊耳目，分遣軍吏，勞來慰諭。逃竄者悉出，或負糧餉，願助軍費者絡繹不絶，皆給衣食，使得安居。西人沿江築城，自宣耀門至多景樓，凡一千七百三十四間，置六門以拒之。

先是，王遣内侍祗候鄭襲明、濟危寶副使許純、雜織署令王軾往西京西南海島，會弓手、水手四千六百餘人，以戰艦百四十艘，入順化縣南江禦賊船。至是，又遣上將軍李祿千，大將軍金台壽，錄事鄭俊、尹惟翰，軍候魏通元等自西海領舟師五十艘助討。祿千至鐵島，欲徑趣西京，會日暮潮退，襲明曰：“水道狹淺，宜乘潮而發。”祿千不聽，行至半塗，水淺舟

膠，西人以小船十餘，載薪灌油火之，隨潮而放，先於路旁叢薄間，伏弩數百，約以火發，同時齊舉。及火船相迫，延燒戰艦，衆弩俱發，祿千狼狽不知所圖，兵仗皆燒，士卒溺没殆盡。台壽、俊死，祿千蹈積屍登岸，僅以身免。由是西人始輕官軍，選卒錬兵，爲拒守計。富軾慮後軍寡弱，夜密送步騎一千以益之。賊不知，黎明渡馬灘紫浦，直衝後軍，燒營突進。僧冠宣應募從軍，擐甲荷大斧，先出擊賊，殺十數人，官軍乘勝大破之，斬首三百餘級，賊皆蹂躪赴江溺死，獲兵船甲仗甚多，賊勢頓挫。

時諸軍野屯數月，富軾恐春夏之交，水潦洊至，爲賊所襲，欲築城按甲，州鎮兵番休就農，持久以伺其便。議者皆曰："西人兵少，今舉國興師，當指日平，數月不決，尚爲稽緩，築城自固，不亦示弱乎?"富軾曰："城中兵食有餘，人心方固，攻之難克，不如好謀而成，何必疾戰，多殺人乎?"遂定計，以北界州鎮南西近道軍，分隸五軍，各築一城，又於順化縣王城江各築小城，數日而畢。峙兵積穀，閉門休士，雖或與賊交兵，無大勝敗。或分道攻城，而城高塹深，雖矢石所及，多所殺傷，而官軍亦傷。王遣近臣崔褒抗、員外郎趙碩等下詔招諭，富軾亦遣錄事趙謂榮、金子浩、康羽及僧品先等百計開諭，許以不死，每獲賊諜及樵蘇者，皆給衣食遣之。匡等殊無降意，幸其有外患，使王師自罷。時金使適至，賊欲遮刺之以構釁。官軍知之，候察甚至，故賊不敢發。賊又恐其黨

降附，詐爲我中軍文牒示衆曰："諸軍所俘及降人，無問老少，皆殺之。"西人頗信之。已而聞撫慰降者甚厚，稍稍歸順。

時有朝臣獻議曰："自古用兵，當觀形勢如何，豈校一時之損傷乎？國家雖與北朝和親，其意難測。今興師數萬，彌年不決，若隣敵乘釁而動，加以盜賊不虞之患，何以制之？請遣重臣，不計死傷，刻日破賊，敢有逗撓者，以軍法論。"王以示富軾，富軾奏曰："北邊之警，寇賊之變，不可不虞。誠如所議，至於不計死傷，刻日破賊，是何不究當今之利害也？臣觀西都，天設險固，未易攻拔。況城中甲兵多而守備嚴，每壯士先登，僅至城下，未有踰城超堞者，雲梯衝車，皆無所用。童稚婦女，擲甎投瓦，猶爲勍敵。設使五軍傅城而攻，不出數日，驍將鋭士盡斃於矢石矣。賊知力屈，鼓譟而出，鋒不可當，何暇備外虞哉？今聯兵數萬，彌年不決，老臣當任其咎。然邊鄙之警，盜賊之變，不可不慮。故欲以全策勝之，不傷士卒，不挫國威耳。兵固有不期速勝者，今以宗社之靈，明主之威，妖賊負恩，行即殄滅，願以討賊付老臣，使得便宜從事，必破賊以報。"王亦以爲然，卒排群議而委之。

三月，五軍會攻不克，涉夏至秋，與賊相持不決。十月，賊糧盡，簡老弱及婦女驅出之，皆羸餒無人色，戰卒往往出降。富軾知有可取之狀，命諸將起土山，先於楊命浦山上竪柵列營，移前軍據之。發西南界州

縣卒二萬三千二百、僧徒五百五十負土石，集材木，分命將軍義甫、方宰、盧冲、積先將精卒四千二百及北界州鎮戰卒三千九百爲遊軍，以備剽掠。

十一月，諸軍就前軍屯所起土山，跨楊命浦抵賊城西南隅，晝夜督役。賊驚駭，以鋭士出戰，又於城頭設弓弩砲石，盡力拒之。官軍隨宜捍禦，鼓譟攻城，以分賊勢。有僑人趙彦獻計，制砲機置土山上，其制高大，飛石重數百斤，撞城樓糜碎，繼投火毬焚之，賊不敢近。土山高八丈，長七十餘丈，廣十八丈，去賊城數丈。富軾會五軍攻城，又不克，録事朴光儒死。賊夜分軍爲三，出攻前軍營，富軾令僧尚崇荷斧逆擊，殺十餘人，賊兵奔潰。將軍于邦宰、金叔、積先、金先、權正均等率兵追擊之，賊棄甲入城。

明年二月，賊以我起土山逼之，欲於城内築重城。富軾聞之，曰："賊雖築城，何益？"尹彦頤、池錫崇曰："大軍之出，今已二年，曠日持久，事變難料。不如潛師突擊，破重城，可以成功。"富軾不聽。彦頤固請，於是分鋭兵爲三道，陳景甫、王洙及刑部員外郎朴正明、閤門祗候金禮雄等將三千人爲中道，錫崇、全鎔、殿中内給事李侯等將二千人爲左道，李愈及閤門祗候李永章、金臣璉等將二千人爲右道，將軍公直以所領兵入石浦道，將軍良孟入唐浦道。又使諸軍分道攻城，無令賊專備西南隅。部分訖，厚賜軍士，富軾還抵中軍。至夜四鼓，輕騎馳入前軍，勒諸將大舉。

丁巳昧爽，景甫軍入楊命門，拔賊柵，進攻延正

門，錫崇軍踰城入，攻含元門，李愈軍亦踰城，攻興禮門，富軾以衙兵攻廣德門。賊徒以我土山未就，不設備，及諸軍突至，惶遽無所措。富軾與正純督戰，將士争奮，諸軍亦鼓譟，縱火燒城屋，賊兵大潰，官軍乘勝，恣其斬馘。富軾令曰："擒賊者賞，殺降及剽掠者死。"士皆斂刃而進。會日暮雨作，麾兵而却，生擒及降者送順化縣飲食之。是夜，城中潰亂，匡不知所爲，闔家自焚死。郎中維偉侯、彭淑、金賢瑾皆縊死，鄭璇、維漢侯、鄭克升、崔公泌、趙瑄、金澤升並自刎。

戊午，西人執賊魁崔永等出降，富軾受之下吏，慰諭軍民老幼婦女，令入城保家室。使御史雜端李仁實、侍御史李軾、御史崔子英封府庫，分兵守諸門，使正純、彦頤、金鼎黄率兵三千人入頓觀風殿，號令城中禁虜掠。己未，以郎中申至冲爲收拾兵仗使，李侯爲百姓和諭安居使，朴正明爲監檢倉庫使，閤門祇候李若訥爲客館修營使，錄事崔裦稱、白思清爲城内左右巡檢使。

辛酉，富軾備軍儀入景昌門，坐觀風殿西序，受五軍兵馬將佐賀。使人祠諸城隍神廟，撫慰城中使按堵。遣兵馬判官魯洙奉表獻捷曰："王者之師，有征無戰，天威所被，已日乃孚。臣聞光武之征隗囂，三年乃定；德宗之討希烈，四載而平。蠢爾姦凶，據我城邑，罪已浮於梟獍，惡亦積於丘山。惟睿算之無遺，至期年而斯剋。銜枚踰堞，列兵攻門，士纔交鋒，賊

已褫氣。步騎奮而霆擊，呼譟進而濤崩。雲旝雷車，直斬鯨鯢之鬣；風聲鶴唳，渾爲金革之音。鼎魚環走以求生，林鳥驚翔而迸散。其罪重而自知不免者，産息以燒亡釿；其志劫而不能引决者，甘鼎鑊以見俘。積日之憂，一朝頓釋。於是，入淮西而宣布上意，如解倒懸，復長安而撫綏遺黎，蓋云歸處。豈特市廛之不改，巍乎城闕之俱存。毒螫既除，腥膻已滌，遂掃離宫之氛祲，聿瞻原廟之衣冠，黼坐僾然，仍几如舊。父老士女，漁樵芻蕘，踴躍争前，驩呼相詡，謂“不圖於今日，乃復得爲王人。”此乃陛下體天地之常生，用神武而不殺，三靈薦祉，四海輸誠。電掣風驅，肆捷一戎之定；川渟嶽峙，允懷萬世之安。臣等親承睿謀，出管師律。賴聖神之造，惟以斷成；非將帥之才，愧無拙速。”

壬戌，承朝旨斬崔永及大將軍黄麟，將軍德宣，判官尹周衡，注簿金智、趙義夫，長史羅孫彦，梟首市街三日。以分司戶部尚書宋先宥，自兵興稱疾，閤門掌書記吴先覺，佯愚不附賊，大倉丞鄭聰，以孝行聞，皆旌表門閭。

初，西人斬妙清等，傳首闕下，即請中軍差留守官如平時。富軾遣盧令琚，將入城，賊欲伺殺之。醫學博士金公鼎密告其謀，使令不入。少監韋瑾英以有老母，不能背賊，與韓儒琯、安德侢、金永年僞爲轜車若送喪，將出門，事洩，瑾英、儒琯被執，榜掠炮烙，至死終不援引，故德侢、永年得免。公鼎、瑾英、

儒琯、德偁、永年及尹瞻親屬與老幼廢疾者皆原之，其餘並執送京師下獄。其勇悍抗拒者，黥“西京逆賊”四字，流海島；其次“西京”二字，分配鄉、部曲；其餘分置諸州府郡縣，妻子聽任便許爲良人；匡、永等七人，知常、壽翰、妙清、昷、浩、鄭璇、金信、信弟致、李子奇、趙簡、鄭德桓等妻子，並没爲東北諸城奴婢。

三月，王遣左承宣李之氐、殿中少監林儀賜富軾衣服、鞍馬、金帶、金酒器、銀藥合，詔曰：“逆雛趙匡，以〔瑣瑣〕[1] 小醜，據險陸梁，逋誅既久，非不知乘，將卒欲戰之心，併力剪除，俾無遺種。乃緣西都，是始祖興業之地，又念生齒衆多，皆吾赤子，不忍一切屠滅之，故詔命開慰，至于再三，庶幾易心歸順，以體朝廷矜恤之典，此卿之所具知也。自從元惡妙清等見殲於帳下，之後昷嶺失策，賊情一變，戡定之功，似不可一二日期也。卿以文武之才，都將相之任，寬得士心，沈機妙物，凡所制禦之術，已定於胸中。始築城寨，以休士卒，終起土山，以壓賊壘。卒使逆類，望風自潰，束手出降，不頓一戈，下全城於反掌，決不踰時，收萬世之偉績，非卿萬全之策，不能至此。”拜輸忠定難靖國功臣、檢校太保、守太尉、門下侍中、判尚書吏部事、監修國史、上柱國兼太子太保，又賜四軍兵馬使。副判官以下，銀絹綾羅各有

〔1〕 據《東文選》卷 23 補。

差。四月凱還，賜富軾甲第一區。十六年，加檢校太師、集賢殿大學士、太子太師。

王嘗召富軾置酒，命讀司馬光遺表及訓儉文，歎美久之，曰：“光之忠義如是，時人謂之姦黨，何也?”富軾對曰：“以與王安石不相能耳，其實無罪。”王曰：“宋之亡，未必不由此也。”王遣國子祭酒林光就第，敕賜金銀、鞍馬、米布、藥物，賞平西之功也。

二十年，三上表乞致仕，許之。加賜同德贊化功臣號，詔曰：“卿年雖高，有大議論當與聞。”

二十三年，上所撰新羅、高句麗、百濟三國史，王遣內侍崔山甫就第奬諭，賜花酒。毅宗即位，封樂浪郡開國侯，食邑一千戶，食實封四百戶，命撰《仁宗實錄》。五年卒，年七十七。謚文烈。

爲人豐貌碩體，面黑目露，以文章名世。宋使路允迪來，富軾爲館伴，其介徐兢見富軾善屬文，通古今，樂其爲人，著《高麗圖經》，載富軾世家，又圖形以歸奏于帝。乃詔司局鏤板，以廣其傳，由是名聞天下。後奉使如宋，所至待以禮，三掌禮闈，以得士稱。贈中書令，配享仁宗廟庭。有文集二十卷。子敦中、敦時。敦時官至尚書右丞，死於鄭仲夫之亂。

敦中，仁宗朝擢魁科，知貢舉韓惟忠等初擬第二，王欲慰其父，升爲第一，屬內侍。年少氣鋭，宫庭儺夕，以燭燃鄭仲夫鬚，仲夫由是銜之。毅宗時，累遷殿中侍御史，王拜宦者鄭諴閤門祗候，敦中不署告身，

左遷戶部員外郎，轉侍郎。

初，吏部侍郎韓靖與李元膺構隙罷職，王別創佛宇于仁濟院，爲祝釐所。適元膺死，靖復職，尤勤祝釐。敦中與弟敦時重修富軾所創觀瀾寺，亦以祝釐爲稱。王謂敦中、敦時、靖曰："聞卿等歸福，寡人甚嘉之，朕將往見。"敦中等又以寺之北山童無草木，聚旁近民，植松柏杉檜、奇花異草。築壇爲御室，飾以金碧，臺砌皆用怪石。一日，王幸寺，敦中等設宴于寺之西臺，帷帳器皿甚華侈，饌羞極珍奇。王與宰輔、近臣歡洽，賜敦中、敦時白金各三錠，靖二錠，羅、絹各十匹，丹、絲各七十斤。

二十一年，敦中拜左承宣。燈夕，王如奉恩寺，夜還至觀風樓。敦中馬素不調，聞鉦鼓聲益驚，突觸一騎士，矢房矢躍出，落輦傍。敦中不遑自首，王驚愕，以爲流矢。以儀衛繖扇擁輦，疾馳還宮，宮城戒嚴，命有司榜街市購捕，逮者甚衆。王疑大寧侯暻家僮羅彥等所爲，酷加鞫問，誣服，遂斬之。又以禁衛不謹，流牽龍、巡檢指諭等十四人。

時王數幸延福亭，與韓賴、李復基、許洪材等宴飲。一日，將移御念賢寺，乘輿已駕，又置酒舟中，相與沈醉，夜分忘歸，衛士深怨韓、李，敦中前白王曰："自朝至夜，扈從軍卒皆飢倦，王何樂之甚？夜且晦冥，有何觀覽，久留此耶？"王不悅而出，已向曉矣。

普賢之變，敦中亦從王行，在途聞變，佯醉墮馬，

逃入紺嶽山。鄭仲夫挾宿怨，購之甚急。敦中密使從者入京城，候家安否，從者利重賞以告，殺之于亍沙川邊。敦中臨死嘆曰："吾不黨韓、李，實無罪。但流矢之變，禍延無辜，今日之及，宜矣。"子君綏。

君綏，年未弱冠，文學富贍，儕輩推爲巨手。明宗朝，擢魁科，直翰林院。高宗初，拜侍郎。時朝臣出使，或有貪冒侵漁者，民多怨咨。君綏與李宗揆、宋安國、金周鼎、崔正份等十一人被選爲諸道察訪使，問民疾苦，察吏清污。適有契丹兵，未遑廉按，宗揆、安國、周鼎皆以黜陟不精見貶，獨正份激揚得宜。

君綏後拜左諫議大夫，代趙冲爲西北面兵馬使，以清白愛民稱。契丹兵至肅州、永清之境，君綏率諸城兵擊之，斬四百三十餘級，虜二十一人，獲馬五十餘匹。及韓恂、多智叛，君綏仍知中軍兵馬事，討之，以計斬恂、智，函首送于京。兵馬使金就礪嗛其不先報己，乃囚君綏。管下錄事有盧仁綏者，素與君綏有隙，因數譖就礪，又譖崔怡，遂流君綏于漢南，時人寃之。

鄭襲明

鄭襲明，迎日縣人。倜儻奇偉，力學能文，以鄉貢登第，屬內侍。仁宗朝，累轉國子司業、起居注、

知制誥。與郎舍崔梓，宰相金富軾、任元敳、李仲、崔奏等上書言時弊十條，伏閤三日不報，皆辭職不出。王爲罷執奏官，減諸處内侍別監及内侍院別庫，召梓等令視事，襲明獨以言不盡從，不起。右常侍崔灌獨不與上書，供職如常，議者鄙之。襲明寓居富軾別第，諫官劾襲明失諫臣體，請罪之。落起居注，尋陞禮部侍郎。

毅宗即位，授翰林學士，進樞密院知奏事。初，毅宗爲元子，襲明侍讀。仁宗慮元子不克負荷，任后亦愛次子，將立爲太子。襲明盡心調護，故得不廢。襲明久居諫職，有諍臣風，仁宗深加器重，使傅東宮。及不豫，謂毅宗曰："治國當用襲明言。"襲明自以先朝顧托，知無不言，毅宗憚之。金存中、鄭諴日夜短之。會襲明告病，以存中權代其職。襲明揣知王意，仰藥而死。自是佞倖日進，王益縱恣，逸遊無度。嘗幸歸法寺，馳馬至獺嶺茶院，從臣皆莫及。王獨倚柱謂侍者曰："鄭襲明若在，吾豈得至此?"

高兆基

高兆基，初名唐愈，耽羅人。父維，右僕射。兆基性慷慨，涉獵書史，尤工五言詩。睿宗初登第，出守南州，清白奉公。仁宗朝，拜侍御史。李資謙修弘慶院，以僧正資富及知水州事奉佑幹其事，發丁州縣，

爲害甚巨。資謙敗，資富坐配島，惟奉佑素結宦官，僥倖復職。兆基上疏，論駁至再三，忤旨左遷爲工部員外郎，後復爲臺官。資謙之亂，朝臣皆脅從失節，其支黨夤緣苟免，至宰輔者多。兆基欲斥去之，屢上書力争，曰："雖聖上寬大，掩其疵疾，何面目立朝廷見日月乎？"王雖是兆基言，不忍盡棄大臣。尋擢兆基爲禮部郎中，實奪臺職也。

毅宗即位，拜政堂文學，轉參知政事，進中書侍郎平章事。時金存中用事，兆基屈己偷合，時議非之，爲諫官所劾，降爲尚書左僕射。賴存中救，不數月，復拜平章事。尋致仕，十一年卒，無子。輟朝三日，命有司護喪，賜謚。

金正純

金正純，黄州人。起寒素，尚氣任俠，善射御，常語人曰："男兒當立邊功，以取名位，安能鬱悒，苟活里閭間邪？"睿宗朝，尹瓘征女真，自請從軍，有戰功，累遷閤門祗候。出守和、水二州，素不閑吏治，不以簿書介意，但舉大體，亦無廢事。

仁宗朝，西京反，以都兵馬使，從金富軾討平之。授樞密院左副承宣，賜金帶。下詔奬諭曰："昔唐近臣守謙以偏將從事於裴度幕下，助平淮蔡，以今觀之，無愧前輩。"歷同知樞密院事、守司空、知門下省事。

二十年，參知政事，疾篤，加推忠定難功臣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守太尉、門下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上柱國。二十三年卒，年六十。謚忠襄。

正純天資勇悍，意豁如也，但不學好貨，專事侈靡，爲時所短。

鄭克永

鄭克永，字師古，樹州金浦縣人。明敏好學，擢魁科。睿宗時，累遷左諫議大夫、中書舍人。

嘗上表請延訪群臣曰："臣聞忠無不報，信不見疑，古嘗爲然，今實有望。夫厝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，因未及然而謂之安；養病於腹心之内而無其醫，後必爲錮而莫之覺。竊惟事勢，方可痛傷。臣謹按《前漢書》曰：'天下之患，在於土崩。陳涉起窮巷，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，其故何也？由民困而上不恤，下怨而上不知，俗亂而政不修，此三者陳涉所以爲資也，此之謂土崩。'〔1〕臣由是觀，亦不可忍，國家政令垢亂，君臣道衰，習亂安危，無有修省，馴致災變，不自覺知。道貴因循，耳蔽箴誨，或以疎遠公正爲不肖，或以親信權貴爲上賢，或猶豫而莫辨所從，或偏信而不知所惑，縱欺罔而不能制，混智愚而不能分。

〔1〕本文見於《漢書·徐樂傳》，有删節。又見《史記·平津侯主父列傳》。

况近世以來，民苦賦役，大兵之後，歲仍飢荒。獻計者以徒法擾民心，當官者以苛政傷國體，公私耗竭，姦軌熾興，上縱弛於王綱，下鬱伊於物議。若事變之一起，雖歎息以何爲？伏以陛下聖智天生，聰明自負，以前古聖賢爲陳迹，以當世臣輔爲備員，宵旰無稽古之勤，几筵無延英之訪。內微宗室，維持盤石之勢；外鮮腹心，承衛社稷之忠。唯常與近狎之徒，僕隸之輩，雜進巧説，以成禍基。陛下孤立而不自謀，朝臣太息而無敢諫，臣故扼腕痛心，泣血叩閽，近與拾遺韓冲各上疏具言此事。又宰臣與諫官繼陳延訪之請，至今並未見允許施行，延頸跂踵，彷徨歎息有日矣。伏望陛下惕厲虛懷，博延群彦，稽朝綱之所致紊，辨政道之所致（庛）〔疵〕，何施而國勢可安，何惠而生靈可活。推之原本，責以將來，使和氣克充於海隅，則太平可齊於穹壤者矣。臣又未知陛下以微臣爲拙而不足信，謂狂言雖切而不足徵，棄而不論者，臨表尚有可惑，故謹並繕寫唐陸贄《奉天論延訪朝臣表》一道，隨表以聞。”

仁宗初，拜翰林學士，遷寶文閣學士。以韓安仁表弟忤李資謙，流南裔，資謙敗，召還，授東京留守。五年，判尉衛寺事、翰林學士知制誥，尋卒，年六十一。

克永工文詞，嘗從平章事崔弘嗣入宋，其著述爲中國人稱許。

朴挺蕤

朴挺蕤，竹州人，性寬洪。睿宗時登第，調慶源郡判官。仁宗初，累遷左正言，言事忤旨，出知仁州，仁州即慶源郡。前後政如一，課爲當時最。擢殿中侍御史，自是出入臺諫，幾二十餘年。論議務擧大綱，不爲苛細。嘗與知御史臺事崔灌，侍御史印毅、崔述中、安淑等，論樞密使陳淑嘗討西京，受人奴及寶帶，伏閤三日不報，皆杜門不出。仁宗召諭令視事，挺蕤與述中，固爭不就職，淑由是竟免。

挺蕤尋遷右副承宣，進退都雅，應對明敏，爲王所重。拜樞密院副使兼太子賓客。二十三年卒，年五十七。謚忠質。

父永侯，嘗誡以忠孝之道，挺蕤亦以自勵，然奪其舅妾田廬臧獲，使其母子寒餓而死，時議薄之。

崔思全

崔思全，耽津人。初爲內醫，累遷少府少監。睿宗患背疽，召思全視之，思全以爲微，必無患，不即理，至不救。宰相韓安仁、文公美請置於法，仁宗止令徒二年。思全嗛之，遂構安仁、公美于李資謙，流

之，語在《安仁傳》。

尋授軍器少監。時資謙既舉兵犯闕，勢甚横。王密與思全謀之，思全曰："資謙所以跋扈者，惟恃拓俊京，若得俊京，則兵權内屬，資謙特一夫耳。"王曰："俊京爲國公腹心，至結昏姻，而弟俊臣、子純皆爲官兵所害，以是疑之。"乃筮，得吉兆，思全因往俊京家，諭以忠義，曰："太祖列聖，神靈在天，禍福可畏。資謙特籍宫掖之勢爾，無有信義，不可與同好惡。公宜一心奉國，以立永世不朽之功。"俊京心然之，遂决策去資謙。王錄俊京功，並賞思全，擢兵部尚書，賜推忠衛社功臣號，加守司空、尚書左僕射。制曰："朕幼年莅政，外戚專權，作威作福，多所中傷。殺韓安仁，流文公美、崔弘宰等五十餘人，朝廷爲之一空，威振國内，寡人至於孤立。自是多樹朋黨，禍將不測。至丙午二月，近侍員僚及一二大臣請除其權，朕不敢不從，而彼乃肆毒犯闕，宫殿府庫焚蕩無遺。及朕出御延德宫，凡在左右侍衛軍士或斬殺之，或流竄之，凶焰益熾，禍變難測。卿密諭俊京，同心定策，以五月二十日掃除凶逆，再安宗社，功不可忘。宜令有司，書三韓後壁上功臣之次。"轉參知政事、判尚書刑部事，進門下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自以起寒，地位極寵，懇請致仕，乃許之。賜甲第一區，詔曰："朕聞疾風知勁草，板蕩識貞臣。歲丙午，禍起蕭墻，宗社幾危，板蕩之勢已極矣。在朕左右忠義之士，尚未免於白刃，誰能出力，以衛社稷？

惟卿奮不顧身，與人好謀，辨論逆順，開諭禍福，雖俊京之悍黠，亦揮淚感激，知宗所尊，轉禍爲福，復安宗社，卿之功也。卿雖退居，在予褒奬之心，何敢少弭？遂加開府儀同三司、守太尉、柱國。十七年卒，年七十三。輟朝三日，贈賻加等，謚莊景，配享仁宗廟庭。

子弁、烈。思全嘗與弁、烈金各一具。及没，妾竊其一，弁怒欲鞭之，烈曰："此人先君所愛，當傾家産以恤之，况此物耶？弟所得者尚存，請以遺兄。"王聞而嘉之曰："可謂孝且仁矣。"御筆賜名曰"孝仁"。

金珦

金珦，字富民，安東府人。起胥史，無學識，清慎能幹事。仁宗朝，由閤門祇候出爲慶源郡使，政尚廉勤。召拜監察御史，累遷兵部尚書、同知樞密院事。女嫁李資謙子之甫，然不以姻婭附。

及資謙謀逆，事迫，王密遣宦者以手書急召拓俊京，俊京以示珦，珦下席泣曰："君命如此，雖亡身滅族，豈可不赴之？"遂與俊京謀執資謙囚之，竟不自言，人莫知其功。王常稱之曰："有功不求人知，可謂賢矣。"賜衛社功臣號，加檢校司徒、知門下省事，進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上表乞退，王不許，曰："卿以不貳心之忠，奮不可奪之節，屬朕即位，遭

家多難，乃挺身翼衛，掃除奸賊。既與共其憂，宜與共其樂，遽起丘園之興，豈朕待卿之意，有未至耶?”表至五上，乃許之。十三年卒，輟朝一日，謚元靖。

崔滋盛

崔滋盛，水州人。登第，補殿中內給事。仁宗朝，歷官至特進檢校司徒、守司空、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嘗與吏部侍郎林存掌貢舉，存出賦題云:“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。”諫官奏:“按耐，古‘能’字，奴登切。今以奴代爲韻，非是。請改命他人再試。”不允，因命滋盛、存更試之。滋盛又命題云:“天道不閑而能久。”法司又奏:“按《禮記》云:‘天道不閉而能久。’《家語》錯本以‘閉’爲‘閑’。今貢院不考正經而據錯本命題，請罷兩貢舉職，停今年選。”王重傷大臣意，但命簡經義論可取者，止二十五人，賜第。罷滋盛、存職，命刑部治其罪，尋復職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。累上表致仕。二十一年卒，年七十九。謚忠烈。

性剛敏，所歷有能聲。李資謙之亂，就其第執事，人以此少之。

金縝

金縝，溟州人。少力學登第，出知靈光郡，有善政。安撫使崔渭以忠清自許，少許可人，特以縝爲最。秩滿，爲右補闕，又爲清州牧副使，其政如靈光，入爲秘書少監。仁宗朝。歷國子大司成、御史大夫、左散騎常侍，進同知樞密院事。

李資謙、拓俊京之亂，縝在直廬，見宮闕連燒，歎曰："我平生拙直，不畏强禦，與李、拓有隙，出必遇害。與其死於賊手，不如自盡。"使從者閉戶，逮火而死，年五十六。亂定，嘉其節義，贈謚烈直，賜子壻爵一級。

林完

林完，本宋人。登第，累遷禮部員外郎。仁宗置書籍所于壽昌宮側，完與金富轍等諸儒臣更直備顧問，轉國子司業、知制誥。

王以災變，下詔求言，完上疏曰："臣嘗謂進言非難，而聽其言者爲難，聽言非難，而行其言者爲尤難。故曰：'忠臣之事君也，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，不切直則不足以明道。'昔漢文之世，天下可謂無事矣，賈誼

猶有‘痛哭流涕長太息’之言。近者天變異常，陛下祇畏天命，思聞直言，下詔求言，此萬世之福也。臣嘗觀董仲舒策，有曰：‘國家將有失道之敗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，不知自省，又出怪異以警懼之，尚不知變，而傷敗乃至。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。自非大無道之世，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，人君所以上答天譴者，非勉强以實應之，則不可也。’《傳》曰：‘應天以實不以文。’所謂實者，德也；所謂文者，若今之道場齋醮之類是也。人君修德以應天，不與福期而福自至焉。若不修德而徒事虛文，則非徒無益，適足以瀆天而已。《書》曰：‘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。’又曰：‘黍稷非馨，明德惟馨。’所謂德者，豈他求哉？在人君用心與夫行事而已。用心善而見諸行事者，若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成、康是也，故一云爲一注措，皆合於天心，而能享無疆之休。用心不善而見諸行事者，若桀、紂、幽、厲、秦始皇是也，故一云爲一注措，皆悖於天道，區區一身，尚不能保，又烏能享天下國家哉？

且天之於人，相去遼絶，非言可諭，而福善禍淫，疾若影響。比年以來，災變屢作，饑饉荐臻。近者白虹貫日，正陽之月，雷震特異，此近古未聞也。意者陛下應天以文而不以實耶？何其醮祭之煩而變異之多耶？天之譴告如此，足以見天心之仁愛陛下，猶父母之譴告其子，切欲扶持而安全之也。陛下豈可不勉强以實而應之耶？勉强以實，在乎革當今之弊，革今之

弊，在乎遵太祖之遺訓，舉文宗之舊典而已。太祖之訓，其詳臣不得而聞。伏思當時撥亂反正，設紀陳綱，必有神謀睿算，國史所載，可考而知。至如文宗之遺風餘烈，距今未遠，時或聞先生長者之言，不覺淚下沾襟。觀其躬行節儉，進用賢才，名器不假於匪人，威權不移於近昵，雖戚里之親而無功者不妄賞，左右之愛而有罪者必加罰。宦官、給事，擇其謹慎少壯者，不過十數輩，以備洒掃。屬內侍，必選其功勞才能者，不過二十餘人。所司庶官，各竭其能，冗官省而事簡，費用節而國富。故太倉之（栗）〔粟〕，陳陳相因，家給人足，時號太平，此我朝賢聖之君也。近代以來，一切反是，凡百執事，倍數於前，驕侈日滋，廉恥道喪，挾權恃勢，剝削誅求，加之以重斂勞役，人心胥怨。設使賈誼見今日之勢，豈特太息流涕痛哭而已哉？竊爲陛下計，責身修省，上答天譴，莫若行祖宗之良法善政而已。今欲行祖宗之法，必不利於權貴，故雖有善政，朝行夕改，法度無常，實非陛下勉强修德之意也。惟陛下至誠，發於聖心，責諸輔相，質之神明，痛抑左右欺蔽之姦，絶其陰陽怪誕之説，日愼一日，行之不已，使鴻業增光，以爲萬世無疆之休。

近日怪誕之説，大起於妙清。臣觀妙清，惟事姦詐，欺君罔上，與宋朝林靈素無異也。靈素挾左道，眩惑上皇，躁進之士，屈己諂事，以求榮顯。當是之時，災變屢見，而上皇不悟，及至智盡計窮，終於敗亂而後已，雖誅靈素，何益於事！此陛下之所親聞也。

覆車之轍，其可蹈乎？陛下寵信妙清，左右近習及諸大臣，交相薦譽，以爲聖人，根深蔕固，牢不可拔。自太華宫之役，勞民動衆，百姓怨咨。往歲巡幸，災發佛塔，今年巡幸，流星馬禍，相繼而作。且此宫闕，本爲求福，今已七八年而無一休祥，災變荐至，其故何也？天意若曰：‘姦邪之人，熒惑人主，人雖可欺，天可欺乎？’前日之變，天其或者警悟陛下耳。陛下豈可惜一姦臣，而違天意乎？願陛下奮乾剛之威，斬妙清之首，上以答天戒，下以慰民心。此天下之公言，非愚臣之敢私也，惟陛下察之。”

崔奇遇

崔奇遇，字正甫，舊名巨鱗。中第，補尚州司錄，以清勤聞。睿宗朝，歷齊安、大原二侯僚佐，爲所敬憚。

朝廷用兵東鄙，以李資諒爲將，奇遇上書言：“資諒，王后叔父，萬一失律，不宜加刑。”由中書注書出爲清州通判，爲政嚴於御史，矜恤小民。嘗行部途中，遇暴雨，避村舍，有神托人曰：“前有猛獸，宜小休。”雨霽行，虎果傷人于路，王聞而異之。秩未滿，徵爲右正言。上書言六事，不報。

王幸安和寺，還，將駐王輪寺南街。奇遇諫曰：“爲樂非其所，請入宫。”從之。累遷至左司諫，遷御

史，以起居舍人爲西海道按察使。李資諒營院館，侵奪吏民田園，掌其事者因緣謀利，爲民害。奇遇奏禁之，一方大喜。李資謙大起屋宇，遣使求鐵于海州，囑曰："勿令崔按察知之。"

仁宗即位，資謙專制國命，奇遇言："陛下新登寶位，宜有善政，以慰民心。而昵近憸佞，疏遠學士大夫，此臣所觖望，乞常御便殿，詳延儒臣，訪問今古，引見兩府，咨諏國事，一遵太祖遺訓。"又言："朝鮮國公，不宜區區親細務。"其意欲陽示尊崇，而陰奪其權也。王留其疏不下。或有言國公尊貴，百寮宜拜，奇遇曰："非王氏而拜之，如朝廷禮何?"

其年冬，雷震開國寺浮圖，奇遇又上言："漢延光中，冬雷屢作，實由閻皇后兄弟專秉威權之所召。災不妄作，願陛下悟皇天之譴告，圖所以消變之術。"言甚切直。資謙聞而銜之。

及韓安仁等被禍，奇遇以姻黨竄高城縣。資謙敗，召拜戶部員外郎、尚州牧副使，轉吏部郎中起居注，賜金紫。有疾，王遣內醫視疾，賜御藥。奇遇謂其子曰："吾君終始之惠，惟汝目見，吾未得報萬一命也。汝無忝吾志。"遂卒，年五十八。

奇遇天資魁傑，身長七尺，自少有文藻，負氣爲事，不肯碌碌隨人，卒以流落，不得展其志。

子應清、應時。

金守雌

金守雌，字谿甫，舊名理，尚州人。少喪父，負笈遊學四方。中第，調金壤縣尉，遷國學學諭，棄去，杜門不出，理田園鬻蔬以自給，日與兒童講習爲樂。仁宗朝，直史館。李資謙之亂，宮闕連燒，守雌直禁中，負國史至山呼亭北，掘地藏之，得不焚。遷直翰林院，未幾有疾，不樂在近職，又以母老乞郡，出爲禮州防禦使，卒。

毅宗時，吏部奏："守雌於丙午之亂，入直史館，不惜身命，移藏國史。昔唐韋述爲史官，祿山之亂，抱國史藏南山，身陷賊中汙僞官。賊平，流渝州死。廣德初，以功補過，贈右散騎常侍。述終汙僞官，至於流死，猶論其功。今守雌一無所累，例補外官而死，未蒙顯賞，深可惜也。乞依古例，追贈官爵。"乃贈吏部侍郎、翰林侍讀學士、知制誥。

崔濡

崔濡，字元澤，本溟州吏。少敏悟，善屬文。年十九中第，補校書校勘，累遷中書舍人。仁宗朝，歷翰林學士承旨、御史大夫、參知政事，進門下侍郎、

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卒年六十九。謚莊敬。爲人魁梧有風標，歷任中外，以公清聞。晚有疾，步履甚艱，猶不退，時人譏之。

李璹 瑋

李璹，樹州人。父靖恭，登第，官至門下侍中。謚文忠，配享順宗廟庭。璹性貪鄙無行，登第，席父勢，事睿、仁二朝，累官至參知政事。其妻平章事金仁揆姊也。仁揆以李資謙親黨流，璹幸其災，據仁揆第，奪家産奴婢，及仁揆還，責之。璹慙懼，密與其子温卿誣構仁揆謀逆，作飛書夜投御史臺，爲巡檢所執，有司請配流，仁宗以妃任氏外王父兄弟，止免官，卒。弟瑋。

瑋，字直清，登第，累遷戶部員外郎。宣宗聞郡縣守多非其人，選瑋及尹瓘、崔思悦等分遣諸道，撫民疾苦，瑋不稱旨，免。後爲黄州牧副使，以清勤撫字聞。睿宗朝，歷刑部尚書、門下侍郎平章事，賜佐理功臣號。十一年，守太保、門下侍中。明年，進太傅，封桂陽伯，食邑二千戶，食實封三百戶。尋致仕，進爵爲公，賜匡國功臣號。仁宗納其外孫女爲妃，加中書令，又賜鎮定功臣號，食邑二千五百戶，食實封五百戶。十一年卒，年八十五。謚莊肅。瑋喜殖貨，

家居雖米鹽，必知出入。

許載

許載，字壽康，孔巖縣人。由刀筆吏起，積勞出調鐵州防禦判官，在官清白有惠政。九城之役，以中軍錄事守吉州城，女真來攻，載與兵馬副使李冠珍等固守數月，城幾陷，勵士卒一夜，更築重城以拒之，虜乃退。以功拜監察御史，又爲行營兵馬判官，與金義元等擊女真于吉州關外，斬三十級，獲其介仗牛馬，遷雜端。

睿宗嘗幸八關會，還至閤門前，駐蹕唱和，命倡優歌舞仗內，夜幾至三鼓。載與御大夫崔贄進諫，王嘉納之。三爲兩界兵馬使，久在邊，知敵情，奏守邊策，王下兩界諸鎮使遵用。

載不學無術。仁宗朝，李資謙、拓俊京用事，載傾心附之，遂登宰輔，官至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王惡其朋比，屢與左右言之。及資謙敗，諫官上疏極言其罪，爲俊京所庇，久之，貶知州防禦使，又貶其子純爲全州防禦判官，物意快之。載秩滿，除兵部尚書，仍令致仕。臺諫論駁，會西海道按察使奏："載在州有政績，不可棄。"遂拜戶部尚書致仕，尋加開府儀同三司、檢校太尉。卒，年八十三。

高麗史九十九

列傳卷第十二

梁元俊

梁元俊，字用章，忠州人。起自胥吏，監光州務。妻事姑不謹，黜之，妻與子號哭乞哀，終不許，至使其妻獨還，人或譏其不仁。仁宗時，累遷殿中侍御史，出爲尚州副使，政尚廉勤，吏民稱之。毅宗初，拜御史大夫，轉知門下事。十年，進門下侍郎平章事。明年致仕。又明年卒。性清儉淳直，終始一節，不事産業，不通餽謝，門巷蕭然。嘗與諫官論鄭諴，堅執不變，時議重之。子文熒，清直有父風，官至御史中丞。

崔惟清 讜 璘 詵 宗峻 昷 文本 坪 雍

崔惟清，字直哉，昌原郡人。六世祖俊邕，佐太

祖爲功臣。父奭，初名錫，擢魁科，事文、順、宣三朝，位至守太保、門下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判吏禮部事，謚譽肅。惟清少孤，嗜學。睿宗時登第，乃曰："儒者當學古入官。"遂杜門讀書，不求仕宦。有薦者，辭以學未就，後被薦直翰林院。

仁宗即位，李資謙謀逆，大臣有不附己者，輒以計誅竄，平章事韓皦如，號剛正，非罪見流。惟清壻鄭克永爲皦如表弟，連坐貶斥，惟清亦失職。及資謙敗，召入内侍，累遷左司諫。出倅尚州有德政，秩滿，授侍御史，轉御史中丞言事旨，遷殿中少監。尋以諫議大夫如金謝冊命，言動中禮，金人歎服。移牒使加爵祿，比還，拜戸部侍郎。後出爲東北面兵馬副使，朔方倚如長城，召拜承宣。

毅宗初，陞知奏事，出納惟允，驟進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判兵部事。時郎中鄭敘坐陰結大寧侯流外。惟清，敘妹壻也，敘宴大寧，惟清假器皿。臺諫劾以失大臣體，貶南京留守使，連貶忠、廣二州牧使。雖久淹外寄，處之怡然。王悟其忠直無他，欲復拜平章事，有沮之者，乃以守司空、左僕射致仕。

鄭仲夫之亂，文臣皆被害，諸將素服惟清德望，戒軍士勿入其第，以至期功之親俱免禍。有刑部尚書韓就者，湍州人也，工術數，能言人禍福，亦以智保全，官至中書侍郎平章事。明宗立，以惟清宿德舊望，拜中書侍郎平章事，尋守司空、集賢殿大學士、判禮部事，仍令致仕。四年卒，年八十。謚文淑。

自幼至老，手不釋卷，經史子集，靡不該通。又酷好浮圖，日誦佛經，所至，學生沙門質問者坌集。嘗奉詔撰《李翰林集注》、《柳文事實》，王覽之嘉賞，鏤板以傳。又有所著文章數百篇及《南都集》。

子八：証、詡、諲、讜、詵、讓，二人祝髮。証、詡、讜、詵皆登第，歲廩母。証禮部尚書，詡閤門祇候，諲錄事，讓雜職署令。讓孫瓘。

讜少聰悟，善屬文。明宗初，爲正言，論事忤貴倖，落職，尋起爲吏部員外郎，出按東南道，有聲績，累遷參知政事。神宗時，拜中書侍郎平章事，進守太尉、門下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上章乞退，遂致仕閑居，扁其齋曰"雙明"。與弟守太傅詵及太僕卿致仕張自牧、東宫侍讀學士高瑩中、判秘書省致仕白光臣、守司空致仕李俊昌、戶部尚書致仕玄德秀、守司空致仕李世長、國子監大司成致仕趙通等爲耆老，會逍遥自適，時人謂之地上仙，圖形刻石傳於世。熙宗七年卒，年七十七。謚靖安。子臣胤尚書，臣英郎中。臣胤子璘。

璘器局宏深，少不護細行，與豪俠子薄遊蒱酒間。年幾三十，始發憤讀書。康宗朝登第，歷臺諫。高宗時，出爲羅州副使，時原栗人李延年自稱百賊都元帥，嘯聚山林，寇掠州郡，璘與指揮使金慶孫擊破之，以功超拜右副承宣，累遷參知政事。

蒙古大舉入侵，宰樞請遣安慶公如蒙古乞班師，王不允。璘獨前奏曰：“愛子之情無貴賤，一也。然不幸有死別者，殿下何惜一子？今民之存者十二三，蒙古不還則民失，三農皆投於彼，雖守一江華，何以爲國？”王不得已頷之。宰樞欲使僕射金寶鼎從安慶公行，王以璘代之。

先是，永寧公質蒙古，及安慶公至，帝以爲實永寧公母弟，禮待甚厚。黄驪人閔偁訴於帝曰：“非王親子，且高麗族誅李峴，降城官吏亦皆誅殺。”帝謂曰：“汝前稱王子，何也？”對曰：“臣少養宫中，以王爲父，后爲母，不知非真子也。今使臣崔璘，實前日以我入質者也，請問之。”帝問璘，對曰：“乃王愛子，非親子也，所進表在，可驗。”帝曰：“愛子、親子，異乎？”曰：“愛子者，養人之子，以爲己子也，若所生子，則何更稱愛乎？”帝驗前表，皆稱愛子，遂不問。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。嘗再知貢舉，號稱得士。四十三年卒。謚文景。臨絶，妻子泣曰：“我輩何依而生？”璘微笑曰：“爾輩其爲戎乎？”後果俱没戎兵。

詵，明宗時爲右司諫。時恭睿太后患乳，王召弟僧冲曦侍病，冲曦多亂宫女，又通公主，穢聲聞外。詵疏諷冲曦穢行，請出之於寺，王大驚曰：“不意司諫離間我兄弟。”遂罷詵。自後臺諫無敢言者，朝臣皆附冲曦，賄賂公行。久之，判秘書省事，與吏部尚書鄭國儉等校《增續資治通鑑》，又刊正《太平御覽》。神

宗朝，累遷參知政事。王以詵年高有德，超拜守太傅、門下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判吏部事。既而引年致政。熙宗五年卒，輟朝三日，謚文懿。

詵以文學聞於世，恬淡寡言，不以門地自負，禮賢下士，再知貢舉，多得名士，配享熙宗廟庭。子宗源、宗峻、宗梓、宗蕃。宗源檢校太子詹事。宗梓左僕射，子昷。宗蕃承宣，子坪。

宗峻，神宗四年擢魁科。高宗朝，累官至左承宣。舊制：國子監以四季月六衙日，集衣冠子弟，試以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，中者報吏部，吏部更考世系，授初職。宗峻欲令其子試之，國子正錄以非試日，不聽。宗峻屬崔瑀請之，乃得試，時人譏之。歷左散騎常侍、知門下省事，累拜至門下侍中。二十九年，乞退，王不允，曰："崔侍中終始一節，清廉奉國，比來國家多故，議論紛紜，臨機善斷，遷都衛社，功無與比，豈循常例，遽令謝事?"遂賜杖。三十三年卒。爲人嚴重寡言，喜聲色，居處飲食過侈靡。

昷，氣度雄偉，倜儻敢言，善斷事。高宗朝登第，官累樞密院使。金俊謀誅崔竩，邀與計議。昷子牽龍行首文本，與中郎將李柱、散員庾泰、校尉朴瑄、隊正俞甫等密爲書通于竩，及誅竩，籍其家，得書一通，乃文本洩俊謀也。俊與柳璥請殺文本等，王曰："此輩狂惑，唯圖目前，何知大義？赦之可也。然卿等有請，

可流之。”瓛等固請，王曰：“必欲殺之，何更聞爲？卿等可自爲之。”乃起入内。瓛等伏地謝罪，遂流文本于島。昷有怨言，忌者謂俊曰：“昷怨公等，恐他日生變。”俊遂白王曰：“昷恃家世驕傲，嘗廷叱上將軍趙日成，今又怨臣等，臣等皆不自安，請罪之。”王不許，俊等力請，王不得已，流黑山島。押行別抄到昷家直入，昷叱曰：“此非賊家，乃宰相家也。”遂坐聽事，呼別抄謂曰：“吾何罪？”曰：“不知。”昷曰：“汝不知，吾又何知？”談笑自若。至江，見所乘船小，且無帳幄，立馬曰：“宰相乘如此小舸邪？”別抄即改之，遂乘而去。明年，將軍李仁柱謂俊曰：“崔昷，大相也，非罪遠竄，朝野嘆惜，宜速召還。”俊聞于王，乃還。元宗初，復拜樞密院使，尋遷守司空、左僕射。九年，以守太傅、中書侍郎平章事致仕，卒。

昷嘗與河千旦、李淳牧同在誥院，河、李俱有文名，昷倚其閥閱，待之甚輕。河、李亦不屈。有敕撰進答隣國徵詰書，昷當秉筆，搔首苦吟，未得其意，擲筆罵曰：“此鄉曲布衣輩所以自負者耶？”子文本、文立。文立三司使。

文本，蔭授删定都監判官，補牽龍行首，累拜親從將軍。忠烈初，拜承宣。鷹坊吳淑富、方文大等自草宣傳消息三通，因李貞以進曰：“羅州、長興管内諸島民，請專屬捕鷹，又籍洪州曲楊村民戶口，悉屬鷹坊，又三道内能捕鷹者，勿限名數，皆免役。”王命承

宣寫行之，令一聽淑富等指揮。文本言："淑富等所至，虐民逞欲，按察守令懲安辛佐宣之事，莫敢誰何？且屬鷹坊者悉免役，國家安所調發。請勿遣淑富等，臣以消息諭諸道按察使，亦可辦也。"不從。二年，以密直副使、版圖判書卒，年四十四。無子。

文本姿魁梧，性高倨沈重，不苟俯仰，有大臣體。嘗有上國使者問於人曰："汝國中若此者，有幾人乎？"

坪，性沈厚，謹言行。高宗朝登第，累遷侍御史。權臣出爲定遠副使，召還，拜刑部郎中，累遷樞密院副使。以伯父宗峻親嫌，不得入省，卒年五十五。無子。

雍，字大和，初名夔。少嗜學，與同志十人約十年讀書，未數年，餘皆去，雍獨力學十年，無書不讀，時以博洽稱。高宗時登第，補大官丞，累遷典理佐郎。忠烈王自太孫時，迎以爲傅，及即位，留意文學，召拜國子司業，日與論《通鑑》。歷官國學典酒、世子宮令，眷遇尤重。以目有圓翳，終不得典誥。十八年，進副知密直司事、文翰學士致仕，卒。雍性巧，好音律，聚學徒授書，多公卿貴胄，少寒素者。時有金保宜者中第，雍實借述，人譏之。子元中、元直。元直子瑩，自有傳。

李公升

李公升，字達夫，清州人。六世祖希能，五世祖謙宜，皆從太祖定三韓，爲功臣。公升少穎悟，能屬文。仁宗朝擢第，直翰林院，累遷右正言。毅宗初，轉殿中侍御史，奉使如金。時使金者，例收管下軍銀人一斤，公升不取一錢，人服其清。王嘗乘月遊清寧齋，目公升曰："秋月澄霽，無一點塵，正如公升胸中。"官累右承宣、左諫議大夫。

王督署宦官鄭諴告身，公升不得已署之。轉知御史臺事，王又召公升及中丞宋清允、侍御史吴忠正等曰："鄭諴自寡人在襁褓時，辛勤阿保，以至今日。故除權知閤門祗候，以酬其勞，已經三載。卿等不署告身，實非臣子愛君之心，苟不署之，若輩皆葅醢。"清允、忠正俯伏流汗，獨公升不奉旨，王怒譴出之。後王又召臺諫，督署諴告身，皆唯唯，公升猶不奉旨。王責公升曰："汝嘗爲諫官，既署諴告身，今反不署，何也?"對曰："臣悟昨日之非，故不奉詔。"王怒，敕公升就舍。諫議大夫金諹等又上疏諫，不報。王尋命公升出視事，陞知奏事。

金遣使賜羊，有一羊四角，公升以爲瑞獸，表賀，時人嘲爲四角承宣。王親禘太廟，公升遽奏祀事已辦，王入廟庭，則未辦。王大怒，欲加重責，賴右承宣李

聃營救，遷刑部尚書。

先是，王於館北宮作窟室築臺，飾以金玉，極侈麗，與宦者白善淵、王光就等置酒，召公升、諹、聃縱飲。王醉入幕，命左右唱和，公升句云："功名富貴盡驅，花下之三盃。"至是見斥，人以爲詩讖。後同知樞密院事、吏部尚書。二十二年，上箋請老，遂以參知政事、判工部事致仕。園中結茅宇，穿沼築塢，植花卉，幅巾藜杖，逍遥其間。賓客子弟有造謁者，輒以詩酒相娛，不喜食肉，以蔬果而已。

明宗三年，李義方等搜殺文士，公升匿佛日寺，有邀功者擒詣義方。公升嘗卜延福亭之基，遂興大役，人多怨之，以故義方欲殺之，賴門生文克謙免。五年，王尊舊德，拜中書侍郎平章事。十三年卒，年八十五。謚文貞。葬日，柩未窆。子椿老、桂長，以陰陽拘忌，徑還其家，克謙竟襄事。

公升美鬚髯，童顔不老，操行高潔，不事生産，性輕躁，不能容人之過，見輒慢駡。初，内侍趙剛實家與公升第相對，剛實管左倉，日受人賂米，公升（孰）〔熟〕見之。一日，剛實謁公升于樞密院，公升於坐中數其事，聲駡之，剛實大慙。又僧觀遠好遊公卿間，克謙嘗携謁公升，熟視曰："此僧無可取，不意公偕也。"遂駡逐之，然後飲酒盡歡。

椿老，字固存，官至參知政事。熙宗五年卒，年七十七。謚貞肅。嘗按西海，吏民畏服。累歷華要，以清謹稱。桂長登第，累官至守太傅、門下侍郎、同

中書門下平章事、同修國史，四掌貢舉，所取多知名士。

申淑

申淑，高靈郡人。博覽群書，仁宗朝登明經科，以清儉忠直著名，累遷御史雜端。毅宗初，淑與侍御史宋清伏閤言事，三日不報，淑等謝病歸第。後除右諫議大夫，又伏閤言事，平章文公元、知門下崔子英始與議，不至。

内侍尹彦文聚怪石，築假山于壽昌宫北園，構小亭其側，號曰萬壽，以黄綾被壁，窮極奢侈，眩奪人目。一日，王宴于亭，將罷，假山頹，牝雞鳴。御史中丞高瑩夫、侍御史韓靖、崔均深等伏閤三日，請黜彦文及韓就、李大有、榮儀等，不聽，瑩夫等杜門不出。御史大夫崔允儀獨不與伏閤，淑乃與給事中林儆等復上疏切諫，王勉從之，黜彦文等四人。後數月，淑又伏閤力陳時弊，公元子英及平章庾弼、政堂文學金永錫又不至。

十二年，轉知門下省事。時王以宦官鄭誠權知閤門祗候，淑與諫議大夫金諹、柳公材，中書舍人洪源滌，起居舍人金于蕃，左正言許勢修等上疏諫之，不得。淑復獨詣闕上疏請削職，王曰："古無大臣獨諫者。"對曰："自祖聖創垂以來，亦無宦寺拜朝官者，

至聖朝始有之，無乃不可乎？臣聞此以還，居常憤懣，食不知味，故敢來請。若臣言非，請誅臣，是則願賜俞允。”王乃削職，然惡其彈劾不已。月餘，左遷守司空。明年，棄官歸鄉，有詩云：“耕田消白日，採藥過青春。有水有山處，無榮無辱身。”尋召還，以參知政事致仕。十四年卒。

韓文俊

韓文俊，大興郡人。父惟忠，以勤儉正直，見重於時，官至平章事。文俊性雅正，少能屬文，有逸氣。惟忠嘗謂人曰：“興吾門者，必此兒也。”仁宗朝登第，才名聞於世。時方重外寄，歷長州、長興、南原三郡副使，南京副留守，皆有惠政。門人吴世材嘗投詩曰：“南蘇三郡俗，東撫一州民。”世謂實錄。

明宗初，拜太府卿，擢樞密院右承宣，陞副使。忤宋有仁，降授判司宰寺事，官累參知政事、寶文閣大學士、判禮部事，遷政堂文學、判兵部事。十四年，進門下侍郎平章事、判吏部事，銓敘平允。明年，因星變上劄（字）〔子〕，請乞退，不允。及年七十，謝事家居，日與高人韻士逍遥詩酒。二十年卒，輟朝三日。謚貞懿。文俊有識鑑，三掌禮闈，所取多名士。

文克謙

文克謙，字德柄，南平郡人。父公裕，知門下省事、集賢殿大學士。謚敬靖。克謙初以伯父公仁蔭補刪定都監判官。國制：以藍衫就試者，例不過三赴。克謙屢舉不中，嘆曰：“白衣且十赴，藍衫何止三赴?”請以五赴爲限，朝議從之，遂爲恒規。

克謙從宦，未常廢業。毅宗時登第，累遷左正言，伏閤上疏曰：“宦者白善淵專擅威福，密與宮人無比爲醜行。術人榮儀執左道取媚于上，置百順、舘北兩宮，私藏財貨，以支祝釐齋醮之費，而與善淵掌其務。凡兩界兵馬、五道按察陛辭之日，必於兩宮置酒慰餞，令各獻方物，隨其貢奉多少，以爲殿最。至使家抽戶斂，以召民怨。知樞密事崔褒偁職掌樞要，勢傾中外，貪黷無厭，不附己者必中傷之，財累鉅萬。請斬善淵、無比，黜榮儀充牧子，罷褒偁，以謝一國。”又語及宮禁帷薄之事，王大怒，焚其疏。褒偁詣闕請辨，王召克謙對辨，克謙言甚切至，遂貶黄州判官。

初，克謙草疏，諫議李知深、給事中朴育和、起居注尹鱗瞻等不肯署名。及克謙見貶，又視事自若，時人誦“並遊英俊顏何厚”之句以譏之。

克謙在黄州，吏民愛慕，政聲藹然。有貴近挾宿憾，構微過，奏請免官，王亦怒前事，又貶晉州判官。

有司奏："克謙直臣，不宜連貶外官，以防言路。"乃授閤門祇候，遷殿中内給事。鄭仲夫之亂，克謙直省中，聞變逃匿，有兵跡而獲之，克謙曰："我前正言文克謙也，上若從吾言，豈至今日，願以利劍決之。"兵異之，擒致諸將前，諸將曰："此人吾輩素聞名者，勿殺。"囚于宫城。毅宗南行，於馬上嘆曰："朕若早從克謙言，安有是辱？"

明宗即位，授諸臣職，釋克謙，使書批目。李義方白王，拜克謙右承宣、御史中丞，文臣若李公升等，多賴以免，武官亦倚之，多咨訪故事。尋兼龍虎軍大將軍，至爲宰相，猶兼上將軍。克謙有女在室，義方弟隣娶之，由是癸巳之亂，一族皆免。左諫議金莘尹等上疏，以爲"承宣，王之喉舌，但出納惟允可也。今李俊儀、文克謙職兼臺省，居中用事，請解兼官"，不允。翌日，諫官伏閤力争，改俊儀爲衛尉少卿，克謙爲太府少卿。

一日，近臣上壽，夜分未罷，左右稍喧。克謙諫曰："此前王之所以廢者，可不戒哉？"因勸王入内，遂罷，俊儀怒駡之。轉禮部侍郎，拜樞密院知奏事，累陞知院事。與宋有仁有隙，左遷守司空、左僕射。自拜司空，不受禄，世服其廉。丁母憂，踰年起復還舊職，頃之參知政事，進中書侍郎平章事、判戶部事、太子太保。初，禮官奏："太后忌日在仲冬，請於孟冬行八關禮。"王以問相府，克謙曰："太祖始設八關，蓋爲神祇也，後王不可以他事進退之。太祖禱于神明

曰：‘願世世仲冬，無令有國忌。’若不幸有忌，則疑國祚將艾也。故自統合以來，仲冬無國忌。今有之，是國之災也。而又以孟冬設八關，固非太祖意，禮官所奏，不可許。”從之。

十五年，判禮部事。時韓文俊於班次爲第二，次克謙，次崔世輔。及文俊爲冢宰，克謙當遷亞相，然不欲居世輔上，先自退遜，使世輔判兵部，登亞相，己居其次。世輔亦牢讓曰：“我於文公受恩實多，敢居其上？”王以禮部在兵部之上，故拜克謙判禮部，爲亞相，世輔次之，識者多其讓。明年，兼中書門下兩省、判兵部事，尋權判尚書吏部事。十九年卒，年六十八。輟朝三日，謚忠肅。

性孝友慈，仁忠正直，食不過數器，衣不服文繡，三掌禮闈，所舉多名士，時稱賢宰相。然聽權豪干請，不察賢否，銓注多舛，又官其子弟，分遣僕從廣植田園，時議惜之。王嘗作詩一絶賜克謙，曰：“一寸靈臺萬事侵，唯餘憂慮日加深。短懷拙智一難斷，白髮千莖已滿簪。”克謙和進曰：“年光荏苒暗相侵，輔國思量日漸深。自顧君恩猶未報，無情白髮已盈簪。”人謂二詩俱有衰謝之氣。王終見廢，克謙未幾而卒，蓋未必不爲詩讖。配享明宗廟庭。子侯軾、惟弼。惟弼官至知門下省事，妻私通家臣，事覺，崔忠獻配家臣于遠島。惟弼五世孫達漢，自有傳。

柳公權 澤

柳公權，字正平，儒州人。六世祖大丞車達，佐太祖爲功臣。公權少好學，工草隸。登第，調翼陽府錄事。明宗初，直史館，累遷兵部郎中。後以禮賓卿如金賀萬春節，金人稱其知禮。轉右副承旨，陞右散騎常侍知奏事，啓事稱旨多裨益，進同知樞密院事。二十五年，以疾乞退，王愛其文學，不欲去，乃曰："朝廷有舊德，社稷之福，卿何退之遽？"公權三上章，從之。居一年，疾病，親屬進藥。公權曰："死生有命。"却不飲。疾革，王特拜政堂文學、參知政事。卒年六十五。謚文簡。性公廉，居官不懈。子澤、彦琛。彦琛同知樞密院事。

澤，登第，官至尚書右僕射、翰林學士承旨。高宗嘗設藏經會於宣慶殿，澤製疏曰："雖自篤克勤之念，罔敢怠荒，不幸遭多難之時，未能制御。"諫議大夫朴玄圭曰："所謂未能制御者，必指晉康公。"使告崔忠獻，忠獻即呼澤問之。澤大笑自若，人以爲玄圭與澤有宿憾，以此激之。子璥，自有傳。

趙永仁

趙永仁，橫川人。少不群，有宰相器度，博學善屬文。毅宗朝登第，調全州書記，政有聲。明宗立，命永仁輔導太子，累遷爲承宣，多所匡救，物論歸重，驟陞參知政事、政堂文學、翰林學士承旨、守太尉、上柱國。神宗初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、守太師、門下侍郎平章事、判吏部事。金使詰明宗遜位事曰："有敕必以詔親授前王。"朝議難之。永仁曰："前王養疾南州，計程三十日乃至，必欲親授，請留待數月。"金使曰："苟如是，不必親授。"翼日，傳詔于王。永仁以眼昏乞退，加門下侍中，仍令致仕。五年卒，年七十。王悼甚，贈謚文景，後配享神宗廟庭。子準。準登第，仕至承宣，自有傳。

王世慶

王世慶，初名肱，開城人。八代祖希順，佐太祖定三韓，爲功臣。世慶，毅宗時登第，倅京山府，以清白稱。秩滿，罷歸家數年。家貧好學，手不釋卷。隣人欲爲宰相李之茂祈壽，請世慶作疏，之茂覽其疏，奇之，補國學學論，改同文院錄事。有宋進士簫上達

隨商舶來，好相人，相世慶曰："君象眼，後必貴，勿憂屯蹇。"明宗立，金移牒徵詰，使者絡繹。世慶撰詞命甚稱旨，王嘉之。除監門衛錄事，累歷左正言、起居注、中書舍人，陞諫議吏部侍郎，轉司宰卿，仍兼諫議。十五年卒，年六十四。性淳厚，好揚人善，王常呼爲直臣。然在諫省九年，無一建白，物議少之。

李純佑

李純佑，字拔之。父陽植，中書舍人。初，純佑母朴氏點燈庭中，祈嗣于天，忽夢有小兒從燈柱而下，奉而懷之，因有身。及生，名之曰"請"，以請而得之也，後改純佑。幼能屬文。毅宗時擢魁科，調忠州司錄。明宗初，遷供驛丞，兼直翰林院。時王太后患乳瘡，王命純佑作祈禱文，有"瘡生母乳，痛在朕心"之句，王覽而嘆曰："先得朕心矣。"由是特加寵眷，擢除右正言、知制誥，累遷國子祭酒、諫議大夫、翰林學士。嘗奏："近來因八關煎藥，命醫官歲取四畿民乳牛，絞取乳汁，煎而成酥，牸犢俱傷。其藥本非備急，且損耕牛，請罷之。"制從之，民多感悅。官至國子大司成，爲崔忠獻所殺。

林民庇

林民庇，字德明，甫州人。少沈訥，以門蔭補禮部主事。毅宗朝擢第，出守溟州，浚渠溉田，以廉勤稱。入爲太常府錄事，孤立無援九歲。乃遷四門博士，轉閤門祗候。及倅晉州，有惠政。明宗召拜右正言，累遷諫議大夫、國子祭酒，拜樞密院承宣，箴諫出納，多所稱旨，王恨相知之晚，陞知奏事。有李居正者，少與民庇同學，無他才能，王欲授正言，問民庇曰："居正何如人？能沈默不臧否人物者乎？"對曰："居正性和平且訥默，非耿介者也。"王曰："若爾，宜爲正言。"乃授之。民庇後爲樞密使、御史大夫。性佞佛，常寫佛經。

有僧日嚴在全州，自謂能使眇者復視，死者復生。王遣內侍琴克儀迎之在道，冒綵氎巾，乘駁馬，以綾扇障其面，徒衆遮擁，人不得正視。來寓普賢院，都人無貴賤老幼，奔走謁見，里巷一空。凡盲聾啞有廢疾者，狼籍於前。僧以扇揮之。迎入天壽寺，居南門樓上，宰輔大臣亦謁，士女競布髮以籍僧足。僧令唱阿彌佛，聲聞十里。其漱沐浴之水，苟得涓滴，貴如千金，無不掬飲，稱爲法水，能理百病。男女晝夜雜處，醜聲播聞，祝髮爲徒，不可勝數，時無一人諫止者。明宗漸驗僧詐，放還其鄉。初，僧人曰："萬法唯

一心，汝若勤念佛曰：‘我病已愈。’則病隨而愈。愼勿言疾之不愈。”於是盲者言已視，聾者亦言已聞，以故人易惑。中書侍郎文克謙以微服致禮，民庇亦拜於樓下。

十八年，參知政事，進中書平章事。有池得琴者，代民庇爲太常錄事，得琴尚在太常，民庇已爲平章，世誇其遷擢之速。民庇爲相，挺然有古風，三掌貢舉，得人尤多，好善周急，確實無華，故武夫悍卒亦知景仰。年七十三，上表乞骸，特授守司空、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致仕。二十三年卒。謚文靖。無子。

崔陟卿

崔陟卿，完山吏，登第。毅宗初，補京山府判官。性廉介，吏民畏愛。秩滿還京，足不至權門者十餘年。判吏部事崔允儀聞其清直，欲授耽羅令，陟卿以其再除外寄，地且僻遠，固辭。允儀曰：“耽羅地遠俗獷，爲守實難，故以子補之。幸子勿憚，往撫遠民，不爲國家憂，則當報以美官。”陟卿不得已就任，興利革弊，民皆安之。及還，允儀已死，陟卿貧甚，無以自存，將還鄉，會全羅按察使馳奏：“耽羅人苦令尉侵暴以反，乃曰：‘若得陟卿爲令，當釋兵。’”王謂宰相崔褒偁曰：“有賢如此，何不用之?”召賜綾絹，即除耽羅令，陟卿請家以赴，王許之。任耽羅者與室偕，

自陟卿始。耽羅人聞陟卿來，即具輕艦迎之，比入境，皆投戈羅拜曰："公來，吾屬再生矣。"按堵如故。

明宗元年，以詹事府注簿召還，轉監察御史，拜左正言、知制誥，出爲楊廣、忠清二道按察使，所至皆有聲績。遷兵部員外郎，以能治劇，又出爲安北都護副使，累歷禮部侍郎、秘書監。清名勁節，老而不衰。十六年卒，年六十七。

初，侍郎朴椿齡守完山，以聯句選群童，得陟卿、崔均、崔松年。及遞還，與之偕，勸令就學，後三人皆爲名士，時號"完山三崔"。

咸有一

咸有一，恒陽人，太祖功臣廣評侍郎規五世孫也。父德候，尚衣奉御同正。有一早孤，養於舅。年十五至京，父執宰相李俊陽，憐而客之，補吏部記官。仁宗十三年，西京反，有一以胥吏從軍有功，調爲選軍記事，夙夜刻苦，公耳忘私。家貧，常衣弊履穿。時禁軍廚食不如式，軍士議曰："若得弊衣記事，必不如是。"會兩府舉廉吏，樞密使王冲薦之，上素聞名，得之甚喜，召入内侍，勾當軍廚事。王嘗幸長源亭，命近臣射，有一中的，受金帛，不入於家，盡賣之，具軍廚什器。後倅寶城，廉勤有聲績。毅宗朝，復入内侍，掌橋路都監。

有一嘗酷排巫覡，以爲人神雜處，人多疵癘。及爲都監，凡京城巫家，悉徙郊外，民家所畜淫祀，盡取而焚之，諸山神祠無異跡者，亦皆毁之。聞九龍山神最靈，乃詣祠射神像，旋風忽起，闔門兩扇，以防其矢。又至龍首山祠，試靈無驗，焚之。是夜，王夢有神求救者，翼日，命有司復構其祠。

轉監察御史，出爲黄州判官。屬郡鳳州有鵂鶹岩淵，世謂靈湫。有一集郡人塡以穢物，忽興雲暴雨，雷電大作，人皆驚仆。俄頃開霽，悉出穢物置遠岸。王聞之，命近臣祭之，始載祀典。又爲朔方道監倉使，登州城隍神屢降於巫，奇中國家禍福。有一詣祠行國祭，揖而不拜，有司希旨劾罷之。

明宗即位，召入内侍，尋除兵部郎中。時武夫執兵横行街巷間，及見有一，莫不倒兵而過。遷累尚書左丞。

有良醞令同正盧若純、主事同正韓受圖詐爲有一及平章事李公升、内侍郎將少監獨孤孝等書，投忠州賊亡伊，欲引與爲亂，亡伊執其使送于安撫别監盧若冲。若冲收械押還，王命承宣文章弼鞫之。若純等曰："今弑君之賊，當路爲大官，吾輩不勝憤激，欲引外賊，與之誅剪。顧吾輩名微，恐或不從，以有一、公升等素有物望，故詐爲其書耳。"王聞而義之，重房請治其罪，皆黥配遠島。若冲以若純之兄，亦坐黜。中書門下又奏有一罪，削内侍籍。九年，年踰七十，乞退，以工部尚書致仕。十五年卒，年八十，遺命薄葬。

有一平生衣用麻布，器用陶瓦，不事生產。其妻謂之曰："諸兒欲及公生時，頗立産業基址，何不慮耶?"答曰："予孤立無援，勤儉守節，以立門戶，兒輩但當正直節儉，以俟命耳，何於貧乎?"子和、曦、淳。淳登第，以文章節行名於時。

廉信若

廉信若，字公可，峰城郡人。仁宗時登第，調廣州掌書記，履正奉公。丁父憂，廬墓三年。命有司旌閭，選充詹事府錄事。明宗即位，以潛邸舊恩，特授國子祭酒、翰林侍講學士，轉判太府事。掌試，所取多名士，王益器之。信若有田在峰城，鄭仲夫奪之，既而還之。信若遣奴收穫，仲夫家奴邀奪，與之鬥，仲夫捕信若奴，付街衢獄殺之，令重房劾之，王不得已罷信若。尋拜吏部尚書，後爲西北面兵馬使。

金遣八將軍來屯義州關外，信若遣人詰之，答曰："聞西京留守趙位寵請兵於本國及西宋，欲伐我，故屯兵以備之耳。"信若又遣人曰："位寵已誅，宋又阻大海，無路請兵，此皆虛說，請問告者名。"金將曰："龍州人某。"信若使人往索，則已逃矣，令諸城物色之，得於永清縣。鞫之，其人果服曰："吾父常以國家密事告金人，多獲厚利。及其死，囑諸我，故我以此恐愒，邀彼厚賞耳。"遂斬之，没其母爲官婢。

擢樞密院副使、翰林學士承旨，累遷至政堂文學、禮部尚書，仍令致仕。二十二年卒，年七十五。謚孝文。爲人體短膽大，世比晏嬰，分符杖鉞，所至有聲績。聰警，博覽强記，尤長於范曄《漢書》，[1] 一時高文大冊，多出其手。

李知命

李知命，字樂叟，韓山郡人。博覽群書，善詞賦，工草隸。年十八擢第，調黄州書記，居官廉直，民有飢者，盡心賙恤，流氓襁負而至。後爲忠州判官，政如黄州。鄭仲夫之亂，内外文臣逃竄無所容，州人感知命惠政，護之，知命獨免。及明宗立，以知命有文章德行，擢尚書右丞，尋除右諫議大夫，歷右散騎常侍、翰林學士承旨，出按西海，又爲西北面兵馬使，所至皆著聲績。官至政堂文學、太子少傅。二十一年卒，年六十五。謚文平。知命爲相，有古大臣風，再掌禮闈，以得人稱。若趙冲、韓光衍、李奎報、俞升旦、劉冲基，皆其所取。子唐髦，少有詞藻，有父風。擢魁科，仕至國子司業。

---

〔1〕 當作《後漢書》。

庾應圭 資諒

庾應圭，字賓王，初名元規，茂松人。父弼，以文行顯，質直不阿，毅宗朝累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、修文殿大學士、判吏部事。王嘗拜宦官鄭諴爲祇候，弼論執不署告身，王再三諭之，竟不從，故終弼之身不得拜，其剛正類此。謚恭肅，配享毅宗廟庭。有子五人，應圭其長也。

性穎悟，美風儀，時稱玉人。善屬文，再擧不第，入補内侍，驟遷參官，持論端方，臨事果決，若夙成然，同列不敢以年少易之。出倅南京，政尚清簡，一介不取於人。其妻因免乳得疾，但啜菜羹。有衙吏密饋隻雉，妻曰："良人平生未嘗受人饋遺，豈宜以我口腹累清德耶?"吏慚而退。遷閤門祇候，再轉考功員外郎。

鄭仲夫等廢毅宗，立明宗。明宗素聞應圭名，復召入内侍，授工部郎中，使齎表如金告奏。應圭入境，帝詔婆娑路不納，令有司移文詳問，應圭對曰："前王久病，昏耗不治，以母弟晧權攝國事。"帝曰："讓國，大事也，何以不先陳請?"詔有司再詳問。應圭至，帝覽表曰："爾國雖小，亦知君臣之義，兄弟之序，乃何廢兄篡位，造飾虛辭，欺罔上國，宜行天討，以懲其罪。"應圭對曰："前王不幸有疾，子亦不慧，

故遵先父王遺命，讓位于弟耳。小國安敢欺罔天子，陪臣雖就湯鈇鉞之誅，更無異辭不屈。”帝猶疑之，以問宰執，丞相良弼奏曰：“此不可信。晛止一子，往年生孫，嘗有表自陳生孫之喜，一也。晧嘗作亂，晛囚之，二也。今晛不遣使，晧乃遣使，三也。朝廷遣晛生日使，晧不轉達於晛，乃稱未敢奉受，四也。是必晧簒兄誣，請於天子，安可忍也？”右丞孟浩曰：“當詢彼國士民，果皆推服，即遣使冊命。”帝曰：“封一國之君，詢於民衆，此與除拜猛安謀克何異，其遣使以詔書詳問王晛。”

遂以不允前王讓位，回詔授應圭。應圭奏：“陪臣所獻二表也，新王之表何無回詔也？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臣之職也。臣今辱命，罪不容死，與其生還本國，寧隕身上國，聞於天下。”因不食，具服立庭，向闕待命，晝夜不移三日。館伴以聞，帝屢使勸食，猶不食。從者夜密進水漿，應圭叱之曰：“汝亦人耳，何行詐之甚邪？”及五日，形容枯槁，氣息將絶，力不能立，數至僵仆[1]。帝憐其忠誠，遣大臣慰諭曰：“爾國雖小，有臣若此，已寢問罪之議，將降詔依允，汝且就食，毋傷生。”應圭曰：“宸眷雖厚，臣不受回詔，何敢食乎？受詔之日，乃臣續命之辰。”不食七日，帝益憐之，授回詔，賜御饌幣帛，厚慰而送之。及還，以功擢軍器監兼太子中舍人，賜金紫宰相，又

〔1〕 原作什，據文意改。

請錄應圭子孫，以勸後來，從之。後金人每使介往來，必問安否。

一日，宮闕災，應圭先詣景靈殿，抱五室祖真以出，又至中書省，出國印。金甫當起兵，欲討仲夫等。仲夫等搜殺文臣幾盡，一卒執宰相尹鱗瞻縛之，次縛應圭。應圭聲叱曰："汝賤卒，敢辱宰相與郎官乎?"卒不敢近應圭。往見諸將，曰："未聞無禮義而能保國家者也。且古法刑不上大夫，公等有志匡國，宜法古先，奈何使賤卒縛辱大臣?尹公有將略廟謀，若國有大事，舍此人不可，又多殺無辜，必有殃禍。"諸將曰："庚寅之事，微公告奏，吾屬葅醢矣。"乃迎坐禮之，遂解鱗瞻縛。轉殿中監。

四年，趙位寵起兵，西都諸城響應。王以應圭素有名望，命宣諭諸城，諸城稍稍效順。拜工部侍郎。

明年，又與給事中史正儒往西京宣諭，見位寵，諭以君臣大義，辭意慷慨。位寵即上表請降。應圭將還，西京裨將李仁、白明等送之，據應圭鞍與語，辭頗不恭。應圭罵曰："汝微卒，何得無禮於天使耶?"仁等拜謝。行至生陽驛，正儒困且疾，請留宿，應圭不聽，曰："幸脱虎口，宜達曙行。"至高原、洞仙兩驛，正儒復固請留宿，又不聽。翼日，入京，位寵果遣精騎追至洞仙驛，不及，憤怒斬其吏而還。是年卒，年四十五。子禧、世謙。禧春坊公子，世謙戶部侍郎。子碩，自有傳。

資諒，字湛然，應圭之弟也，莊重寡言。毅宗朝，文臣大盛，資諒年十六，與儒家子弟約爲契，欲併引武人吴光陟、文章弼，衆皆不肯，資諒曰："交遊中，文武俱備可矣，若拒之，後必有悔。"衆從之。未幾，鄭仲夫作亂，同契者賴光陟、章弼營救，皆免。資諒蔭補守宫署丞，尋出守龍岡縣，諳練吏治，摘發如神，一方稱之。歷任臺閣，所至有聲，出鎮東北，廉按東南，無不畏威讋服，然濟以恩信，故民便之。高宗時，累拜尚書左僕射，引年乞退，與致仕宰相爲耆老會，事佛甚篤。十六年卒，年八十。

子靖、敬玄、珪，皆登第。靖、珪早死，敬玄累遷至諫議大夫，嘗掌監試，以"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"爲題，舉子解題意，敬玄誤解以誠信之信，有一生前詰是非，敬玄怒黜之，時人譏之。

玄德秀

玄德秀，延州人。鐵面犀骨，有膽略，以意氣自高，言語夸大，人或譏之。幼聰悟異常，延州分道將軍金稚圭見而奇之，携至京。讀書通大義，善屬文，屢舉不第。有疾，歸鄉里。

明宗四年，趙位寵起兵西京，嶺以北皆應之。德秀與其父都領覃胤謂州將曰："昔契丹蕭遜寧侵我，列城並降，而我州獨屹然固守，功載王府。今位寵包藏

禍心，旅拒王命，天地所不容，苟懷忠義者，可忍從耶?”遂與州將望闕拜，連呼萬歲，閉城固守。位寵遣人牒延州，趣之曰：“今北界四十餘城兵，已會于此，獨爾城不至，將擧鋭兵問罪，慎勿聽二三人語，宜秣馬興師，速赴西都。”城中推德秀權行兵馬臺事。德秀遣州將彦通等三十餘人擒齎牒者，殺之。位寵又牒云：“今發兵者將以救北蕃列城也，列城兵已至清川江，獨爾城不至，將發兵往滅之。”於是，州人頗洶洶，有欲應位寵者。德秀詐爲猛州將吏書，密令城外民投城中，曰：“上京兵十領，已踰鐵嶺，自東界將擣西都。凡州鎮爲位寵誤者，不可輕發兵，其各堅守以待之。”城中人信之無二心。德秀與其州副使崔博文，判官安之彦、金公裕等，分兵屯守諸門，兵馬使車仲圭趣延州，至雲畔驛，雲州人殺之。分臺監察御史林擢材、錄事李唐就等懷印至延州，曰：“兵馬使既死，吾等無所歸，請活我輩。”於是，州人以德秀弟宣旨別監、龍虎軍將軍利厚權行兵馬使事，德秀權監倉使事，唐就仍爲兵馬錄事，遂易置部署，嚴兵守之。

安北都護都領姜遇文與三十四城都領致書延州將吏，曰：“上京將發大兵討北藩諸城，諸城實無罪，故西京趙尚書惻然欲救吾等，徵召士馬，而貴城獨不至，何也?若有異謀不從者，當赤其族，宜率兵赴西京，使無後悔。”雲州郎將君禹又遣邊孟齎書諭之，曰：“西京差使員率四十餘城及諸寺院僧萬餘兵，欲攻貴城，宜慎思之，速赴召。”擢材斬孟，梟示城外。俄

而，西兵來攻城，擢材擊破之。至暮，西兵復屯城南，呼謂曰："東北諸城舉兵，欲正三韓，獨爾城不應，故舉兵來攻，有斬利厚兄弟、擢材、唐就等開門出降者，將加厚賞。不爾，必屠之。"德秀自南門出擊之，西兵遂趣京都，至京西，爲李義方所敗，乃曰："雖不能得志上都，延州以小城，久不下，不可不討。"復趣延州，圍數重。德秀遣高勇之、唐就等急擊，大敗之，擒殺甚衆。西兵復來攻，德秀又出擊，大破，獲兵仗無算。

明年，金遣高羅率兵來屯延州境，城中皆懼。高羅曰："帝聞爾國列藩拒王命，獨爾城不從，久爲賊所逼，勢甚危，命予領兵爲援，爾等勿疑。"覃胤素以恩信聞于金人，至其陣，以實告之。高羅下淚曰："帝所聞，果信也。有急，吾當助之。爾等宜勵忠義，一心王室。"遂去。諸城兵復攻延州，德秀又擊敗之。王拜覃胤爲將軍，安北戶長魯文爲閤門祗候，使居其鄉，德秀爲內侍祗候，安北都領宋子清、文臣老、姜遇文，職賞有差，並使居京，以安北初附位寵而後背之也。

德秀上書請納祗候告身赴舉，不許。尋出爲安南都護副使，爲政廉明，吏民敬畏，尤惡淫祀，禁令甚嚴，巫覡不得入境。有吏執女巫與其夫至，德秀訊之，顧謂同僚曰："此巫非女，乃男子也。"同僚笑曰："非女，安有夫乎？"德秀令視，果男子也。先是，巫出入士族家，潛亂婦女，其被污者亦羞之，不以語人，故所至恣淫穢，至是一方服其神明。

入爲都官郎中。時散員同正盧克清家貧，將賣家未售，因事出外，其妻受德秀白金十二斤賣之。克清還，謂德秀曰："予初以九斤買此家，居數年，無所增飾，而得十二斤，豈可乎？請還之。"德秀曰："爾能守義，而獨予未耶？"遂不受。克清曰："予平生不爲非義，豈可賤買貴賣，以黷于貨，子若不從，當悉還其直，復吾家也。"德秀不得已受之，曰："予豈不逮克清者乎？"遂施佛寺，聞者莫不嘆息，曰："今世得見如此人耶？"後拜吏部郎中，諫官奏不宜授邊城人，乃改授兵部郎中，轉司宰少卿。德秀妻養母死，妄告妻母服，事覺，劾罷。神宗朝，起拜殿中監，累遷兵部尚書致仕。高宗二年卒。

崔均 甫淳 允愷

崔均，字幹儒，全州人，自幼才學出群。仁宗朝登第，累轉少府注簿。時宰相崔允儀奉旨擇文士，詳定禮儀，均首居其選。允儀疾，毅宗遣中人問所欲言者，奏曰："臣蒙國重恩，備位將相，至於子壻，並居華顯，更無所望。爲國大用者，唯崔均耳。"王即授閤門祇候。明宗立，擢戶部員外郎，屬內侍，尋遷禮部郎中兼太子文學，賜金紫。金遣使問王即位之故，命均爲接伴使，金使屢致詰，隨問辨解，無差舛，金使服其敏給。

趙位寵起兵西京，以均爲東北路都指揮，使往諭諸城。均歷抵登、和等數十城，回至寶龍驛。王遣李景伯權授均禮部侍郎，充兵馬副使，與兵馬使合擊西京。均聞命，謂景伯曰："吾觀諸城皆與位寵連結，懷二心，敵兵若至，向背未可知，然君命可避乎？"即入和州營。是夜，位寵將金朴升、趙冠等來攻，郎將李琚開門納之。均與兵馬使大將軍李儀、御史智仁挺被執，均罵曰："賊帥位寵，起自行伍，位至八座，國恩莫大，而乃忘恩背義，舉兵構逆，天地神人所共憤，其覆亡可立待也。汝等助其凶惡，拘執王人，若官軍繼至，汝輩皆爲齏粉。"罵不絶口。均、儀及幕僚軍僚皆遇害。

均工草隸，文才吏幹俱優，未及大用，人皆惜之。贈禮部尚書，後以子貴，加贈尚書左僕射。子甫淳、甫延。甫延官至工部尚書。

甫淳，器識宏深，少孤力學，登第，調黄州掌書記，政尚清白。累遷小府監，常典制誥，撰賀金主即位表云："五馬渡江，表晉朝之開新主；六龍御極，符羲易之見大人。"金主兄弟争位，惡其逼。中書省詰云："我聖上龍飛，非若晉朝渡江之比，何用此語？"遂罷甫淳職。未幾，拜吏部侍郎、右諫議大夫。高宗朝，累官至守太師、門下侍郎平章事、判吏部事。卒謚文定。嘗撰《明宗實錄》。子允偁、允愷。

允偁奉御，允愷登科，累轉尚書右丞。時崔竩累世柄國，舉朝趨附，允愷獨不至其門。金仁俊誅竩，以允愷廉平，擢爲右副承宣，掌吏兵部選官，至樞密院使、御史大夫。

金巨公

金巨公，初名子彪，北原人。性廉謹，起自胥吏，入內侍。毅宗初，右常侍崔諴、中書舍人崔允儀等論巨公及宦者金昷等七人，請黜之，王不聽。諴等伏閣力争三日，乃從之。巨公累官至知門下省事、戶部尚書，與崔褎偁有隙，憂懣而卒。爲人美容儀，善辭令，常兼閤門接賓客，進止詳雅，遂至宰輔。

韓惟漢

韓惟漢，史失其系，世居京都，不樂仕進。見崔忠獻擅政賣官，曰："難將至矣。"挈妻子入智異山，清修苦節，不與外人交，世高其風致。徵爲西大悲院錄事，終不就。乃移居深谷，終身不返。未幾，果有契丹之難，蒙古兵繼至。

高麗史一百

列傳卷第十三

杜景升

杜景升，全州萬頃縣人。質厚少文，有勇力。初補控鶴軍，手搏者招景升爲伍，其舅上將軍文儒寶聞之，曰："搏，賤技也，非壯士所爲。"景升遂不往。後以隊正充厚德殿牽龍。鄭仲夫之亂，武人多劫奪人財，景升獨不離殿門，秋毫無犯。明宗初，再遷散員。李義方聞其名，引爲內巡檢軍指諭。一日退朝，步出泰安門，變服亡匿。家人尋之三日，得北山巖石間，問其故，云："嘗入直，怳若夢有數人謀殺己，懼而微服遁去，俄有數萬人逐之，因以至此。"人謂庚寅横死者爲祟也。義方聞景升復出，喜曰："此人世不多有。"復授指諭，遷郎將。

東北面兵馬使金甫當起兵，南方皆響應。義方以其從兄郎將李椿夫及景升爲南路宣諭使。椿夫性暴虐，

多殺邑宰，景升從容謂曰：“受命之日，以爲方鎮構逆，州郡響應，禍亂連結，恐難底定。今賴公威靈，巨魁已殲，先聲所至，束手請命，誅戮既多，請自今皆寬之。脱有反狀，情迹昭著，然後誅之。”椿夫從之，南方悦服。使還，椿夫謂景升曰：“始以公爲庸怯，乃今知公寬厚謹慎，能濟大事。向非公策，豈惟叛逆未息，亦使僕陷於不義。”因結爲刎頸交。景升以功拜將軍，出爲西北面兵馬副使，戍昌州。

西京留守趙位寵起兵，分道將軍朴存偉、李彦功等爲位寵所執。時景升戍，旋至香山洞通路驛，遇西兵，與戰敗之。景升至撫州館，方晝食，西兵千餘人突至。景升開館門，西兵争入，景升射一人即仆地，西兵敗走。景升謂士卒曰：“賊在前，不可從舊路。”乃由徑夜行，至一寺解鞍，與僧問路，僧指之，景升日夜兼行八日而至京。時元帥尹鱗瞻已出軍，王以景升爲東路，加發兵馬副使。景升率兵五千餘人至孤山，分軍爲三，以左右翼急擊西兵，大破之，斬首千餘級。至宜州，位寵將金朴升列車城外禦之，景升選鋭攻拔其城，擒朴升斬之，傳首于京，諸州鎮稍稍歸附。定、長二州及宣德鎮欲投女真，景升遣人撫安之。

女真千餘人到定州門外，欲乘危鈔掠，景升諭解之，女真乃退。景升至孟州，西兵據險以拒，與李義旼、石麟等擊破之，斬四百級。孟、德二州兵棄城走，景升慰居民，令按堵。撫州堅拒不服，雲中兵又至爲聲援，景升分兵擊之，雲中兵退，撫州遂降。時行營

兵馬使及四總管戰不利，還京，西兵遮路，景升迎擊于大同江，凡二十戰皆捷，西兵大敗。

景升還至平州，王遣知奏事李光挺郊迎勞問。及至，王曰："卿以死許國，使凶徒挫氣，功不細矣。然大憝尚存，社稷之恥也，卿其勉之。"仍命爲後軍總管，使復遣之。景升踰鐵關，從耀德、雲中路行，所至風靡。西兵入保漣州，景升積土城外，列大砲攻拔之，又斬義州都領崔敬若及令猷、令英等。士卒入城，争取貨寶，景升下令禁止之，惟聽取釜鼎，於是西北諸城皆迎降。遂移師攻西京，連捷，西人負固久不下。軍中以漣州釜鼎爲爨器，人便之，曰："公之計遠矣。"

西兵夜出犯陣，燒營門，景升令曰："既火矣，救之何益?"因取物投之，火益熾，明如晝，兵不敢入。景升恩信素著，西人多出城投降者，遂與鱗瞻破西京，擒位寵殺之。西京平，餘兵尚在，復以景升爲西北面兵馬，使鎮永清北路。處置使李景伯欲與議軍事，遣五百騎邀之，西人設伏狙擊于路，騎兵皆没，唯郎將高勇之等十餘人走免。景升已就途聞變，馳還入城，西人追不及，執電吏殺之。景伯與景升不愜，戰數不利。召景伯還，以石麟代知西北路兵馬事，景升兼處置使。金使將還，西兵梗路不得過，景升募士卒掩擊殺之。王嘉其功，陞上將軍、知御（吏）〔史〕臺事，驟遷守太尉、參知政事、判吏部事、修國史，掌銓注，雖内寵莫敢撓之。

進平章事，封三韓後壁上功臣，敕畫工李光弼圖形，光弼曰："畫法：生時畫半像耳。"景升怒，使具體。兩府、文武百官就第賀重房，諸將宴賀。酒酣，各執樂器，景升歌，守司空鄭存實吹小管，李義旼怒罵曰："安有宰相自同伶人歌吹也？"乃罷歸。

景升目不知書。時有一醫題壁，自稱玉堂人，有人嘲之曰："戰將今爲修國（吏）〔史〕，不妨醫作玉堂人。"聞者齒冷。景升與同列奏："式目都監所藏判案，國之龜鏡，部秩錯亂，漸難稽考，宜加檢討，謄寫以藏。"從之。又奏："祖代諸功臣贊定大業，厥功卓然，宜追加爵命，以示不忘。"王嘉其奏，皆贈爵，又爲錄券，各賜其後。

與義旼同拜門下侍中，位在義旼上。義旼在中書大詬，景升笑而不答。尋加中書令。舊制：三品以上每遷級，例上讓表，降詔不允，然後表謝上官。景升獨曰："内不欲讓而假人筆外爲禮文，吾不忍爲也。"王移御延慶宮，訛言變生，輦下扈駕百官皆狼狽四散，景升獨按轡，神色自若。

崔忠獻謀廢王，勒兵市街，托議事召景升。景升女壻將軍柳森柏疑之，自刎死。遂流景升于紫燕島，又流森柏父得義于南裔。景升在島，憂憤嘔血卒。或云景升有金，其奴欲盜，密毒之。

于學儒

于學儒，木州人。父邦宰，膂力絶人，官至右僕射。學儒倜儻有氣概，宿衛毅、明兩朝，忠謹無他。李高、李義方等將作亂，議主兵者皆曰："在今舍于公，復何人哉?"遂詣其家謀之。學儒曰："公之志大矣，然吾父常戒予曰：'武官見屈於文官久矣，能無憤乎？去之易如拉朽。然文官見害，禍及吾輩，亦不旋踵，汝宜慎之。'吾父雖没，言猶在耳，死且不從。"及二李得志，謀害之，學儒懼，求娶義方姊，得免。官至同知樞密院事，卒。

盧永淳

盧永淳，杞溪人。毅宗朝入内侍，爲閤門祗（侯）〔候〕。東北面兵馬使及春州道按察使奏："京畿伊川、安峽、東州平康，東界永豐、宜州，西海谷州之境，寇盜横行。請捕之。"王遣永淳及兵部郎中金莊等捕賊首異雙、員衣朴等誅之，後拜承宣。鄭仲夫之亂，扈從臣僚多遇害。永淳本兵家子，且與武臣相善，故免。官至平章事。

子孝敦，蔭補官，歷任中外，累立戰功，事有利

國，知無不爲。熙宗四年，以門下侍郎平章事卒，年六十二。謚懿貞。

趙位寵

趙位寵，史失世系。毅宗末，以兵部尚書爲西京留守。鄭仲夫、李義方等弒毅宗，立明宗。明宗四年，位寵起兵謀討仲夫等，遂檄召東北兩界諸城兵曰："側聞上京重房議，以北界諸城率多桀驁，欲討之。兵已大舉，豈可安坐自就誅戮？宜各糾合士馬，速赴西京。"於是，岊嶺以北四十餘城皆應之，獨延州閉城固守。王遣平章事尹鱗瞻率三軍擊位寵，又遣內侍禮部郎中崔均爲東北路都指揮使，諭諸城。鱗瞻至岊嶺驛，位寵遣兵急擊，大破之。位寵先鋒至京西，義方擊敗之，奔還至大同江，收散卒，復城固守。義方久屯城外，位寵擊却之。義方兵獲位寵子卿及將軍禹爲善，斬之，傳首于京。

明年，位寵遣兵擊耀德縣。時義方已伏誅，王遣殿中監庾應圭、給事中史正儒詔位寵曰："朕因臣民推戴，奄登大寶，于今六年。賴文武臣隣協輔，獲守丕基。頃有賊臣，專擅國政，多行不義，害及中外，民怨兵起，至於無知小民，殺傷尤多，朕甚哀痛。其賊臣已從卿等表奏，舉義掃蕩，卿等又請降使宣諭，嘉乃忠誠，遣使宣諭，體朕至意，更勵忠誠。"位寵上表

請降，應圭還，位寵悔之，遣精騎追至洞仙驛，不及，不勝其憤，斬其舘吏而還。

尋遣左營郎將徐俊明上表賀誅義方，王留俊明於法靈寺，唯放校尉徐惟挺還。上京兵圍漣州數月，漣州請救於位寵，位寵遣將救之。上京兵從間道擊之，斬千五百餘級，虜二百五十餘人。又掩擊于莽園，斬七百餘級，虜六十餘人。時毅宗猶未葬，以位寵聲言義方弑君不葬之罪，乃發喪，葬禧陵。將軍朴存威奉使在雲中道，每誇納釜之事，雲中人應位寵，遂斬存威。

鱗瞻攻西京，位寵食盡，至啗人屍。時出挑戰，鱗瞻堅壁不出。位寵遣金存心、趙規如金奏義方放弑之罪。存心中道殺規，來泊禮安江，王遣中使迎勞，拜存心內侍閤門祗候，其軍將六十人職賞有差。位寵聞之，殺存心妻子。位寵復遣徐彦等如金上表曰："前王本非避讓，大將軍鄭仲夫、郎將李義方弑之。臣位寵請以岊嶺以西至鴨綠江四十餘城內屬，請兵助援。"金主執送彦等東京路都總管府，牒寧德城云："西京留守趙位寵三次遣使九十六人賫告奏表文等事，今勘得所遣人徐彦等狀稱：'大定十年八月前，王遊普賢寺，大將軍鄭仲夫、郎將李義方等執前王及子孫送海島，立前王弟翼陽公爲王，飾以因病讓位，上表大朝。大定十三年，仲夫等遣人殺前王及子孫、官僚等。大定十四年，位寵上表請王誅仲夫等。今年正月，王下詔諭賊臣等已誅，復有仲夫子筠殺義方等，不告國王，

領兵三萬餘人攻西京相戰，至今未決勝否。今年六月，位寵與北界四十餘城，欲屬大朝，遣義州都領崔敬若等，賫牒婆速路總管府公文。至義州關門，爲鄭白臣等所殺，又�等軍馬遮路。以此，遣大使金存心、趙規等各三十餘人，泛海來奏，不知消息節次。再遣彥等，其欲屬大朝及請兵問罪等事。’委是端的欽奉帝命，位寵陳乞事，則非大國所容，將彥等付彼國施行，其彥等衣甲諸物，差官交割。”

六年，位寵使人詐爲居士服，請兵於西北州鎮，至静州被執。位寵與上京兵戰，佯敗走，上京兵逐至龍興德部，位寵回兵擊之，上京兵死者甚多。麟州人康夫、禄升、鄭臣等殺防守將軍蔡允和，王遣內侍祗候崔存往諭之。未幾，夫等又殺義州分道將軍尹光輔、防禦判官李彥升，以應位寵。位寵遣人署諸城酋豪官。麟州都領中郎將洪德謀執位寵所遣人以拒，夫等袖刃至德家，欲害之，德伏兵於門，斬之。鱗瞻攻西京通陽門，後軍總管杜景升攻大同門，破之，城中大潰。遂殺位寵，函其首來獻，梟于市。又執送位寵妻孥。

房瑞鸞

房瑞鸞，宣州鄉貢進士。趙位寵起兵，西北諸城皆附，瑞鸞謂其兄孝珍、得齡曰：“位寵脅誘諸城土豪，僞署官職，令收兵赴西京，吾曹亦與其中。吾婦

翁尹仲瞻以兵馬判官在從兄鱗瞻麾下，壻攻婦翁，情所不忍。位寵所謀不軌，終必自敗，兄宜熟計。”孝珍等然之。夜密誘州人曰：“位寵始以誅賊臣爲名，故諸城響應，稱兵向闕，及至郊畿，交鋒輒敗，官軍追擊，僵屍相枕。欲收餘燼，復謀旅拒，氣勢已沮，不可復振，所恃者惟險固耳。若王師一朝拔西京，移軍臨之，闔城必爲齏粉。且位寵之志，不止討賊，若不改圖，恐爲同惡，流醜後世。今欲率先倡義，去逆效順，於諸君意何？”州人皆諾。有都領郎將義儒，受位寵署爲將軍，獨不可，孝珍狙射斃之。即遣人告義州，義州人亦殺位寵所置將景綽等以應，遣人齎首，從間道飛報行營，諸城聞之，皆罷兵。事聞，王嘉之，賜孝珍爵散員，瑞鸞以同正屬內侍，得齡留本州爲戶長。未幾，州人嫉孝珍獨受爵，遂殺得齡及其母。

朴齊儉

朴齊儉，明宗時以大將軍爲西北面兵馬使。趙位寵既敗，餘衆復聚，分軍爲三。有思進、軾端、進國者爲中軍行首，戒訓爲指諭，金甫爲前軍行首，光秀爲後軍行首，散居嘉、渭、泰、漣、順等州山谷，首尾行劫，大爲民患。焚慈、肅二州，屠妙德、香山諸寺，王遣兵討之，屢戰失利。齊儉始至營，與錄事金重甲謀，部分諸校發興化、雲中道兵，爲掩襲計。賊

依阻山林，無定居，諸郡人又多爲賊耳目，軍中動静，輒先知之，戰始交，輒敗北，士卒氣沮，逗留不進，裁留五百人爲聲援，引還。賊乘勝攻寧州靈化寺，驅僧爲兵，進攻漣州，賊勢轉盛。然其遊寇日久，閭閻無塢壁者劫掠既盡，大城皆堅守，未易猝拔，由是漸就飢窘，謀欲降。齊儉聞之，遣人招誘，諸屯賊相率來降。齊儉每見降者，輒拊循之曰："汝等亦皆吾赤子。"開倉賑之，前後凡六百餘斛，乃聽其所欲，分處龜、漣等州，使之安業。給光秀等傳騎送京，王以光秀爲校尉，金甫攝校尉，思進、軾端、戒訓爲隊正。獨進國不降，率其黨百五十餘人欲投女真，齊儉遣兵盡擒斬之。龜州別將東方甫等十七人與賊交關往來，皆誅之。齊儉後知御史臺事。

其子葆光，年少輕薄，初補權務，氣驕。道遇李紹膺妻，見從婢有持薑者，求之不與，葆光歐辱之。紹膺妻大怒，率僮僕，持刀杖至齊儉家，呼噪欲殺葆光，葆光及家人皆逃匿。紹膺女壻，慶大升弟也，紹膺妻憑慶勢訴重房，重房奏："葆光道辱宰相妻，大無禮，宜置於法。"事下重房治之，葆光竟不出，齊儉坐免。歷抵諸將家乞憐，諸將哀之，請復其官，王許之。

奇卓誠

奇卓誠，幸州人。美容儀，善射御。初補校尉，

毅宗好馳馬擊毬，擢爲牽龍，常在王側，善事權貴，驟遷衛將軍。明宗初，累轉參知政事。趙位寵起兵，卓誠爲副元帥禦之，及還，判兵部事，進門下侍郎平章事、判吏部事。有金平者，少有文名，金甫當之亂，妻父韓彦國被戮，平携妻子隱於昇平郡。及卓誠秉政，以平有才，擢爲直史館。卓誠貪財賣官，由是賢者屏跡，讒佞競進。家臣高忠全、李仁齡皆姦黠貪鄙，惡聲遠播。九年卒。廣平宮久廢無主，卓誠欲請王居之，其妻諫止之，不聽，居數月而死。後王論討位寵功，贈推忠協謀佐理同德功臣、守太師、門下侍中，圖形閣上。

洪仲方

洪仲方，起自行伍。鄭仲夫廢毅宗，立明宗，仲方與有力，驟拜大將軍。性謇直不阿，每面折人過，王器之，人亦倚重。時武散官、檢校將軍以下散員、同正以上聚議，欲奪處東班權務官，重房、臺省畏衆口，莫敢誰何，仲方獨曰："國家設官分職，唯卿監外，武臣不兼文官。自庚寅以後，吾儕得處臺省，布列朝班，校尉、隊正許著幞頭。西班散職，差任外官，固非先王之制，若又遽奪權務官，其如東西定制何？吾寧死不從。"議遂寢。於是，西班散職群聚於路，每見達官，控訴不已。

一日，遇仲方遮道慢罵，仲方攘臂跋馬排突，至重房曰："吾今日幾死矣，下之陵上，至如是耶?"乃密謀捕首謀者四五人配島，又流其黨十餘人，時議尤重之。累官至守司空、尚書左僕射，掌外官長吏之職，進退予奪，惟意所恣。又蓄嬖妾，嗜利者附之，争納賄賂。九年卒。

慶大升

慶大升，清州人。父珍，中書侍郎平章事。大升膂力絶人，早有大志，不事家産。年十五，蔭補校尉，累遷將軍。珍性貪鄙，多奪人田，及卒，大升悉以田案納選軍，一無所取，人服其清。明宗八年，清州人與州人係京籍而退居者構隙，捕殺幾盡，其黨之在京者聞之，欲報仇，矯旨募死士向清州。王遣將軍韓慶頼等追止之，不及，與州人戰不克，死者百餘人。時大升與大將軍朴純弼爲本州事審官，以不能禁制見罷，牧副使趙温舒亦罷。

大升嘗憤鄭仲夫跋扈，謀欲討之，以其事艱大，隱忍未發。會仲夫子筠潛圖尚公主，王患之。大升鋭意討仲夫，畏其壻宋有仁，未得間。及有仁斥逐文克謙、韓文俊，大失人心，朝臣皆側目。牽龍許升有勇力，爲衆所服，筠愛之，升及隊正金光立、俊翼又皆大升所善。九年，大升謂升曰："我欲去凶徒，汝能從

之，事可成矣。”升諾之。大升曰：“藏經會畢之夜，宿衛之士必皆困睡，吾令死士三十餘人伏和義門外，汝先殺鄭筠於內，以嘯聲爲約，則我發伏應之。”夜四鼓，升入筠直廬，殺之，遂發嘯。大升率死士踰宮墻入，殺大將軍李景伯、指諭文公呂，所見輒殺，宮中呼噪，鋒刃交接，王驚愕，大升至寢殿外，大聲曰：“臣等衛社稷，請上無恐。”王出御宮門，召大升等，手賜酒以慰之。大升因請發禁軍分捕仲夫及有仁父子，仲夫等聞變，逃匿民家，悉捕斬之，梟首于市。

王呼大升問曰：“欲以筠承宣之任授卿。”大升曰：“臣不識字，非所敢望。”王曰：“非卿則誰可者，吏部侍郎吴光陟何如？”對曰：“承宣出納王命，非儒者不可。光陟雖稍知書，然亦武臣，恐似鄭筠。”王嘿然。大升知光陟必拜承宣，惡之。大升族兄將軍孫碩素與光陟有仇，誘大升並殺之。遂分捕四家之黨將軍金光英、指諭石和、龔連，中郎將宋得秀、奇世貞等殺之。朝士詣闕賀，大升曰：“弑君者尚在，焉用賀爲？”李義旼聞之大懼。武官或宣言曰：“鄭侍中首唱大義，沮抑文士，雪吾曹累年之憤，以張武威，功莫大焉。今大升一朝而尸四公，孰討之耶？”大升懼，招致死士百數十人，留養門下以備之，號都房。爲長枕大被，令輪日直宿，或自共被，以示誠款。

未幾，辭職家居，然國有大事，必就闕決。大升自去鄭、宋以來，心不自保，常令數人潛伺里巷，偶聞飛語，輒拘囚鞫問，累起大獄，用刑深峻。時京城

寇盜多起，自稱大升都房，有司逮捕囚之，大升輒釋之，由是公行奪掠無畏忌。大升門客殺一良家子於路，有司捕之欲治，大升力救得免。升、光立等恃其同功，偃蹇自肆，陰養惡少，又侍東宫寢卧後壁，歌吹徹夜，旁若無人。大升忌之，召升于其第斬之。道見光立，殺之，以兵自衛，奏云："升等縱恣，非唯欲殺臣，且圖不軌，事迫不暇奏，聞已誅之。"王命近臣慰諭之，宰相以下皆就第，或致書而賀，大升稍自安，罷其兵衛。

十一年，前隊正韓信忠、蔡仁靖、朴敦純等謀作亂，令史同正大公器知之，以告大升。大升白王捕鞫之，辭連石和及别將朴華、注簿李敦實，乃流信忠、仁靖、敦純等于島，貶和南海縣令、華河山島勾當使，流敦實于廣州。王内忌大升，外示優寵，日賜珍羞服玩，奏請無不曲從，故人多附。然非有學識勇略者，大升輒拒之，武官皆畏其威，不敢縱肆。十三年，大升忽夢仲夫握劍叱咤，因得疾，卒年三十。及葬，道路莫不哀哭。

初，大升之討仲夫也，牽龍金子格有力焉，大升愛之，領都房。大升卒，都房斂錢以葬，將散，復聚飲。子格誣告曰："大升都房往往復會者，將爲亂也。"王素忌大升，命重房捕之，使大將軍鄭存實、吴淑等治之。苟名在都房者，悉捕之，其或逃匿，縛其父母妻子及族黨困苦之，匿者自出，或自刃死，凡得六十餘人。復諭存實等嚴加栲掠，窮索其黨，又令内

官伺用刑苛緩，於是捶楚甚酷，並流遠島，多死于路，存者不過四五人。

光陟父挺，嘗爲郎將。西都之反，仁宗命挺齎詔，密諭諸城，挺藏詔衣中，徒步間行，被邏卒執繫獄。有一醜女食之，挺德之，約爲夫婦，遂生光陟。後挺累官至尚書，以老致仕，妻無子，乃召光陟爲嗣。光陟補牽龍隊正，喜與儒士遊，不好武。毅宗末，爲別將牽龍行首，與李義方有素，拜千牛衛將軍，改金吾衛將軍、吏部侍郎。明宗欲授三品職，光陟曰："臣年少，拜四品，又兼吏部，於臣足矣。"遂辭，出爲楊、忠州道察訪使。時孫碩父爲水州使，性貪鄙，侵漁無厭，百姓苦之。碩懼，就光陟求哀，光陟不聽，竟劾罷之。碩由是與光陟有隙，遂誘大升殺之。

陳俊

陳俊，清州吕陽縣人。有勇力，起行伍，積勞拜衛將軍，戍北界。戍將例不得著正角幞頭，獨俊著之。知兵馬事梁升庸禁之，不從，劾罷之，起爲大將軍。明宗朝，累拜知樞密院事，進參知政事、判兵部事。九年卒。性質直，頗得時譽，王亦器重。庚癸之亂，文臣家賴俊全活者甚多，時人謂有陰德，後必昌。

孫湜、澕、温皆登第，有文名。湜官至御史大夫。澕選直翰林院，以右司諫知制誥，出知公州，卒。善

爲詩，詞語清麗，少與李奎報齊名，時號“李正言，陳翰林”。

崔世輔

崔世輔，系本寒微，不解書。毅宗時，以禁軍充隊正。丁亥流矢之變，以世輔在側，疑之，流南海。後武人得志，召復舊職。明宗初，累拜同知樞密院事。十四年，進門下侍郎平章事、判兵部事、上將軍。有人訴重房曰：“修國史文克謙，直書毅宗被弑事‘弑君天下之大惡’，宜令武官兼之，使不得直書。”克謙聞之懼，密奏王。王重違武臣意，然惡其非舊制，乃授世輔同修國事。世輔擅改事爲史，由是《毅宗實錄》脱略多不實。克謙嘗於曬史堂戲世輔曰：“儒官之爲上將軍，自我始，武官之同修國史，自公始。”相與一噱。時崔連、金富亦以將軍並爲禮部侍郎，武人兼儒官，自三人倡。十九年，世輔代克謙判吏部事。性貪污，視賄賂多寡爲升黜，財累鉅萬。尋加特進守太師、太尉。二十三年卒。

子斐，美容儀，爲東宮指諭。太子嬖婢在宮垣內擲橘挑之，斐遂私之。事泄，王欲置諸法，賴李義旼營救獲免。太子逐婢，婢爲尼，斐猶通焉。崔忠獻數其罪，流南裔。初，世輔構第，遍一坊四面各置第宅，爲子孫計，未久，家門盡滅。

朴純弼

朴純弼，門地賤微，挺姿表，美鬚髯，進止言語，爲人所推許。毅宗時，以中禁軍入衛，頗勤恪，始補勇爵。明宗立，遷左中禁指諭。時武人秉政，文臣殲盡，簿書雲委，純弼獨能操筆，終始無怠，以功授大將軍，號令軍府。自是，不淹旬日，踐歷華要，至兵部尚書。純弼直東宮之旁，大營私第，太子白王曰："術人以爲朴尚書第，於東宮爲月建方，不宜營造。臣力不能禁，請上禁之。"王曰："朴尚書必不聽我言，但汝修省，以消厄患。"聞者莫不憤嘆。後拜樞密院使。曹元正之作亂也，純弼當直，逆知之，移病以免，進中書侍郎平章事。二十一年，以參知政事卒。

李英搢

李英搢，初名寵夫，高令郡人。家世微，販魚爲生，充邏卒，性殘忍喜禍。鄭仲夫之亂，附李義方、李高，恣其凶暴，世之言殘虐者，必曰寵夫。慶大升用事，誅戮凶黨殆盡，英搢畏縮。及大升卒，復橫肆，驟遷刑部尚書，漁奪無厭，以致家富，屋宇耽耽，人見之曰："夥。"嘗求使于金，沿路需索，郡縣奔走，

賂遺萬計，穢聲四達，金人見之曰："汝向爲義州戍卒，州人皆呼爲獸心人，汝國無人，俾汝拜高官銜使命耶?"所至皆慢罵不禮。及還，語其子曰："汝輩免使異國，幸矣。"轉兵部尚書。疾篤在告，會有武選，力疾而出，尋死。

白任至

白任至，藍浦縣人。業農，初以驍勇被選至京，賃屋居，賣薪自給。毅宗選充內巡檢軍，扈駕出入，不離仗側，以勞補隊正。鄭仲夫之亂，武人得志，遂貴顯。明宗朝，累遷刑部侍郎。妻具酒饌，盛騶從，訪舊賃家嫗，嫗驚歎曰："汝之福也。"轉大將軍、兵馬副使。

有養賢庫記官嘗借庫銀器數事，寄郎將李允平家。過數日，記官取器不返，其妻候之，聞有籠屍在路旁，往視之，即其夫也。妻意必爲允平所殺，訴有司治之，允平不服，久繫獄，以賂免栲掠。允平家人及記官親友被訊死者數人，國人皆曰："允平實殺記官，法官故緩之。"允平聞而告曰："予實無罪，國人皆指予爲言，勢不可逭，請納家贖之。"公議久未决。時中軍閱戰馬，有注簿同正趙英仁者，鞍馬服飾極鮮華，求籍神騎班，任至曰："英仁家素貧，今暴富有由。"執送法司，英仁恃其無顯迹，略無懼色。俄有一僮來告曰：

“我英仁家僮也。主與記官素親，一日，記官齎銀器到家，主貪其物，毒殺之。吾母適在前，主恐事洩，並殺瘞後園，以滅口。銀器亦埋某地。我欲告法司復讎，恐見害，未敢耳。”有司往掘之，皆得。任至後拜刑部尚書，遷知樞密院事。嘗以私事謁王，引入內殿，優禮以遣。舊制：大臣非國家大事不詣君門，臺諫不劾任至。時議譏之。二十一年，以知門下省事卒。

李俊昌

李俊昌，明宗時爲刑部侍郎。有男子夜投匿名書于壽昌宮門，巡檢官捕得之，乃俊昌兄弟也。王性柔弱，事皆決於諸將，但頷之而已。諸將信其書，乃欲誅俊昌等。王聞之，召大將軍鄭邦祐責曰：“自癸巳以來，無辜多見害，予不能救，咎實在予。今俊昌等若謀不軌，彼必顯告，豈夜投匿名書乎？曲在男子，諸將何欲誅俊昌耶？”諸將栲問男子，果服其誣，流遠島，蓋怨俊昌嘗奪其田也。後拜太僕卿。俊昌母，睿宗宮人出也。宮人本賤隸，舊例：宮人子孫限七品，唯登科者至五品，俊昌至是拜三品，臺諫畏縮，無敢言者。官至樞密院使卒。

崔忠烈

崔忠烈，明宗時拜司宰卿、神虎衛上將軍，累遷同知樞密院事。與院使李光挺、副使文克謙等奏："燃燈會舊用二月望，近因聖考諱朔，改用正月，有乖先王之意。今三光告異，二氣不調，恐或由此。縱不設會作樂，請於二月望，令公私隨宜燃燈。"從之。忠烈又建議："八關會百官果床，與中禁軍衣飾，華侈無制，請禁之。"從之。尋以星變乞解職，不允，進中書侍郎平章事、太子少傅、判刑部事。舊制：燃燈八關，必遣宰相至西京攝行齋祭。自甲午之變，西京有事，詔停遣使，後只遣三品官。忠烈利其贈遺，奏曰："先王遣宰相爲使，蓋重翼京也，乞依舊制。"王揣知其意，遣忠烈如西京，行八關會。及還，多受賄賂，輜重至三十餘兩。十二年卒。

鄭世裕 叔瞻　晏

鄭世裕，河東郡人。明宗時，爲西北面兵馬使，斂民財貨，數獻內府。王遣其子叔瞻賫手詔奬諭，世裕還請授其子允當銓曹，允當年少無知，乃授吏部員外郎。世裕累官刑部尚書。時參知政事、上將軍文章

弼等諸將軍劾奏："世裕嘗在西北面，斂民繭絲及珍玩之物，詐稱貢獻，驛輸其家。又在尚書省，署永州吏崔安戶長公牒已成，世裕納水州吏崔少賂，改永爲水，安爲少，以其牒給少，事覺，法當流，以計獲免。今爲刑部，先坐衙，同列有後至者，輒畜罵逐之。專權自恣，舞文弄法，視賄賂多少，出入人罪，請流遠島，以戒後人。"制從之，國人大悦。後隊正李金大上變告世裕謀不軌，乃流世裕、允當、叔瞻于南裔。

叔瞻，累官樞密院知奏事。高宗初，參知政事金山王子兵闌入北鄙，叔瞻爲中軍元帥，行至興義驛，軍中自驚奔，還屯國清寺，號令不行，部伍無紀律，人皆觖望。從軍僧徒謀殺崔忠獻，忠獻捕鞫之，辭連叔瞻，乃罷還。

叔瞻以忠獻子怡爲壻，恃勢頗驕橫，大起第宅三四區，彌滿數里。及爲元帥，多受軍卒賄，放遣之，常語軍中曰："崔忠獻斲喪王室，自招寇賊，反遣我討賊，諺所謂'人則食醢，我反飲水'者也。"至是忠獻欲殺之，賴怡營救，流河東。後拜平章事。兄右僕射稹，亦貪鄙，奪占人田，又不能正家，妻妾無分，乃降授工部尚書。叔瞻子晏。

晏，初名奮，性聰慧，少登第，陰陽、算術、醫藥、音律，無不精曉。出倅晉陽，以母老，辭歸養河東。怡愛其才，奏授國子祭酒。晏見怡專權忌克，欲

遠害，退居南海。好佛，遊遍名山勝刹，捨私貲與國家，約中分藏經刊之。事佛太煩，一方厭苦。晏既退，猶恐及禍，養怡外孫爲子，以取媚。又諂事權貴，好奢侈，第宅器皿，極其華麗。崔沆秉政，召知門下省，陞參知政事。一日，與門生郎將林葆、內侍李德英、威州副使石演芬論時事曰："人命至重，崔令公何殺人乃爾?"後德英、演芬會家飲，復稱晏語，嘆曰："恩門之言誠是。"妻兄家奴聞之，訴于沆。沆與晏素有隙，欲收人望，外雖禮貌，內實猜忌。至是，大怒曰："鄭公本有異心，誹謗吾事，其將構亂乎?"遂籍其家，流白翎島，尋遣人沈殺之。

鄭國儉 李維城

鄭國儉，明宗時屬內侍，爲太府少卿。八關會，齎賜宰相花酒稽緩，參政宋有仁怒不受，國儉以此被劾，削禁籍。後附有仁，復爲內侍。國儉家在水精峰下，峰路幽僻高險，惡少五六人常聚其峰，見婦人有姿色者，必劫亂之，至奪其衣物。一日，國儉見一婦人盛飾著袈裟，由峰路下。袈裟、婦人盛飾以緇帛爲之，所以蒙頭掩面者。賊邀而劫執，從婢皆散。國儉不能忍視，遣女壻內侍李維城、令同正崔謙率家僮捕之，獲三人，囚大理，乃大將軍李富甥姪及權勢武官子姪也。請謁交午，法官欲不治，刑部員外郎趙聞識

獨抗議，訊鞫杖殺，時議快之。國儉累官吏部尚書，轉御史大夫，惡銓注冗，雜罷南班假充者十餘人，臺綱稍振。進參知政事，神宗六年卒。

維城，大將軍幹之子，交友以信，遇事剛果。按全羅，守漢山，皆有聲績。累拜左常侍。王濬明之被禍也，其弟正言景儀緣坐配流，親舊畏崔忠獻，莫有送者，維城以故舊遣人餞之，贐白金三十兩遺押吏，得寬陵逼，景儀感泣哽咽，時人多之。高宗初，爲西京副留守，以絃歌自娱，惑於官妓，因得疾卒。

鄭邦佑

鄭邦佑，起自電吏，明宗朝累遷大將軍、知御史臺事。以賤系拜臺官，人皆笑之。出爲西北面兵馬使，重房奏："昔陳淑嘗爲其道兵馬使，邦佑以電吏從行，北蕃吏民尚有記其面者。今若出鎮，人心不服，徒示國家無人也，請勿遣。"王從之。後復爲兵馬使，臺諫無有言者。邦佑公廉率法，威惠並施，一方畏服。

丁彦真

丁彦真，神宗五年爲大將軍。時慶州人謀反，密

遣郎將同正裴元祐，往將軍石成柱配所古阜郡，説曰："高麗王業幾盡，新羅必復興，以公爲主，沙平渡爲界，何如?"成柱佯喜，留元祐于家，潛告郡守惟貞。惟貞捕送按察使以聞，誅之。慶尚道按察使池資深奏："慶州賊請降，不必發兵。"崔忠獻怒，以大將軍金陟侯爲招討處置兵馬中道使，刑部侍郎田元均副之，大將軍崔匡義爲左道使，兵部侍郎李頤副之，攝大將軍康純義爲右道使，知閤門事李維城副之，趣發兵往討。賊聞之，募集雲門山及蔚珍、草田賊，分爲三軍，自稱正國兵馬，誘脅州郡。陟侯師老不戰，使賊勢日盛。

明年，徵陟侯以私騎還京，遣彦真代之，臺省劾罷陟侯職。賊入基陽縣，匡義帥兵急擊，殺獲甚多，忠獻奏遣中使齎詔賜藥以獎之。彦真既至，因祈恩詣城隍祠，密以捕賊之謀授覡。

一日，賊徒都領利備父子至祠潛禱，覡紿曰："都領舉兵，將復新羅，吾屬喜之久矣。今幸得見，請獻一盃。"邀至其家，飲之醉，遂執送彦真。

賊掠杞溪縣，維城進兵擊之，賊魁孛佐乘高望見，將遁，將軍房秀精率二子先登奮擊，士卒乘之，斬一千餘級，虜二百五十餘人。彦真又遣隊正咸延壽、康淑清往雲門山，誘孛佐使安業，不聽。賊副屢目延壽，延壽知其意，出持劍入擊孛佐，孛佐奮起，淑清擊斬之，傳首于京。賊麾下欲刺延壽等，賊副呵禁之，得免。匡義執太白山賊魁阿之，械送于京，（瘦）〔瘐〕死獄中。匡義又奏："興州浮石、符仁等寺及松生縣雙

岩寺僧徒謀亂。”命兵馬使鞫之，配島。

又明年，忠獻以匡義、頤、純義、維城等平東京功最多，奏令先還，並加爵秩，僚佐以下，賞賚有差。彦真、元均等還，忠獻奏曰：“賊未盡除，宜留中軍判官朴仁碩爲按察使，率京兵二百鎮之。”仁碩擒餘賊金順等二十餘人，遣皇甫經以聞，王命經屬內侍，加八品職。高宗二年，彦真以知門下省事卒。



高麗史一百一

列傳卷第十四

閔令謨 湜

閔令謨，黃驪縣人，父懿，戶部員外郎。令謨少好學，仁宗朝登第，累遷吏部員外郎，明宗在潛邸，夢一宰相，出自廣化門，騶從甚盛，有人曰："此公之宰相也。"及即位，令謨以刑部侍郎掌南省試，至放榜，王見之，與所夢者肖，始有大用之志，不次遷擢，授樞密院副使，後判兵部事，御史臺劾兵部銓注失當，令謨上章自列，中書門下及重房反劾御史臺，合司乞罪。王敦諭，皆令出視事，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，轉門下侍郎平章事、判吏部事、太子太師。令謨性怯訥，少虧操履，及典政柄，請謁公行，銓注猥濫，十三年乞退，二十四年卒，年八十。謚文景。

初，令謨赴舉，所作賦失律，同知貢舉李之氏欲不取，知貢舉崔濡曰："是篇落落有不凡之氣，宜署榜

尾。”他日濡謂令謨曰：“爾賦雖不中律，然其辭有遠大之氣，爾宜勉之。”後令謨掌銓注，擢用濡孫衹元、衹禮。令謨妻裴氏娣爲柳益謙妻，令謨微時益謙已居顯秩，有相者相裴氏兄弟曰：“兄當享富貴，弟則薄命。”娣以其夫通顯，不以爲然。後益謙死於鄭仲夫之亂，令謨果登冢宰。益謙妻寒窘，常資兄以生。子湜、公珪。

湜登第，籍内侍，神宗初爲右散騎常侍。同舍起居舍人張允文謂諸郎曰：“門下錄事及堂後官趁日私辦，直宿郎舍，承宣供億，競事豐侈，從人假貸，及拜參補，外科斂於民，以償宿債，恬不爲愧。冒進者或以參外補外，預聚斂以爲他日計。故吏皆貪污，鮮有廉謹，若除直宿官供億，但供燃燈、八關宴會，則糜費太減，然後可責吏清節。”宰臣、郎舍皆以爲可，獨湜與諫議李桂長執不可，議遂寢。四年卒。性豁達有大度，雖貴顯，視故舊無貴賤，一如平日，人以是多之。明宗孽子僧小君洪機等招權納賂，朝士争附，獨湜不往，其弟曰：“兄盍往焉?”湜曰：“亦吾志也。”一日，弟請與俱往，酒酣忽曰：“虹沙彌輩敗國家。”弟愕然流汗。蓋以虹一端接地一端屬天，喻小君王子而母賤也。湜之放曠多類此。公珪官至門下平章事、修文殿大學士、判兵部事。

宋許

宋許，見州人，少聰悟。毅宗時登第，累遷閤門祗候。鄭仲夫之亂，以不忤人免害。明宗八年，爲御史中丞。仲夫家奴犯禁，許捕治之，仲夫怒，遂罷其職，尋授衛尉卿、右諫議大夫。

舊制以義州爲兩國關門，使价往來、文牒出入皆由之，必擇文臣調之，其分道官亦以常參官有名望者遣之。自武臣用事，戍邊將軍皆帶兵馬之任爲分道，故昌、朔二城皆以將軍委之。義州則以文牒交通，須有儒士，兼置文、武二人，由是州人困於供費。及許爲西北兵馬使，州人訴曰："吾邑本北鄙殘鄉，今文武分道並住一城，供費不給，不數年，邑其丘墟矣！請馳奏以便宜，分管數城。"許然之，具奏請以文官爲義州分道，隸靈州、威遠鎮，武官爲静州分道，隸麟州、龍州，制從之。諸將軍聞之，相謂曰："此欲因以奪武臣權也。"大怒，請王斬許。王驚駭，親諭解之，遂貶許巨濟縣令。識者曰："晉政多門，魯分三家，以至敗滅，《春秋》譏之。今重房制事，將軍房沮之。將軍出議，郎將房沮之，互相矛盾，政令之發，民不適從。况刑殺，人主之柄，而臣下擅之。自許見貶，救民革弊之言無聞矣。"復拜諫議大夫。

術士言："太白犯上將，武官必有厄。"於是武官

欲移災文官，將軍李時用等三十餘人詣闕，構許及右司諫崔基厚、直史館王許召等六人罪，請流。王雖知無罪，然柔弱無斷，竟從其請，並流遠島，人多寃之。時用等猶慮未足以厭勝，追論中郎將金子格嘗助慶大升踰入宮墻之罪，亦流于島。時御史大夫文章弼，屢以太白犯上將、執法，詐上表辭職，既而太白退舍既遠，而許又當其災，故章弼復就職，然尚懷疑。每出入，立喝道于馬後，不欲當執法位，其誣天如此。久之，王念許非罪見謫，召還，將復用，朝論未諧，不果。十七年，以判禮賓省事致仕，居數歲，疽發背卒，年六十七。

金光中 蔕

金光中登第，毅宗時，稍遷給事中，爲西北面兵馬副使。有島在麟、静二州之境，二州民嘗往來耕漁。金人乘間樵牧，因多居焉，光中欲復地邀功，擅發兵擊之，火其廬舍，仍置防戍屯田。後金莊奉使如金，金主讓之曰："近稍有邊警，爾主使然耶？若邊吏自爲，則固宜懲之。"莊還奏，王命歸其島，撤防戍。光中累官至諫議大夫、秘書監。嘗愛驅使朴光升，與衣食畜之，請於人補隊校。鄭仲夫之亂，光升引光中匿人家，密告害之。

後光中子𦽟爲順安縣令，會裴純碩徵兵，𦽟鍊軍以應。聞光升爲祭告使來，先遣人捕光升父于蔚州，又執光升，俱至順安，令父子相見，先殺其父，謂光升曰："哀汝父乎？"光升曰然。𦽟曰："愛父一也，奈何背恩殺吾父乎？"光升無以對，遂斷其臂，置軍中，巡歷數縣，然後殺之。

安劉勃

安劉勃，明宗時累遷侍御史、藏經道場，參知政事宋有仁行香，祗候崔永濡以贊引後至，臺監御史欲劾之，永濡請劉勃曰："吾已乞參政得解，願勿奏。"劉勃曰："我未識參政意，事須聞奏，第君白王寢之耳。"永濡托王弟僧冲曦以聞，王曰："此小過可赦，奈參政怒何？宜告諸參政。"劉勃後拜吏部郎中，吏部點入仕者姓名以奏，號曰"點奏"，於是入仕者必賂白金數斤爲贄，自判事至令史習以爲常，競占下點曰："某某皆自我出也。"唯劉勃毅然不點，曰："我無所知。"世服其清。官至國子司業，卒。

崔汝諧

崔汝諧，慶州人，性寬厚，才學淺短。登第，補

蔚州通判，不閑吏事，無所可否，但署紙而已。初，明宗爲翼陽公，汝諧爲其府典籤。一日，夢太祖授笏於明宗，明宗受之，坐御床，汝諧與百僚賀，覺而奇之，以告明宗，曰："愼勿復言，此大事也。使上聞之，必害我。"汝諧遂歸心焉。後倅羅州，求名果海脯，厚餽於府，明宗深感之。及即位，汝諧賫表至京，隨例赴朝，王不之知也。陛辭日，獨詣禁門，因宦官以奏，王始驚曰："崔典籤來矣，朕不省也。"引見，甚慰籍之，令留待命，乃拜左正言、知制誥，不數年，歷侍御史、寶文閣待制，年已七十矣。奏曰："吏部減籍，臣年今實滿七十，例當致仕。"王曰："吏部錯書，天使然也，勿復有言。"驟遷諫議大夫、國子祭酒、掌監試，士林竊笑。拜樞密院使、左散騎常侍。謝表云："西垣備職，寔知此日之恩榮；北闕朝天，始信當年之夢感。"因乞骸骨，時年七十七，特授政堂文學，仍令致仕。十六年卒，年八十六。輟朝三日，謚文貞。

崔遇清

崔遇清，忠州吏，仁宗朝登第，調進禮縣尉。明宗在潛邸，遇清爲府典籤。及即位，以舊僚寵任，累歷臺諫。趙位寵起兵，遇清以兵馬副使從軍禦之。及還，擢國子祭酒、左諫議大夫，尋出爲西北面兵馬使。

時静州都領純夫郎將金崇等屢謀逆，朝廷姑息不即討，遇清誘州人斬純夫等，王下詔褒之，超授判尉衛事，進樞密院使、翰林學士承旨。乞骸骨，加守司空、左僕射致仕，十四年卒。遇清歷任中外，有聲績，然性癡闇，年至七十二乃乞退，時人譏之。子沆、謙。

王珪

王珪，字叔玠，初名承老，侍中剛烈公冲之子，太祖從弟寧海公萬歲七世孫也。年七歲，爲東宫學友。性温雅敏厚，美容儀，有器局，未嘗以喜怒妄加人。初授軍器注簿同正，門下省以幼駁之，毅宗曰："其父有佐命之功，豈可拘常例耶?" 累轉兵部員外郎、殿中侍御史。鄭仲夫之亂，珪乞告覲母，故免。明宗時，留守南京，有惠政。珪娶平章事李之茂女，之茂子世延以金甫當妹壻死於其亂，李義方欲並害珪，因其妻索之，匿仲夫家獲免。時仲夫女孀居，見珪，悦而通焉，珪遂棄舊室。義方死，珪復職，奉使如金。静州中郎將金純富嘗欲殺郎將用純，用純逃至京，及珪還至静州，純富等以珪爲權臣壻，欲劫留爲質，請誅用純，因謂珪曰："公衣冠之族，今背舊室，托婚權門，以圖苟活，名義已虧，將何顔與士大夫共立於朝乎?" 珪縮恧，無以對。賴義州分道王度諭解之乃脱歸。神宗朝，拜御史大夫，進參知政事，累拜門下侍郎、同

中書平章事。年六十四，有微疾，乃曰："知足不殆。"遂上章乞退，杜門懸車，優游自適。世稱耆英，以珪爲首。高宗十五年卒，年八十七。輟朝三日，謚莊敬。

車若松 奇洪壽

車若松，父舉首，直史館。若松與其兄若椿俱幼，舉首曰："若椿當以文藝立身，可勤學，若松武才著名。"若椿果登第，仕至兵部侍郎。若松出身禁衛，明宗時由郎將拜將軍。重房奏："自庚寅以來，武官皆兼文官，而內侍、茶房獨不得兼，請許兼屬。"王以若松等四十三人皆兼內侍、茶房。武官兼屬自若松輩始。神宗初，拜樞密院副使，進守司空、參知政事。若松與奇洪壽同入中書省上訖，若松問於洪壽曰："孔雀好在乎？"答曰："食魚鯁咽而死。"因問養牧丹之術，若松具道之。聞者曰："宰相之職，在論道經邦，但論花鳥，何以儀表百寮？"若松後拜開府儀同三司、守太尉、中書平章事，卒。若松畜妓，生二子，長入國學，補服膺齋生，次入流品。崔忠獻陰嗾御史臺奏屬伶官，限七品，又削學籍。

洪壽，字大古，幸州人。少善書工文，及壯，從武班，歷事明、神、熙三朝，官至特進、壁上三韓三

重大匡、門下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判吏部事。以吏部掌銓選，讓于忠獻，引年乞退，琴書自娱，卒年六十二。輟朝三日，謚景懿。

鄭克温

鄭克温，全州尚質縣人，父元寧，大將軍。克温初調良醞令同正，召入内侍，以征西功授金吾衛散員。累轉將軍，得士卒心。時國家討南賊，克温以所領軍赴之。益訓鍊，遇賊輒擊敗之，俘獲居多。入爲大將軍，歷御史大夫、知門下省事，進參知政事。高宗二年卒。輟朝三日，謚翼烈。性温仁謹愿，不露圭角，凡所涖，威惠得宜。當時無赫赫大名，及去，皆有遺愛。無子，配享康宗廟庭。教曰："卿昂躔毓粹，崧嶽降精。氣雄韓信之登壇，早紆將印；略邁張良之借筯，密轉軍籌。當寧考之承圖，掌中樞而佐命，暨參大政，逮事寡人。故及見爾之平生，真可謂古之遺直。朕曩遭憂釁，深軫哀傷。地隔九天，雖未還於仙馭；禮終三載，將入奉於宗祊。顧侑位之難虚，與群僚而迺議，當代之佐，未必乏其人焉，衆論所歸，固無易於卿者。爰舉追崇之典，俾躋與享之聯。朕將嘉乃丕績，誓萬世之不忘；卿亦相我先君，佑三韓之永固。"

柳光植

柳光植，全州人。風儀瓌偉，清儉節欲，沈重寡言。蔭補良醞署令同正，出倅靈巖，政尚清嚴，吏畏民懷。累遷參知政事，揚歷中外，皆有聲績。高宗八年，以門下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致仕，逍遥自適，世稱壽富雙全。卒，輟朝三日，謚戴肅。

子蘣、韶。韶性剛亢，少許可，不事産業。官至平章事，子能爲寶文閣待制，諂事崔竩，弄權斂怨。及金俊誅竩，能亦被誅，韶憂憤成疾卒。謚莊定。人譏之曰："生不教，死無益。"

權敬中

權敬中，登第補博士。嘗學神仙辟穀之術，李奎報作詩責之。高宗朝，累授尚書、禮部侍郎、知制誥，與奎報、俞升旦等撰《明宗實録》，分年秉筆。敬中議曰："臣所編四年之間，記災異者凡若干事，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，記天變者多矣，只書日有食之，而不書月食，豈以日實也，無待而明，君象也，月闕也，有待而明，臣象也？取《詩》所謂'彼月而食，則維其常。此日而食，于何不臧'之説，忌陽之虧而不忌

月闕故歟？丁未七月之日食者，即是日而應見矣。曹元正、石隣之黨夜犯宮闈而作亂，豈非陰侵陽、臣犯君之效歟？魯昭公二十四年五月日食，梓慎曰：'水也'，昭子曰：'旱也'，其言曰：'日過分而陽猶不克。克必甚，能無旱乎？陽不克，莫若積聚也。'是歲果有旱。説者曰：'二至二分，日有食之不爲災。日月之行也，春秋分日夜等，故同道而食，輕不爲災，水旱而已。'己酉二月之日食，在於春分，是以至閏五月而旱，此其應也。日赤薄無光、日旁有背氣、外赤内黄、日有東西珥者各一。按《前漢書》注云：日旁氣，在傍直對曰珥，向日爲抱，向外爲背。背者，背象也。氣往迫之爲薄。[1]《晉志》曰：'其君無德，其臣亂國，則日赤無光。'天之譴告，豈不丁寧乎？雖去曹、石之輩，復有東南之賊縱橫熵亂者，故譴告如此。當此時而覺悟，豈非令終之兆乎？

月犯昴者五，月食昴者三，月犯心者二，月食心者二，月犯心前星者一，食心後星者二，月貫心而行者一。按《星傳》：'昴旄頭胡星也，爲白衣會，又天之珥也，主獄事。心三星，天王正位也，前星爲太子，後星爲庶子，中星爲明堂大辰，主天下賞罰。天下變動，心星見祥。'據此而言，上國當有因刑罰失中之事，胡兵踐蹂天街，波及於外。又且天王失位，而嫡庶子孫蕩析不振者，故罰之所示者，如此其多也，有

〔1〕見《漢書·天文志》"彗孛飛流，日月薄食，暈適背穴，抱珥蜺"注。

國家者，宜鑑省焉。月犯角左星者三，月入羽林者二，月犯五車者二，月犯箕星者四，月入太微者二，月入南斗魁者三，月食房者一，月犯房南星者一，月赤如血者一。角爲天田，亦爲理主刑，則恐有刑法失理而不平者。羽林爲天軍，亦主翼王，恐天軍多非其人，翼王不謹者乎？五車，五帝軍舍也，恐主軍非人，不能嚴毅武勇，致撓敗故歟？太微，天子庭也，月五星入太微軌道吉，不識月果軌道否乎？南斗，天廟也，丞相、太宰之位，得非丞相、太宰不能褒進賢士，稟授爵禄之罰歟？房爲天府，又爲天駟，而月掩食者，天閑之駟散於非人，故罰之所示者如此。月者，太陽之精，白而明者也，今變赤如血者，豈非《星傳》所謂‘月變色，將有殃’者乎？

歲犯執法者二，歲與太白同舍者一，歲犯房上相者二，太白與辰星合者一，太白入犯太微者一，太白犯南斗者一，太白入氐行者一，太白經天者二，太白在北，熒惑在南，犯鎮者一，太白在東，熒惑在西，相犯者一，太白在東，熒惑在西犯胃者一，火入東井者一，熒惑入輿鬼者四，火犯司怪者一，火入軒轅者一，填犯歲者一，填犯亢者一，填入氐者一，填犯太微東上相者一，辰現房之東北者一。按《志》曰：‘仁虧貌失、逆春令、傷木氣則罰見歲星，義虧言失、逆秋令、傷金氣則罰見太白星，禮虧視失、逆夏令、傷火氣則罰見熒惑星，智虧聽失、逆冬令、傷水氣則罰見辰星。’仁義禮智，以信爲主，貌言視聽，以心爲

正，故四星皆失，填乃爲之動。五星之應。大抵如此。但仁義禮智之虧與貌言視聽之失，果誰之爲歟？將爲君天下者之應乎？擅一國者之應乎？不可知也。《星傳》：‘月食五星，其國皆亡。’注云：‘其國者，分野之國也。’則當以分野論，今不書分野，則不可以論其應也。又曰：‘太白經天，天下革民更王。’則凡五星之變多是上國之事，非本國之變，不足懼也。

氣之變者，西方赤氣如火，又東南竟天，自坤竟天者各一，坤方赤氣如火者一。按《周禮》有眡祲氏之官，掌十煇之法，以觀其妖祥，辨其吉凶，而赤祲乃憂氣之所應，則當時必有憂恚而謀亂者乎？五色虹南北相衡者一，乾坤二方虹蜺垂地者一，白虹見西北方者一，太廟虹見垂地者二。按《晉志》：‘白虹百殃之本，衆亂所基。’又云：‘白虹霧，姦臣謀君，擅權立威；夜霧白虹，臣有憂；晝霧白虹，君有憂；虹頭尾垂地，流血之象。’以此鑑戒可也。

雨土、大霧者各二。《志》曰：‘雨不霑衣而有土，名曰霾，君臣乖。’君臣道合，廓然成泰，霾何有焉？霧者，衆邪之氣，陰來冒陽，若白日中天，幽枉畢照，衆邪之氣安得冒乎？流星出入者二十有五。《星傳》曰：‘流星，天使也。自上而下曰流，自下而上曰飛，其大者曰奔，奔亦流星也。’《漢書》注云：‘飛，絶迹而去也，流，光跡相連也’，[1] 其吉凶之應以所

---

〔1〕 見《漢書·天文志》“彗孛飛流”孟康注。

出入論，大雨雹者八。按魯僖二十九年、昭公四年皆書‘大雨雹’，左氏記季武子問申豐曰：‘雹可禦乎?’申豐對以聖人在上無雹，雖有不爲災，而以藏冰、用冰之事演之。是故冬則陽入於地，陰行於外，於是有愆陽，故鑿冰而取之，洩陽杜陰，至春則陽不暴發而無凄風。夏則陰入地中，陽發於外，將有伏陰，故出冰而頒之，助陰抑陽，至秋則陰不暴作而無苦雨。今我朝藏冰、用冰之法，竊恐未盡合於古先，請議黑牡秬黍之奠，桃弧棘矢之禳，藏之周，用之遍，則雹之災庶可禦矣。

物之怪，神像頭亡者一，宮門鴟尾自頹者一。神者，民之主也，況智異山，南紀之巨鎮，其神尤爲靈異。今示其像無頭者，豈非內外人民咸懷無上之意，故示以如此，欲其省悟而革心也?門者，人所出入，莫不由之者也，今鴟尾自頹，尚宜修省。木之變則木介者二，虫食栗葉者二，震殿柱者一。《傳》曰：‘妄興徭役以奪民時，則木失其性而爲變怪。’魯成公十六年正月，雨木冰，而劉向以謂：‘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，木者小陽，貴臣卿大夫之象也。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，木先寒，故得雨而冰也。’或以木冰爲木介，介者甲也，甲，兵象，則憂其兵亂。栗，北方之果，虫食其葉，則北方之臣當憂讒賊。震柱示棟撓之凶，可不戒哉！火之變則樞院火者一，大倉災者一，平壤祠堂災者一。《傳》曰：‘棄法律，逐功臣，以妾爲妻，則火不炎上。’《說》曰：‘火，南方揚光輝爲明

者也。其於王者，南面向明而理，或耀虚僞，讒夫昌、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而爲災矣。’明宗早失配耦，中無內主，七嬖争寵，五孽招權，是以火樞密而示譴，牝雞女謁，失於樞機之密也。大倉之火，示不復畜養人也，平壤祠堂災者，示無神也。

水之變則井水沸流者一，大水者三，雪消如血者一。《傳》曰：‘簡宗廟，不禱祠，廢祭祀，逆天時，則水不潤下而失其性。’《説》曰：‘水，北方終藏萬物者也。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，望秩山川，懷柔百神，此所以順陰陽、和神人也。’明宗四時之享不躬行者有年，宜水之爲沴也。京房《易傳》曰：‘飢而不損兹謂泰，厥災水，水流殺人。’又曰：‘辟遏有德兹謂狂，厥災水，水流殺人，已水，地生虫。’往年關東飢，而有司莫以告，不舉荒政，故今兹之水漂屋者一百，流殺人者一千餘，豈非泰之罰歟？戊申之水，水已而生黄虫、黄鼠，豈非辟遏有德之罰歟？石之變者，自移者一，裂隕者三。金石同類，其自移與裂隕，金失其性也。故或説石，山之骨也，骨已裂隕，山亦將崩，國主山川而山崩，則國將危亡，可不戒哉？

鳥之變，雞鳴不鼓翅者一。按《易·説卦》巽爲大雞，酉爲小雞，又巽主風，風主號令，故雞號知時。巽木含火，火生風，火炎上，故雄雞有冠乃鳴。巽者離之再變，兑者離之變，而巽爲股，離爲羽翰，故雞將號動，股擊羽翰而後有聲。今雞鳴不鼓翅，得非知時者非其人，隳官曠職之罰乎？獸之怪，虎入宫者一，

豹入城者一，犢有兩頭者一。虎豹，山野之惡獸也，今見于宮中與朝路，得非將爲惡獸之所窟穴乎？犢生兩頭者，下民不一之兆也。大抵世治則天變略，世亂則天變繁，道勝之君以人理天，德衰然後天且譴告。王者布德行政以順人心，則災何不銷，福何不至哉？”

金台瑞 若先 敉

金台瑞，慶州人，系出新羅宗姓。父鳳毛，美容儀，解胡、漢語，每金使至，必令儐接。常居東閣，神宗朝拜樞密副使，累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。卒，輟朝三日，謚靖平。台瑞登第，事明、神、熙、康、高五朝，位至守太保、門下侍郎平章事，引年致仕。台瑞雖業儒，不喜文。性貪鄙，豪奪人土田，每出入，人遮道呼訴曰：“公何奪吾食？”其子若先爲崔怡女壻，故有司莫敢劾。坐吴承績事籍其家，卒謚文莊。子若先、起孫、慶孫，起孫門下侍郎平章事，慶孫自有傳。

若先累官至樞密副使，元宗納其女爲妃，生忠烈王。若先妻因燈夕入内，高宗以太子妃母命其府牽龍行首、中禁都知及將軍等爲僕從，輿蓋服飾一如王妃。識者曰：“下之僭上，上自啓之。”初，若先聚怡府中諸娘于望月樓牧丹房縱淫，其妻妬，訴怡曰：“吾其棄

家爲尼。”怡即流若先所私娘及媒者于島，壞樓房。妻嘗與奴通，若先知之，妻以他事訴怡，怡殺若先。怡久之知誣妄，殺其奴，遂疏其女，終身不見。後追謚若先莊翼公。

子敉，初名㝡，又改佾，以怡故，由內給事拜守司空、柱國，怡辭以年少不稱，乃改授將軍。有人譖敉于怡，怡召責之曰：“汝集無賴，徒欲何爲乎？”髡其首，流河東。執其所親將軍金正暉、平虜鎮副使孫仲秀、茶房安琦等三十五人投之江。後怡召敉還，歸俗，拜司空。司空唯諸王爲之，敉娶襄陽公女，故授之，實欲其無權以避沆也。敉聞沆謀害己，欲先圖之，爲書遣及第洪烈、春坊公子鄭瞻遺叔父慶孫，慶孫恐禍及，以告怡，怡囚洪烈等于街衢獄，（鞠）〔鞫〕其黨。敉之召還也，將軍劉鼎，指諭奇洪碩、閔景咸等聯署狀，請怡以敉爲後，怡置而不問。至是，怡出其狀，悉囚署名者鞫之，沉景咸等于江，流敉于高瀾島，其餘死流貶黜者四十餘人。

文漢卿　權世侯　白敦明

文漢卿，溟州人，祖儒寶，右僕射。漢卿性貪鄙怯懦。初補隊正，累遷大將軍。高宗二年，出爲西北面兵馬使，論軍卒爵賞，多受賂金，又徵求州郡無厭，

因失人心。明年，金山王子兵入寇，漢卿與戰，擒八人，賊屯椞山南石牛、新豐、玉兒等驛之野。漢卿會諸城兵戰于渭州城外，斬五百七十餘級，我軍死者三十餘人。改中軍兵馬使，賊闌入東界，漢卿擁兵宜州，逗遛不戰，聚百工營中造私物，利盡錐刀。及賊來圍，棄城潛逃，我軍大敗，以罪流海島。後召還，拜上將軍，歷兵、工二部尚書，進樞密院副使、右僕射，十三年卒。

有權世侯者，爲西海道椋山城防護別監，禦蒙古兵。城四面壁立，唯一逕僅通人馬。世侯恃險縱酒，不爲備，且有慢語。蒙古設砲攻城門，碎之，矢下如雨。又梯石壁而上，以火箭射草舍，延爇城中人家，甲卒四入，城遂陷，世侯自縊死。城中死者無慮四千七百餘人，屠男口十歲以上，擒其婦女、小兒，分與士卒。

又有白敦明者，爲東州山城防護別監。驅民入保，禁出入，州吏告曰："禾未穫，迨敵兵未至，請迭出刈之。"敦明不聽，遂斬之，人心憤怨，皆欲殺之。及蒙古兵至城下，敦明出精銳六百拒戰，士卒不戰而走。金華監務知城將陷，率縣吏而遁，蒙古兵遂攻門突入，殺敦明及其州副使判官、金城縣令等，虜婦女、童男而去。

盧仁綏

盧仁綏，高宗三年爲朔州分道將軍。金山王子兵數萬來侵，仁綏唯事奉佛在山寺，邏卒報賊已闌入我境，仁綏曰："契丹亦人耳，可忍殺耶？"留寺三日，賊横行州境，無敢誰何，仁綏棄城逃，身中數矢，僅免還京，崔忠獻怒奪其職。仁綏有老母，即棄之，被緇投邊山僧舍居數年。崔怡寄書曰："若來，當復舊職。"仁綏大喜，即還京，遂復職。俄遷大將軍，因得幸於怡，好論人長短爲禍福，人皆側目。左僕射崔允匡素以謇直稱，一日，謁怡，仁綏在側，允匡呼而數之曰："汝何時拜大將，帶紅鞓耶？汝鎮朔州，契丹兵入寇，棄城逃奔，不忠也；棄老母，遊方外，不孝也；不忠不孝，天地所不容，汝有何功位至三品耶？正己而後正人，何不自揣妄談人得失耶？若爾者，宜竄遐裔以戒後來。"仁綏俯伏，汗流洽背，聞者快之。後與周演之謀殺怡，事洩，怡執之，投水中。

金義元

金義元，高宗時人，起卒伍驍勇。少家貧，爲無賴行。一日，有人持錢財衣物過者，即奪掠而走。又

有隣婦，笥戴銀瓶段帛而去，義元從後取之，婦不知。後義元貴，呼其婦給銀瓶段帛，婦驚怪不受，義元不言其故，强與之。官至門下平章事，卒。元宗時，有允成者居甲串里，隣有校尉夜穴壁偷穀一石，穴小，未能出，允成自内推出之，校尉乃走。允成追及之，曰："汝迫飢餓以至此，亦何傷？家人無知者可取去。"校尉遂負而歸，允成終不言。妻孥皆謂穿窬所爲，後校尉受俸，具酒食來致謝。

高麗史一百二

列傳卷第十五

琴儀

琴儀，字節之，初名克儀，本奉化縣人，後賜籍金浦，三韓功臣容式之後。體貌奇爽，器度雄偉。少力學，善屬文，屢舉不第，出監清道務，剛直不撓，民目爲鐵太守。明宗十四年，中魁科籍，内侍崔忠獻當國，求文士，有李宗揆者薦儀，遂諂事忠獻，歷敭華要。神宗朝拜尚書右丞、右諫議大夫、太子贊善大夫。儀嘗帶二學士，又兼三大夫，世以爲榮。忤執政，左遷將作監，復拜左諫議大夫。熙宗四年，以右副承宣掌試，取皇甫瓘等。瓘等謁忠獻，忠獻贈隨從坊廂銀瓶各一事，怡亦贈銀瓶。又謁王，親賜酒果，仍觀各坊廂歌吹，命瓘等七人屬内侍。儀爲忠獻所昵，故待以厚禮如此。尋遷知奏事、知吏部事。儀久典機要，奏對稱旨，王倚以爲重。儀頗恃勢驕恣，瓘詣儀直廬，

作詩諷休官，儀以告忠獻，流竄于島，時議薄之。

康宗即位，金遣使冊命，金使欲入儀鳳正門，朝議不肯，往復相詰，王命儀往諭。儀問曰："天子之巡守方岳者，自古有之，若大國枉蹕小國，當入自何門？"金使曰："天子出入，舍中門而何？"儀曰："然則人臣欲入君之正門，可乎？"金使大服，乃入自西門。王嘉之，進簽書樞密院事、左散騎常侍、翰林學士承旨。高宗二年，拜政堂文學、修國史，尋守太尉、中書侍郎平章事。五年，改門下侍郎平章事。嘗於八關會，臺吏以事扼隊正喉辱之，軍將呼噪，亂擲瓦礫于御史臺幕。有飛石過宰相幕，儀大怒，下庭立，厲聲罵曰："若等在君臣大會敢爾耶？苟爲亂，先殺老夫。"軍將稍沮，亂得不作。加守太保、門下侍郎、同中書門下侍郎平章事、判吏部事。七年，引年乞退，加壁上功臣，仍令致仕，以琴碁自娱。十七年卒，年七十八。王聞訃，悼甚，命有司庀喪葬，謚英烈。儀與人面折，無所諱，以是人多憚之。屢典貢舉，所選多名士，翰林曲有稱琴學士者是也。子耆、揆、暉、祺。

李奎報 益培

李奎報，字春卿，初名仁氐，黃驪縣人。父允綏，戶部郎中。奎報幼聰敏，九歲能屬文，時號奇童。稍

長，經史百家佛老之書，一覽輒記。其赴監試也，夢有奎星，報以居魁，果中第一，因改今名。明宗二十年登同進士第，嫌末科，欲辭之。父責之切，且無舊例，不得辭，因醉謂賀客曰："科第雖下，庸詎知不三四度鑄門生者乎？"坐客掩口竊笑。時李仁老、吴世才、林椿、趙通、皇甫抗、咸淳、李湛之等自以爲一時豪俊，結爲友，稱七賢，每飲酒賦詩，旁若無人。世才死，湛之謂奎報曰："子可補耶？"奎報曰："七賢豈朝廷官爵而補其闕耶？未聞稽、阮之後有承乏者。"皆大笑。又令賦詩，奎報口號其一句云："未識七賢内，誰爲鑽核人？"一坐皆有愠色。宰相趙永仁、任濡、崔詵、崔讜等上書薦之，爲不平者所抑，久不調。神宗二年，始補全州司録，爲同僚所忌，見替。東都叛，命將討之，以及第未官者充修製，人皆以計避，奎報慨然曰："予雖怯懦，避國難，非夫也。"遂從軍，爲兵馬録事兼修製。及還，論賞將士，奎報獨未得官。後禁省諸儒上書交薦，權補直翰林院。

崔忠獻使作《茅亭記》，覽之嘉賞，遂爲真。自是忠獻屢招致，走筆賦詩，驟遷司宰丞。高宗初，以詩贄忠獻，求參職階除，忠獻以其詩示其府典籤宋恂曰："此子高亢，意不止此，若直除參官，則亦人望也。"乃拜右正言、知制誥，歷左右司諫。八關會有闕賀表者，奎報欲彈，琴儀固止，忠獻聞而劾之，貶奎報爲桂陽副使，尋以禮部郎中、起居注召還，累拜左諫議大夫、翰林學士、判衛尉事，以事流猬島。踰年，召

判秘書省事。

時蒙古兵壓境，屢加徵詰，奎報久掌兩制，製陳情書表，帝感悟撤兵。王大嘉之，特授樞密副使、右散騎常侍，進知門下省事、戶部尚書、集賢殿大學士，陞政堂文學、守太尉、參知政事。二十三年，上表乞退，遣近臣敦諭起之。明年，三上表固辭，王重違其志，特加守太保、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，辭命猶皆委之，俸祿如故。二十八年卒，年七十四。謚文順。性豁達，不營生産，肆酒放曠，爲詩文不蹈古人畦徑，横騖別駕，汪洋大肆，一時高文大冊皆出其手。三掌禮闈，所得多名士。有集五十三卷行于世。子灌、涵、澄、濟。涵登第，仕至司宰少監。子益培。

益培，字自天，高宗時登第，調河東監務，選入翰院，累遷禮部員外郎。元宗復舊都時，官府舊物皆棄不收，獨益培收禮部文籍，以功遷右司諫。忠烈朝，拜僉議典書，累官至副知密直司事、版圖判書、文翰學士致仕。十八年卒。益培以文學名於世，通敏强記。然好色嗜酒，無節操，嘗受金洪裕賂，借述使中第，士林鄙之。

俞升旦

俞升旦，初名元淳，仁同縣人。沈訥謙遜，博聞

强記。尤工於古文，世稱元淳文。經史奧義有問者，辨釋無疑，至於釋典，亦能旁通。嘗過尚書朴仁碩家，仁碩有藻鑑，待之盡禮，人問其故，答曰："此人如照夜神珠，求不可得，況敢自致？"康宗爲太子時，選補僚屬，擢第爲侍學。康宗放江華，升旦亦被斥不調。熙宗朝，始授南京司錄參軍，與留守崔正華有隙，降授深岳監務，不赴。高宗在幼冲，亦受學。及即位，除守宮署丞，恩眷甚厚，遂爲師傅，歷禮部侍郎、右諫議大夫，進參知政事。蒙古大舉侵及京畿，崔怡會宰樞議遷都江華。時昇平既久，京都戶至十萬，金碧相望，人情安土重遷。然畏怡，無敢發一言者，升旦獨曰："以小事大，義也，事之以禮，交之以信，彼亦何名而困我哉？棄城郭，捐宗社，竄伏海島，苟延歲月，使邊氓丁壯盡於鋒鏑，老弱係爲奴虜，非爲國長計也。"怡不聽。十九年卒。謚文安。無子。

金仁鏡 承茂

金仁鏡，初名良鏡，慶州人，平章事良慎公義珍四世孫。父永固爲興郊道館驛使，公清慈惠，不笞一人。後爲龜州甲仗，金甫當起兵，敗永固，逮繫寧州獄，當死。興郊吏民詣處置使，涕泣請貸，使不忍誅，械送于京。承宣李俊儀素與永固善，營救得免。然第宅已沒官，妻子飢寒無所托，興郊吏又斂米帛厚遺之。

仕至閤門祗候。仁鏡才識精敏，善隸書。明宗時，中乙科第二人，直史館，累轉起居舍人。

高宗初，趙冲討契丹兵于江東城，辟仁鏡爲判官。時蒙古元帥哈真、東真元帥完顏子淵請兵粮，冲欲詗之，難其人。仁鏡請行，冲曰："幕中籌策，君所職耳，冒險往諜，非素習也，何敢請爲?"仁鏡曰："嘗聞蒙古布陣取法孫、吴，予少讀六書，熟知之，故敢請。"冲乃許之，即遣仁鏡率精兵一千，輸米一千石與之，會哈真、子淵攻契丹兵于岱州，屯州西禿山。仁鏡領兵往見之，兩元帥張樂宴慰，極歡而罷。仁鏡就州西門外結方陣，兩元帥登高而望，蒙古四十六人被甲帶劍，相對而立。仁鏡使才人列軍前，鼓噪作雜戲，又使善射者二十餘人一時俱射，矢入州城，契丹登城望者皆奔避。兩元帥歎軍容整肅，復邀仁鏡，置之上座，更宴慰。轉禮部郎中，論功擢樞密院右承宣。

十四年，東真寇定、長二州，仁鏡知中軍兵馬事，與戰于宜州，敗績。明年，被讒貶尚州牧使，故舊無一人相送者，唯門生餞于郊，仁鏡有詩云："一鞭幾盡掃胡塵，萬里南荒作逐臣。玉筍門生多出餞，感深難禁淚霑巾。"又題州壁云："敢向蒼天有怨情，謫來猶自得專城。何時鈴閣登黄閣，太守行爲宰相行。"未幾，拜刑部尚書、翰林學士，尋知樞密院事、尚書左僕射，當時以爲美談。十九年，進政堂文學、吏部尚書、監修國史，陞中書侍郎平章事。二十二年卒，謚貞肅。仁鏡文武吏材俱贍，詩詞清新，尤工近體詩賦，

世稱“良鏡詩賦”。

子錬成，擢魁科，官至尚書左僕射、翰林學士承旨。

孫承茂，美容儀，有才識。少登第，歷史翰，爲金俊所重，累遷侍御史。時承宣許珙執政，諸道按察多行餽遺，康軒、韓琓亦附珙，多受賂，承茂皆劾論，珙由是惡之。

李公老

李公老，字去華，丹山縣人。文章富贍，尤工四六。明宗朝登第，調安邊判官，出私財代民賦，以最徵爲司儀署丞，遷直翰林院。崔忠獻以公老連戚里，擯不用者幾十年。其父尚材憫之，賂忠獻，拜監門衛長史。高宗初，以禮部郎中爲趙冲兵馬判官，獻擒賊之策，多有中者。韓恂之反，公老爲宣撫使有功，拜秘書少監，出爲慶尚道按察使，令行禁止，部內大理。王嘉之，授刑部侍郎，仍按其道。入拜殿中監典，選崇威府，剖決如流，視事五日，民多稱服。進樞密院右副承宣、國子大司成。王倚爲腹心，將大用之。十一年卒，家無擔石。無子。

李仁老 吴世才 趙通 林椿

李仁老，字眉叟，初名得玉，平章事頫曾孫。自幼聰悟，能屬文，善草隸。鄭仲夫之亂，祝髮以避，亂定歸俗。明宗十年，擢魁科，補桂陽管記，遷直史館。出入史翰凡十有四年，與當世名儒吴世才、林椿、趙通、皇甫抗、咸淳、李湛之結爲忘年友，以詩酒相娱，世比江左七賢。神宗朝，累遷禮部員外郎。高宗初，拜秘書監、右諫議大夫，卒，年六十九。以詩名於時。性偏急，忤當世，不爲大用。所著《銀臺集》二十卷、《後集》四卷、《雙明齋集》三卷、《破閑集》三卷行於世。子程、穰、稆，皆登第。

世才，字德全，高敞縣人，祖翰林學士學麟。世才少力學，手寫六經以讀，日誦《周易》。明宗時登第，性疏雋少檢，不容於世。仁老三上書薦之，竟未得官，僑寓東京，窮困而卒。與奎報爲忘年交，奎報私謚曰玄静先生。

通，字亦樂，玉果縣人。軀幹魁梧，經史百家無不貫穿，明宗聞其名，屢召問。登第，累遷正言，轉考功郎中、太子文學。奉使如金，會有徵詰，拘留三年，金人愛其才，遣還。後知西北面留守事。寬仁恭

儉，待人以信。官至左諫議大夫、國子監大司成、翰林學士。

椿，字耆之，西河人。以文章鳴世，屢舉不第。鄭仲夫之亂，闔門遭禍，椿脱身僅免，卒窮夭而死。仁老集遺藁爲六卷，目曰《西河先生集》，行於世。

趙文拔

趙文拔，定戎鎮吏。幼聰敏俊逸，讀書輒記，文詞清警。擢魁科，補南京司錄，其父年踰六十，文拔作詩遺崔怡求官，怡告忠獻曰："子擢狀元，父爲州吏，非國家重儒之意。且趙生才氣必遠到，盍免其父鄉役以勵爲人父者?"忠獻然之，遂聞于王，授職，時人美之。文拔累轉中書注書。嘗直宿省中，有一小胥寒甚，文拔憐之，許入被中。小胥狎，加足腹上。其夜，會頒政省吏來報："注書作正言"，小胥徐收其足，文拔猶若熟睡。歷司諫、起居舍人。高宗十四年，以禮部郎中兼起居注、史館修撰官，修《明宗實錄》，遘疾卒。

李淳牧 李需

李淳牧，陜州吏，少志學，善屬文。嘗隨父至京，每於文會，應韻走筆，名動一時。時有李需者，才識敏悟，亦能走筆，與淳牧齊名。淳牧登第，調錦城管記，遷直翰林院，尋轉詹事府注簿。以陰陽伎術往來周演之家，及演之死，左遷金溝縣令。崔怡愛其才，未期召還，驟加寶文閣待制，進判秘書省事。性巧詐多疑，所莅政不廉平，但以文墨技藝不離省闥，常典制誥。崔沆少時師事之，及執政，待以殊禮，擢尚書左僕射，未拜而卒。子信孫、義孫，皆官至判事。德孫，自有傳。

需，字樂雲，初名宗胄，未詳其鄉貫。登第，爲崔怡所愛，嘗不離左右，善諧詼戲謔，以故不得除臺諫、制誥，仕至尚書、禮部侍郎。妻亡，服未闋，通妻姪之婦，婦謀害其夫，事覺，並流海島。又錄其婦遊女籍。需以文學知名，穢行如此，人皆醜之。

金敞

金敞，初名孝恭，安東人，新羅敬順王之後。性

温和，無忤於人。熙宗朝登第，直史館，累遷尚書右丞。崔怡召置政房，掌銓選。時應吏兵部選者無慮數萬，敞一見，無不記其姓名，有陳訴輒應無少謬，人服其强記。然銓注一聽於怡，不可否，或問其故，答曰："天假手我晉陽公，吾何間焉?"其阿諂如此。高宗朝，拜樞密院副使，轉門下平章事。敞附權門，久典政柄，一日可九遷，尚循資格，年幾六十始拜相，世以爲廉於進取。四十三年，以守太師、門下侍郎平章事、判吏部事卒。無子，臨歿，語其姪方慶等辭國葬。謚文簡。

宋國瞻

宋國瞻，鎮州人。性剛直，疾惡如讎，善屬文。登第，直史館，高宗朝拜監察御史。蒙古元帥撒禮塔大舉入境，王遣淮安公侹講和，國瞻從行。及至，與撒禮塔言，辭色嚴正，撒禮塔嘉歎。歷正言、判秘書省事，與金敞諂事崔怡，入政房，耿介不阿，怡頗憚之。朴暄擅權，國瞻恥與爲列，托以足疾，辭政房，怡自此疏之。然外有大事，必遣國瞻治之。由刑部尚書出爲慶尚道巡問使，寄書於怡，論沆事，怡然之。復以沆之譖，貶國瞻東京副留守。及怡死，沆襲權，國瞻畏禍屏居，沆亦懷宿憾，顧嫌物議，召爲右散騎常侍。未幾，出知西北面兵馬事，久不召，憤懣卒。

崔滋　河千旦

崔滋，字樹德，初名宗裕，又名安，文憲公冲之後。天資淳訥，不以表表爲能。少力學，能屬文。康宗朝登第，補尚州司錄，以政最聞，入補國學學諭。崔怡品題朝士，以文、吏俱優者爲第一，文而不能吏次之，吏而不能文又次之，文、吏俱不能爲下，皆手疏屏風。每當銓注，輒考閱之，滋名在下，故十年不調。滋嘗作《虞美人草歌》、《水精盃詩》，李奎報見而奇之。後怡謂奎報曰："誰可繼公典文翰者？"曰："有學諭崔安者，及第金坵其次也。"時李需、李百順、河千旦、李咸、任景肅皆有文名，怡欲試其才，令製書表，使奎報第之，凡十選，滋五魁五副。怡又欲試吏才，授給田都監錄事，亦敏而勤。高宗時，累遷正言，出牧尚州，剖決如神，吏民愛畏。按察使薦之，秩未滿，召拜殿中少監、寶文閣待制，連按忠清、全羅，有聲績。官累國子大司成、知御史臺事，轉尚書右僕射、翰林學士承旨，進樞密副使，拜中書平章事，加守太師、門下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判吏部事。

蒙古兵大至，令三品以上各陳降守之策，衆論紛紜。滋與樞密使金寶鼎曰："江都地廣人稀，難以固守。出降便。"一日，滋邀金俊諸子宴其第，時人譏

之。上章乞退，自號東山叟。元宗元年卒，年七十三。謚文清。《家集》十卷、《續破閑集》三卷行於世。子有侯，密直副使、文翰學士。有抔，東京留守判官。有濟，自有傳。

千旦，利安縣人。性質直，長於文章，一時表箋皆出其手，晚好釋典。高宗嘗欲移御大寺洞，千旦與起居注鄭義白曰："此洞白虎張口勢，今蒙古兵彌漫，君臣入虎口，可乎？"乃止。

蔡松年　楨

蔡松年，東州平康縣人。以御殿行首拜郎將，久不改銜，崔忠獻問其故，不答，旁有人曰："其父今未拜參，若改銜出朝路，恐乃父望見，不知其子而下馬避走耳。"忠獻義之，尋拜父參職，松年由是爲忠獻所重。累歷樞密承宣、御史大夫、參知政事。高宗三十八年，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卒。姿端秀，性和平，能終始富貴。謚景平。

子楨，容儀峻爽，志操謇諤。以蔭進，累遷樞密副使、御史大夫。元宗如蒙古，楨扈從，多所裨益，進參知政事。又從世子如蒙古，以年老請先還。三別抄之難，楨留守江都，聞亂即馳出，賊追不及，謁王

于西京，王慰諭之。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，配享元宗廟庭。

孫抃

孫抃，初名襲卿，樹州人。登第調天安府判官，政最超拜供驛署丞。高宗朝，累遷禮部侍郎，非罪流海島，尋授慶尚道按察副使。人有弟與姊相訟者，弟曰："既爲同産，何姊獨得父母之財，弟無其分耶？"姊曰："父臨絶，舉家産付我，汝所得者，緇衣一，緇冠一，繩鞋一兩，紙一卷而已，文契具存，胡可違也？"訟之，積年未決。抃召二人至前，問曰："若父没時，母安在？"曰："先亡。""若等於時年各幾何？"曰："姊已有家，弟方髫齔。"抃因諭之曰："父母之心，於子均也，豈厚於長年有家之女而薄於無母髫齔之兒耶？顧兒之所賴者姊也，若遺財與姊等，恐其愛之或不至，養之或不專耳。兒既長，則用此紙作狀，服緇衣冠，穿繩鞋以告於官，將有能辨之者，其獨遺四物，意蓋如此。"弟與姊聞而感悟，相對而泣，抃遂中分家産與之。

抃官累樞密院副使。三十八年，以守司空、尚書左僕射卒。性剛毅，長於吏事，剖決如流，所至有聲。以妻派聯國庶，不得拜臺省、政曹、學士、典誥，妻謂抃曰："公因我系賤，不踐儒林清要，敢請棄我，更

娶世族。”抃笑曰：“爲己之宦路，棄三十年糟糠之妻，吾不忍爲也，況有子乎？”遂不聽。子世貞，亦不得赴舉。

權守平

權守平，安東人，跡微不知其族譜。姿豐美，性淳厚質直，有古人風。嘗爲隊正，貧居，有郎中卜章漢以非罪見竄，守平遞食其田有年。及章漢遇赦還，守平素不相識，且其田租已漕于江，守平袖租簿就與之，章漢曰：“當吾竄謫，君雖不食，豈無他人？君今哀我，還其田足矣，何用租爲？”守平曰：“乘人之災，食其田猶恐不義，今既還，尚忍食耶？”遂投其簿。章漢不受，閉門而入，守平竟以簿繫石擲之而去。父老歎曰：“今爭奪成風，不圖獲見若人。”牽龍職卑而任寵，權貴子弟皆願爲之，守平由隊正得補，辭以家貧。親舊曰：“此榮選也，率多易妻求富，君若改娶富家，誰不願授室？”守平曰：“貧富，天也，何忍棄二十年糟糠之妻，以求富室邪？”言者慙服。積官至樞密院副使，高宗三十七年卒。子踕，翰林學士。踕子晅，自有傳。

李純孝 張純亮

李純孝，韓山人。父實椿，衛尉卿。純孝高宗朝累官至全羅道巡問使，卒。爲人清白，處決如流。嘗使蒙古，不齎一物而還，囊橐皆空，巷婦郵卒皆服其清節，曰："真官人也。"

又有張純亮者，性耿介，徇公忘私。以戰功顯，卒官樞密院副使。

宋彦琦

宋彦琦，鎮州人。父恂，以知禮聞，官至中書侍郎平章事，雖在懸車，凡國典禮皆就咨焉。彦琦少能文，有名儕輩間。高宗時登第，出倅金州，政廉平，能斷事，姦豪斂迹，以最徵爲都兵馬錄事，稍遷監察御史，監右倉。時歲凶，告糴請謁者多，彦琦一以公，分與甚均，時稱賢御史。蒙古兵二百餘騎聲言捕獺，直入嘉、朔、龜、泰四州之境，實欲剽掠，彦琦率數騎往諭之，蒙古兵乃退。自是四使蒙古講和，七年之間，邊境稍安。累官至判將作監事。三十三年，王欲復使講和，適彦琦遘疾，宰相相謂曰："宋之生，國之

福；宋之亡，國之憂也。”卒年四十三。

金守剛

金守剛，性精通博物，耿介不群。高宗朝登第，直史館，累遷侍御史。時移都江華，蒙古遣將侵掠，督還舊京。王遣守剛如蒙古進方物，守剛從帝入和林城，乞罷兵。帝以不出陸爲辭，守剛奏：“譬如獵人逐獸入窟穴，持弓矢當其前，困獸何從而出？又如冰雪慘烈，地脉閉塞，草木其能生乎？”帝然之，曰：“汝誠使乎？當結兩國之好。”遂遣徐趾來命罷兵。後復來侵掠，又遣守剛。帝方自將伐宋，守剛謁行營，懇乞罷兵，帝又許之，仍遣使與守剛偕來。守剛仕至中書舍人卒，未至大拜，時論惜之。

金之岱

金之岱，初名仲龍，清道人。風姿魁梧，倜儻有大志，力學能文。高宗四年江東之役，代其父隸軍隊以行，隊卒皆於楯頭畫奇獸，之岱獨作詩書之，曰：“國患臣之患，親憂子所憂。代親如報國，忠孝可雙修。”元帥趙冲點兵見之，驚問，召入內廂，器使之。明年冲知貢舉，之岱擢第一名，例補全州司錄，恤孤

寡，抑强豪，發摘如神，吏民敬畏。入拜寶文閣校勘，後爲全羅道按察使。崔怡子僧萬全住珍島一寺，其徒橫恣，號通知者尤甚，其所請謁，之岱皆抑不行。嘗至其寺，萬全慢罵不見，之岱直入升堂，堂上有樂器，乃橫笛數弄，操琴鼓之，音節悲壯。萬全欣然出曰："適有微疾，不知公至此。"相與歡飲，因托以十餘事，之岱即行之，留數事曰："至行營乃可爲耳，宜遣通知相候。"還營數日，通知果至，之岱命縛之，數其不法，投之江。萬全即沆也，雖挾前憾，以之岱廉謹少過，竟莫能害。累遷判司宰事。時蒙古兵犯北邊，知兵馬事洪熙嗜女色，不恤軍務，一方離心，以之岱有才略，陞簽書樞密院事，代熙出鎮，撫以恩信，西北四十餘城賴以安。元宗初，拜政堂文學、吏部尚書。未幾，上章請老，加守太傅、中書侍郎平章事致仕。得疾，剃髮坐逝，年七十七。謚英憲。

初，之岱聞城南有叟善星命，往見之。叟迎入推占，因令少女拜庭下云："此公後必貴，汝蒙其賜，謹識之。"後二十年，之岱按全羅，時賊黨多繫獄。之岱按囚，一婦呼曰："舊日城南叟女也，不幸至此。"之岱驚駭，命釋，厚慰而遣之。

李藏用

李藏用，字顯甫，初名仁祺，中書令子淵六世孫。

父儆，清儉寡欲，通經史，善斷事，官至樞密院使。藏用高宗朝登第，調西京司錄，入補校書郎兼直史館，累遷國子大司成、樞密院承旨，陞副使，拜政堂文學。元宗元年，參知政事，加守太尉、監修國史、判戶部事，進中書侍郎平章事，又加守太傅、判兵部事、太子太傅。

五年，蒙古徵王入朝，王命宰相會議，皆持疑未決，藏用獨曰："王覲則和親，否則生釁。"金俊曰："既就徵，萬一有變，乃何？"曰："我以爲必無事也，脱有變，甘受孥戮。"議乃定，遂從王入朝。時永寧公綧在蒙古，言："高麗有三十八領，領各千人，通爲三萬八千人，若遣我，當盡率來爲朝廷用。"史丞相召藏用至中書省問之，藏用曰："我太祖之制蓋如此，比來死於兵荒，雖曰千人，其實不然。亦猶上國萬戶牌子頭數目未必足也，請與綧東歸點閲，綧言是，斬我，我言是，斬綧。"綧在側，不敢復言。又問高麗州郡戶口幾何，曰："不知。"曰："子爲國相，何爲不知？"藏用指窗欞曰："丞相以爲凡幾箇？"丞相曰："不知。"藏用曰："小國州郡戶口之數，有司存，雖宰相，焉能盡知？"丞相默然。

翰林學士王鶚邀宴其第，歌人唱吴彦《高人月圓》、《春從天上來》二曲，藏用微吟其詞，中音節。鶚起，執手歎賞曰："君不通華言而解此曲，必深於音律者也。"益敬重。帝聞藏用陳奏，謂之阿鑾滅兒里干李，宰相見者，亦謂海東賢人，至有寫真以禮者。王

還，以功進門下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慶源郡開國伯，食邑一千戶，食實封一百戶，又加太子太師。

八年，蒙古遣兵部侍郎黑的等令招諭日本，藏用以書遺黑的曰："日本阻海萬里，雖或與中國相通，未嘗歲修職貢。故中國亦不以爲意，來則撫之，去則絶之，以爲得之無益於王化，棄之無損於皇威也。今聖明在上，日月所照，盡爲臣妾，蠢爾小夷，敢有不服？然蜂蠆之毒，豈可無慮？國書之降，亦甚未宜。隋文帝時上書云：'日生處天子致書于日没處天子'，其驕傲不識名分如此，安知遺風不存乎？國書既入，脱有驕傲之答，不敬之辭，欲捨之則爲大朝之累，欲取之則風濤艱險，非王師萬全之地。陪臣固知大朝寛厚之政，亦非必欲致之，偶因人之上言，姑試之耳。然取舍如彼，尺一之封莫如不降之爲得也，且彼豈不聞大朝功德之盛哉？既聞之，計當入朝，然而不朝，蓋恃其海遠耳。然則期以歲月，徐觀其爲，至則奬其內附，否則置之度外，任其蚩蚩自活於相忘之域，實聖人天覆無私之至德也。陪臣再覲天陛，親承睿渥，今雖在遐陬，犬馬之誠思效萬一耳。"蓋藏用度日本竟不至，將累我國，故密諭黑的，欲令轉聞寢其事。王以其不先告，疑有二心，即配靈興島。館伴起居舍人潘阜亦坐不告，流彩雲島。阜方對黑的坐，武士突入曳出，黑的怒，詰問知之，乃還藏用書。且曰："我若歸奏此書，幸而聽乎，天下之福也，如不之聽，於汝國亦有何罪？"固止之，由是皆獲免。

九年，拜門下侍中。藏用嘗言於朝，欲使宗社無虞，中外晏然，莫如還都舊京。金俊及其黨皆不欲之，藏用曰："若不能席卷以出，且令作宮室，夏居松京，冬返江都，如上國之有兩都可也。"於是置古京，出排都監。蒙古帝遣使徵兵于我，敕令藏用來奏軍額。及藏用謁帝，帝曰："朕命爾國出師助戰，爾國不以軍數分明奏聞，乃以（糢）〔模〕糊之言來奏，王綧曾奏：'我國有四萬軍，又有雜色一萬。'故朕昨日敕爾等云：'王所不可以無軍，其留一萬以衛王國，以四萬來助戰。'爾等奏云：'我國無五萬軍，綧之言非實也，苟不信，試遣使與告者偕往點其軍額，若實有四萬，陪臣受罪，否則反坐誣告者。'爾等若以軍額分明來奏，朕何有此言？"遂呼綧曰："宜與藏用辨。"又敕藏用曰："爾還爾國，速奏軍額，不爾，將討之。爾等不知出軍將討何國，朕欲討宋與日本耳。今朕視爾國猶一家，爾國若有難，朕安敢不救乎？朕征不庭之國，爾國出師助戰，亦其分也。爾歸語王，造戰艦一千艘，可載米三四千石者。"藏用對曰："敢不承命？但督之則雖有船材，恐不及也。"帝曰："三王五帝以來，歷代之事，爾等所知，不必更説，朕將取近而言之。昔成吉思皇帝時，河西王納女請和曰：'皇帝若征女真，我爲右手，若征回回，我爲左手。'後成吉思皇帝將討回回，命助征，河西竟不應，帝討而滅之，爾亦聞之。"藏用對曰："我國昔有四萬軍，三十年間，死於兵疫殆盡，雖有百戶千戶，但虛名耳。"帝曰："死者

尚有，獨無生者乎？爾國亦有婦女，豈無生者？爾乃年老諳事，説何妄耶？”對曰：“小邦蒙荷聖恩，自罷兵以來有生長者，然皆幼弱不堪充軍。”帝又曰：“爾國於宋，風順則可兩三日至，日本則朝發夕至，此汝國與蠻子人之言也，汝國何不主是事乎？”綧欲復言軍事，藏用曰：“至尊前不當争辨，遣人可驗。”帝謂曰：“言已畢矣。”

十年，林衍謀廢立，宰樞莫敢言。藏用自度不能止，且恐有不測之變，乃以遜位爲言，衍遂廢王，立安慶公淐。時世子在蒙古，回至鴨緑江，聞難，還入朝。衍懼，以藏用充節日使如蒙古，欲令説世子而返。至則具陳衍廢立，未幾，王復位入朝。明年，藏用謁王于道。王至東京，行省問廢立之故，王以有疾遜位對。行省知其非實，請以藏用從行，王惡藏用言與己異，故不許。藏用追謁于燕，具奏衍逆狀，帝使頭輦哥率兵衛王還國。又明年，蒙古斷事官不花等宣言：“林衍廢立，時與謀者尚在朝列，不正其罪，何以懲惡？”遂免藏用官。藏用曰：“當時不能死，豈非罪乎？”

十三年卒，年七十二。美風儀，性聰明，恭儉沈重，博覽經史，陰陽、醫藥、律曆靡所不通。爲文章清警優贍，又喜浮屠書，嘗著《禪家宗派圖》、《潤色華嚴錐洞記》，遺命火葬。無子。忠烈王元年，追謚曰文真。

高麗史一百三

列傳卷第十六

趙冲 抃

趙冲，字湛若，侍中永仁之子。生一月，母亡。稍長，極哀慕，家稱孝童。以蔭補官，入太學，登上舍。明宗時登第，籍内侍。博聞强記，諳練典故。熙宗朝，拜國子大司成、翰林學士，一時典冊多出其手。出爲東北面兵馬使，還拜禮部尚書。高宗三年，進樞密副使、翰林學士承旨、上將軍。文臣兼上將軍，自文克謙始，中廢已久，王以冲才兼文武，特授之。

時金山兵闌入北鄙，以參知政事鄭叔瞻爲行營中軍元帥，冲副之，右承宣李延壽都知兵馬事，五領軍屬焉。又括京都人，不論職之有無，凡可從軍者皆屬部伍。又發僧爲軍，共數萬，叔瞻等點兵於順天館。時驍勇者皆爲崔忠獻父子門客，官軍皆老弱羸卒，元帥心懈。王御崇文殿，群臣入謁，分立左右，叔瞻、

冲以戎服率諸總管入庭行禮，王親授鉞。日官以拘忌諂忠獻，出師不由大路，自保定門循城南，宿狻猊驛。會大雪，士卒凍縮不能前。及霽，至興義驛，適平州防禦軍還，前軍望見槍旗，誤謂賊兵至，遂奔潰，唯冲勒兵整肅。叔瞻等聞賊兵至盐白州，退屯興義、金郊兩驛間，復退屯國清寺。明年，叔瞻免，以知門下省事鄭邦輔代之。邦輔、冲等耀兵盐州，賊兵遁去，五軍元帥追賊于安州。行至太祖灘，遇雨而止，置酒宴樂，不設備。有一人乘白馬突入陣中，舉旗而麾，俄而賊兵大至，急圍五軍，前軍先潰，遂薄中軍，縱火燒壘，諸軍士卒散走，唯左軍拒戰，邦輔、冲奔左軍，左軍亦敗，五軍皆潰。大將軍李義儒、白守貞，將軍李希柱等戰死，士卒死者不可勝記，輜重資粮器仗皆爲所奪。邦輔、冲奔還京，潰卒絡繹於道，賊追至宣義門，焚黄橋而退，朝野大震。

御史臺上疏曰："鄭邦輔、趙冲望賊畏縮，莫有鬥心，棄軍驚走，以致士卒陷没。又歷代所傳兵書文籍以至器仗，盡爲敵奪，未副推轂之意，請免其職。"不允。御史臺復請罷職，從之。未幾，冲復爲西北面兵馬使，俄拜樞密使、吏部尚書。諫官奏："趙冲昨以敗軍被劾免官，今無功可賞，復除舊職，乞收成命，待其成功，許除官。"從之。

女真黄旗子軍渡鴨緑來，屯麟、龍、静三州境，冲與戰，斬獲五百一十餘級。又戰于麟州暗林平，大敗之，殺虜及溺江死者，不可勝數，僅三百騎遁去。

即復冲職。明年，以守司空、尚書左僕射召還。賊日熾，官軍懦弱不能制，復以冲爲西北面元帥，金就礪爲兵馬使，借將軍鄭通寶爲前軍，吴壽祺爲左軍，申宣胄爲右軍，李霖爲後軍，李迪儒知兵馬事，授鉞遣之。初，冲恨敗軍，作詩曰："萬里霜蹄容一蹶，悲鳴不覺換時節。儻教造父更加鞭，踏躪沙場摧古月。"至是，部伍整齊，號令嚴明，秋毫不犯，諸將莫敢以書生易之。

冲等道長湍至洞州，遇賊東谷，擒其毛克高延、千戶阿老。次成州，以待諸道兵。慶尚道按察使李勣引兵來，遇賊不得前，遣將軍李敦守、金季鳳擊之以迎勣。既而賊從二道俱指中軍，我張左右翼，鼓而前，賊軍望風而潰。敦守等與勣來會，錄事申仲諧分其兵，輸軍食，賊又要之，將軍朴義隣敗之于禿山。賊散而復集騎數萬，盡鋭來攻，我又敗之，亞將脱刺逃歸。賊魁又欲引還，慮我要其歸路，入保江東城。

蒙古太祖遣元帥哈真及札剌率兵一萬，與東真萬奴所遣完顔子淵兵二萬，聲言討契丹賊，攻和、孟、順、德四城，破之，直指江東。會天大雪，餉道不繼，賊堅壁以疲之。哈真患之，遣通事趙仲祥與我德州進士任慶和來牒元帥府，曰："皇帝以契丹兵逃在爾國，于今三年，未能掃滅，故遣兵討之。爾國惟資粮是助，無致欠闕。"仍請兵，其辭甚嚴，且言帝命破賊之後，約爲兄弟。於是，以尚書省牒答曰："大國興兵，救患弊封，凡所指揮，悉皆應副。"冲即輸米一千石，遣中

軍判官金良鏡率精兵一千護送。及良鏡至蒙古，東真兩元帥邀置上坐，宴慰曰：“兩國結爲兄弟，當白國王，受文牒來，則我且還奏皇帝。”

時蒙古、東真雖以討賊救我爲名，然蒙古於夷狄最（匈）〔凶〕悍，且未嘗與我有舊好，以故中外震駭，疑其非實。朝議亦依違未報，遂稽往犒。冲獨不疑，馳聞不已。蒙古怒其緩，訶責甚急，冲輒隨宜和解之。明年，冲與哈真、子淵等攻江東城，破之。哈真等還，冲送至義州。哈真執冲手，泣下不能別。蒙古軍奪我諸將馬以行，冲詰之曰：“此皆官馬，雖死納皮，不可奪也。”蒙古信之。有一將軍受銀給馬，蒙古以冲言爲誣，復多奪馬去。

子淵頗知人，謂我人曰：“汝國帥奇偉，非常人也，汝國有此帥，天之賜也。”冲嘗被酒，枕其膝而睡，子淵恐其驚寤，略不動，左右請易以枕，子淵終不肯。其忠義恩信之感動人者如此。

凱還，忠獻忌功，停迎迓禮，拜政堂文學、判禮部事，尋加守太尉、同中書門下侍郎平章事、修國史，明年卒，年五十。訃聞，王震悼，輟朝三日，贈開府儀同三司、門下侍中，謚文正。爲人風姿魁偉，外莊重，內寬和，凡遇士，愉愉然不施戟級。三掌文闈，所選皆名士，出將入相，朝野倚重。平時莅事，未嘗露稜角，故世徒知其爲寬厚豁達長者，及持大兵，臨大事，然後乃知有磊落不常之器。爲相，開獨樂園于東皐，每公餘，引賢士大夫以琴酒自娱。後配享高宗

廟庭。子叔昌、季珣，叔昌，别有傳，季珣，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，謚光定。子抃。

抃席家蔭，又籍妻父金方慶勢，驟拜郎將，兼監察史。嘗以行首宿衛，一日乘晚入直，門已閉，元宗聞之，命從隙入，抃辭曰："人臣不宜從隙。"竟不入。有司以闕直劾罷，人稱其直。方慶之討珍島也，白王起抃爲將軍。又從方慶征日本有功，後元復征日本，忠烈請于帝，授昭信校尉，管軍總把，賜銀牌及印。於是從方慶赴征，歷右副承旨、知密直司事，以病免，王超拜其壻庾瑞爲郎將慰之，尋卒。抃容儀偉麗，頗通典故，性寬平，人無怨者。子文簡、文瑾。文簡字敬之，官至密直副使，亦美風儀，閑習禮度，爲時所稱。文瑾，參知門下政事、集賢殿大學士。

金就礪 文衍 賆

金就礪，彦陽人。父富，禮部侍郎。就礪蔭補正尉，選充東宫衛，累遷將軍，鎮東北界，擢大將軍。康宗朝，巡撫塞上，邊民畏愛。高宗三年，契丹遺種金山王子、金始王子脅河朔民，自稱大遼，收國王，建元天成。蒙古大舉伐之，二王子席卷而東，與金兵三萬戰于開州館，金兵不克，退守大夫營。二王子進攻之，遣人告北界兵馬使云："爾不送粮助我，我必侵

奪汝疆，我於後日樹黄旗，汝來聽皇帝詔，若不來，將加兵于汝。”至其日，果樹黄旗。兵馬使不往，明日，使其將鵝兒乞奴引兵數萬渡鴨緑江，攻寧、朔等鎮，掠城外財穀畜産而去。又明日，闌入義、静、朔、昌、雲、燕等州，宣德、定戎、寧朔諸鎮皆以妻子自隨，彌漫山野，恣取禾穀牛馬而食之。居月餘，食盡，移入雲中道。於是以上將軍盧元純爲中軍兵馬使，知御史臺事白守貞知兵馬使，左諫議大夫金藴珠爲副使，上將軍吴應夫爲右軍兵馬使，崔宗峻知兵馬事，侍郎庾世謙爲副使，就礪爲後軍兵馬使，崔正華知兵馬事，陳淑爲副使，十三領軍及神騎屬焉。

三軍啓行，至朝陽鎮，朝陽人報賊已近，三軍各遣别抄一百、神騎四十人至阿爾川邊，與賊戰，官軍稍却。神騎郎將丁純祐突入賊中，斬持纛者，賊奔潰，乘勝斬八十餘級，虜二十餘人，並獲楊水尺一人，得牛馬數百匹，符印、器仗甚衆，乃拜純祐爲將軍。三軍又與賊戰于連州東洞，斬百餘級，賊三百餘人來屯龜州直洞村，軍候員吴應儒率步卒三千五百人銜枚擊之，散員咸洪宰、甄國寶、李稷、校尉任宗庇等斬二百五十餘級，虜三千餘人，得牛馬、戰具、銀牌、銅印亦多。三軍又戰于龜州三歧驛二日，斬二百一十餘級，虜三十九人。將軍李陽升亦破賊于長興驛。賊自昌州移屯延州之開平、原林兩驛，終日絡繹不絶，官軍遣神騎將追之，遇賊，與戰于新里，斬一百九十級。官軍進次延州，以光裕、延壽、周氏、光世、君悌、

趙雄等六將守獅子岩，永麟、迪夫、文備三將守楊州。翼日，九將戰于朝宗戍，斬獲七百六十餘人，得馬、牛、騾及牌印、兵仗無算。賊不復分兵，聚屯開平驛，諸軍莫敢前。右軍據西山之麓，中軍受敵于野，小退，屯獨山。就礪拔劍策馬，與將軍奇存靖直衝賊圍，出入奮擊，賊兵潰。追過開平驛，賊設伏驛北，急擊中軍，就礪回擊之，賊又潰。

元純夜謂就礪曰："彼衆我寡，右軍又不至，始齎三日粮耳，今已盡，不如退據延州城，以俟後便。"就礪曰："我軍屢捷，鬥志尚鋭，請乘其鋒，一戰而後議之。"賊布陣墨匠之野，軍勢甚盛。元純馳召就礪，且揚黑幟爲信，士卒冒白刃争赴，無不一當百。就礪與文備横截賊陣，所向披靡，三合三克。就礪長子死。賊奔入香山，燒普賢寺，官軍追擊之，斬獲總二千四百餘人，溺死南江者亦以千數。餘衆夜遁昌州，婦女、小兒委棄路傍，號哭聲如萬牛。有一人棄兵，自稱官人，直前請曰："我等擾貴國邊疆，固有罪矣，婦子何知？請無庸盡殺。且無薄我，我則刻日自返矣。"就礪使謂之曰："汝言何可信？"與之酒，快飲而去。俄而，鵝兒乞奴送符文，陳乞如其所言。三軍各遣二千人躡其後，見賊所棄資糧、器仗狼藉於道，牛馬或斫其腰，或刺其後，蓋使得之不可復用也。所遣六千人戰于清塞鎮，擒殺過當，平虜鎮都領禄進亦擊殺七十餘級，賊遂踰清塞鎮遁去。或云香山之戰，賊將只奴中箭死，金山總領其衆。或云擒一婦人云："我是鵝兒

妻，吾夫初入藥山寺見殺，只奴兼領其軍。”

官軍次延州，又聞賊兵後至者大入境，唯留内廂自衛，其餘悉發。後軍獨遇于楊州，擒殺數十百級，兩軍先回博州，就礪護輜重徐行。至沙現浦，賊突出狙擊，就礪告急於兩軍，兩軍守便宜不出，就礪力戰却之，卒護輜重而至。元純出迎西門外，賀曰：“卒遇强敵，能摧其鋒，使三軍負荷之士，無一毫之失，公之力也。”馬上舉酒爲壽，兩軍將士及諸城父老皆叩頭曰：“今者與强寇角立而自戰其地，可謂難矣。而於開平、墨匠、香山、原林之役，後軍每爲先鋒，以小擊衆，使我老弱存其性命，顧無以報，但祝壽而已。”賊復聚衆，連日耀兵於昌州門外，賊百五十人犯昌州，官軍擊走之。官軍屯博州，夜遣卒襲賊于興郊驛，虜四十餘人。明日，夜戰于洪法寺，克之。又明日，將軍金公奭與賊百餘人戰于州城門外，殺獲五十餘人，公奭手斬帶銀牌者。官軍入城休卒，賊夜涉清川江，指西京，官軍與賊戰于渭州城外，敗績，將軍李陽升等千餘人死，京都聞之，哭者滿城。賊至西京城外，屠安定林原驛及昆華、妙德、花原等寺，官軍不能沮遏，賊履冰渡大同江，遂入于西海道，屠黄州。

明年，就拜就礪金吾衛上將軍，又遣承宣金仲龜領南道兵以會，仲龜與賊戰陶公驛，敗績。初，中軍奏請濟師，以左承宣車倜爲前軍兵馬使，大將軍李傅知兵馬事，禮部侍郎金君綏爲副使，上將軍宋臣卿爲左軍兵馬使，將軍崔愈恭知兵馬事，刑部侍郎李實椿

爲副使，並前三軍爲五軍。至是，五軍次于安州太祖灘，與戰，大敗，奔還。賊乘勝馳突，就礪與文備、仁謙逆擊之，仁謙中流矢死，就礪奮劍獨拒，槍矢交貫于身，病瘡而還。賊追官軍至宣義門而退，遂寇牛峰，趣臨江長湍。於是更閱五軍，以吴應夫爲中軍兵馬使，大將軍李茂功知兵馬事，少府監權濬爲副使，上將軍崔元世爲前軍兵馬使，郭公儀知兵馬事，戶部侍郎金奕興爲副使，借將軍貢天源爲左軍兵馬使，司宰卿崔義知兵馬事，將作監李勣爲副使，借上將軍吴仁永爲右軍兵馬使，借衛尉卿宋安國知兵馬事，侍郎秦世儀爲副使，上將軍柳敦植爲後軍兵馬使，崔宗峻知兵馬事，陳淑爲副使，以禦之。

五軍不發，唯敦植發向交河。應夫使人沮之曰："賊在積城場，可回軍。"敦植不聽，請四軍合攻賊，四軍從之。行至積城，不見賊，賊陷東州，忠獻奏曰："契丹兵過東州，勢將南下，五軍逗遛不戰，徒費粮餉，請罷應夫，奪子壻職，以前軍兵馬使崔元世代之，以就礪爲前軍兵馬使。"王從之。賊指交河，過澄波渡，官軍與戰于楮村，却走之。官軍奏捷云："賊至豐壤縣曉星峴，官軍欲戰，將渡橫灘，賊兵尾擊之，左軍先戰，敗走，中軍、後軍自山外出賊背，擊却之，追至盧元驛宣義場，斬馘甚多，牛馬、衣粮盡棄而去。"時有隊正安彭祖中矢而還，曰："賊兵被殺唯二人，餘死者皆我軍也。"

前軍、右軍戰于砥平縣，敗之，獲馬千餘匹。賊

陷安陽都護府，執按察使魯周翰，殺之，官屬亦多死。賊入原州，州人久與賊相持，凡九戰，食盡力窮，無外援，城遂陷。前軍、右軍敗績，以大將軍任輔爲東南道加發兵馬使，選城中公私奴隸充部伍以遣之。前軍、右軍遇賊于楊根、砥平，屢戰，取金銀牌及傘子。忠獻褒之，以郭公儀爲衛尉卿，右軍兵馬使吴孝貞爲上將軍。公儀曾坐贓免，以功復職。

官軍追賊至黄驪縣法泉寺，移次禿岾。元世曰："明日之路有二岐，吾行如何則可？"就礪曰："分軍掎角，不亦可乎？"元世從之。翼日，會于麥谷，與戰，斬獲三百餘級，迫于提州之川，流屍蔽川而下。後三日，追至朴達峴，任輔亦將兵來會。元世謂就礪曰："嶺上非大軍所止，欲退屯山下。"就礪曰："用兵之術雖貴人和，地利亦不可輕。賊若先據此嶺，我在其下，猿猱之捷，亦不得過，況於人乎？"官軍遂登嶺而宿。質明，賊果進軍于嶺之南，先使數萬人分登左右峰，欲争要害。就礪使將軍申德威、李克仁當左，崔俊文、周公裔當右，就礪從中鼓之，士皆殊死戰，官軍望之，亦大呼争前，賊大潰，老弱、男女、兵仗、輜重狼籍委棄，賊由是不果南下，皆東走。追至溟州大關山嶺，將卒怯懦，退屯旬日乃進，賊已踰嶺矣。

中軍、左軍、前軍復追賊至溟州毛老院，敗之，獲玉帶、金銀牌、器仗。賊圍溟州，四軍追之，後軍不及，屯剛州，右軍與賊戰于登州，敗績，陣主吴守貞死。賊趍咸州，遂入女真地，官軍退縮，莫有追躡

者。就礪承中軍牒移兵定州，使覘賊，返曰：“賊在咸州，與我比境，雞犬之聲相聞。”就礪築鹿角垣，三周其隍，留李克仁、盧純祐、申德威、朴蕤等四將守之，移據興元鎮。

賊得女真兵復振，長驅而來，就礪回軍，遇於豫州牲川，交綏而退。忽遘疾，將佐請歸就醫藥，答曰：“寧爲邊城鬼，豈可求安於家乎？”疾甚，敕歸京理疾，肩輿至京，累月乃瘳。就礪所留兵戰于渭州，敗績，賊復聚寇高州、和州，陷寧仁、長平二鎮，又陷豫州。於是罷五軍及加發兵，置三軍，以文漢卿爲中軍兵馬使，李實椿知兵馬事，李得喬爲副使，貢天源爲左軍兵馬使，宋安國知兵馬事，金奕興爲副使，李茂功爲右軍兵馬使，權濬知兵馬事，金沿亮爲副使。明年，賊又大至，以守司空趙冲爲西北面元帥，就礪爲兵馬使，借將軍鄭通寶爲前軍，吴壽祺爲左軍，申宣胄爲右軍，李霖爲後軍，李迪儒知兵馬事，王親授鉞遣之。冲、就礪等數與賊戰，敗之，賊勢窮，入保江東城。

哈真札剌與完顏子淵追討契丹，直指江東，遣人來請兵粮。諸將皆憚於行，就礪曰：“國之利害，正在今日，若違彼意，後悔何及？”冲曰：“是予意也。然此大事，非其人不可遣。”就礪曰：“事不辭難，臣子之分。吾雖不才，請爲公一行。”冲曰：“軍中之事，徒倚公重，公去可乎？”明年，就礪乃與知兵馬事韓光衍領十將軍兵及神騎、大角、內廂精卒往焉，哈真使

通事趙仲祥語就礪曰："果與我結好，當先遥禮蒙古皇帝，次則禮萬奴皇帝。"就礪曰："天無二日，民無二王，天下安有二帝耶?"只拜蒙古帝。

就礪身長六尺五寸，以長而鬚過其腹，每盛服，必使兩婢子分舉其鬚而後束帶。哈真見狀貌魁偉，又聞其言，大奇之，引與同坐。問年幾何，就礪曰："近六十矣。"哈真曰："我未五十，既爲一家，君其兄而我其弟乎?"使就礪東向坐。明日，又詣其營，哈真曰："吾嘗征伐六國，所閲貴人多矣，見兄之貌，何其奇歟? 吾重兄之故，視麾下士卒亦如一家。"臨别，執手出門，扶腋上馬。數日，冲亦至，哈真問元帥年與兄孰長，就礪曰："長於我矣。"乃引冲坐上座，曰："吾欲一言，恐爲非禮。然於親情不宜自外，吾其坐兩兄之間如何?"就礪曰："是吾等所望，但未敢先言耳。"坐定，置酒作樂。蒙古之俗，好以銛刀刺肉，賓主相啗，往復不容瞥，我軍士素號勇者，莫不有難色，冲、就礪跪起承迎甚熟，哈真等極歡。哈真善飲，與冲校優劣，約不勝者罰之，冲引滿輒釂，雖多，無醉色，及闋，舉一杯不飲，曰："非不能飲，若勝而如約，則公必受罰矣，寧我見罰耳，主人而罰客，可乎?"哈真重其言而大悦，約詰朝會江東城下，去城三百步而止。

哈真自城南門至東南門，鑿池廣深十尺，西門以北委之完顔子淵，東門以北委之就礪，皆令鑿隍以防逃逸。賊勢窘，四十餘人踰城降於蒙古軍前，賊魁㘁

捨王子自縊死，其官人、軍卒、婦女五萬餘人開城門出降。哈真與冲等行視投降之狀，王子妻息及僞丞相平章以下百餘人皆斬於馬前，其餘悉寬其死，使諸軍守之。哈真曰："我等來自萬里，與貴國合力破賊，千載之幸也。禮當往拜國王，吾軍頗衆，難於遠行，但遣使陳謝耳。"哈真札剌請冲、就礪同盟曰："兩國永爲兄弟，萬世子孫，無忘今日！"冲設犒師宴，哈真以婦女、童男七百口及吾民爲賊虜掠者二百口歸于我，以女子年十五左右者遺冲、就礪各九人，駿馬各九匹，其餘悉令自隨。冲以契丹俘虜分送州縣，擇閑曠地居之，量給田土，業農爲民，俗呼爲契丹場。

是年，義州賊韓恂、多智殺守將，連諸城以叛，以樞密副使李克偦將中軍，李迪儒將後軍，就礪將右軍討之。明年，拜樞密副使，代克偦將中軍。恂、智等投金元帥于哥下，于哥下誘斬二人，傳首于京。三軍請理諸城從逆之罪，就礪曰："《書》云：'殲厥渠魁，脅從罔治。'大軍所臨，如火燎原，無辜受禍多矣。况因契丹關東爲墟，今又縱兵，自撤藩籬，可乎？餘悉不問。"就礪遣郭元固、金甫貞、宗周秩、宗周賚等往義州安集遺民。周賚貪婪，多受人賂，無賂者借事誅殺，州人怨之，引賊黨尹昌等踰城而入，殺周賚等，元固、甫貞逃奔以告。就礪遣判官崔弘、錄事朴文挺諭以禍福，繼遣大將軍趙廉卿、將軍朴文賁以兵五千討之，昌等逃，賊黨瓦解。時契丹餘衆竄伏寧遠山中，時出鈔盜，爲民患。就礪遣李景純、李文彦擊

破之，北境以安。明年，陞樞密使、兵部尚書、判三司事，俄遷參知政事、判戶部事，十五年守太尉、中書侍郎平章事、判兵部事，遂拜侍中，二十一年卒。謚威烈。

爲人節儉正直，忠義自守。持軍嚴，士卒不犯秋毫。有酒，即用一巵與最下者均飲，故得其死力。江東之役，事皆讓於冲，至臨陣制敵，多出奇計，以成大功。然未嘗自矜。爲相正色率下，人不敢欺。配享高宗廟庭。子佺，門下侍郎平章事。子良鑑、碩、仲保、賆。良鑑子文衍。

文衍，幼爲僧，後歸俗，年踰三十不能自振。女弟淑昌院妃得幸忠烈王，即授左右衛散員，驟遷至僉議侍郎贊成事。妃又寵於忠宣，封王淑妃，拜文衍僉議中護。元授信武將軍、鎮邊萬戶，賜三珠虎符，本國封彦陽君。後率禿魯花如元，又加鎮邊萬戶府達魯花赤。忠肅元年東還，卒于道。爲人豁遠無迂曲，每見淑妃左右太侈，抑止之。謚榮信。無子。

賆字損之，蔭補東面都監判官，登第，累遷禮部郎中。忠烈以世子入元，賆從之。及忠烈尚公主，襲爵東還，賆功居多。賜誓券曰："爾功之大，予賞之微，爾雖有罪，十犯九宥。至于子孫，亦如之。"官累判秘書寺事，與同修國史任翊撰《元世祖事跡》。尋遷承旨，進副知密直，出爲西北面都指揮使，歷監察大

夫、判三司事。二十七年，以僉議參理卒。謚文慎。性純厚無華，奉公以正，能業其家。子倫、禂。倫，自有傳，禂，志操廉静，官至代言。

李勣

李勣，砥平人。父俊善，大將軍。勣屬内侍，轉閤門祗候，累遷兵部郎中。高宗三年，金山兵犯境，勣爲右軍兵馬判官，與賊戰于豢猳驛。賊乘勝而進，我軍奔北，勣獨瞋目直前，手斬數級，遂叱衆俱進，賊乃退。拜將作監，爲左軍兵馬副使，戰于廣灘，先登，大捷，俘獲甚衆。王嘉之，授將軍，固辭不受，出爲慶尚道按察使。明年，賊又大至，敕令諸道按察使率兵赴援。時賊遮屯要害，元帥密諭避之，勣曰："握兵赴戰，惟恐不遇賊，遇而避之，非勇也。"直衝賊屯而行，果遇賊，與戰大勝，虜獲無算。勣轉軍餉于順州，賊自殷州，出其不意，急擊之，麾下士不滿百人，死戰却之。元帥登城望之，嘆賞至垂涕。又明年，召拜尚書左丞。是時，賊入保江東城，復以勣爲兵馬使，選精鋭屬之，勣辭，以單騎赴之。及賊平，仍留爲東北面兵馬使。六年，擢右承宣，尋進樞密副使、尚書左僕射，累陞至樞密使、御史大夫。十二年卒，年六十四。爲人平易温柔，喜怒不見，平時似無膽氣，及臨陣賈勇，人莫能及。性又儉素，雖至貴顯，

常處陋室，晏如也。無子。

蔡靖

蔡靖，本陰城縣吏。力學通經，登第，掌東都書記，有清德。秩滿，補國學學正，七管諸生敬憚之。神宗朝，出牧晉陽，東都與永州作亂，議遣安撫使而難其人，聞東都人思靖不已，乃拜留守副使。靖單騎之任，東都人聞其至，反側悉安。高宗初，留守西都，入拜樞密副使，尋致仕，卒。以平賊功，官庀葬事。

朴犀 宋文胄

朴犀，竹州人。高宗十八年，爲西北面兵馬使。蒙古元帥撒禮塔屠鐵州，至龜州，犀與朔州分道將軍金仲温、静州分道將軍金慶孫，静、朔、渭、泰州守令等各率兵會龜州。犀以仲温軍守城東西，慶孫軍守城南，都護別抄及渭、泰州別抄二百五十餘人分守三面。蒙古兵圍城數重，日夜攻西南北門，城中軍突出擊走之。蒙古兵擒渭州副使朴文昌，令入城諭降，犀斬之。蒙古選精騎三百攻北門，犀擊却之。蒙古創樓車及大床，裹以牛革，中藏兵，薄城底以穿地道，犀穴城，注鐵液以燒樓車，地且陷，蒙古兵壓死者三十

餘人。又爇朽茨以焚木床，蒙古人錯愕而散。蒙古又以大砲車十五攻城南，甚急，犀亦築臺城上發砲車，飛石却之。蒙古以人膏漬薪，厚積縱火攻城，犀灌以水，火愈熾，令取泥土和水投之，乃滅。蒙古又車載草爇之，攻譙樓，犀預貯水樓上，灌之，火焰尋熄。蒙古圍城三旬，百計攻之，犀輒乘機應變以固守，蒙古不克而退。復驅北界諸城兵來攻，列置砲車三十，攻破城廊五十間，犀隨毁隨葺，鎖以鐵絙，蒙古不敢復攻。犀出戰，大捷，蒙古復以大砲車攻之，犀又發砲車飛石，擊殺無算，蒙古退屯樹柵以守。撒禮塔遣我國通事池義深、學錄姜遇昌，以淮安公侹牒至龜州諭降，犀不聽，撒禮塔復遣人諭之，犀固守不降。蒙古又造雲梯攻城，犀以大于浦迎擊之，無不糜碎，梯不得近。大于浦者，大刃大兵也。

明年，王遣後軍知兵馬事、右諫議大夫崔林壽，監察御史閔曦，率蒙古人往龜州城外，諭曰："已遣淮安公侹講和于蒙古兵，我三軍亦已降，可罷戰出降。"諭之數四，猶不降。曦憤其固守，欲拔劍自刺。林壽更諭之，犀等重違王命，乃降。後蒙古使至，以犀固守不降，欲殺之。崔怡謂犀曰："卿於國家，忠節無比，然蒙古之言亦可畏也，卿其圖之。"犀乃退歸其鄉。蒙古之圍龜州也，其將有年幾七十者，至城下環視城壘器械，歎曰："吾結髮從軍，歷觀天下城池攻戰之狀，未嘗見被攻如此而終不降者。城中諸將他日必皆爲將相。"後犀果拜門下平章事。

宋文胄，亦從軍龜州者也，以功超授郎將。二十三年，爲竹州防護別監。蒙古至竹州城諭降，城中士卒出擊走之。蒙古復以炮攻城，四面城門輒摧落，城中亦以砲逆擊之，蒙古不敢近。蒙古又備人油灌藁，縱火攻之，城中士卒一時開門突擊之，蒙古死者不可勝數。蒙古多方攻之，凡十五日，竟不能拔，乃燒攻具而去。文胄在龜州，熟知蒙古攻城之術，其計畫無不先料，輒告衆曰："今日敵必設某機械，我當備某器應之。"賊至，果如其言，城中皆謂之神明。論功拜左右衛將軍。

金慶孫 琿

金慶孫，初名雲來，平章事台瑞之子。母夢五色雲間有衆環擁一青衣童，自天墮懷中，遂有娠。及生，美容姿，頭上有起骨龍爪。性莊重和裕，智勇絶人，有膽略。常處室，必著皂衫，如對賓，怒則鬚髮輒竪。

早以蔭進，歷華顯，高宗十八年，爲静州分道將軍。蒙古兵度鴨緑江，屠鐵州，侵及静州，慶孫率衙内敢死士十二人開門出，力戰，蒙古却走。俄而大軍繼至，州人度不能守，皆奔竄。慶孫入城，無一人在者，獨與十二士登山夜行，不火食七日。到龜州，朔州戍將金仲温亦棄城來奔，兵馬使朴犀令仲温守城東西，慶孫守城南。蒙古大至南門，慶孫率十二士及諸

城別抄將出城，令士卒曰："爾等不顧身命，死而不退者右。"別抄皆伏地不應，慶孫悉令還入城，獨與十二士進戰。手射先鋒黑旗一騎即倒，十二士因奮戰，流矢中慶孫，臂血淋漓，猶手鼓不止。四五合，蒙古退却。慶孫整陣，吹雙小笒。還，犀迎拜而泣，慶孫亦拜泣，犀於是守城事一委慶孫。

蒙古圍城數重，日夜攻之，車積草木，輾而進攻。慶孫以砲車鎔鐵液以瀉之，燒其積草，蒙古兵却。復來攻，慶孫據胡床督戰，有砲過慶孫頂中，在後衙卒身首糜碎，左右請移床，慶孫曰："不可，我動則士心皆動。"神色自若，竟不移。大戰二十餘日，慶孫隨機設備，應變如神。蒙古曰："此城以小敵大，天所祐，非人力也。"遂解圍而去。尋拜大將軍、知御史臺事，二十四年，爲全羅道指揮使。

時草賊李延年兄弟嘯聚原栗、潭陽諸郡無賴之徒，擊下海陽等州縣。聞慶孫入羅州，圍州城，賊徒甚盛，慶孫登城門望之，曰："賊雖衆，皆芒屩村民耳。"即募得可爲別抄者三十餘人，集父老，泣且謂曰："爾州御鄉，不可隨他郡降賊。"父老皆伏地泣。慶孫督出戰，左右曰："今日之事，兵少賊多，請待州郡兵至乃戰。"慶孫怒叱之，於街頭祭錦城山神，手奠二爵，曰："戰勝畢獻。"欲張蓋而出，左右進曰："如此恐爲賊所識。"慶孫又叱退之，遂開門出。懸門未下，召守門者將斬之，即下懸門。延年戒其徒曰："指揮使乃龜州成功大將，人望甚重，吾當生擒以爲都統，勿

射。”又恐爲流矢所中，皆不用弓矢，以短兵戰。兵始交，延年恃其勇直前，將執慶孫馬轡以出，慶孫拔劍督戰，別抄皆殊死戰，斬延年，乘勝逐之，賊徒大潰，一方復定。

入拜樞密院知奏事。有人譖崔怡曰：“慶孫父子欲蠱相公，且有異志。”怡檢覆無實，乃投譖者于江。轉樞密院副使。三十六年，崔沆忌慶孫得衆心，流白翎島。後二年，沆弑繼母大氏，並投前夫子吴承績于江，以慶孫爲承績姻親，遣人配所，投海中。慶孫累立大功，朝野倚重，遽爲姦賊所害，人皆痛惜。子琿。

琿，年十八直碩陵，籍内侍，遷監察史。忠烈朝，爲大將軍，與上將軍金文庇善。嘗至其家圍碁，文庇妻朴氏從窗隙窺視，嘆其美偉。琿聞之，遂屬意。未幾文庇死，琿妻又死，朴遣人請曰：“妾無兒，願得君一子養之。”且曰：“事有面陳，幸一來。”琿遂往，通焉。監察、重房交章極論，王以先后族欲原之，不得已，流海島，歸朴于竹山。初，王以戶口日耗，令士民皆畜庶妻，庶妻乃良家女也。其子孫許通仕路，若不顧信義，棄舊從新者，隨即罪之。所司方議施行，及琿犯禮，遂寢。後爲右承旨，累轉副知密直司事、僉議參理，陞侍郎贊成事，改檢校守司徒，復爲侍郎贊成事，進拜中贊，引年致仕。久之，復起爲侍郎贊成事，又拜右中贊。王如元，以琿權署行省事，尋罷。後封樂浪君，賜推誠翊戴功臣號，改封雞林府院君，

開府置官僚。忠宣二年，以判三司事卒，年七十三。謚忠宣。

性寬和，美容儀，習禮度。嘗如元賀正，侍宴殿上，端笏而坐，每行酒者至琿，必起，揖而飲。世祖見之，喜曰："此誠高麗宰相也。"以敬順王后從弟得幸忠烈，又與淑妃連戚，忠宣亦寵遇之。嘗請王宴于男山書齋，因事淑妃甚勤，晚年封拜，皆由妃也。凡所歷無樹立，自奉甚侈，衣服、飲食務爲華美。

子子興、子昌、子延。子興，美髯豐皙，以父任，累遷左副承旨。元使伯伯來問宋邦英事，子興與金元祥、吴賢良協謀剪除凶黨。歷官至僉議評理，封雞林君，卒年六十。子上琦、上珤、上瑛、上璘。

崔椿命

崔椿命，文憲公冲之後也。性寬和，有節操。高宗十八年，爲慈州副使。蒙古兵圍州，椿命率吏民固守，不下。國家以蒙古元帥撒禮塔詰責，遣內侍郎中宋國瞻諭降，椿命閉門不對，國瞻罵而還。及三軍將帥降撒禮塔，撒禮塔謂淮安公侹曰："慈州不降，宜遣人諭降。"侹遣後軍陣主大集成與蒙古官人到城下，曰："國朝及三軍已降，宜速出降。"椿命坐城樓，使人對曰："朝旨未到，何信而降？"集成曰："淮安公已來請降，故三軍亦降，此非信耶？"對曰："城中人

不知有淮安公。”遂據不納。蒙古官人呵責集成入城，椿命使左右射之，皆奔却。如是者數四，終不下，集成深銜而返。撒禮塔必使殺之，王以問宰樞，皆請末減。集成詣崔怡第曰：“椿命拒命不降，蒙古怒去，禍將不小，宜殺之以示蒙古。今上及宰相皆猶豫未決，請公獨斷殺之。”怡諾，於是宰樞皆不得已從之，獨俞升旦以爲不可殺，聞者歎服。怡遣內侍李白全往西京，將斬之，椿命辭色不變，蒙古官人曰：“此何人?”白全曰：“慈州守也。”官人曰：“此人於我雖逆命，在爾爲忠臣。我且不殺，爾既與我約和矣，殺全城忠臣，可乎?”固請釋之。後論功，以椿命爲第一，擢拜樞密院副使。三十七年，卒。子恬，官至衛尉卿。

金希磾

金希磾，本群山島人，其先隨商舶到開城留居，遂以爲籍。初以監牧直補散員，累遷忠清道按察使，有清望，轉將軍。高宗八年，蒙古使著古與等怒館待不滿，意或射或擊，館伴郎中崔珙等走出門，即下鑰，蒙古使不得出，希磾開門入諭，怒得解。東北面兵馬使報：“又有蒙古使這可等來。”王以蒙人谿壑其欲，凡所需索，與之則財渴，否則釁生，議未決。遣侍中李抗、司天監朴剛材卜于太廟，又未決。這可等二十三人及女使一人來督國贐，王以希磾有膽略，又知詩

禮，善辭語，命爲類會使。這可等曰：“前此未聞安只女大王遣使而不接待也。”希磾答曰：“往歲蒙大國恩，今使价枉臨弊封，若其迎迓之禮與國贐等事，敢不盡心？然君在都護府，手射一人，死生未可知，若生則君之福，死則一行必見拘留。”這可等屈膝慙服，一聽希磾處分。又蒙古使喜速不花等來，王宴于大觀殿，喜速不花等將佩弓矢上殿，希磾曰：“自兩國交好，皆俱禮服相見。今欲以櫜鞬赴宴饗，如禮何？”即解之。又爲東真使館伴，東真使唱曰：“東君初報暖。”希磾即對云：“北帝已收寒。”使曰：“有何意而賦此句也？”答曰：“君以春意唱，吾亦以春事和之。”使歎服，不復詰。

出爲義州分道將軍。十年，金元帥于哥下屯兵馬山，潛寇義、静、麟三州，希磾奏請往擊，不得命，乃遣甲士百人掩襲于哥下營，擒三人，奔潰，溺鴨綠江死者頗多，取輜重二十二船以還。俄改西北面兵馬副使。十三年，于哥下欲使其兵變蒙古服入寇義、静州，知兵馬使李允諴遣别將金利生、大官丞白元鳳率兵二百餘人渡鴨綠江，攻破石城，斬宣撫副統等五人，獲牛馬、兵仗，不見于哥下而還。希磾與判官禮部員外郎孫襲卿、監察御史宋國瞻議曰：“于哥下背我國恩，掠我邊民，而莫有禦者，國之恥也，宜相與戮力追討，以雪國恥。”遂選步騎一萬餘人，希磾將中軍，襲卿將左軍，國瞻將右軍，賫二十日粮往討石城。于哥下遣兵救之，希磾等與戰，奮擊，大敗之，斬七十

餘級。急攻石城，城主率兵出降，涕泣銜塊誓天，乞解圍。

希磾數于哥下背恩之罪而還，至紫布江，冰已解，不可渡。是夜冰合，乃渡，入自清虜鎮，希磾作詩云："將軍杖鉞未雪恥，將何面目朝天闕？一奮青蛇指馬山，胡軍勢欲皆顛蹶。虎賁騰拏涉五江，城郭爛爲煨燼末。臨杯已暢丈夫心，反面無由愧汗發。"國瞻和云："以仁爲脊義爲鋒，此是將軍新巨闕。一揮向海鯨鯢奔，再舉向陸犀象蹶。況彼馬山窮猘兒，制之可以隨鞭末。朝涉五江暮獻捷，喜氣萬斛春光發。"襲卿和云："塞垣無鼎又無鍾，欲記元功詩可闕。書之板上告後來，觀者争前僵復蹶。孟明濟河雪秦恥，若比於公當處末。明年又可定天山，三箭元無一虛發。"

初，希磾將發兵，密以書告崔怡。及還，有司欲劾希磾擅興師，聞怡知之，遂寢，然功賞不行。明年，出爲全羅道巡問使。希磾嘗洩術僧演之相崔怡之語，有人因譖怡曰："希磾等謀害公。"怡遣人捕希磾等。時希磾在羅州，捕者至，略無懼色，從容語曰："願一言而死。"遂口號云："欲報清河百注恩，東西南北總忘身。奈何一旦逢天厭，紫陌人爲碧海人。"自投于海，並沈其子弘己等三人。希磾美風儀，有智勇，通書史，爲怡所親信。怡病，希磾恐不瘳，卜於演之家，爲妬勢者所讒而死。

弘己娶上將軍趙廉卿女，廉卿憫弘己無罪而死，舉家爲之茹蔬一日。怡宴兩府及諸將軍，問廉卿曰：

“何故不食肉?”曰:“闔家素饌故也。”怡變色曰:“我知之,公若無異心,宜速納壻。”廉卿懼,欲妻以郎將尹周輔,女泣曰:“夫死幾日而遽欲奪志。”廉卿强之。婚夕,周輔夢弘已擊其勢,驚覺,俄而陰痛,翼日乃死。

希磾壻鄭相,判樞密通輔子也。恃勢驕横,嘗奸大將軍池允深妻,流南方。後召還,夜至壽德宫,里門閉,相怒管鑰者遲來,從門隙射殺之。法官大集成、金得循、崔宗蕃、洪斯胤等聽希磾、通輔囑,不問,唯郎中李廷翮固執不得,遂以輕罪論免。未幾,廷翮爲晉陽副使,崔怡嘉其守法,拜紫門指諭。

李子晟

李子晟,牛峰郡人。父公靖,兵部尚書。子晟性剛烈,有勇力,善射,屢從軍有功,累遷上將軍。高宗十八年,蒙古元帥撒禮塔舉兵入侵,王命將帥三軍禦之,屯洞仙驛。會日暮,諜者報無賊變,三軍解鞍而息。有人登山呼曰:“蒙古兵至矣。”軍中大警,皆潰。蒙古兵八千餘人突至,子晟及將軍李承子、盧坦等五六人殊死拒戰,子晟中流矢,坦中槊墜馬,有兵救之,僅免。三軍始集而與戰,蒙古兵稍却。復來擊我右軍,有散員李之茂、李仁式等四五人拒之,馬山草賊之從軍者二人射蒙古兵,應弦而仆,官軍乘勝擊走之。

明年，遷都江華。御史臺皂隸李通乘開京虚，嘯聚畿縣草賊及城中奴隸以反，逐留守兵馬使，遂作三軍，移牒諸寺，招集僧徒，掠取公私錢穀。王以子晟爲後軍陣主，樞密副使趙廉卿爲中軍陣主，上將軍崔瑾爲右軍陣主，討之。賊聞三軍自江華來，拒于江，三軍與戰于昇天府東郊，大敗之。別將李甫、鄭福綏率夜別抄先至開城，賊閉門城守，甫紿曰："吾等已破官軍而還，可速開門。"門者信之，即開，甫、福綏等斬守門者，引兵至通家，斬之。子晟等繼至，賊魁計窮逃匿，悉捕餘黨，誅之。

初，忠州副使于宗柱每簿書間，與判官庾洪翼有隙。聞蒙古兵將至，議城守有異同，宗柱領兩班別抄，洪翼領奴軍雜類別抄，相猜忌。及蒙古兵至，宗柱、洪翼與兩班等皆棄城走，唯奴軍雜類合力擊逐之，蒙古兵退。宗柱等還州，檢官私銀器，奴軍以蒙古兵掠去爲辭，戶長光立等密謀殺奴軍之魁者，奴軍知之，曰："蒙古兵至則皆走匿不守，乃何以蒙古人所掠反歸罪吾輩，欲殺之乎？盍先圖之？"乃詐爲會葬者吹螺，集其徒，先至首謀者家，火之，凡豪强之有素怨者搜殺無遺，且令境内曰："敢匿者滅其家。"於是或有匿者，則婦人小兒皆被害。

王又遣子晟等率三軍討之。三軍至達川，水深未涉，方造橋，奴軍賊魁數人隔川告曰："吾等欲斬謀首出降。"子晟曰："如此則不必盡殺汝輩也。"賊魁等還入城，斬謀首僧牛本以來。官軍留屯二日，奴軍勇

健者皆逃匿，官軍入城擒支黨，悉誅之，以所獲財物牛馬來獻。

又明年，命子晟爲中軍兵馬使，討龍門倉賊，獲其魁居卜往心等，誅之。又有東京賊崔山、李儒作亂，又遣子晟往擊之。子晟帥師併日疾馳，據永州城以待。時賊傳檄州郡，刻日期會，諸郡依違，聞子晟入永，乃定。賊以爲子晟軍自遠急來，欲乘其勞擊之，集永之南郊。官軍登城望之，告子晟曰："我軍冒熱遠來，賊勢盛，且銳鋒不可當，宜閉門休士，數日而後與戰。"子晟曰："不可。凡疲卒，休則愈怠。若曠日持久，則賊得我情，恐生他變，不如急擊。"遂開門突出，及賊未陣，奮擊，大敗之，僵屍數十里。斬山等數十人，令曰："脅從罔治。"民大悦。子晟自平東京後，將士日集其門，恐爲權貴所忌，謝疾杜門，人稱知幾。三十八年，以門下平章事卒。王震悼，謚義烈。

金允侯

金允侯，高宗時人，嘗爲僧，住白峴院。蒙古兵至，允侯避亂于處仁城，蒙古元帥撒禮塔來攻城，允侯射殺之。王嘉其功，授上將軍，允侯讓功于人，曰："當戰時，吾無弓箭，豈敢虛受重賞?"固辭不受，乃改攝郎將。後爲忠州山城防護別監。蒙古兵來圍州城，凡七十餘日，糧儲幾盡。允侯諭厲士卒曰："若能效

力，無貴賤，悉除官爵，爾無不信。”遂取官奴簿籍焚之。又分與所獲牛馬，人皆效死赴敵。蒙古兵稍挫，遂不復南。以功拜監門衛上將軍，其餘有軍功者至官奴白丁亦賜爵有差。出爲東北面兵馬使，時東北面已没於蒙古，故不赴。官至守司空、右僕射，致仕。

金應德

金應德，性勇敢。元宗十一年，爲羅州司錄。時三別抄反，據珍島，勢甚熾，州郡望風迎降，或往珍島謁見。賊將至，羅州副使朴琈等首鼠未决，上戶長鄭之呂慨然曰：“苟不能登城固守，寧遁避山谷，爲州首吏，何面目背國從賊乎?”應德聞其言，即决意守城。牒州及領內諸縣入保錦城山，樹棘爲柵，率勵士卒。賊至，圍城攻之，士卒皆裹瘡死守，賊攻城七晝夜，竟不得拔。羅州遣金敘、鄭元器、鄭允等來報，王嘉之，賜應德爵七品，敘等攝伍尉。又賜米各十五石。後應德又與賊戰于珍島，獲一艘，盡殺之。

陳子和，亦羅州人也，長身驍勇。按察使權呾遣靈巖副使金須以兵二百守濟州，又使將軍高汝霖率兵七十繼之。子和時年十九，亦從軍。及賊攻濟州，須、汝霖等力戰死之。子和直入賊中，斬其將郭延壽以出，又入，又如之，士卒喜躍。既而復入，爲賊所害，賊乘勝盡殺官軍，遂陷濟州。

高麗史一百四

列傳卷第十七

金方慶　九容　齊顏　忻　恂　永旽
永煦　士衡　朴球

金方慶，字本然，安東人，新羅敬順王之遠孫。父孝印，性嚴毅，少志學，善書。登第，官至兵部尚書、翰林學士。初，方慶母有娠，屢夢餐雲霞。嘗語人曰："雲氣常在吾口鼻，兒必神仙中來。"及生，養於祖敏成家，小有嗔恚，必臥啼街衢，牛馬爲之避，人異之。

高宗朝，年十六，以蔭補散員兼式目錄事。侍中崔宗峻愛其忠謇，待之以禮，有大務，皆委之。累遷至監察御史，監右倉，請托不行。有宰相訴權臣曰："今御史不若前御史奉公。"會方慶至，權臣詰之，對曰："欲如前御史，吾亦能之。吾要儲峙國廩，不能調

衆口。”訴者大慚，權臣亦變色。後爲西北面兵馬判官。蒙兵來攻，諸城入保葦島。島有十餘里平衍可耕，患海潮不得墾。方慶令築堰播種，民始苦之，及秋大熟，人賴以活。島又無井泉，常陸汲，往往被虜。方慶貯雨爲池，其患遂絶。入爲牽龍行首，時禁衛争附權門，宿衛甚懈，方慶憤其然，雖疾不請告。直廬湫隘，衛士皆寓宿于外，同僚姓朴者欲邀致一娼，方慶固止之，朴慙謝。遷御史中丞，守法不阿，風節凜然。

元宗四年，知御史臺事。左承宣俞千遇久執政柄，士大夫皆趨附。方慶途遇，揖于馬上，千遇曰：“我是皂衫奉命，三品以下皆避之，君何乃爾？”方慶曰：“君與我俱三品皂衫奉命，我欲行禮耳。”相詰久之，方慶曰：“日已晏矣。”遂徑去，千遇深銜之。凡方慶之族求仕者輒抑之，方慶不以芥意。後攻珍島，至全羅調兵，千遇田莊在長沙縣，方慶戒勿擾。及拜上將軍，以事杖重房一校，班主田份惡之，訴權臣，貶守南京。方慶嘗爲西北面兵馬使，有遺愛，至是，西北諸城上書，請復來鎮。時方慶赴南京纔三日，命復鎮之。入爲刑部尚書、樞密院副使。

十年，林衍廢王，世子適自元還，至義州，聞難，復入朝奏之，世祖遣斡脱兒不花等諭在國群臣。及還，方慶奉表偕如元。世子請兵，蒙哥篤領軍將發，中書省謂世子曰：“今蒙哥篤若久駐西京，以待大軍，林衍既背命，必不給軍食，奈何？世子宜令不與衍者偕行。”世子難其人，侍中李藏用等曰：“方慶再鎮北

界，有遺愛，非此人不可。”世子曰：“甚合吾意。”乃命方慶行，方慶言曰：“官軍到西京，若過大同江，王京自亂，恐將有變，宜勿令過江。”皆曰善，遂以聞，帝允之，詔官軍過大同江者罪之。行至東京，聞王已復位入朝，因留待之。時崔坦、韓慎叛殺諸城守，唯禮待博州守姜份、延州守權闡，曰：“金公之德，吾豈敢忘？”以份、闡方慶妹壻也。明年，方慶與蒙哥篤至西京，父老争來餉，泣曰：“如公在，豈有坦、慎之事？”坦等亦朝夕來見。坦等因蒙兵潛欲乘虛構亂，厚遺蒙哥篤誘之，方慶每以計沮之。

先是，林衍慮王奏帝請兵還，欲拒之，令指諭智甫大率夜別抄屯黄州，神義軍屯椒島以備之。坦、慎等知其謀，密具舟楫，聚鋭兵，謂蒙哥篤曰：“衍等將殺官人及大軍，欲入濟州。請官人聲言出獵，察京軍往來狀相報，吾等以舟師進甫音島、末島，官人領兵臨窄梁，彼不能進退，既得其情，具聞于帝，王京可取，子女、玉帛非他有也。”蒙哥篤喜諾。寧遠別將吴繼夫之子得公爲坦内廂，知之，密告方慶，方慶曰：“豈有此事？”得公曰：“若不信，可陰偵之。”詰朝，方慶詣蒙哥篤館門，諸軍畢至，坦、慎等似有喜色。蒙哥篤謂方慶曰：“久客無聊，擊鮮爲樂，公從吾否？”曰：“獵何所？”曰：“過大同江至黄鳳州，入椒島耳。”方慶曰：“官人亦聞聖旨，何以過江？”蒙哥篤曰：“蒙人射獵爲事，帝所知，君何沮之？”方慶曰：“我非禁獵，禁過江耳。若欲獵，何必之彼，然後

爲樂?”蒙哥篤曰：“若以過江爲罪，我獨當之。”方慶曰：“我在此，官人安得過江? 如欲之，須禀帝命。”方慶密諭智甫大等令退兵，蒙哥篤知方慶忠直出於天性，大加敬重，以實告曰：“欲滅王京者，非獨崔坦等，亦有人焉。”曰：“爲誰?”曰：“某。”事秘不傳，由是讒言不入，國家以安。

是年夏，三別抄叛，驅掠人民，航海而南。王遣參知政事申思佺爲追討使，又命方慶領兵六十餘人，與蒙古宋萬戶等兵一千餘人追討。至海中，望見賊船泊靈興島，方慶欲擊，宋萬戶懼止之，賊遁去。自賊中逃來者男女老弱千餘人，宋萬戶以爲賊黨，悉虜而歸，後請還于行省，然不還者頗多。賊入據珍島，侵掠州郡，思佺不以討賊爲意，或聞之，曰：“我已爲宰相，破賊成功，復何爲乎?”至羅州，聞賊出陸，奔還于京，全州副使李杉亦棄城逃，皆坐免。方慶代思佺與蒙古元帥阿海帥兵一千討之，賊圍羅州，分兵攻全州，羅人與全議降，全人猶豫。方慶在道聞之，單騎併日南行，先牒全曰：“某日當帥兵一萬入州，宜速備軍餉待之”。全以牒示羅，賊聞之，遂解圍去，自是不復肆掠。

方慶劾奏討賊使上將軍邊胤、將軍曹子一、孔愉等見賊攻錦城不救，請流于島。王宥之，止削職，愉以交結宦官得免。方慶與阿海屯三堅院，對珍島而陳。賊於所掠船艦皆畫怪獸，蔽江照水，動轉如飛，勢不能當。每戰，賊軍先鼓譟突進，互勝負，曠日相持。

會潘南人洪贇、洪機譖于阿海曰：“方慶、孔愉等陰與賊相通。”阿海執而囚之，移牒達魯花赤。達魯花赤令方慶還，與贇等對辨，以參知政事蔡楨代之。阿海鏁方慶令卒五十人，押送于京，見者皆寃，以至悲泣。達魯花赤言於王曰：“贇等所言誣妄，宜繫牢獄，釋方慶。”王即請達魯花赤復令方慶討賊，授上將軍，慰諭遣之。

方慶至珍島，賊皆乘船，盛張旗幟，鉦鼓沸海。又於城上鼓譟大呼，以助聲勢。阿海恸下船，欲退屯羅州。方慶曰：“元帥若退，是示弱也。而賊乘勝長驅，誰敢當鋒？帝聞而責之，將何以對？”阿海不敢退，方慶獨帥師攻之，賊以戰艦逆擊之，官軍皆退。方慶曰：“决勝在今日。”突入賊中，賊圍之，驅迫以去，方慶士卒殊死戰，矢石俱盡。又皆中矢不能起，已薄珍島岸，有賊卒露刃，跳入船中，金天祿以短矛刺之，方慶起曰：“寧葬魚腹，安能死賊乎？”欲投海，衛士許松延、許萬之等挽止之。創者見方慶危急叫呼，復起疾戰，方慶據胡床指揮士卒，顔色自若。將軍楊東茂以蒙衝突擊之，賊乃解去，遂潰圍而出。方慶數將軍安世貞、孔愉等不赴救之罪，欲斬，阿海止之。明年，王削愉、世貞等職，又奏阿海畏縮不戰，帝命罷阿海，以忻都代之，仍詔誅贇等。

方慶與忻都協謀攻珍島，方慶、忻都將中軍入自碧波亭，永寧公之子熙雍及洪茶丘將左軍入自獐項，大將軍金錫、萬戶高乙麽將右軍入自東面，總百餘艘。

賊聚碧波亭，欲拒中軍，茶丘先登，縱火挾攻，賊驚潰，趣右軍，右軍懼，欲赴中軍，賊獲二艘，盡殺之。先是官軍數與賊戰，不勝，賊輕之，不設備。及官軍奮擊，賊皆棄妻子遁，其所虜江都士女、珍寶及珍島居民，多爲蒙兵所獲。方慶見賊潰，追之，獲男女一萬餘人，戰艦數十艘，餘賊走耽羅。方慶入珍島，得米四千石，財寶、器仗悉輸王京，其陷賊（艮）〔良〕民皆令復業。凱還，王遣使郊迎，以功加守太尉、中書侍郎平章事。

賊入耽羅，築內外城，恃險益猖獗。時出虜掠，擒安南守孔愉而去，濱海蕭然，侵及京畿，道路不通，王甚憂之。十四年，以方慶爲行營中軍兵馬元帥，遣之。方慶更鍊卒並水軍萬餘人，與忻都、茶丘屯潘南縣，將發諸道戰船，皆爲風簸蕩，獨以全羅道一百六十艘次楸子島候風。夜半風急，不知所指，黎明已近，耽羅風濤洶湧，進退失據。方慶仰天太息曰："社稷安危，在此一舉，今日之事，不在我乎？"俄而風浪止，中軍入自咸德浦，賊伏兵岩石間，踴躍大呼以拒之，方慶厲聲趣諸船並進，隊正高世和挺身突入賊陣，士卒乘勢爭赴，將軍羅裕將鋭兵繼至，殺獲甚衆。

左軍戰艦三十艘自飛揚島直擣賊壘，賊風靡走入子城，官軍踰外城入，火矢四發，烟焰漲天，賊衆大亂。有自賊中來投者曰："賊已勢窮，謀遁，可急擊之。"既而賊酋金通精率其徒七十餘人遁入山中，賊將李順恭、曹時適等肉袒降。方慶麾諸將入子城，士女

號哭，方慶曰："只誅巨魁耳，汝等勿懼。"執其魁金允敘等六人，斬于通街，擒親黨三十五人，分載降衆一千三百餘人而還，其居民悉按堵如故。於是忻都留蒙軍五百，方慶亦使將軍宋甫演、中郎將康社臣、尹衡領京軍八百，外別抄二百留鎮。班師至羅州，斬所擒親黨，餘悉不問。大犒師，遣其子綬及（祇）〔祗〕候金瑊、別將俞甫等告捷。王拜綬爲大將軍，瑊爲工部郎中，甫爲中郎將，以世和先登陷陣，拜郎將，其餘賞有差。

及方慶凱還，王欲使廣平公譓郊勞，遣承宣朴恒諭以明日入京。方慶即趣行入謁，王慰諭甚厚，特賜紅鞓，大宴將士。教都兵馬使及省臺曰："濟州逆賊實爲難制，至請師上朝討之。若兵久淹滯，則飛輓之費不貲，經涉大洋，不測之變又可慮也，宗社安危在此一舉。中軍元帥金方慶自珍島之役至伐耽羅，盡心竭力，不避艱險，措置得宜，戰艦、兵器、糧餉無不周備，督率大軍，誅除凶渠，疲瘵復蘇，功業之重，帶礪難忘。兵馬使邊胤先往南方，具辦諸事，與方慶同心協力，功烈殊異，褒賞之典，速議以聞。其他領兵管船將士及將校典軍，至於外別抄，科賞條件並宜舉行。"遂以方慶爲侍中。秋，被詔如元，帝敕閽者趣入，使坐丞相之次，輟御饌與之，仍賜金鞍、綵服、金銀，寵眷無比。及還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。

十五年，帝欲征日本，詔方慶與茶丘監造戰艦。造船若依蠻樣則工費多，將不及期，一國憂之。方慶

爲東南道都督，使先到全羅遣人咨受省檄，用本國船樣督造。是年元宗薨，忠烈即位，方慶與茶丘單騎來陳慰。還到合浦，與都元帥忽敦及副元帥茶丘、劉復亨閱戰艦。方慶將中軍，朴之亮、金忻知兵馬事，任愷爲副使，樞密院副使金侁爲左軍使，韋得儒知兵馬事，孫世貞爲副使，上將軍金文庇爲右軍使，羅祐、朴保知兵馬事，潘阜爲副使，號三翼軍。忻即綬也。以蒙漢軍二萬五千，我軍八千，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，戰艦九百餘艘留合浦，以待女真軍。女真後期，乃發船，入對馬島，擊殺甚衆。至一歧島，倭兵陳於岸上，之亮及方慶壻趙抃逐之，倭請降。復來戰，茶丘與之亮、抃擊殺千餘級，捨舟三郎浦，分道而進，所殺過當。倭兵突至，衝中軍，長劍交左右，方慶如植，不少却，拔一嚆矢，厲聲大喝，倭辟易而走。之亮、忻、抃、李唐公、金天祿、申奕等力戰，倭兵大敗，伏屍如麻。忽敦曰："蒙人雖習戰，何以加此?"諸軍與戰，及暮乃解。方慶謂忽敦、茶丘曰："兵法：'千里縣軍，其鋒不可當。'我師雖少，已入敵境，人自爲戰，即孟明焚船、淮陰背水也，請復戰。"忽敦曰："兵法：'小敵之堅，大敵之擒。'策疲乏之兵，敵日滋之衆，非完計也，不若回軍。"復亨中流矢，先登舟，遂引兵還。會夜大風雨，戰艦觸岩崖，多敗，侁墮水死。到合浦，以俘獲器仗獻帝及王。王遣樞密副使張鎰慰諭，命方慶先還，加上柱國、判御史臺事。

元年，改官制，拜僉議中贊、上將軍、判典理監

察司事。二年，如元賀聖節。王上書中書省曰：“陪臣金方慶奉朝命攻破珍島、耽羅，及征日本，修造戰艦，揚兵海上，實有力焉。請賜虎頭金牌，用勸來者。”方慶奉幣禮畢，上殿，亡宋幼主後至，二人執袂前導。帝命幼主坐皇太子下，有司請方慶與宋群臣坐次，帝曰：“高麗慕義自歸，宋力屈乃降，何可同也？唯宋福王於幼主大父行，年且老，賜坐金宰相上，其餘皆下坐。”又曰：“金宰相有軍功，賜虎頭金牌。”東人帶金符自方慶始。及還，王出城以迎。忻都謂方慶曰：“帝命我管蒙軍，子管高麗軍，子每事推王，王又推子，果誰任之？”方慶曰：“閫外則將軍制之，閫內則受制於君，固也。”語畢，有雀雛在堂下，忻都令捕之自弄，既而撲殺。謂方慶曰：“如何？”方慶曰：“農夫作苦此物，一聚啄禾穀殆盡，公殺之，亦恤民意。”忻都曰：“吾見東人皆知書信佛，與漢兒相類，每輕我輩，以謂蒙人業殺戮，天必厭之。然天賦吾俗以殺戮，只當順受，天不以爲罪，此子等所以爲蒙人奴僕也。”

時公主請工匠于元，大興土木之役，木匠提領盧仁秀擇一大木，諷方慶、柳璥與印侯張舜龍各執鉅斷其兩端，曰：“人臣盡力於主，當如是也。”方慶嘗享王及公主，皆用新鑄銀器，宴罷，納于內帑。又營五百羅漢堂于普濟寺，極其壯麗，大設會以落之，達魯花赤及兩府皆會，都人士女坌至，識者譏之。有人投匿名書于達魯花赤石抹天衢曰：“齊安公淑、金方慶等四十三人謀不軌，復入江華。”天衢囚淑及方慶等，令

宰相雜問之，賴柳璥力救得免，語在《璥傳》。東征之役，金侁溺死，方慶以韋得儒不救主將，奏罷其職。郎將盧進義從方慶攻珍島，不力戰，掠人財産，方慶没入官。金福大亦當時從軍者，三人俱有憾於方慶。

三年，方慶往見忻都於碩州而還，將士皆迎于碧瀾渡。進義具巵酒而進，方慶麾下士惡其先己，止之，進義曰："諸軍與麾下皆人也，何先後之有？"韓希愈曰："此悖理之人，請勿飲。"方慶遽起，進義等銜之。得儒謂希愈曰："君何不恤我乎？我褫職而君得賞，我何罪耶？"因辱罵，遂以頭再觸希愈胸，希愈毆退之。得儒怏怏，以告宰樞及監察司，方慶曰："醉中之失，誰復治之？"遂不問。得儒益怨，日與進義、福大等陰謀傾軋，乃具狀譖於忻都曰："方慶與子忻、壻趙抃、義男韓希愈及孔愉、羅裕、安社貞、金天祿等四百餘人，謀去王、公主及達魯花赤，入江華以叛。東征之後，軍器皆當納官，方慶與親屬私藏於家，又造戰艦置潘南、昆湄、珍島三縣，欲聚衆謀叛。自以其第近達魯花赤館，移居孤柳洞，國家曾命諸島人民入居内地，方慶父子不從，使居海濱。又東征之時，令不習水戰者爲梢工、水手，致戰不利。又以子忻守晉州，幕客田儒守京山府，義男安迪材鎮合浦，韓希愈掌兵船，擬舉事響應。"凡八條。

於是，忻都以三百騎至，與石抹天衢告王。王及公主雖知誣妄，不得已命柳璥、元傅、李汾禧、韓康、李槢與忻都、天衢雜問之。有與得儒同狀者宫得時等

四人告曰："我等目不識字。得儒紿曰：'與若俱有功，盍連一狀以求爵賞？'故署名耳，告訐非所知也。"得儒又告忻都曰："歲乙亥，方慶語我曰：'汝等助我，當盡殲官軍，入據海島。'若不之信，請與對辨。"方慶性沈默，又憤怒似不能言。璥曰："得儒既以八事告方慶叛，今所言益重，何不先載狀中耶？"諸囚畏韋、盧，莫敢正視，天祿顧叱曰："汝等犬豕也。攻珍島時，汝二人犯律，中贊没汝贓入官，汝所憾者此耳。今飾虛辭，欲陷大臣，天而不誅，無天也！"福大等十四人又告曰："以得儒故署名，非吾本意。"王益知誣妄，止論希愈等十二人藏甲之罪，杖而釋之。

茶丘與本國有宿憾，欲伺釁嫁禍。聞方慶事，請中書省來鞫。忻都亦嘗遣其子吉歹，以得儒言奏帝，詔與國王、公主同問。於是，王與忻都、茶丘復鞫方慶及忻。茶丘以鐵索圈其首，若將加釘，又叱杖者擊其頭。裸立終日，天極寒，肌膚凍如潑墨。王謂茶丘曰："向與忻都已鞫訖，何必更問？"茶丘不聽。會郎哥歹還自全羅道，王引與同問，郎哥歹曰："我將還朝，帝若問東方事，當以所聞見對。"茶丘頗屈。後又鞫之，方慶曰："小國戴上國如天，愛之如親，豈有背天逆親，自取亡滅？吾寧枉死，不敢誣服。"茶丘必欲服之，加以慘毒，身無完肌，絶而復蘇者屢。茶丘密誘王左右曰："時大寒，雨雪不止，王亦疲於問訊，若使方慶伏辜，罪止一人，法當流配耳，於國何有？"王信之，且不忍視，語方慶曰："天子仁聖，將明其情

僞，不置於死，何自苦乃爾?”方慶曰：“王何如是也? 臣起自行伍，致位宰相，肝腦塗地，不足報國，豈愛身誣服以負社稷?”顧謂茶丘曰：“欲殺便殺，我不以不義屈。”竟以藏甲論流方慶于大青島，忻于白翎島，餘皆釋之。

方慶之流，國人皆遮道泣送。茶丘遣人誣奏帝曰：“金方慶積穀造船，多藏兵甲，以圖不軌。請於王京以南要害之地，置軍防戍，亦於州郡皆置達魯花赤。方慶及子壻家屬，悉送京師，以爲奴隸，收其土田，以充兵糧。”及印侯以奏流方慶如元，帝問方慶藏甲幾何，對曰：“四十六副耳。”帝曰：“方慶恃此謀叛乎? 高麗州縣之租皆漕輸王京，造船積穀又何足疑? 又方慶起第王京，如謀叛，何必起第? 遄令茶丘還國，王待草長可來奏。”得儒、進義又謂茶丘曰：“國家設談禪法會，所以詛上國也。”茶丘以語天衢，遣人報中書省。王亦遣將軍盧英如元辨對。平章哈伯曰：“此何足上聞? 汝且歸，令王自奏。”王遂如元，道遇帝敕，令方慶父子、得儒、進義等從王入朝。王遣張舜龍召方慶等，方慶、忻自海島還，人皆涕泣援手曰：“不圖今日復見侍中父子面!”進義至姚家寨，舌爛暴死，臨死曰：“吾以得儒至此。”得儒聞之，不寢食，常仰天太息而已。

王上書都堂，辨方慶誣曰：“韋得儒、盧進義等告忻都，以爲金方慶謀去公主、國王及達魯花赤，將入江華。如其信然，得儒宜先告我，何以直告帥府? 忻

都栲問方慶，未嘗家藏兵甲，惟羅裕等四十一人所爲。然裕等皆云：‘未嘗聽方慶謀叛事，緣得儒等含怨，欲害方慶。’然得儒等亦稱未嘗親聞方慶謀叛事，亦未曾聽説於人。但征東時，方慶麾下有不納軍器於官者，以此疑其謀叛。後更言方慶再説謀叛，前後所言不同。又言：‘至元十二年，十二月日，到方慶家，方慶言忻都毁我房院而去，因説叛事。今看帥府鎮撫也速達文字，忻都以至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王京，翼年正月初三日還鹽州，得儒何稱十二月去也？進義云：‘至元十三年四月詣方慶家，方慶在門前説謀叛事。’後言方慶在政房東廊下説，所言前後不同。以此觀之，並是妄飾。忻都與達魯花赤同鞫杖藏甲者，餘皆原放，惟留方慶以候明降。茶丘又禀鈞旨來問，韓希愈、安迪材、金忻等實我所差，指稱方慶擅差委，吴木江積穀實是竹州等郡縣所輸公私之物，指稱方慶所畜潘南等處船楫俱是種田軍人所具，指稱方慶船隻，强取文字，酷刑鞫問，必欲招伏。即今勢難自白，要令方慶全其性命，姑流海島，以待聖慈，豈謂聖明曲照，敕令方慶赴京？伏望詳其前表，與達魯花赤文狀一一善奏。得儒、進義又云談禪法會將不利于上朝。呼得儒問之，曰：‘隊正金玄言將設談禪，寢而不行。’又軍成一亦言有僧告公主曰：‘談禪不利於上朝。’公主命成一妹于緊縫衣賞之。今問金玄，則云：‘得儒喚我問談禪法會，何由而寢？’答云不知，餘無所言。問成一，則云：‘我寓居進義家，進義將我往見得儒。得儒

曰聞有異事否，答云不聞。公主賞僧事不曾見聞，何曾説與得儒？我若有妹，當處其家，何故寓居進義之家。'金玄、成一之言皆如此。且禪法通行天下，本國自國初至今三百六十餘年，率以三年一度，當孟春設會。是年以得儒、進義誣告，國家騷動，欲於四月設會，故淹延耳。得儒恐親朝奏聞，加其罪，謀沮我行，又復妄説，達魯花赤不曾究問，遽爾申奏，實深兢懼，伏望善奏。"既而省官聞得儒言，皆大笑。居十餘日，得儒亦舌爛而死，時人以爲天誅。

帝諭王曰："訴方慶者皆死，無可對訟，朕已知方慶寃。"遂赦之。命隨王還國，復爲中贊，賜銀十斤。六年秋，上章乞退，王遣承旨鄭可臣敦諭起之。冬，復請老。王曰："卿年雖老，勳業殊異，豈宜輕許其退？且今天子有東征之命，我國亦當奏置元帥，苟以無功業者請，帝以爲何如？"遂不允。後復上章乞退，又不允。遣右承旨趙仁規上中書省書曰："陪臣金方慶盡心供職，凡有朝命，恪勤不懈。又於珍島、耽羅、日本隨官軍致討，累捷有功，宣授虎頭牌，奬諭答勞。今復管領正軍一萬，水手一萬五千，往征日本。若不參領軍事，竊恐難以號令，或致違誤。方慶年齡雖邁，壯心尚在，欲更盡力，以答天恩。伏請善奏，許參元帥府勾當公事。"

帝下詔授方慶中善大夫，管領高麗國都元帥。時方慶如元賀正，帝御大明殿受賀，四品以上得上殿赴宴，方慶亦與焉。帝温言慰籍，命坐丞相之次，賜珍

餐，又賜白飯魚羹，曰：“高麗人好之。”仍侍宴三日。及還，賜弓矢、劍、白羽甲，又賜弓一千，甲冑一百，胖襖二百，令分賜東征將士，仍示東征條令。丞相安童素與本國有恩者，時在朔方，故不賫國贐行。方慶以銀盂、苧布遺其夫人，夫人曰：“莫是金相邪？自丞相北去，絶無國贐，非公，誰數婦人？”前此進奉使必賫國贐以行，或有羡餘，爲使者率私用，方慶嘗爲進奉使，悉還之。

七年三月，出師東征。方慶先到義安軍閲兵仗，王至合浦，大閲諸軍。方慶與忻都、茶丘、朴球、金周鼎等發至日本世界村大明浦，使通事金貯檄諭之。周鼎先與倭交鋒，諸軍皆下與戰，郎將康彦、康師子等死之。六月，方慶、周鼎球、朴之亮、荆萬戶等與日本兵合戰，斬三百餘級。日本兵突進，官軍潰，茶丘棄馬走。王萬戶復横擊之，斬五十餘級，日本兵乃退，茶丘僅免。翼日，復戰，敗績，軍中又大疫，死者凡三千餘人。忻都、茶丘等以累戰不利，且范文虎過期不至，議回軍，曰：“聖旨令江南軍與東路軍必及是月望會一歧島，今南軍不至，我軍先到，數戰，船腐糧盡，其將奈何？”方慶默然。旬餘，又議如初。方慶曰：“奉聖旨，賫三月糧，今一月糧尚在，俟南軍來合攻，必滅之。”諸將不敢復言。既而文虎以蠻軍十餘萬至，船凡九千艘。八月，值大風，蠻軍皆溺死，屍隨潮汐入浦，浦爲之塞，可踐而行，遂還軍。

九年，又上箋乞退，以推忠靖難定遠功臣三重大

匡、僉議中贊、判典理司事、世子師，仍令致仕。加僉議令，封上洛郡開國公，食邑一千戶，食實封三百戶。一日，乞告上冢，王遣子恂爲太白山祭告使隨之。至鄉，爲親舊留數日，謂曰："秋稼登場，民力未暇，豈可久煩汝爲?"遂還。二十六年，以病卒，年八十九。

方慶忠直信厚，器宇弘大，不拘小節，嚴毅寡言，待子姪必以禮。多識典故，斷事無差，撿身勤儉，晝不偃卧，至老頭髮不白，能寒暑無疾。不遺故舊，有喪輒往弔。平生不言君上得失，雖致仕居閑，憂國如家，有大議，王必咨之。然當國日久，又受金符爲都元帥，權傾一國，田園遍州郡。麾下將士號內廂，日擁其門，附勢假威者橫行中外而不之禁。又第其征倭軍功，爵賞頗不均，人多觖望。又以外甥趙文簡娶車信女人，譏其希寵。遺命歸葬安東，時用事者惡之，遂沮禮葬，後王悔之。忠宣贈宣忠協謀定難靖國功臣、壁上三韓三重大匡，謚忠烈，命立神道碑。子愃、忻、恂。

愃，官至副知密直司事，子承用、承澤。承用登第，官至密直使，以廉稱。子厚，恭愍朝累官檢校僉議評理。附元朴賽因不花，爲合浦萬戶。性貪，妻亦慳吝慘酷。嘗失綾匹，意子七祐竊，與其妾縛栲竟日，七祐死，令僕懸頸曰："有問者以自縊爲解。"時人謂綾重於子。承澤以中書平章事致仕，卒謚良簡。子昴，上洛君。昴子九容、齊顏。

九容，字敬之，初名齊閔。恭愍朝，年十六，中進士，王命賦牧丹詩，九容居首，王奇之，賜職散員。登第，授德寧府注簿，累遷民部議郎兼成均直講。勉進後學，訓誨不倦，雖休沐在家，諸生質問者相踵。辛禑元年，拜三司左尹。時北元遣使來曰："伯顏帖木兒王背我歸明，故赦爾國弑王之罪。"李仁任、池奫欲迎之，九容與李崇仁、鄭道傳、權近等上書都堂曰："若迎此使，一國臣民皆陷亂賊之罪，他日何面目見玄陵於地下乎?"慶復興、仁任却其書不受。諫官李詹、全伯英等疏論仁任罪，請誅之，仁任杖流。諫官又以九容、崇仁等謀害己，並流之。九容竄竹州，尋移驪興。放跡江湖，日以詩酒自娛，扁其所居曰六友堂。

七年，禑召爲左司議大夫，乃上書曰："今倭(冠)〔寇〕侵擾，四方受敵，干戈未息，民失其業，飢饉流移，貢賦軍旅，調發無地。况變故屢興，誠宜恐懼修省，以答天心。殿下興居無節，乘醉馳馬閭巷間，若或一蹶，恐致毀傷。殿下縱自輕，奈宗廟社稷何?伏望念祖宗艱難之業，察皇天譴告之心，日接大臣，講論治道，出入威儀，率由舊章。"不聽。

明年，遷成均大司成，尋判典校寺事。初，義州千戶曹桂龍至遼東，都指揮梅義等紿曰："我於爾國事，每盡心行之，爾國何不致謝耶?"十年，以九容爲行禮使奉書，兼賫白金百兩，細苧、麻布各五十匹以行。至遼東，總兵潘敬、葉旺與義等曰："人臣義無私交，何得乃爾?"遂執歸京師。帝命流大理衛，行至瀘

州永寧縣，病卒，年四十七。後禑追治桂龍誤傳義言，流之。九容善詞章，有《愓若齋集》行於世。子明善、明理、明允。

齊顔，字仲賢，登第。恭愍王十三年，爲左正言。時内竪韓暉、李龜壽以邊功超拜僉議評理，管機密，甚寵幸。諫官不署告身，二人疑齊顔，譖王曰："臣等國耳忘家，暴露于外，齊顔年少，謬居言官，非惟不署臣等告身，凡㺚川之役將士告身皆不署，是有二心，欲使將士解體也。"王大怒，謂侍中慶千興、僉書密直元松壽、密直副使金達祥曰："韓暉、李龜壽備嘗艱危，宣力有勞，故報之以爵。齊顔不署告身，欲鞫之。"對曰："郎舍衆矣，齊顔豈可獨任其責？"王曰："齊顔卿等之族，故爲卿等言之。"又讓松壽曰："卿掌銓選，引卿族爲諫官，欲何爲也？"松壽伏地流汗，不能對。王將下齊顔獄，千興與密直副使宋仁績争之，不能得，達祥進曰："齊顔，諫官也，若下獄，後世以殿下爲何如主？且告身不時署，有何罪？"王益怒，起入内。翼日，齊顔謝病，王遣中使强起，令署暉等告身，竟罷之。

十五年，以軍簿佐郎從田祿生，聘河南王擴廓帖木兒。至燕京，皇太子惡其通信，命東還。齊顔謂祿生曰："公大臣，不可留，予且留，必達使命。"遂稱疾留燕。寄書其兄齊閔曰："燕都雖不如昔，丈夫可居之地也。"王以齊顔有異謀，徵例賜錢穀。居無何，齊

顔自燕單騎走河南，達國書曰：“宰相田祿生被令旨還國，齊顔以王命不可不達，又樂聞大王名，不遠萬里而來。”仍獻玉燭，王問何物，曰：“此明燈之具，燻而暗，修則復明，冀王修德若此。”因上書以爲我王聰明仁武，坐殲紅賊百萬之衆，以安帝室，爲天下倡。今大王忠義聞天下，欲東西協力，削平僭亂，夾輔帝室。王大喜，奏授中議大夫、中書兵部郎中、簽書河南江北等處行樞密院事。齊顔素善儒琴，至是爲王彈之，王悦。未幾，遣其幕客郭永錫偕來報聘，王欲拜代言，辛旽嗛其不謁己，沮之，乃授内書舍人，尋左遷典校副令。齊顔常怏怏，後與前密直副使金精等謀誅旽，事泄，繫巡軍杖之，旽遣人縊殺。

忻，以蔭調刪定都監判官，三轉爲將軍。從父討耽羅賊，告捷，拜大將軍，尋改司宰卿。又從征日本，既還，牧晉州。忠烈王五年，以禿魯花入元，本國人庾賙言於帝曰：“以蠻夷攻蠻夷，中國之勢也。請令高麗蠻子征日本，勿遣蒙古軍，又令高麗備兵糧二十萬石。”帝許之。忻謂賙曰：“汝非黔弼、資諒之孫耶？而欲壞本國如此？”曰：“汝王如泥塑佛，尹秀、李貞、元卿、朴義、梁善大等剝民所取，亦足以備軍糧。我欲去姦臣，復正三韓也。”後襲父職，佩金虎符，仍授昭勇大將軍、管高麗軍萬戶，加鎮國上將軍，累遷僉議參理。

十五年，帝以海都兵犯邊，遣使徵兵，王遣忻率

軍赴遼陽。哈丹之來，忻屯豢猳縣界備之，賊將至，鐵嶺防守萬戶鄭守琪懼，遁還。嶺路隘，僅通一人，賊下馬，魚貫而登。時賊飢甚，及得守琪資糧，大饗數日，鼓行而前。踰嶺，闌入交州道，忻亦走避，賊遂陷楊根城。時帝遣元帥薛闍干來討之，忻將右軍與薛闍干等屯木州，邏卒高文吕報賊屯燕歧縣，遣木奴赤等二十八人與文吕往覘之。夜半，諸軍發木州，黎明至燕歧，賊陳正左山下，諸軍猝圍之，賊大驚，欲據險登山，我軍夾擊之，賊腹背受制，皆棄馬隱林木間。我前鋒二人中矢，疑懼不敢進，忻叱且令曰："敢後者斬。"於是步卒五百争先登，殊死戰。李碩、田得賢等突前，斬賊先鋒壯士，二人乘勝大呼，大軍合擊，賊勢窮奔潰。追至公州江，伏屍三十餘里，溺死者甚多，賊精騎千餘渡江而遁。獲其婦女、衣服、鞍馬、寶器不可勝計，遣人告捷。王又遣忻于竹田，追討餘賊，授判密直司事。帝賜弓矢、鞍、玉帶、銀一錠賞戰功，陞判三司事，尋知都僉議司事。

僧日英誣告希愈謀不軌，忻與印侯發兵執希愈，告左丞哈散鞫之，希愈等不服，日英亦逃。侯、忻等將如元訴帝，王留之，不從。王亦遣使如元，辨其誣。會有赦，忻等免。丁父憂，還國服闋，又如元。時希愈爲相，故忻不肯還。居燕凡七年，及希愈卒，拜贊成事、咨議都僉議司事，加三重大匡，襲封上洛公，遂東還。以父遺命辭萬戶，授兄子承用。忠宣即位，教曰："大德三年，本國無賴之徒將欲搆亂，忻與萬戶

印侯能先知整亂，其功可賞，宜特敍用。”元年卒，年五十九。性豁達慈惠，尤恤親戚之窮者。

恂，字歸厚。忠烈五年，登第，以郎將遷學士直講。方慶征日本，恂欲從之，方慶不許，潛登船以從。及還，加殿中侍史，累遷密直副使，尋辭之。忠宣起爲重大匡、上洛君。忠肅八年，判三司事。是年卒，年六十四。謚文英。性寬厚，工隸書，畜聲伎，日以絲竹爲樂。子永旽、永暉、永煦。

永旽，小字那海。忠烈王末登第，始除江陵府錄事。曹頔之亂，侍從有勞，策勳爲一等，賜推誠秉義翊贊號，封上洛府院君。後忠惠被執于元，宰相國老欲上書請赦王罪，議不同。永旽曰：“主辱臣死，請之宜急。”語在《金倫傳》。至忠穆朝，爲左政丞，與王煦等判整治都監事。時以奇三萬之死，行省理問所囚整治官徐浩、田祿生等，永旽告王曰：“殿下何囚整治官?”王曰：“三萬奪人田五結，何至於死?”永旽曰：“三萬怙勢縱恣，奚止奪五結田?”王召理問河有源問之，永旽曰：“我等親奉帝命，先治元惡，浩、祿生奚罪?”乃自繫行省獄，王命出之。語在《王煦傳》。四年卒。

永煦，忠肅時累遷至三司右尹。忠惠以侍從功，賜推誠保節同德翊贊功臣號，除三司左使。忠惠被執

于元，侍從群小百官皆走匿，獨永煦衛王中槊。忠穆即位，拜贊成事，提調政房，尋拜右政丞。恭愍時，入侍書筵，請罷辨整都監。王曰："予欲聞嘉言，設書筵，卿言實乖予心。"遂稱疾入內。永煦初封福昌府院君，後封上洛侯。十年卒，年七十。謚貞簡。性嚴毅沈重，親姻故舊有匱乏者，無不賙給。其孫士安、士衡年皆踰冠，或謂永煦曰："盍爲之求官?"對曰："子弟果賢與，國家自用之；苟不賢與，雖得之，可保乎?"聞者皆服。子蕆，官至密直副使。

士衡，初以蔭補鶯溪館直，累遷監察糾正。恭愍時，爲考功散郎，與直郎劉慶元言："按廉守令，職掌貢賦，近來州縣多闕貢，或至三四年，請論如法。"從之。辛禑三年，爲執義，與趙浚、安翊、金湊、崔崇謙等同在臺諫，時稱得人。累遷開城尹，賜端誠輔理功臣號。國家議革私田，初改按廉爲都觀察使，士衡爲交州江陵道都觀察使，公明威惠，綽有聲稱。明年，知密直司事，同知經筵事。恭讓嘗御經筵講《無逸》，士衡曰："大抵耽樂者享年短，無逸者享年長，理固然也。天子一身係天下安危，諸侯一身係一國安危，故爲人上者，宜以敬爲心，以逸爲戒。蓋無逸則百姓以寧，故祖宗陰佑，天亦保之；耽樂則百姓不寧，故祖宗陰怒，天亦不佑。此享國長短之所以異也。"

後知門下府事兼司憲府大司憲。王將遷都漢陽，與同僚上疏曰："彈糾非違臣等之職。今天災地怪屢見

譴告者，由政教失宜，公道或廢，上下之情不通而民不安業也。殿下尤宜恐懼修省，誠信御下，虛懷納諫，進忠直，遠邪佞，惠愛斯民，以弭天災。乃因書雲觀奏欲遷漢陽，臣等伏見楊廣諸州之民困於土木，秋耕失時，漢陽人家皆被奪占，老幼飢寒，寄寓山野，流離顛死。侍衛諸司及諸道軍官各領衛卒，旅寓辛艱，朝不及夕，將有凍餒之患。殿下深信讖緯，不恤民弊，於皇天譴告何？古昔聖王，以諴小民爲祈天永命之本，願停之，以固邦本。”王不納。

又上疏言：“尹彝、李初之黨皆已遠竄，而禹玄寶、權仲和、張夏、慶補等尚在都下，不宜罪同罰異，請一切逐之。”王以情狀未明，事在赦前，不允。又再請，皆不報。於是士衡及執義安景儉、崔遠，掌令許周、崔兢，持平趙庸等請辭，不允。令視事，又皆稱疾不出。刑曹又上疏請竄玄寶等，王下其疏都評議使司，使司言宜從憲府、刑曹之請，唯贊成事鄭夢周言：“彝、初之黨罪固不白，又經赦宥，不可復論。”王不得已，流玄寶、仲和、夏等，命士衡等就職。士衡等嗾刑曹以夢周右彝、初黨，謀害所司，劾之，判書安景恭、成石珚等劾夢周，皆左遷，李懃、李廷補代之。懃等又劾夢周及左常侍鄭寓、左司議崔云嗣黨附夢周，不論彝、初之黨。獻納李蟠、正言權壎等上言：“彈劾非刑曹之任，懃、廷補劾郎舍，又彈夢周謀害大臣，請鞫之。”遂罷懃等職。

蟠又劾掌令崔兢不糾刑曹，越職言事，憲司以諫

省非風憲之任，又劾蟠等，蟠等反劾景儉、遠周、庸等，憲司、刑曹爲之一空。士衡時方在告，聞之，輿疾視事，上書論蟠、壎身爲諫官，阿附夢周，不論彝、初之黨，力攻憲司法官，甚不忠，請治其罪。寓、云嗣、蟠、懃皆見罷，尋拜三司左使、同判都評議使司事，自此以後入本朝。

朴球，蔚州屬部曲人。其先富商，球籍其資，以饒財稱。元宗時，爲上將軍。忠烈還自元，至東京，球言曰："今駕次山谷，行夜者疏虞，請嚴警備。"承旨李槢曰："子以上將軍領忽赤，警衛不嚴，是誰之咎?"球無以對。累遷密直副使。世祖將征日本，王請于中書省，賜虎頭金牌及印，授佋勇大將軍、左副都統。從方慶征日本有功，後以同知密直司事出鎮合浦，以贊成事卒。球無他技能，以軍功貴。

韓希愈

韓希愈，嘉州吏，善騎射，有膽略。嘗與鄉人火獵，希愈策馬出入火中如飛，人相顧驚愕，希愈笑曰："大丈夫陷陣突敵，死且不懼，况此乎?"初補隊正，累遷大將軍。從金方慶討珍島、耽羅，皆有功。日本之役，方慶以希愈爲先鋒，短兵相接，希愈赤手奪敵刃，手傷血流，遂奮擊，斬數級。忠烈時，拜副知密

直司事。王聞乃顔大王叛，將助征，賜希愈虎頭牌，爲右翼萬戶，將兵啓行，聞帝已擒乃顔，罷兵還。後帝賜雙珠金牌，授帳前萬戶。

時元使張守智來，一日，問希愈曰："省今改何號？"曰："僉議府。""改樞密院何號？"曰："不知。"守智曰："君何從得宰相？"曰："軍功。"守智掩口而笑。歷判密直三司事。乃顔黨哈丹來侵，元遣薛闍干及那蠻歹大王分兵來救。我軍先與薛闍干併日行，遂破賊于燕歧。俄而，賊精騎復來對陣，那蠻歹後至，以恨不及燕歧，欲與戰。賊有勇士一人，射我軍，每發輒倒。希愈援槊躍馬，突入賊陣，賊辟易，扼勇士以出，斬之，槊其首示賊。賊氣褫，大軍縱擊，大敗之，賊盧的父子等二千許騎潰圍遁去，遂班師。次石破驛，那蠻歹使謂薛闍干曰："賊魁未擒，不可不追。"薛闍干曰："如聖旨則可，何用窮追？"希愈等遣人獻俘薛闍干，軍令嚴肅，士卒震懾，所過秋毫不犯，二戰而克，皆其力也。王命希愈追捕餘賊，未幾召還，留鎮江都，出拜東北面都指揮使。帝命爲懷遠大將軍，賜三珠虎符、弓矢、玉帶、銀一錠、鞍一面，以賞戰功。尋知僉議府事，爲鎮邊萬戶。

忠宣爲世子，在燕邸，校尉金臣甫訴曰："我初從希愈壻洪綏來燕，希愈以我背綏而投邸下，陵虐我妻子，希愈何人，獨不知有邸下乎？"世子銜之，白王褫其職。王命趙仁規等訊之，令巡馬召希愈，希愈方與客飲，謂曰："吾無罪，何使巡馬召爲？"飲自若。巡

馬還白，王怒，命巡馬及衛士二十餘人縛致，收所帶虎符。希愈性强且廉，自度無罪，終不屈，乃流祖月島。希愈屢建軍功，知名上國，時人寃之。後拜守司空、中京留守、開城府事、商議都僉議會議都監事，尋改贊成事、判版圖事。萬戶印侯與希愈素有隙，誣告謀叛，流海島，未幾召還。王遣使如元辨侯誣告，於是元執希愈以歸。會王入朝，奏希愈、侯曲直，乃釋希愈還，語在《侯傳》。尋拜僉議侍郎、贊成事、判軍簿事，加重大匡、僉議中贊，後拜咨議都僉議中贊，尋改右中贊。

宦者李淑自元奉御香來，令宰樞會宮門曰："與中贊洪子藩者左，與希愈者右。"時希愈用事，王倚以爲重，故兩府皆右。王召僧紹瓊于宮中，點眼畫佛，讀《華嚴經》。王與淑昌院妃受菩薩戒，希愈與承旨崔崇言《秘記》有"國君敬南僧，必致覆亡"之語，願殿下慎之，不聽。俄遷左中贊，從王入朝，三十二年，卒于元。

性豁達，質直少文，家貧，屢假貸於人。每從王畋射，命中賜馬，亦不畜，輒與人。印侯兄事之，嘗至其家，曰："嗟！吾兄之貧，乃如是耶？"請王賜粟數百斛，自謂有愈。侯門客裴廷芝犯法，希愈欲治，侯曰："忘我德耶？"希愈怒拔佩刀，目侯而前，中贊洪子藩在坐，屢眴廷芝，廷芝奪其刀走，希愈逐不及。他日，廷芝詣希愈，謝希愈曰："向非汝，吾幾殺侯矣。"門客柳甫通其愛妓，希愈覺，讓甫，甫曰："子

嘗從軍，有炊爨之勞，今以妓故，遽棄我耶?”希愈笑，遂與其妓平居。雖老，繕治弓矢、甲胄，若臨戰陣。每月夜操長槍，且走且跳，曰：“吾力尚可用也。”王自復位以來，王惟紹、宋璘等用事，離間王父子，希愈自以起自行伍，位至宰輔，感王德，唯務承順，略不規諫。忠宣謂希愈黨王、宋，深有憾。及卒，竄其子儉于嘉州。儉與弟禑、祐皆官至護軍。

羅裕 益禧

羅裕，羅州人，三韓功臣大匡聰禮十世孫也。父得璜，剝民聚斂，諂事崔沆，爲長興副使。沆農莊在臨陂，以故陞爲全羅按察使，後又爲濟州副使。前此宋佋守濟州，坐贓免，得璜至，人語曰：“濟州昔經小盜，今遇大賊。”官至刑部尚書。裕以蔭調慶仙店錄事。林衍挾私憾殺裕舅趙文柱，脅裕離婚，裕以義拒之。累遷至將軍，從元帥金方慶討三別抄于珍島，有功。時朝士妻多陷賊，率改娶，及賊平，妻或有還者，皆棄之。裕亦已娶新妻，先入賊中，得舊室還，復爲夫婦如初，聞者義之。

方慶討耽羅，裕又以大將軍從軍，將前鋒先下岸，殺獲甚衆。經略使賞以所獲男女二口，奏帝賜中統寶鈔。又從方慶與元將忽敦等征日本，遷鷹揚軍大護軍，帝賜金牌，授武德將軍、管高麗軍千戶，以賞軍功。

忠烈時出鎮合浦，以知禮特召還，掌八關會儀，俄遷知申事，進副知密直司事。王之請親征乃顏也，賜裕虎頭牌，爲中翼副萬戶。及班師，策爲一等功臣，賜錄券，田一百結，臧獲二十口，授明威將軍。帝賜雙珠金牌。

乃顏黨哈丹子老的鈔掠平壤，將攻江都，王命裕禦之。裕沿海踰險，遇賊于平壤，斬哈剌、桑哥二賊將，賊潰。又戰于燕岐，大敗之，餘衆遁走女真地。王又遣裕于交州道，追捕之，老的踰竹田，復趣平壤，裕將舍舟而陸，玄文奕言："原隰回互，恐有伏。"裕不聽。未成列，賊大至，裕麾軍退，僅得登舟。郎將李茂等數十人不及登，文奕立舟上呼曰："茂勉之，能立奇功，國有賞。孰與委身逆虜，妻子爲僇乎？"茂等走獨山。賊將輕之，下馬據胡床，分其衆環山而登，飛矢如雨。茂偎樹立，日晚飢甚，啗囊中乾餱，謂軍士曰："男兒當死中求生，毋恐。"彎弓左射，中賊將喉，應弦而倒，賊自亂，茂等大呼迫擊，斬獲無算。以知密直司事如元賀正，帝賜三珠虎符、玉帶、銀錠、弓矢、劍、鞍馬，授懷遠大將軍。十八年卒。裕勇悍出衆，習禮儀，明斷獄訟，臨難不懼，屢立邊功。子益禧。

益禧，年十七受元命帶金符爲上千戶，後襲爵，拜管軍上萬戶，帶三珠虎符。忠烈末，授神虎衛護軍。忠宣好立新法，益禧多所封駁，或撼以危言，不爲動，

遂落職。經十年，乃除檢校上護軍，三遷爲商議評理，封錦城君。嘗尹雞林，三鎮合浦，以廉勤慈惠稱。年五十七，授其子世爵，閑居者又十七年。每念民生休戚，人材用捨，負手蹙鼻，獨行園庭，若有隱憂。忠穆初，復爲僉議參理。貌甚癯重聽，然臨事慷慨，不小懈。一日，語判三司事李齊賢曰："吾君幼，委政宰相，彼負，且乘者不誡覆轍，吾其引避，毋俱爲十手所指。公當如何?"齊賢謝曰："僕嘗以二三策曉執政，未見施行，常愧不能勇退，敢不從公言?"居十餘日，病卒。益禧幼習武藝，不暇讀書，而性耿介，慕節義，恥與人爭。母嘗分財，別遺臧獲四十口，辭曰："以一男居五女間，（烏）〔烏〕忍苟得以累鳲鳩之仁?"母義而從之。謚良節。子英傑。

元冲甲

元冲甲，原州人。短小精悍，眼有電光，能臨難忘身。以鄉貢進士隸本州別抄。忠烈時，哈丹賊逾鐵嶺闌入，州縣望風奔潰，莫有當者。賊來屯原州，有五十騎剽掠雉岳城下。冲甲率步卒六人逐之，奪賊馬八匹還。賊都剌闍禿、於乃孛蘭等領兵四百又至城下，取祿轉米，冲甲與敢死士仲山等七人覘之。仲山先入賊中，斬一人，追至荆門外，賊棄鞍馬遁走。防護別監卜奎大喜，悉以所獲馬二十五匹與之。賊復來，多

張旗幟，圍城數重。使一人齎書來誘，冲甲突出斬之，繫其書於頭，擲之，賊退。多修攻具，城中震懼。賊又遣所俘二女來誘，冲甲又斬之。賊鼓譟而進，百計攻之，矢下如雨，城幾陷。興元倉判官曹愼出城與戰，冲甲急馳上東峰，斬一級，賊稍亂。別將康伯松等三十餘人助之，州吏元玄、傅行蘭、元鍾秀與國學生安守貞等百餘人下西峰夾攻。愼援桴鼓之，矢貫右肱，鼓音不衰。賊前鋒少北，後者驚擾，自相蹦轢，州兵合擊，聲振山岳，前後十戰，大敗之，斬都剌闍等六十八人，射殺者幾半。自是賊挫鋭，不敢攻掠，諸城亦堅守，始有輕賊之心，皆冲甲力也。

以功六轉爲三司右尹。吴祈以讒佞得幸，離間王父子，陷害忠良，人皆切齒，畏禍，莫有言者。冲甲率五十餘人極言祈罪惡，執送于元。語在《祁傳》。忠宣時，拜鷹揚軍上護軍，忠肅六年式目都監，請加褒奬，賜推誠奮勇定亂匡國功臣號。越二年卒，年七十二。子大明、大材、大器。

金周鼎 深 宗衍 石堅

金周鼎，光州人。少好學，沈厚寡言，不妄交游。以蔭調富城尉。時蒙兵大至，國家驚擾，周鼎措置得宜，威惠並著，一方稱之。巡問使韓就薦之，權知都兵馬錄事。元宗五年，擢魁科，補海陽府錄事，加典

籖。海陽公金俊器重之，屬内侍，入政房，累遷至吏部侍郎。

忠烈元年，拜太府卿、左司議大夫。明年，上書請究理廉使守令勤怠、貢賦輕重、鄉吏附勢逃役等事，王納之，爲左右所沮，事竟不行。四年，王如元，周鼎爲行從都監使，建白："本國達魯花赤，王京留守軍，合浦鎮守軍，黄、鳳、鹽、白四州屯田軍供億繁重，民不堪命。且金方慶有大功於朝，被誣遠流，請奏于帝。"王入朝奏帝，皆允，王益重之。還國，授左副承旨。

舊制，凡國家事宰樞會議，承宣禀旨而行。周鼎言："今宰樞甚多，謀政無主，宜别置必闍赤，委以機務。又内僚不可皆令啓事，請擇人爲申聞色，罷其餘。"令廉承益、李之氐諷王，遂置必闍赤、申聞色。周鼎及參文學事朴恒，密直副使薛公儉，左承旨李尊庇，判禮賓事廉承益，大將軍印公秀、趙仁規，秘書尹鄭興，内侍將軍李之氐，寶文署待制郭預，太府少尹安戩，千牛衛録事李子芬，詹事府録事尹文玉，太常府録事鄭玄繼爲必闍赤，内僚郎將鄭承伍、金義光、姜碩、李恕、河汭爲申聞色。常會禁中，參決機務，時號别廳宰樞。以非祖宗舊制，人多譏議。時太府以内僚口傳及内侍院傳請，財用殫竭。有注簿私假貸，猶不能支，至剃髮爲僧。周鼎以爲："祗候尹諧舊爲内侍，必能撙節傳請。且大將軍金子廷、將軍車得珪，内僚之首，可抑群竪口傳之弊。"請王爲别監，與監察

別監，雜考太府歲入，以減其費。後口傳愈多，傳請愈繁，內僚爭援例求爲各司別坐，莫之能禁。

郎將崔宗彦賴公主乳媪爲牽龍行首，周鼎以郎將金禧代之，禧兄儀及曹淳亦以郎將爲行首，皆周鼎姻亞，時號一門三行首。周鼎嘗以女嫁大將軍尹秀子，秀適遭舅服，周鼎請王公除，承旨趙仁規謂非禮，不奏，周鼎因内僚得請，人非之。又爲鷹坊都監使，以鷹犬媚王，頗張權勢，語人曰："有王命，不獲已耳。"元將征日本，王以周鼎有將略，拜萬戶，上書中書省請賜虎頭牌，乃授昭勇大將軍、右副都統，賜虎頭金牌及印，尋同知密直司事。及征日本，至大明浦，忽大風覆舟，官軍多溺死，周鼎以計拯活甚衆。十年，知都僉議事。王嘗宴群臣，周鼎上壽退，公主呼謂曰："卿子深逼妻縊死，父不能懲子耶?"對曰："虎且不食其子。"公主不悦，周鼎退，支頤睡，公主使人責曰："卿醉耶，睡耶?"曰："臣無睡。"公主大怒，命曳出。明日罷職，俄貶清州牧使，奪虎頭牌，賜朴之亮。未幾召還，復賜牌。十六年卒。謚文肅。一子深。

深，忠烈朝以禿魯花入元，後爲郎將。又以弓箭陪如元，累遷密直副使，襲父萬戶職，尋加同知。嘗奉表如元，請忠宣還國，忠宣特授參理，教曰："宰相洪子藩、崔有渰、柳清臣、金深、金利用等，圖安社稷，重義輕身，偕赴朝廷論列利害，爲孤請還，其功殊異，宜特敘用。"陞贊成事。元授高麗都元帥，以其

女達麻實里得幸於帝，故有是拜。女後封皇后，深自私第入總部開宣，以行省所在國王右丞相水精鈇鉞等儀仗，陳於馬前。開宣畢，三官五軍入庭羅拜，識者以爲僭禮。俄遷密直使，封化平君。

王在元，深與密直使李思温議曰："帝及太后屢詔王之國，王無意於行，令本國歲輸布十萬匹，米四百斛，他物不可勝紀，國人漕轉之弊益甚。諸從臣皆覊旅思歸，而權漢功、崔誠之同掌選法，利其賂遺，朴景亮爲王腹心，累蒙賞賜，營置産業。王之不歸，實由三人，盍除之，奉王以還?"乃因太后倖宦買撒言於徽政院使失列門，失列門許之。於是深等具三人罪狀，令大護軍李揆、護軍金彦、金賞、崔之甫、申彦卿等數百人署名，呈徽政院。失列門矯太后旨下漢功等三人獄，王怒甚，因太后侍婢也里思班白太后曰："從臣愛我者莫如三人，深等不告我，輒訴徽政院，其意不止三人，惟陛下憐察。"漢功等亦以賄求免，太后即命釋三人，杖流深、思温于臨洮。國人聞之，莫不憤歎。揆、彦、賞、之甫、彦卿皆亡匿，王命囚彦卿父良、揆外祖金貞于巡軍，皆籍其家。帝尋召還深。

初，深將如元，印侯出餞，告曰："今國王在京師，子不待召而往，豈無意乎?夫善言語以悦上國，子孰與侯?富錢財，行貨權貴，子孰與侯?侯嘗得罪國家，僅免死而歸，子其慎之!"深不能用。忠肅時，守僉議政丞、判總部事，賜礪節保安功臣號，未幾，改輸誠守義忠亮功臣、化平府院君，又改都僉議中贊，

加賜協輔功臣號。攝行征東省事蔣伯祥瀆貨，多作威福，國人怨之。元遣客省太史都赤來囚伯祥，以深及萬戶洪綏權省事。卒謚忠肅。子承嗣、承漢、承晉、承魯，孽子石堅。承嗣子宗衍。

宗衍，父密直副使精，謀誅辛旽，事洩，爲旽所殺。宗衍亡匿，及旽誅，乃出。辛禑時，屢爲元帥，擊倭有勞。恭讓朝，王昉、趙胖回自京師，尹彝、李初之獄起，國家初聞胖言，欲鞫之，遲疑未決。池湧奇與宗衍善，密語曰："公之名在彝、初書中，公其危哉。"宗衍懼，夜逃。於是大索境内，獲宗衍于鳳州山中，囚巡軍，臺省、刑曹鞫問，不服。翼日夜，宗衍從厠竇出，率其子伯鈞、孟鈞、仲鈞及奴數人又逃，大索城中，三日不獲。以防禁不嚴斬當直令史，囚鎮撫李士頴于巡軍。

西京千戶尹龜澤與千戶楊百之飲酒，酒酣，語之曰："爾得無作宰相意乎？"百之曰："孰無此心，但爲之難耳。"龜澤曰："金宗衍與趙裕同謀欲害李侍中，爾若率精兵與吾等同心，宰相可得也。沈侍中亦知此謀矣。"百之佯應龜澤，恐謀洩，至南京告我太祖曰："金宗衍逃至西京，約與我舉兵謀害侍中。宗衍已潛入松京，與侍中沈德符、判三司池湧奇、前判慈惠府事鄭熙啓、門下評理朴葳、同知密直尹師德、漢陽府尹李彬、羅州道節制使李茂、全州道節制使陳乙瑞、江陵道節制使李沃、前密直副使陳原瑞及李仲和等謀

作亂。趙裕又謂予曰：‘沈侍中令其鎮撫曹彥、金兆府、郭璇、魏种、張翼與裕等勒麾下兵將攻李侍中。’”太祖以其言告德符，德符與太祖議，下裕獄，遣千戶鄭乙邦于松京，囚宗衍妻及妻父宋壺山、奴波豆于巡軍，並收其族。朴天祥、朴可興鞫之，妻泣曰：“假使我知夫所在，何忍言之以食夫耶？況我不知乎？”奴曰：“主宗衍著喪服入可興家，與可興夫婦相話，出謂奴曰：‘俟尹龜澤領兵至，則事得濟矣。’”榜問可興，乃服。

初，宗衍匿于安峽人家，發軍圍之，逃入石窟中。又圍之，宗衍拔劍擊一卒，突圍而走，至平壤，匿前判事權忠家，與忠子進士格相好。至是，逮捕格，榜掠問宗衍所與同謀者，格指湧奇、熙啓、葳、師德、彬等，憲府上疏請置湧奇等極刑，王不之信，留中不下。臺諫連日伏閤論請，乃流湧奇于三陟，葳豐州，熙啓安邊，師德淮陽，彬安峽。臺諫又言：“湧奇等既已流竄，但李茂、陳乙瑞、陳原瑞、李沃辭連權格，罪同湧奇等，尚不抵罪，願並正其罪。”王以茂、乙瑞、沃有功，且宗衍未逃前已授外任，情狀可疑，止流原瑞于興德，絞裕，流德符及彥等。語在《德符傳》。

又鞫宗衍黨金加勿、李芳春等，加勿曰：“我到西京芳春家，見宗衍，謂予曰：‘宗衍入京，寓朴可興家，與金軾、李仲和謀害兩侍中。’”軾、仲和乃宗衍舊麾下鎮撫也。芳春曰：“宗衍再逃後到吾家，曰：

‘李侍中性本慈仁，但以鄭夢周、偰長壽、趙浚、鄭道傳等所誘，令我至此，我欲與權格入京，依朴可興，啓定陽君瑀與池湧奇、鄭熙啓、朴葳、尹師德、尹龜澤、金軾、李仲和、鄭子連等同謀害之。’”鞫權格，曰：“宗衍語予云：‘初，湧奇謂宗衍曰，公之名在尹彝、李初書中，公其危矣。予恐及禍，逃來。’因留予家。至十月初二日，與予赴京，留宿婢七寶家，復還平壤。十一月初一日，至李同知家宿。翌日，同知稱宗衍曰：‘大男兒也，安能鬱鬱於此乎？害諸宰相則可免矣。’予謂宗衍曰：‘同知無兵，何以害諸宰相？’宗衍曰：‘此事非惟與同知議，西京千戶楊百之、尹龜澤等請兵於安州、西京，吾與湧奇、葳、熙啓、師德、乙瑞、彬、原瑞、沃、仲和等謀，以害李侍中及夢周、道傳、長壽、浚、石璘等，何難之有？’予問孰肯從汝，宗衍曰：‘吾與楊百之有蒼赤之隙，尚且從之，其餘千戶孰敢不應？吾在京中與諸公約舉事，日已定。’適乙瑞出外，未得發。後沃來吾家議之，予不應，沃怒，蹴門板而去。予又曰：‘汝若害中興功臣，王得不怒乎？’宗衍曰：‘擁衆舉大事，何畏王乎？’”鞫朴天祥，天祥曰：“吴仲華謂予曰：‘宗衍逃自巡軍，匿湧奇家四五日，熙啓家五六日，可興家十餘日，然後出城。’”於是追仲華與天祥對辨，乃妄也。王曰：“朴、吴爲人不實，國人所知。”遂釋之。遣巡軍鎮撫任純禮捕宗衍于西海道，搜索甚急，宗衍所過輒加栲掠，囚繫者數百人，傳相告引，中外喧鬨。宗衍飢窘，隱於

谷州林莽間，見一人，曰："吾飢將死，願救之。"其人曰："在此，我將煮粥來。"遂告官，掩捕以來。命偰長壽、趙浚與臺諫鞫之，逃匿經宿處一如格所言。又鞫謀亂事，宗衍飢憊不能言，獄官詰曰："今日之問，君命也，何不言也?"宗衍有微聲在喉中，曰："我不忍死，且以薄祐所鍾至此耳，實無謀事。"又問曰："所謀事權格、李天用已告，何隱也?"宗衍曰："與格、天用共謀得成何事? 我無所謀，此亦可知。"飢甚，不可栲問，飲之粥，入温室，即死。純禮在途不與食一晝夜，馳三百里，遂疲困凍餧以死，人皆疑之。劾純禮，支解宗衍以徇諸道，斬忠、格、芳春、加勿、天用、鄭甫、朴原實等，流可興、仲和、軾于遠地。論龜澤功，除判書雲觀事，郎舍數月不署告身。式目錄事劾郎舍黨宗衍而庇陰謀，請治其罪，都堂又上疏請之，乃下常侍陳義貴、鄭習仁，司議李滉、權湛，舍人禹洪富，獻納宋愚、孟思誠、正言尹珪、尹須于巡軍獄，鞫之，皆流外。以湛倡議，並收告身。

石堅，忠肅朝累轉密直副使，忠惠時封化平府院君。曹頔之亂，侍從有勞，策功爲一等爵，其父母妻子賜田、臧獲。王用閔渙言，求取諸豪富家婢有姿色者，主吏至石堅家索婢，石堅歐逐之，即詣王宫。王迎謂曰："政丞得無以臧獲事來耶?"石堅曰："臣家臧獲皆已與子，上若索之，臣欲明朝如元取來。"石堅庶子完者帖木兒，仕元有寵，故因以脅王。王賜馬慰

諭曰："政丞毋怒，予將勿取。"忠穆二年卒。

完者帖木兒，元授禮部尚書，後還國，宰樞及宗族争置酒邀宴。時忠惠被執如元，政丞蔡河中謂曰："尚書既知上國與本國事矣，何故有是變乎?"完者帖木兒曰："王之被譖，由左右無其人。誰不知惡之不可爲，但阿意順旨，以固權位耳。不然，何至此?"尋被徵，還于元。

高麗史一百五

列傳卷第十八

柳璥 陞 墩 曼殊

柳璥，字天年，一字藏之，政堂文學公權之孫。高宗朝登第，累遷至國子大司成。璥久在政房，與俞千遇俱爲崔沆所厚。蒙兵之侵，沆欲徙三陟山城，郡人不欲，遺璥銀瓶三十，請勿徙，璥却不受。乃遺千遇，千遇受之，言於沆，得不徙。璥謂沆曰："三陟之徙，實關利害，郡人安土重遷，嘗餽我銀幣，我不敢受，今而不徙，何也？"沆以千遇賣己，追所賂，流海島，以故千遇與璥有隙。

沆子竩累世用事，擅威福，時又連歲凶荒，餓莩相枕，竩不發倉賑貸，由是大失人心，璥遂與金俊等謀誅竩。一日，俊等詣璥議，璥不敢顯言，令家人進杏子一椀，俊等拜曰："已諭。"蓋杏與幸聲相近也。是日誅竩，歸政王室。王謂璥曰："卿等爲寡人立非常

之功。”潸然泣下。即拜樞密院右副承宣，俄遷知奏事、左右衛上將軍。璥以近來爲知奏者率皆權臣，又恐寵祿盛滿，力辭，唯以上將軍仍右副承宣，賜推誠衛社功臣號，又賜米二百石，彩段百匹，甲第土田。後因宰樞奏，爵其子六品，給田一百結，奴婢各十五口，陞其鄉儒州監務爲文化縣令。璥既誅竩，奏置政房于便殿側，掌銓注，凡國家機務皆決焉。俊弟承俊自以爲功高秩卑，心常快快，璥聞之，謂承俊曰："以公之功，雖一日九遷可也。然循資除授，國家常典。公以隊正越四等授中郎將，不可謂不超遷也。"承俊益銜之。俊每入闕，必謁璥直廬，承俊獨不爾，璥與俊戲云："承俊郎將何樣在?"

璥多置甲第，權勢日熾，門庭如市。承俊、林衍等諸功臣忌之，譖于俊諷王，王欲奪其權，罷璥承宣，除簽書樞密院事，囚璥所善將軍禹得圭、梁和，指諭金得龍、郎將慶元祿。璥謂俊曰："公始與璥同心舉義，復政王室，親如骨肉，善譖者不能間，豈圖今日反如是耶?"俊愧謝。承俊、林衍等不言而退，遂殺得圭、和、得龍，流元祿于遠島。元宗三年，命圖形壁上。明年，守太傅、參知政事、太子太保，進拜門下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時衍誅俊，號衛社。璥與大司成金坵、禮部侍郎朱悅、將軍金珽素友善，數相過。一日，璥謂坵等曰："頃我以妻服久不視事，聞有衛社者，今見其人，皆群小也。"又論古史，言及當世宦寺之弊。宦官金鏡聞而銜之，訴于王。王曰："此人

向誅崔竩，欲執權柄，爲俊等所排，志不之遂。昨日曲宴宰相皆樂，獨璥不悦，我親酌以勸，竟不樂，以是知其有二心。”召坵切責曰：“汝交結柳璥，憑經史好論國事，史傳所載，豈可盡信？予欲罪之，第以汝掌辭命，特宥之，信勿復爾。”流璥于黑山島，籍其家，璥子行首陞及珽、悦並流海島。

璥素富，嘗徙宅輸財，車馬連亘，旬日而止。及誅竩，頗有權勢，富倍於前，時稱三韓巨富。至籍家産，珍寶、器玩、縠帛不可勝計。璥被執，赤身不賫一物，家人以紅羅襆裹一衣追與之，璥取衣還襆，曰：“女子無所衣食，可鬻此以生。”陞先行至金剛院，遲之，璥至，臨分携手泣曰：“父子之恩未盡，當復相見。”人稱璥之敗，富所招也。未幾，衍釋璥還，未至京，復流他島。三别抄之亂，璥在江華，挈家舟還古京，没于賊。璥載妻子于小舸，財寶于大船，與賊共處。久之，璥佯嘔，若中熱，請就凉小舸，賊許之，璥斷纜而去，賊追不及。王聞璥陷賊，恐以爲謀主。璥徒步謁王，王大喜，厚奬，復拜平章事、判兵部事。

螺匠木同認良民爲隷，賣與達魯花赤，宰樞請治其罪，王不聽。璥與政堂文學俞千遇牒有司，免隷爲民，達魯花赤憾而告王，王亦怒其擅斷，罷璥，流千遇。後千遇母訴於達魯花赤曰：“吾子與柳璥同罪，獨吾子配島，請免之。”達魯花赤怒，流璥于哀島，尋召還。忠烈二年，拜僉議侍郎、贊成事、監修國史、判版圖司事。先是，璥以平章罷，元傅繼爲贊成而判軍

簿、修國史。至是瓛以判版圖復相位，在傅下，傅曰："吾於柳猶門生，安敢居上?"瓛曰："判軍簿爲二宰，判版圖爲三宰，其來尚矣。"相讓久之。王以問許珙，對曰："瓛之言舊制，傅之言私恩也。後進讓先進，禮也。若加瓛監修國史，躋於傅上，亦人望也。"從之。

有投匿名書於達魯花赤石抹天衢館曰："貞和宮主失寵，使女巫呪詛公主。又齊安公淑、中贊金方慶及李昌慶、李汾禧、朴恒、李汾成等四十三人謀不軌，復入江華。"公主囚貞和宮主，天衢亦囚淑、方慶等，乃召宰相雜問之。天衢忽言曰："春期已近，諸君宜賦迎春詩。"金坵但唯唯，瓛慨然曰："王妃與首相俱在縲絏，此豈嘯詠時乎?"天衢慚赧。天衢又諷公主親鞫諸囚，公主將從之，瓛與諸宰相請見公主，膝行而前曰："近世權臣執國命，若有告人以罪，不問虛實輕重，即加誅戮，如刈草菅，人懷戰慄，莫保朝夕。皇天眷佑，蕩除此輩，使公主來莅東方，臣等以爲無復前日之禍，今乃有此事，所得匿名書，臣請辨之。我國人物衰耗，官軍屯於四面，誰敢逃竄?無名之書，何足取信?若信而罪之，我一二臣明日亦恐不免，誰敢竭力以供王事?貞和宮主呪詛事亦易辨也。自公主釐降，國人按堵，悉感帝德，淪入骨髓。彼若以私憾呪詛，神而有靈，背德之禍必反乎身。"瓛自始語，涕泗交下，言甚切至，左右莫不潸然。公主感悟，皆釋之，獨留貞和。宰相議請釋，畏公主，皆默然，瓛遽起入內力請，乃釋。王遣內人謝瓛甚勤。

又有韋得儒、盧進義者，誣告方慶等謀叛，元帥忻都白王及公主，請栲掠方慶，王將許之。璥進曰："臣生長邊鄙，未知上國之制。其在本國之法，先囚告者，次繫被告者，白王然後鞫問，所告實則賞，虛則反坐。今不囚告者，便欲栲掠被告者，於理如何？"忻都默然。語在《方慶傳》。四年，判典理司事。時王在元，公主召宰相令卜日作宮室，伍允孚曰："今年興土功，不利人主，臣不敢卜。"公主怒，將奪官笞之，璥曰："臣領造成都監事，豈不欲速成以順聖意？今日官云：'寧斫頭，不敢卜日。'此無他，愛君以誠，不顧其身耳。臣待罪宰相，聞不利於上，忍爲之耶？請備材瓦，待大駕還，作之未晚。"公主默然而止。

是年，上章乞退，以匡靖大夫、僉議中贊、修文殿大學士、監修國史、上將軍、判典理司事、世子師致仕。自是凡有內宴，王必命召。八年，僧洪坦以私憾告璥及上將軍韓希愈、將軍梁公勣、林庇等有異謀，下巡馬所鞫之，璥以老病不逮，坦坐誣流海島。十五年卒，年七十九。謚文正。璥體肥短，人望之儼然。天資明敏，器度雄深，能斷大事，善接人，言笑款洽。有藻鑑，元傅、許珙皆其薦也。嘗領史館，撰神、熙、康、高四朝實錄，一掌國子監試，三典禮闈。論文章，先體制而後工拙，所得皆知名士，李尊庇、安珦、安戩、李混皆璥門生。與俞千遇同掌試，千遇喜自用程文，有微疵，必欲擯之，璥不與較，及榜出，皆老於場屋者，然少至達官。璥初掌試，坐主平章事任景肅

解所帶烏犀、紅鞓與之，曰：“公之門下有如公者，可傳之。”及尊庇掌試，欲傳之，則已失於林衍之亂，買之市，即其帶也，士林傳爲異事。子陛。

陛，字希元，官至僉議參理。容止可觀，久在閤門。時禮文散失，陛撰新儀甚詳，後人遵用之。事親孝，居官匪懈，不好飲酒嬉戲，於聲色貨利淡如也。善彈丸，必命中，嘗與客坐，遥見汲婦戴盆，曰：“中人則傷，中器則破，要令丸墮盆中耳。”彈發，果然。忠烈二十四年卒，年五十一。謚貞慎。子仁明、仁全、仁和、仁琦。仁明，中門使，仁琦，文化君。

仁和，後改墩，中第，歷代言、大司憲，出鎮合浦，苛酷少恩，民甚苦之。忠宣元年，以僉議贊成、始寧君卒。謚章敬。子緫，右副代言。緫子曼殊。

曼殊，恭愍朝補寶馬陪行首，拜將軍，累轉典法判書。辛禑時，爲密直副使，楊伯淵獄起，辭連曼殊，杖配合浦戍卒。後以同知密直事出爲慶尚道元帥，又從我太祖回軍有功，遷知門下府事。諫官許應等上疏曰：“曼殊由門蔭致位宰相，而不孝於母，人皆賤之。又强姦少尹崔秀瞻處女。又廉興邦嘗奪人平州田，及被誅，還爲其主所有，曼殊公然奪占，使其主痛哭含冤，請令推鞫以礪風俗。近憲司上疏以爲宰相須用燮理陰陽、正己以正百官、威加敵國者，不爾，不許入

兩府，未知曼殊有一於此乎？自今新拜兩府者，令應教別爲一批，錄其功德，使士大夫皆知其拜相之由。”辛昌只罷其職，時人恨之。

倭二十艘來寇海州，昌遣我恭靖王及曼殊禦之，賜弓矢。禑之移江陵也，曼殊與尹虎等押行。恭讓即位，策爲功臣，拜門下評理商議。又錄回軍功，賜田及錄券，遂兼鷹揚軍上護軍。曼殊嘗爲巡軍萬戶，鞫密直使李恬不敬之罪，恬謂曼殊曰：“爾位至宰相，負不孝不友之名，臺省再論之，何鞫我爲？”曼殊慚赧。既而憲司又劾曼殊不侍母奉養，又奪諸弟田，民請治其罪，不聽。憲司再論，只削鷹揚軍上護軍，尋判開城府事，遷門下贊成事。鄭夢周既誅，曼殊以太祖麾下率二百七十餘人上疏，請籍夢周家産，並治其黨，從之。憲司又言臺諫屢疏曼殊罪，上不問，寵遇日隆，宜改心勵節，猶不懲艾，驕暴日甚。若置而不問，無以懲惡，請鞫問正罪。王止令流外，自此以後入本朝。

許珙 悰 冠 錦 富 猷

許珙，字韞匵，初名儀孔，巖縣人。父遂，官至樞密副使。珙幼聰敏奇偉，高宗末登第，承宣柳璥薦珙及崔寧、元公植，並屬内侍爲政事點筆員，時號政房三傑。轉國學博士，元宗初，授閤門祗候，累遷至戶部侍郎，與修神、熙、康實錄。十年，拜右副承宣、

吏部侍郎、知御史臺事。時林衍執國命，擅威福，欲以子惟茂娶珙女，珙不聽。衍逼之，珙固拒，衍以告王，王召珙曰："衍姦凶，不可取怨，卿深計之。"珙曰："臣寧受禍，不敢嫁女於賊臣之家。"王義之，曰："卿善處之。"珙退，即嫁其女于平章事金佺之子賆，衍深銜之。

及衍殺金俊，文武多遇害。珙適葬妻在陽川，還至通津，聞亂，恐爲所害，欲投河而死，既而曰："死生，天也。"遂入京。衍多殺朝臣，無可與議銓選者，問左右曰："許珙還否？"珙聞之，至衍家，衍大喜，迎入坐，謝曰："吾有事，不能赴葬，幸勿過。"遂委銓選。珙注授得宜，衍喜，白王賜賚甚厚。衍廢王，誣王以病遜位，表于蒙古。蒙古知其誣，趣王入朝面陳情實。王行至松站，問從行臣僚曰："至東京行省，若問林衍廢立，將何以對？"珙及大將軍李汾禧、將軍康允紹等順衍意曰："宜以表意對。"有庾超者，承宣弘之子也。嘗爲僧，歸俗，娶李藏用孫女。隨藏用如元，欲媚於帝。因訴曰："高麗承宣許珙、上將軍康允紹、將軍孔愉同謀，欲叛上朝。"帝命不花逮珙等，與超對辨。超服其誣，遂杖之。進簽書樞密院事。

忠烈元年，改官制，拜監察提憲。珙嘗娶政堂文學尹克敏女，死，更（娵）〔娶〕妻弟之女養於家者，憲司劾之。至是，朝臣皆以新官制改銜謝恩命，唯珙未得謝。歷判密直、知僉議府事。元世祖征日本，王分遣都指揮使督造戰艦。珙往慶尚，洪子藩往全羅。

子藩事未半，珙已畢還。子藩服其能，遷參文學事、修國史。與韓康、元傅等撰《古今錄》，拜僉議中贊。

十六年，王在元，珙與子藩留守王京。哈丹賊將侵東鄙，訛言賊已闌入，中外洶洶。子藩等議避于江華，珙與崔有渰獨不可，曰："今王在京師，豈可信訛言，擅移國都?"子藩等會耆老、宰相議之，皆曰當遷。珙不能止，謂堂吏文証曰："衆論如此，不可沮也。吾與爾守京，以待王命。"諸宰相皆曰："人謂許中贊鎮定國家，今其誤國乎?"珙歸家，召子孫曰："吾當留此。若輩有不從我者，非吾子孫，必處之以法。"未幾，印侯自元來，曰："帝聞復都江華，命王曰：'其言若實，執首謀者以來。'"國人聞之，服珙智識。

明年，元遣兵追討哈丹，珙亦舉兵應之，積日不下馬，因得氣疾，累月不卧。至八月疾篤，卒，年五十九。謚文敬。王命左司議大夫金儇誄之。珙性恭儉，不事産業，雖至達官，食不過一器，布被蒲薦，處之怡然。群居慎口，燕處不倚，坐如見大賓。少也常率一僕掩骼埋胔，殆無虚日，見棄屍，自負瘞之。嘗月夜彈琴，隣有處女，踰墻來奔，珙不敢近，喻以禮義，女慙悔而返。忠宣二年，配享忠烈王廟。子程、評、冠、寵、富。程，東州事。評，後改嵩，官至檢校政丞、陽川君，卒謚良肅。子悰。

悰，忠烈養之宫中，及長，尚忠宣女壽春翁主。

悰少長富貴，能守禮好施。忠烈朝，拜守司空，未幾罷，以帝命如元，留三年。忠宣時，守司徒，封定安君。後復如元，連遭父母喪，還國，自是屛居，日以醫劑活人爲事。忠肅在元，召入朝。時忠宣自北還燕都，握悰手泣曰："吾唯一女，卿同居二十七年無間言，此寡人所以鍾情也。"因厚遺之。忠肅還國，加封定安府院君，又從忠惠入元，留五年。忠穆元年，翁主卒，哀過遘疾，卒。

冠，忠烈朝登第。國制，六品以上不許赴試，雖拜六品，不謝則聽赴擧。冠授郎將，四年不謝，婦翁宋玢曰："宦途多，何必登第?"冠曰："先人遺予紙令赴試，予雖屢擧不中，紙尚在，何敢躁進，廢父命耶?"王素聞其名，及放榜，召至簾前，賜犀帶。仕至戶部散郎，贈贊成事。子伯，陽川君。伯子絅，知申事。絅子錦。

錦，字在中，恭愍朝登第，補校書校勘，累轉禮儀正郎。辛禑時，除左常侍，尋遷典理判書，未幾免。性恬静，樂觀書史，不喜佛，又不阿權貴，與趙浚、尹紹宗輩爲忘年友。自少嬰疾，不樂仕宦，謹妃雖其姻親，未嘗趍附。退居田里，常傾貲劑藥，凡有疾者，無問尊卑，輒施予，所療活甚多。禑初立，錦作詩曰："漢儀自合復三輔，秦世應難至萬年。誰解在房雙陸夢，緬懷擊楫大江船。"十四年卒，年未五十，士林惜

之。子惰。

富，忠肅時以右代言掌舉子試，取鄭乙輔等。富不解文字，唯選榜頭一人，餘皆以拆名先後第之。防禁不嚴，檢閲劉世興入鏁闈，第高下，修撰鄭怡潜拆封彌，殊無國試體。官至選部典書。嘗與掌令成乙臣言掌令朴元桂受人賂布百匹，元桂訟于王，王命蔡河中等鞫之，富言："聽於判事李仁吉。"仁吉云："我無是言。"相持不服，河中等奏富爲妄。子信、順、猷、褚、完。

猷，從恭愍入侍元朝，及即位，錄功爲三等，累遷判閤門事。嘗習八關儀，猷使酒拳歐速古赤，御史臺劾之，猷又叱辱臺官。王曰："猷罪實重，然今大會，禮官不可闕，姑令視事。"臺官畏勢，不敢復劾。紅賊之亂，爲兵馬使，以舊怨殺將軍崔福良，王聞而惡之。未幾，與諸將平賊，及從安祐凱還，金鏞使人檛殺祐，又斬金琳。次及猷，鏞止之，流島，配烽卒，子瑞亦配烽卒。尋召還，官累密直副使，策扈從、收復功俱一等，封陽川君。時辛旽始用事，以猷謗訕譖王，流清州，又杖流瑞。猷性酷暴，妾與家奴通，割妾兩耳，傷其兩目，又鑿其奴兩目，加刵劓刖，又割其勢，令妾啗之，聞者竦體。事多類此。

洪子藩 承緒 永通

洪子藩，字雲之，左僕射瓘之後。父裔，官至同知密直。子藩敏達嗜學，爲宰相柳璥所知，璥嘗謂曰："君年未二十，已爲堂後，盍應舉以濟世科之美？"子藩遂應舉，不中。出爲南京留守判官，尋改廣州通判，去必見思。又按忠清、慶尚、全羅三道，入爲戶部侍郎。元宗時，拜右副承宣，奏曰："比來不親聽政，有司章奏悉委宦豎出納，中外觖望。請親庶政，以慰輿望。"時臺省及士大夫皆緘默自保，子藩獨持讜論，時議多之。王以天變命放囚，子藩奏："輕囚可釋也，如奴逆主、子不孝者亦免，乃天意何？此非修德，實招災也。如欲修德，莫若省太府供御之費，禁市肆侵割之害。"王默然。

舊制，承宣奉御寶至試院，同知貢舉庭迎，知貢舉面北立堂上。金坵爲知貢舉，子藩奉御寶將往，奏曰："承宣奉御寶至貢院，知貢舉或下階以迎，或否，今從何禮？"王曰："有寶，宜下階。"子藩至貢院，詰坵曰："予承命奉御寶來，知貢舉不庭迎，予不敢入。"坵曰："承宣詣宰相，宰相坐而待之。今乃起避，尚過禮，况庭迎乎？"子藩曰："有旨，日將晚。"坵不得已，下階，未盡一級，子藩乃入。或謂子藩不恭，坵起避可也，遽爾下階，亦失大臣體。忠烈不豫，

放二罪以下配島者，子藩曰："去歲亦有赦，赦不已數乎？恐犯罪者益衆，京中見囚，請以口傳宥之，諸道令祈恩別監命界首官放遣。"從之。

征日本時，以判密直司事爲全羅道都指揮使，督造戰艦。時李尊庇輸諸道兵糧于合浦，子藩募水手運以戰艦，兵糧與戰艦一舉俱集，民頗得耕種，元使哈伯那深服其能。子藩馳奏："本道饑民多闔門餓死，哈伯那亦涕泣語臣云：'邦本至此，何可忍視？'請發兵糧庫賑貸。"從之。未幾，知僉議府事，陞贊成事。哈丹之變，王遷江華，或以爲一水險未足恃，中外洶洶。子藩修城飭備，人賴以安。二十年，拜僉議中贊，明年，加僉議令，無何，以中贊致仕。又明年，復爲右中贊，條上便民十八事，王嘉納之。語在《食貨》、《刑法志》。

二十四年忠宣即位，改左僕射、參知光政院事，俄復爲中贊。忠烈復位，賜壁上三韓、盡忠同德佐理功臣號，封慶興郡開國侯，尋復拜左中贊，賜象牙杖。忠宣在元，吳祁、石天補得幸用事，離間王父子，國人患之。元遣斷事官帖木兒不花與宰相崔有渰、韓希愈、柳庇執天補及其父冑，弟天卿、天琪赴京。以子藩年老，不堪乘傳，令留掌國事，詔王事無大小皆聽子藩。子藩數祁罪惡，告帖木兒不花疑祁害己，防備甚嚴，祁亦疑懼，不離王側。子藩與諸宰樞及萬戶金深，率三軍將士圍王宮，護軍吳玄良直入王所，執祁出。王使內人請留祁，諸宰相持疑，子藩厲聲曰："上

既許之，何疑之有?”趣護軍崔淑千押送于元。初，子藩議圍王宫，參理鄭瑎不可，曰:“退一奸臣，一武夫力耳，何至用兵?”子藩不聽，後聞上國以爲言，乃悔之。

忠烈欲沮忠宣還國，又請改嫁公主，如元，至西京，帝不許，乃還。帝不知祁已赴京，遣兵部尚書脱脱帖木兒來捕祁。帖木兒見王，屏左右曰:“帝有命，王雖離國，必令還，敢問王之入朝，諸宰相以爲可乎?”王曰:“然。”子藩在側，不敢言。帖木兒又言:“王之入朝，欲言何事?”王不能對，帖木兒曰:“可與宰相議。”子藩就王議，王對曰:“吴祁及石胄父子多行不法，聲聞于天，我實不知。然孰謂寡人不知，以此欲親朝聞奏耳。”帖木兒之來也，宰樞出迎西普通，帖木兒問曰:“洪宰相來否? 來則可避，然後我當進。”子藩再三固辭，於是相揖，禮甚恭。帖木兒欲與同坐，子藩固辭，以爲陪臣安敢與帝使並坐，帖木兒强之，辭不獲，就一行折席坐，其見重如此。子藩復相，彌縫調護，欲使王父子慈孝如初，吴、石之黨數短於王。三十一年，罷相，封慶興君、咨議都評議司事。

是年，王如元，忠宣恐王惟紹、宋璘之徒從至京師，恣其凶謀，諷丞相塔剌罕使子藩、有渰、庇、金深、金延壽等從王入朝，丞相奏帝召之，子藩至元，見丞相，具陳惟紹等罪惡，且欲奉二王還國，未就。明年卒，年七十。丞相奏帝傳車歸其柩。忠宣遣人祭

之以文，曰："扶桑之表，暘谷一隅，我祖間生，開國定都。子承父爵，三百餘年，胡今之人，執迷罔悛？卿獨咨嗟，履險若夷，抗章宸陛，深荷聖知。姦謀自解，邦基不危，一身社稷，非卿即誰？"後教云："子藩功在社稷，帶礪難忘，可贈推誠同德翊戴功臣、壁上三韓三重大匡。"謚忠正。

子藩爲人，魁梧俊偉，才幹絶人，自少人皆以公輔期之。金俊與子藩之父不協，子藩詣俊力辨，俊曰："異哉！世復寧馨兒乎？"其在相府，夙夜匪解，事有不合義者，輒固執己見，雖位居其右者莫敢矯。堂吏每白事，畏縮不敢舞智，子藩既署，則退喜曰："洪公已領，餘可易與耳。"爲亞相，每論事必與首相許珙相抗，珙或黽勉從之。嘗閲兩制所撰疏詞，子藩指摘瑕纇，久不已，珙謂文貼錄事曰："猫能捕鼠，足矣。"蓋譏文翰非其任也。子藩作色而止，人謂不相能。及珙亡，子藩嘆曰："公謹正直，知無不言，世豈復有如許公者？"子藩先喪母，事父孝，雖迫公務，不廢定省。性好潔，日沐浴或至再，每更衣必盥手，夜必整衣冠。拜星三爲首相，議論持正，有大臣風。然王信讒，任用不專。後配享忠宣王廟。子敬、順。敬，官至僉議贊成事。謚良順。順，僉議評理。敬子承緒、承演。

承緒中第，累官至正尹。美容儀，嘗與辛育才争田，毆殺之，其妻告辨僞都監，承緒逃，乃徵銀瓶，

人以無狀目之。承演，仕至繕工副令。子永通。

永通，恭愍時累遷判典客寺事，與金景儒争田，景儒先穫之，永通怒，夜抵其家奪六馬。景儒訴官，鞫永通，乃伏，遂杖罷。永通附辛旽，常饋遺伺候，每旽出入，必騎從。歷監察大夫、密直副使，皆旽力也。嘗管別軍，行八關都省庭壇祭，別軍攘奠物，省吏訶止之。永通縱別軍亂擊省官，左司議申德隣，獻納朴晉祿、李蹲，正言鄭釐、安勉俱見傷，血濺屏褥。右司議卓光茂劾："永通嗾別軍凌轢諫官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請廢爲民，籍其家。"賴旽營救得免，德隣等反以辱命見罷。及旽誅，憲府以旽黨請誅之，王不從，止免官，既而流之。

辛禑初，拜門下評理商議，封南陽君，尋陞贊成事商議，賜純誠勁節協贊功臣號。一日，禑御報平廳，謂永通曰："任用耆舊，欲聞嘉猷，卿何無一言？"永通汗出不能對。未幾，判三司事，拜門下侍中，九年乞退。明年，判門下府事。永通家奴等酗酒，突入贊成事沈德符第，捽其妻髮。又與贊成事都吉敷家奴争田租，拔劍相擊，其縱奴不法類此。十四年，領門下府事，人皆謂："貪婪如永通，尚免林廉之禍，既不見斥，又位上台，真福人也。"辛昌初，領三司事。恭讓即位，郎舍言："永通與邊安烈謀逆，請置極刑。"不報。復言："永通黨附李仁任，與林廉同惡相濟，群凶就戮而永通以禑姻戚獨保首領，又與安烈謀戴辛禑，

是天地所不容，願斷以大義。”不允。諫官力争，罷職，尋復領三司事。自此以後入本朝。

鄭可臣

鄭可臣，字獻之，初名興，羅州人。父松壽，鄉貢進士。可臣生而穎悟，讀書作文頗爲時輩所推。嘗隨僧天琪來京，貧窮無依，寄食天琪。天琪憐之，求贅富家，無應者。太府少卿安弘祐許之，約既定，後悔曰："吾雖貧士族，豈可納鄉貢子？”未幾，弘祐死，家日貧，乃許。天琪執可臣手徒步而往，一老嫗迎門然薪照之，草屋數間而已。天琪歸且哭曰："噫！鄭生至於此耶？”高宗朝登第，累歷華要。忠烈三年，除寶文閣待制。羅州人稱："錦城山神降于巫言：‘珍島、耽羅之征，我實有力，賞將士而不我祿，何耶？必封我定寧公。’”可臣惑其言，諷王封定寧公，且輟其邑祿米五石，歲歸其祠。遷左司議大夫，時李汾禧兄弟附洪茶丘，醞釀金方慶罪。可臣恥與同朝，乞歸養母，至再三，王慰諭以遣，物論多之。尋召還，以秘書尹爲必闍赤，拜承旨。

監察司言："諸道按廉使別監，職在察吏，治問民苦，今皆籍上供，斂民紬楮、皮幣、脯果、名表紙等物，賂遺權貴。已自不正，烏能正人？請皆理罪。”王謂可臣曰："楮生於地，紙有何弊？”可臣曰："臣嘗

管記全州，知造紙甚苦。今官高，用紙亦多，不能無愧。”王只許除名表紙。元命我征日本，王用尹秀言將，令儒士從軍。可臣言：“先王用人，各隨其才，比之於身，如左右手。故上國之法，儒戶不與軍事。今欲使儒生被堅執銳，遠從征役，恐虧盛德。”王然之。時有天變，伍允孚請設消災道場以禳之。可臣謂廉承益曰：“天變豈浮屠法所能禳？盍請修德？”承益曰：“吾豈不知，但難言耳。”歷密直學士、政堂文學。

十六年，世子如元，可臣及閔漬等從行。一日，帝引世子于便殿，隱几而卧，問：“爾讀何書？”對曰：“有師儒鄭可臣、閔漬在此，宿衛之暇，時從質問《孝經》、《論》、《孟》。”帝大悦曰：“試喚可臣來。”世子引與俱入，遽起而冠，責曰：“爾雖世子，吾甥也。彼雖陪臣，儒者也，何得令我不冠以見？”仍賜坐。問本國風俗，世代相傳理亂之迹，自辰至未，聽之不倦。後命公卿議征交趾，詔與高麗世子師二人同議。可臣等曰：“交趾遠夷，勞師致討，不若遣使招來，如其執迷不服，聲罪征之，可一舉萬全。”對稱旨。於是授可臣翰林學士、嘉議大夫，時人榮之。自是眷遇日隆，數輟珍膳賜之。或天寒，賜以貂裘。

帝使翰林學士撒剌蠻問可臣本國歸附年月，可臣對曰：“太祖皇帝肇興，朔方有遼孽金山王子者，自稱大遼，奪掠中都子女、玉帛，東走江東城拒守，朝廷遣哈真、扎剌追討。時方雪深道險，饋饟不繼。我國遣趙冲、金就礪濟兵犒師，殲其醜虜，因奉表請爲東

藩。太祖遣使優詔答之，仍論：‘汝國人不能寒暑，來聘固難，其貢獻方物，朕當使人取之。’此事在戊寅，至今凡七十有六年。”帝又召見世子于紫檀殿，可臣從。帝使之年，仍命脱笠曰：“秀才不須編髪，宜著巾。”御案前有物，大圓小鋭，色潔而貞，高可尺有五寸，內可受酒數斗，云摩訶鉢國所獻駱駝鳥卵也。帝命世子觀之，仍賜世子及從臣酒，命可臣賦詩，可臣即獻詩云：“有卵大如甕，中藏不老春。願將千歲壽，醺及海東人。”帝嘉之，輟賜御羹。世子凡入見，必令可臣從。

帝嘗觀遼東水程圖，欲置水驛，語可臣曰：“汝國所産唯米布，若陸輸，道遠物重，所輸不償所費。今欲授汝江南行省左丞，使主海運，歲可致若干斛匹。豈唯補國用，可給東人寓都之資。”對曰：“高麗山川林藪居十之七，耕織之勞，僅支口體之奉，况其人不習海道？以臣管見，恐或不便。”帝然之，尋拜僉議贊成事。二十二年，加中贊。時副知密直崔冲紹以世子命將設公主穹廬，就壽昌宮基築壇繚垣，大興工役。地方凍，取土無所，掘一穴，人輒争趍，壓死者衆。又沿路墻屋令皆覆瓦，冲紹與可臣、李之氏、崔有渰、朴義等督役甚急，民苦之。二十四年上章乞退，不允，命五日一朝，加壁上三韓三重大匡、守司空，既而暴卒。謚文靖。

性正直端嚴，處事精審。在政房諳練典故，題品銓注，皆當物議，一時辭命多出其手。嘗撰《金鏡

錄》，扁所居曰“雪齋”。日與賢士大夫商（確）〔榷〕古今，雖至大官，行止如書生。及爲冢宰，人想望太平，及卒，國人驚悼。或謂：“王之請禪位也，可臣撰表，人有言：‘表中語有非王之意者，若詰其由，撰表者豈得逭責？’可臣憂懼，飲藥死。”後配享忠宣廟。子倬、佺、佶、僡、儼。

安珦 于器　牧

安珦初名裕，興州人。父孚，本州吏，業醫出身，官至密直副使致仕。珦少好學，元宗初登第，補校書郎，遷直翰林院，屬內侍。三別抄之亂，珦陷賊，賊素聞名，將用之，誘且脅令曰：“縱安翰林者罰。”珦以計得脱，王義之，嘉賞。十二年，奉使西道，以廉稱，召還內侍院，書奏院中宿弊祛之，尋遷監察御史。忠烈元年，出爲尚州判官。時有女巫三人，奉妖神惑衆，自陜州歷行郡縣，所至作人聲呼空中，隱隱若喝道，聞者奔走設祭，莫敢後，雖守令亦然。至尚，珦杖而械之，巫托神言，怵以禍福，尚人皆懼，珦不爲動。後數日，巫乞哀乃放，其妖遂絶。嘗至安東，令吏洗足，吏曰：“吾屬邑吏，子何辱我耶？”謀群吏將詰之，有老吏視珦狀貌，出語曰：“吾閲人多，此公後必貴顯，勿易視。”

居三年，廉使褒其政清，遂徵爲版圖佐郎，俄遷

殿中侍史。又選爲秃魯花，例陞國子司業，由右司議拜左副承旨。帝命爲征東行省員外郎，尋加郎中、本國儒學提舉，後以副知密直司事出鎮合浦，撫軍恤民，州郡以寧，累遷僉議參理。忠宣即位，拜參知機務，行東京留守、集賢殿大學士、雞林府尹，復爲參理。及忠烈復位，忠宣如元，珦從行。一日，帝召王急，王懼，丞相出曰："從臣爲首者入對。"珦入，丞相傳旨曰："汝王何不近公主乎？"珦曰："閨闥之間，非外臣所知，今日以是爲問，豈足於聽聞？"丞相以奏，帝曰："此人可謂知大体者，庸可以遠人視耶？"不復問。二十六年，拜贊成事，用事者忌之，遂諷王加中贊，令引年致仕，尋復爲贊成。

珦憂學校日衰，議兩府曰："宰相之職，莫先教育人材。今養賢庫殫竭，無以養士，請令六品以上各出銀一斤，七品以下出布有差，歸之庫，存本取息爲'贍學錢'"。兩府從之，以聞，王出内庫錢穀助之。密直高世自以武人不肯出錢，珦謂諸相曰："夫子之道垂憲萬世，臣忠於君，子孝於父，弟恭於兄，是誰教耶？若曰：'我武人，何苦出錢以養爾生徒。'則是無孔子也，而可乎？"世聞之，慚甚，即出錢。珦又以餘貲付博士金文鼎等，送中原畫先聖及七十子像，並求祭器、樂器、六經、諸子史以來。且薦密直副使致仕李㥊典法判書，李瑱爲經史教授都監使。於是，禁内學館、内侍、三都監、五庫願學之士，及七管、十二徒諸生，横經受業者，動以數百計。有諸生不禮先進，

珦怒，將罰。生謝罪，珦誓曰：“吾視諸生猶吾子孫，諸生何不体老夫意?”因引至家置酒，諸生相謂曰：“公之待我以誠如此，若不化服，我爲人耶?”三十二年，復以僉議中贊致仕。卒年六十四。謚文成。及葬，七管十二徒素服祭於路。

珦莊重安詳，人皆畏敬。在相府能謀善斷，同列順承惟謹，不敢争。常以興學養賢爲己任，雖謝事家居，未嘗忘于懷。喜賓客，好施。爲文章清勁可觀，且有鑑識。金怡、白元恒未達時，珦見之，曰：“他日必皆貴顯。”又李齊賢、李異同年生，俱有名，珦召，令賦詩，曰：“齊賢必貴且壽，異則不年矣。”果皆驗。晚年常掛晦庵先生真以致景慕，遂號晦軒。蓄儒琴一張，每遇士之可學者，勸之。忠肅六年，議以從祀文廟，有謂珦雖建議置贍學錢，豈可以此從祀? 其門生辛蕆力請，竟從祀。

子于器，忠烈朝登第，累遷國學典酒、右承旨，陞密直副使。忠宣以珦扈從入朝，不久而還，銜之，將罪于器，會赦免。忠肅即位，除密直副使兼大司憲。亡何，罷于器，以元尹、趙珝代之。珝方爲忠宣所寵，而于器有公望，無内援，識者惜之。嘗出鎮合浦，以廉幹稱。十六年，以檢校贊成事卒，遺命薄葬。子牧。

牧，登第，忠肅時判典校寺事。嘗出其妻，元使禿萬館于家，問其故，牧具語之。禿萬曰：“婦人髮長

意短，何足過耶？諺云：‘一女怨天，六月降霜。’子其思之。”牧感其言，遂爲夫婦如初。累遷密直副使，恭愍時封順興君，卒謚文淑。子元崇。

薛公儉

薛公儉，淳昌郡人。父愼，登第，以吏幹稱，官至樞密院副使。愼母趙氏四乳而生八子，三子登科，封國大夫人。公儉初調喬桐監務，選補都兵馬錄事。高宗末登第，官累禮部郎中。元宗朝，拜軍器監，從世子如元，以功累遷右副承宣。忠烈初，進密直副使，爲必闍赤，歷監察大夫、知僉議府事，尋陞參理，引年乞退，加贊成事致仕，又加中贊致仕。卒年七十九。謚文良。性廉謹正直，接物以恭，持己以儉。朝官六品以上有親喪，雖素不知，必素服往弔。有造謁者，無貴賤，倒屣出迎。嘗卧疾，蔡洪哲往診之，布被莞席，蕭然若僧居，出而嘆曰：“自吾輩望公，所謂壤虫之與黄鶴。”配享忠烈廟。子之冲，贊成事。

俞千遇

俞千遇，字之一，初名亮，又改證，長沙縣人。高宗朝登第，籍内侍。尚書金敞器之，薦于晉陽公崔

怡，怡曰："貌雖不揚，誠可人也。"置之政房，遂爲門客，累遷吏部侍郎。崔沆欲令按察使徵誅流人田穀，千遇曰："今流民未集，此令若行，民必受病。"沆然之，寢其事。蒙兵來侵，將徙三陟山城，郡人重遷，遺千遇銀瓶三十，得不徙。沆知之，責千遇曰："爾讀書知義理，何貪汚至此?"配于島，未幾，宥還。後以事又配島，其母賂金承俊珍寶，請召還。承俊言于其兄仁俊曰："今政房崔允愷摸稜少分辨，其餘新進無可與論事者，可召千遇。"仁俊聞于王，召還。千遇又厚賂寵宦，復入政房，爲兵部侍郎。

元宗初，拜樞密院右副承宣，尋加知奏事，掌銓選，引同年田文胤爲殿中侍御史，崔牧爲正言。衛社諸功臣以爲千遇擢所親置臺省，欲以相援，於是始構隙。功臣多倚仁俊，請官其族，千遇每以義抑之，功臣皆怨。有白就文者，嘗於千遇門下登第，娶內僚金衍女，衍即仁俊舅也。衍請仁俊以就文爲海陽府錄事，仁俊許之，千遇不聽。大將軍吴壽山勇而暴，亦爲其甥朱然求海陽府錄事，千遇以然無才望，乃用秘書郎崔冲若。壽山道遇冲若，鞭之，冲若墮馬，壽山欲躍馬蹋殺之，大將軍朴琪救免，冲若竟以恐怖得疾死。壽山言於朝曰："俞承宣擅政，會當數其罪戮之。"約諸武人會禮賓省伺之，或以告千遇，千遇笑曰："命也。"承俊呼壽山曰："與奪之權不在主上乎?若等敢辱承宣，是不有主上與令公也，而可乎?"令公指仁俊，於是皆散。

千遇弟將軍元勣與郎將鄭守卿謀去仁俊，事覺，仁俊囚元勣，召問千遇曰："公弟欲殺我，知之乎?"曰："弟之所爲，兄豈不知?"曰："何不告我?"曰："元勣嘗以語我，問所與謀者，曰：'某人也。'曰：'若與此輩作大事乎?'杖而逐之。我知其必不能就，且老母在，恐傷其心，人謂我食弟自免，故未敢告耳。"衍曰："公若言不知，祇益人疑。今以實告，何責爲? 且吾固知公之愛母也。昔吾弟享客，公獨不啖柹，問其故，則將以遺母，今言恐傷母心，信然矣。"只罷其職，殺元勣。

千遇久典機要，多受四方饋遺，遂致富。罄其所畜作佛事於禪源寺，爲仁俊祈福，蓋欲免懷璧之禍也。歷知門下省事、參知政事。時林衍議廢立，歷問宰樞，皆莫敢對，千遇曰："此大事也，請公反復思之。况今世子在上國，待其還，亦未晚也。"衍竟不從。及衍子惟茂議拒命，千遇曰："王與世子引上國兵以來，閉城而拒，豈臣子之義乎? 雖欲固守，得乎?"惟茂大不悦，會惟茂誅，不及禍。後忤達魯花赤，流仁勿島，語在《柳璥傳》。未幾，召還，爲中書侍郎平章事。忠烈即位，革官制，降授參文學事、判版圖司事。王將冊公主，千遇名其殿爲元成。伍允孚言於公主曰："元成者，顯王妃謚也，用爲殿額，不祥。"公主怒，千遇因左右解之曰："臣誠不知其然，又安知公主非元成后再世耶?"遂諷王，以謂帝女下降實爲罕古，宜獻湯沐邑，公主喜曰："蒙古之法，名非所諱。"遂不問。

千遇體短小，聰敏耿介，少與柳璥齊名，然其德器不及璥遠甚。性多機辯，言與行違，貌雖勤恪，內實不然，人謂其孝友信義，但鈞名耳。其局量淺狹，務勝於人，有求不得輒愠。見睚必報，衣服第宅極侈麗。嘗爲史官，不修史藁，曰："當時國家事皆晉陽公所爲，吾蒙恩厚，何敢傳其惡於後世?"卒年六十八。謚文度。無子。外孫朴顓登第，官至贊成事，清簡自守，信浮屠。

趙仁規 瑞 璉 德裕 璘 延壽 瑋

趙仁規，字去塵，平壤府祥原郡人。母夢日入懷，因有身。生而穎悟，稍長就學，略通文義。國家選子弟通敏者習蒙古語，仁規與是選，以未能出儕輩，閉戶三年，晝夜不懈，遂知名。得補諸校，累遷將軍。忠烈時，仁規使麾下卒介三誘南京民八人爲獺戶，民之逃賦者多附之，歲納獺皮于敬成宮，半入仁規家。南京司錄李益邦囚介三，仁規訴公主曰："南京吏裂擲宮教。"公主怒，逮繫益邦及副使崔資壽，遣將軍林庇鞫之，庇具得其實以復，公主還民元籍，流二人，尋釋之。

有宰相奏鷹坊之害，王怒，欲請回回之見信於帝者分掌鷹坊，令宰相不復言，仁規力諫而止。拜右承旨，王上書中書省曰："陪臣趙仁規曉蒙漢語，譯朝廷

詔敕文字無有違誤。予昔侍天庭，終始隨從。又事公主恪勤朝夕，請賜牌面，充王京脱脱禾孫兼推考官頭目。”元以爲宣武將軍、王京斷事官、脱脱禾孫，賜金牌。王教曰：“仁規當東征時，能以國家事奏達宸所，天子授寡人中書左丞相，又賜群臣都元帥、萬戶、千戶金銀牌，皆其功也。宜別錄功，賜田民，子孫超等錄用。”

王嘗御南門，中贊金方慶醉騎而過。仁規素與方慶權勢相逼，至是乘機譖之，乃囚方慶于巡馬所。歷知密直司事、僉議贊成事、都評議錄事。金溫妻夜竊娣家財被執，娣夫與仁規爲姻婭，仁規縛溫妻杖之，人皆非之。王欲拜中贊，仁規曰：“君恩雖至重，洪子藩以德望爲冢宰既久，臣遽處其上，如衆議何？”固辭乃止。未幾拜中贊，尋爲左中贊。宰樞條上時弊三事，王怒，仁規恐禍及己，密告王曰：“前上三事，非臣所知，請鞫之。”王囚都評議錄事李紵巡馬所，命萬戶高宗秀訊倡議者，宗秀痛加栲掠，紵誣以李混對，混坐此罷。

二十四年，加司徒、侍中、參知光政院事。初，仁規女爲忠宣王妃，至是有人貼匿名書于宮門，云：“趙仁規妻教巫呪咀，使王不愛公主而鍾愛己女。”公主下仁規及其妻于獄，元遣使鞫仁規，又鞫仁規妻，極慘酷，妻誣服，遂執仁規及女壻崔冲紹、朴瑄以歸，皆籍其家，輸使臣館。元杖流仁規于安西，冲紹于鞏昌。後放還仁規，王以帝命即除判都僉議司事。忠宣

在元，以仁規爲咨議都僉議司事、平壤君，開府置官屬，賜宣忠翊戴輔祚功臣號，遣承旨金之兼來啓曰："趙仁規年高德邵，爲國元老，許朝會玉帶傾蓋侍從，贊拜不名，劍履上殿。國有大事，僉議密直一人就家咨禀，若有不聽仁規及中贊崔有渰約束者，以違法論。"王從之。三十四年卒，年七十二。謚貞肅。

仁規美風儀，寡言笑，涉獵傳記。初，國人雖學蒙古語，未有善敷對者，我使如京，必令大寧總管康守衡引入奏。仁規嘗獻畫金磁器，世祖問曰："畫金欲其固耶?"對曰："但施彩耳。"曰："其金可復用耶?"對曰："磁器易破，金亦隨毁，寧可復用?"世祖善其對，命自今磁器毋畫金，勿進獻。又曰："高麗人解國語如此，何必使守衡譯之?"有王人與我國蓄憾，欲改土風，愬帝，事叵測。仁規單騎入覲，敷奏明辨，事遂寢。西北二鄙復歸于我，亦仁規專對之功。王每有奏請，必遣仁規，凡奉使者三十，頗著勤勞。然起於微賤，驟秉鈞軸，爲人外似端莊恬正，以故得幸，常出入王卧内。多聚田民致富，加以國舅，權傾一時，子壻皆列將相，人無敢比者。及遘疾，子壻迎醫診視，仁規曰："吾發跡行伍，官至極品，年踰七旬。死生有命，安用醫爲?"時諸子在元，唯璉侍疾，謂曰："汝家兄弟姊妹且九人，愼勿忿争，取笑於人。待汝昆季來，具訓之，永爲家法。"子瑞、璉、珝、瑋。

瑞，性英敏豪邁。父夢大星墜其家，遂生瑞，故

小字星來。忠烈朝中第，臨軒唱名，賜犀帶。忠宣爲世子時，宴西原侯，瑞與金光佐、車元年皆以善歌與焉。光佐以《黍離》、《柏舟》，間歌《雙燕曲》，閔漬以《何彼穠矣》補之。自是内殿有宴，必歌此曲。瑞與光佐、元年俱寵幸，二人賤者，不足道。瑞以相門儒士與之爲伍，時議鄙之。除直寶文署，累歷華要，至右承旨。及仁規以趙妃事被逮留元，瑞從之。一日，車駕出，瑞率諸弟謁道左，帝顧問，嘉之，尋許仁規還。累遷同知密直，入賀千秋節，帝授懷遠大將軍、高麗國副元帥，賜三珠虎符。瑞女適元寵相也兒吉尼，故有是命。及還，王亦拜檢校贊成事，加壁上三韓三重大匡、大司憲，封平壤君。瑞與都元帥金深上官，用行省丞相儀仗，人譏犯禮。忠宣五年，以三司使卒。謚莊敏。子宏、千禩、千祐。

璉，字温仲，以父任官累知密直司事。忠肅朝，拜僉議評理，轉贊成事。王如元見留，曹頔與蔡河中等左右瀋王，譖王萬端，璉與弟延壽及金元祥等從臾織成。璉受元命，爲高麗王府斷事官，佩三珠虎符。王嘗在元，璉權省事者凡五年。元使絡繹往來，率使氣逞暴，璉善辭以對，怒輒解，及卒，國人皆泣。然貳於瀋王，臣節不完。謚忠肅。

子德裕，襲父爵爲王府斷事官。性清白，不畏强禦，不慕榮利，雖親戚故舊至當國，則絶不相往還。

官至版圖判書，卒。子煦、璘、靖、恂、浚、狷。浚自有傳。

璘，恭愍朝與安祐等擊走紅賊，策勳爲一等，累遷鷹揚軍上護軍。倭寇喬桐，璘又擊走之。時辛旽當國，人争附，璘未嘗一詣其門。嘗詆旽爲老和尚，與知都僉議吴仁澤、班主尹承順等謀去旽，事洩，杖流南裔，没爲官奴。後又與密直金精謀誅旽，旽訴王，請杖之，遣其黨孫演殺之，以病死聞。及旽誅，王乃召承順，拜鷹揚上護軍。承順還京，謁璘母，號慟，以玄冠素服收葬璘骨，聞者莫不嘆之。王嘉承順信義，仍遣承順祭璘墓曰："惟爾祖貞肅公仁規，相我先王，功在社稷。爾自妙年，亦佑寡躬，己亥以來，靡役不從，厥有成績，世濟其美。予嘉乃忠，俾將府衛，方且大用，不圖賊旽，憚爾義勇，迸汝遐陬，卒至隕命。及旽伏辜，知汝至此，玆極慟悼，賜爾一酌。魂而不昧，諒予至忱。"

瑚，後改延壽。忠烈朝登第，授都津令，辭，王怒，命囚，尋釋之。累歷華要，拜元尹。忠肅時，爲密直副使兼大司憲。時全英甫弟僧山冏倚兄勢驕恣，住大寺，畜數妻。延壽囚其妻鞫之，黄州牧使李緝妻潘氏，尚書永源女也。緝嘗在任，妻與衛身金南俊通，殺緝，讞部究理將置極刑，潘氏族僧宏敏有寵於忠宣，數下旨沮之，尋有赦，得免，國人切齒。延壽祝其髮，

置净業院，人皆差快。累官至贊成事，又爲三司左使。先是，元流魏王阿木哥于耽羅，及召還，延壽與行省郎中兀赤護行。帝遣使命所在留魏王聽候，使者到平壤，延壽、兀赤等懼，亡匿。使怒，欲以逆命誅延壽等，魏王力請得免。後以貳於瀋王，籍没其家，杖流于島。既而以帝命赦之，十二年卒。延壽一門貴盛，乘勢使氣，其弟僧義璇奪占寺院，贊成事朴虚中坐都堂斥其罪，延壽右義璇，虚中執不可，延壽遂辱罵之。高峰縣吏愁萬依延壽勢避吏役，與延壽家奴等强姦成均生周覬女，覬告巡軍，杖殺之。延壽貪財好色，嘗與密直白元恒私取行宫盤纏金銀、苧布用之，爲世所鄙。子忠臣，平壤君。

瑋，字季寶。生九歲，以父任權務昌禧宫，五轉爲大護軍。忠宣朝，拜密直代言。忠肅時，歷讞部總部典書。忠肅與瀋王搆釁，或間瑋授元尹，置之散地。事定，王知無他，拜知密直，後遷判密直，俄陞僉議贊成事，封平壤君。屏跡，日與親故讌集。忠惠二年，或誣瑋與客議國事，王怒，貶牧福州，督遣不許一刻留，瑋倉皇馳赴，因得疾。忠穆三年，進封府院君，明年卒，年六十二。忠肅倦勤，委政宰相，瑋務存大體，不顧細鎖。發言侃侃，人服其公，謂有父風。



高麗史一百六

列傳卷第十九

白文節 頤正

白文節，字彬然，藍浦郡人，新羅諫官仲鶴之後。高宗時登第，入翰院，累官至中書舍人，歷吏部侍郎、國子祭酒。忠烈朝，拜司議大夫。時無功有世累者多補官，郎舍不署告身，王屢趣之。不從，有人銜之，托左右以激王怒。會承旨李尊庇將啓監察司狀，王意僉議府狀，大怒，叱退尊庇，命忽赤崔崇縶文節及司議金愲，給事中金之瑞，典書崔守璜，中舍郎李益培，司諫李行儉、李仁挺，正言鄭文、張碩等。尊庇欲辨復進，王疑救郎舍，責止之，即罷文節等官。尊庇厲聲曰："王不察臣心，臣何敢司出納？請從此免歸。"李之氐進曰："尊庇所白者監察司狀，非僉議府狀也。上不之察，罪郎舍，責尊庇。且僉議府，百官之長，使一忽赤夜縛諸郎舍，於國體何？"王取閱其狀，悔，

遂釋之。俄遷國學大司成、寶文閣學士，八年卒。文節文詞富贍，下筆霈然，爲一時所推，不以才自負。元宗復位如元，林衍以其子惟幹及腹心扈行，固要勿言廢立事。王使文節撰表，言以病辭位，文節閣筆泣諫，王感悟，奏以實。文節常若懶迂，及是，人知其有志節。子頤正、孝珠。

頤正，天資純厚，有公輔器。事忠宣，有志輔導，忠宣不用其言。累官僉議評理、商議會議都監事，後封上黨君。時程朱之學始行中國，未及東方，頤正在元，得而學之，東還，李齊賢、朴忠佐首先師受。孝珠，官至大護軍。

朴恒

朴恒，字革之，初名東甫，春州吏。聰慧，美鬚髯。高宗朝登第。蒙兵陷春州，恒時在京，不知父母死所，城下積屍如山，貌肖者皆收瘞，至三百餘人。後聞母被虜在燕，再往求之，竟不得。選補翰林院，倅忠州政最，徵拜右正言，按慶尚、全羅二道，有聲績。忠烈朝，拜承宣，掌銓注。先是政房銓注，時出宿其家，干謁填門，恒始詮注訖，乃出禁中，後人遂以爲常。

以同知密直司事從王入朝，平章哈伯使外郎問宰

樞曰："忻都云：'天子令高麗諸島民出陸，高麗復使島居，差勾當使'，有諸？"恒曰："至元七年，我國以帝命復都舊京，其諸島民未有出陸之命。但以三別抄叛據珍島、耽羅，招討使金方慶但令全羅、慶尚近賊諸島出陸，避擄掠，陸處者不可不鎮撫，所以差勾當使也。"曰："島民乘舟，成群往來，如生事何？"恒曰："島嶼之人以魚鼈爲衣食，往來漁釣，非官吏所當禁也。且朝廷凡有命小邦者皆下帥府，及達魯花赤忻都以元帥駐鹽州已久，西海諸島如喬桐、龍媒與帥府相望，忻都何坐視而不使出陸耶？其無朝命明矣。"哈伯不敢詰。

拜參文學事，尋陞贊成事。王欲依舊制覆親試新及第，僧祖英得幸於王，爲其姪吳子宜及親舊者，欲令不限登第久近，皆赴試。王問柳璥，璥對："新舊及第及衣冠子弟披藍者宜悉赴。"時人謂："璥之言爲其孫仁明、孫壻權永也。"内宦將軍李之氏言："殿試之法，自毅廟以來，廢絶幾百餘年。今國家多事，正宜未遑。又本國人讒構上國者多，恐誣指殿試爲天場，責以僭越。"待制郭預亦嘗沮之，王命展試期。後祖英强王行之，雖執政近臣不之知，恒請依舊制試之，王不允。祖英將子宜等試藁達王，因請拆糊封，定科目，取十五人，以子宜爲首，餘皆親舊。王召恒云："予不能遍考，卿與祖英第高下。"祖英恐事不濟，與恒言："日者上見子宜詩賦，業已定乙科，何必改爲？"恒知祖英意，遣中使白王，與旋題員郭預、總郎崔守璜、

右正言李子芬等考定。及牓出，趙簡居首，皆非祖英所定。

元世祖將征日本，戰艦、軍粮、器仗令本國一切幹辦，而遣元帥忻都、右丞洪茶丘監督，君臣拱手聽命，力不能堪。恒言於王，具以狀奏，帝授王左丞相、行中書省事，金方慶爲征東都元帥，又有萬戶、千戶、百戶俱受宣命符信，使忻都等不得自專。其東征供億之策及軍機措置，皆自恒出。七年卒，年五十五。謚文懿。富文章，寬厚善接人，孜孜奉公，長於吏治，時稱其能。然臨事自用，不恤人言，所擢多其恩舊。嘗考殿試，中選者九人，其五皆恒門生，人謂白圭一玷。子元浤，後改光挺，受金符，爲副萬戶。

郭預

郭預，字先甲，初名王府，清州人。高宗時，擢第一人及第，調全州司錄。元宗初，補詹事府錄事，與洪泞齎和親牒如日本，請還被擄人口。預有才行，無汲引者，蹇滯不進，爲史館所薦，以禮賓注簿兼直翰林院。忠烈王素聞其名，及即位，始擢用，累遷版圖正郎、寶文署待制、知制誥，爲必闍赤，入參機務，士林稱得人。歷國子司業、典法總郎、尉衛尹、春宮侍講學士，拜右副承旨，建議禁宰牛馬。爲同知貢舉，辭以典法判書金愲位在己上，請改命，人多其謙讓。

會愲丁憂，復以預掌試，所取多知名士。陞左承旨、國子監大司成、文翰學士。十二年，加知密直司事、監察大夫，如元賀聖節，卒于道，年五十五。爲人平淡勁直，謙遜樂易，雖至貴顯，如布衣時。善屬文，書法瘦勁，成一家體，當世效之，翕然一變。其在翰院，每雨中跣足持傘，獨至龍化池賞蓮，後人高其風致，多詠其事。子雲龍、鎮。雲龍，仕至都津長。鎮，登第，爲校書郎，後棄官爲僧。

朱悦

朱悦，字而和，綾城縣人。父慶餘，以縣吏登恩賜科。悦高宗中登第，出爲南原判官，選補國學學錄，累遷監察御史，歷宰羅、静二州，昇天、長興二府，皆有聲績。元宗朝，以兵部郎中連按忠清、慶尚、全羅，威名日振，人皆敬畏。國有大事，擇使命，則必首舉之。爲按廉時有內臣崔仲卿奉使至，服美誇人，悦疾之，衣敝衣，伸脚坐，捫虱而談，旁若無人，仲卿慚赧。悦嚴重不苛細，嘗宿一州，夜半火發突隙，燃寢席，悦驚起，邑吏大懼，終不問。有人告某邑宰受賂，其宰乃中郎將也，悦曰："貪鄙武夫，受些小賂，如狗食不潔，何足數也?"遂不罪。入爲禮部侍郎，忤林衍，竄海島。衍死，召還爲東京留守，未幾拜禮賓卿，轉諫議大夫，尋判少府、東宮侍講學士。

元遣忽林赤將兵鎮合浦，供億浩繁，士卒徵求無厭，小不滿意便侵暴，一方騷然。王以悅爲慶尚道安撫使，悅至合浦，减軍須冗費什七八。士卒忿怒攘臂，悅儼然不爲動，面諭以義，士卒斂退，民賴以安。陞判秘書省事。忠烈即位，重悅才名，授翰林學士，遷三司使。時累經兵亂，民多流亡，遣悅于慶尚，郭汝弼于全羅，爲計點使，招集之，命勿役內庫處干，悅等不從，坐罷。居無何，拜版圖判書，遷軍簿。

元征日本，遣荆萬戶如合浦，悅伴行。荆萬戶杖接伴使柳陞，所至陵暴，聞悅名，不敢肆。進副知密直，典法判書。悅抗直，不與世俯仰，疾惡如讎，必厲聲大罵。苟非其人，雖權貴不爲禮，以故久淹滯，不能無快快。嘗以事至相府，宰相與言，悅坐聽，貌甚倨。宰相使吏語曰："宰相有言，宜伏地聽。"悅曰："宰相之言伏地聽，則君上之言將掘地聽乎?"終不屈。尹秀、李貞訴王曰："悅輕辱吾輩，罵及父，請問之。"王曰："悅天性然也，不必問。"再言，王使人問之，對曰："誣語可明也。江都有養三歧，嘗有無賴男子養三者，横行此岐，故名焉。聞養三是尹秀之父，若李貞之父，則不知爲誰，焉得罵?"蓋貞之父賤，故云然。王曰："我知悅必出此語。"更不問。十三年，引年乞退，以知都僉議府事致仕，尋卒。

性豁達，不事家産，雖至達官，自奉如寒士。奉使四方，公廉一節。文章富贍，筆法亦奇，王常稱其賢。悅貌醜，鼻如爛橘。齊國公主始至，宴群臣，悅

起爲壽，公主驚曰："何遽令老醜鬼近前耶?"王曰："此老貌醜如鬼，心清如水。"公主敬重，舉觴而飲。悦愛酒，未嘗一日不飲。嘗奉使至一縣，時適禁酒，渴甚，索水，令知悦嗜酒，酌巨椀以進，便默然飲，令再進，悦曰："此子支離人也。"又飲，倒。臨死，其妻進酒，悦曰："此餞杯也。"遂引滿而卒。謚文節。子印遠，別有傳。

李湊 行儉

李湊，字浩然，金馬郡人。高宗時登第，調富城縣尉，入爲都兵馬錄事，選直史館，以事落職。尚書金敞愛其才，薦補校書郎，累遷起居舍人。元宗朝歷兵、禮二部侍郎、國子祭酒，以左諫議大夫上章乞退，加尚書左僕射、翰林學士承旨致仕。忠烈四年卒，年七十八。性温良，能屬文，工筆札。平生不理生産，家無擔石之儲。子行儉。

行儉，中第，調晉州司錄，稍遷尚書都事兼直史館。久之，出知洪州事。陷於三別抄之亂，賊使掌選法，及金方慶破賊，以行儉爲其父孝印門生，活之。後守清、谷、豐三州，以廉簡稱。忠烈時，爲司諫，與監察侍史金弘美等不署正郎林貞杞、奉議郎高密告身。密妻善釀酒，每以酒媚權幸，因以得官。貞杞等

托鷹坊以王命督署之，不從，王怒，流行儉等于海島。其族李尊庇言於上將軍廉承益曰：“行儉有母，年八十，日夜啼呼，得疾濱死，公能使母子相見，爲惠大矣。”承益以告，王默然，既而曰：“行儉罪不可宥。然聞尊庇之言，使我惻然。”命釋之。後爲典法郎，貞和院妃有寵於王，認民爲隸，民訴典法司，有旨督令斷與貞和。判書金愲與同僚欲斷爲隸，行儉死執不可，會疾作在告，愲等幸其亡，即决之。人有夢利劍自天而下，斮典法官吏，明日愲疽背死，同僚亦相繼而死，行儉獨免。累官至國學典酒、寶文閣直學士致仕，又加讞部典書致仕。忠宣二年卒，年八十六。性恬静寡言，家貧不事産業。手書佛經，老益勤。子稷、崖。稷登科，官至成均大司成，崖監察糾正。女適散郎奇子敖，封榮安王夫人，是生順帝皇后。崖子公遂，自有傳。

張鎰

張鎰，字弛之，初名敏，昌寧郡吏。性温恭正直，善屬文，長於吏才。高宗朝登第，還家居十五年，補昇平判官，以政最聞。及罷任，又歸舊隱，若將終身。按察使王諧薦爲直史館，累遷殿中侍御史。元宗初，與侍郎金祇錫迭爲全羅、忠清、慶尚三道按察，人以爲威重不及祇錫而决斷過之。遷吏部郎中，歷兵禮二

部侍郎、左諫議大夫。三別抄叛據珍島，以鎰得南民心，授慶尚道水路防護使鎮撫之。鎰前後八使上國，不辱君命。以判太府事有疾乞退，王不允，曰："鎰從事賢勞，尚稽大用。"超授簽書樞密院事、翰林學士、贊成事，俞千遇賀詩云："初似維摩方丈室，終如均正狀元郎。"曹均正年老赴舉，乞恩賜試，官閱其文佳，遂擢第一，故用其事戲焉。十四年，出爲全羅道指揮使，明年，遷同知樞密院事。忠烈即位，加知僉議府事、寶文署大學士、修國史致仕，尋卒，年七十。謚章簡。無子。

金坵

金坵，字次山，初名百鎰，扶寧縣人。自幼善屬詩文，每夏課，儕輩無居右者，皆以狀元期之。高宗朝擢第二人及第，知貢舉金仁鏡恨不置第一，以己亦爲第二人，語和、范傳衣故事慰籍之。坵作長啓以謝，駢儷精切，出人意表，補定遠府司錄。同縣人黄閣寶挾憾擿世，累訴有司，權臣崔怡重其才，營救不得，改濟州判官。時崔滋爲副使，人有自京來報科場賦題云："秦孝公據肴函之固，囊括四海。"滋謂坵曰："此題難賦，試爲我著之。"坵談笑自如，亡何，索筆立書，文無加點。滋嘆服，語其子曰："此詩賦之準繩，汝謹藏之。"以權直翰林充書狀官如元，有《北征

錄》行於世。

在翰院八年，由堂後除閤門祗候，遷國學直講。崔沆雕《圓覺經》，令坵跋之，坵作詩曰："蜂歌蝶舞百花新，總是華藏藏裏珍。終日啾啾説圓覺，不如緘口過殘春。"沆怒曰："謂我緘口耶？"遂左遷。元宗四年，拜右諫議大夫，坵之祖僧也，不宜在臺諫，然以坵有才，乃署告身。累遷尚書左僕射，歷樞密院副使、政堂文學、吏部尚書。王嘗賀聖節，達魯花赤率其屬立於右，內豎上將軍康允紹阿附達魯花赤，亦率其黨胡服直入，自比客使，見王不拜，及王拜，一時作胡拜，王怒不能制，有司亦莫敢詰。坵劾之甚力，達魯花赤怒曰："允紹先開剃，遵上國之禮而反劾耶？"將危之，或以告，坵曰："吾寧獲譴，豈可不劾此奴耶？"陞參知政事，建言："後生怠於著述，表箋未合律格，宜試參外文臣所製，賞其能者。"王允之，事竟不行。進中書侍郎平章事，忠烈即位，改知僉議府事，尋遷參文學事、判版圖司事。舌人率微賤庸劣，傳語多不以實，或懷姦濟私。坵獻議置通文館，令禁內學館參外年少者習漢語。四年卒，年六十八。王曰："坵曾拜平章事，弔誄宜以平章書之。"官庀葬事。謚文貞。

性悃愊無華，寡言語，至論國事，切直無所避。嘗撰神、熙、康三朝實錄，掌詞命。時上國徵詰殆無虛歲，坵撰表章，因事措辭，皆中於理，回詔至云："辭語懇實，理當俞允。"元翰林學士王鶚每見表詞，

必稱美，恨不得見其面。子汝盂，官至奉翊大夫。叔盂，丞郎。庶子承印，大司成，皆登第。

李承休 衍宗

李承休，字休休，京山府嘉利縣人。少孤力學，高宗朝登第，入頭陁山龜洞躬耕養母，居十餘年。安集使李深敦勸赴京，李藏用、柳璥薦補慶興府書記，入爲都兵馬錄事。三別抄之叛，陷賊中，脱走王所，元宗大悦，承休因獻策曰："待賊半過窄梁，遣精鋭横斷賊船，堅守江都，則前者勢孤，後者失據，前後不相應，賊可以破。"王令兩府議，依違不行。時軍須不給，内外横斂，營繕大興，民甚苦之，承休上書極言其弊。

後以非罪見罷，將歸老于鄉。會王遣順安公悰如元賀冊皇后、太子，兩府薦承休爲書狀官，辭以老，王曰："歲庚午，書汝姓名于硯匣，今猶在案上，汝其勉哉！"仍賜白金三斤，遣之。帝既受賀，仍錫宴賜衣，承休進表謝，詞語偉麗。日與館伴翰林學士侯友賢唱和，友賢五歲通五經，帝徵爲學士，稱神童。見承休詩表，心服，輒誦之。及還，王大喜，賜米三十石。徵覽所著詩文，嘉嘆之。王薨，又以書狀如元告哀，傳遺命于世子。承休以爲世子爲駙馬，戎服將事已久，其服禮章勢難自斷，遂諷世子上言本國衣冠典

禮始末，帝命丞相敕曰：“卿既襲爵爲王，往就國，凡爾祖宗定制，毋或墜失，依舊行之。”還拜閤門祇候，歷監察御史、右正言。王問時政得失，承休條上十五事。累遷右司諫，出按楊廣、忠清二道。劾贓吏七人，籍其家，由是怨讟頗興，尋貶東州副使，自號動安居士。頃之，徵拜殿中侍史，條陳十事。又上疏極論利害，忤旨罷，歸龜洞舊隱，別構容安堂，看佛書，著《帝王韻記》、《内典錄》。

居十年，忠宣受禪，下書曰：“孤聞人主勤於求賢，逸於得人，是以凡有一能一藝者，必欲致之，矧如卿者乎？非止文才吏用，當時罕比，忠誠勁節，能格君心之非。遭時不遇，脱跡臺閣，虚老岩谷，予嘗憫之。今以凉德，叨承内遜，思與舊人，共理萬幾，令按察副使庾自偶敦諭。爾其體予側席之意，勿以年老爲辭。”又命其子權知校書郎林宗扶侍赴京，承休上章，辭以老病。王復下書云：“寡人素聞卿名，思欲共治。今授卿詞林侍讀、左諫議大夫、充史館修撰官、知制誥，幸爲蒼生一起。”承休至，王與語，大悦，因問民間利害、時政得失，從容聽納。後數日，承休進言：“殿下所以召老臣者，非謂出奇計、立大功，但以直言無隱耳。臣豈惜殘生，孤負上恩？”適元使來詰，王謂曰：“徵先生而會有此事，如何？”對曰：“因亂致理，自古而然。天其或者將使殿下修省，永享太平，無甚憂勞。”俄判秘書事，進同僉資政院事，上言：“本朝之制，未有年過七十而拜顯官者。因微臣改先王

之制，臣罪大矣，請收恩命。”王笑曰：“先生非他人比。”仍趣上，承休强就職。纔十數日，復上書乞退甚切，不得已從之，以密直副使、監察大夫、詞林學士承旨致仕，二十六年卒，年七十七。性正直，無求於世，酷好浮屠法。子林宗、衍宗。林宗登科，仕至讞部散郎，以廉能稱，謝官養母。

衍宗，登第，累遷司憲糾正，出爲全羅道察訪，劾臨坡縣令林起貞、寶城副使鄭雲貪污，籍其贓，守令有畏威棄官者。歷右司議、軍簿判書。忠定初，爲監察大夫，王宴元使雙哥，忠惠公主南面，王東面，衍宗上書言其非禮。因有譖之者，下左、右司責問，引禮力辨，終不屈。恭愍在元，拜爲密直使，仍兼監察大夫。王之還也，迎謁金郊驛，王曰：“聞卿名久，貌尚未老，努力善輔我。”衍宗劾論：“贊成事全允臧受人金，被囚，逃入元，今扈駕而還，超拜三宰，但當賜錢以酬負紲之勞，不宜擢置宰輔。二相曹益清受人馬，又行淫祀，請皆罪之。”王不允。王用元制，辮髮胡服，坐殿上，衍宗欲諫，候于門外，王使人問之，曰：“願至前面陳。”既入，辟左右曰：“辮髮胡服，非先王制，願殿下勿效。”王悦，即解辮髮，賜衣及褥。

衍宗奸巧，善揣摩伺候，屢言時事，或稱其鐵石肝腸。王嘗夜召李齊賢咨訪國事，因語之曰：“衍宗，多詐人也。”時衍宗年已七十，辭職，不允。初，衍宗

附趙日新得是職，日新恃功專恣，衍宗置不劾。院使奇轅譏之曰：“此老罔聞知耶？何不察是非？”衍宗曰：“近劾益清、允臧，若彈李齊賢與日新，則王誰與議事？”執義金玔、持平郭忠秀乃劾日新，日新請與臺官廷辨，王命衍宗與政堂文學李公遂聽兩造于內廷。衍宗手執彈章條問之，玔曰：“公長憲司，既不彈舉罪人，反問我輩耶？”衍宗慙恚。玔、忠秀又囚日新家奴于典法獄，日新破獄出之，反訴臺官，命玔等勿仕。初玔等以衍宗老而姦，附日新，其劾日新也不與議，衍宗嗛之。至是以王命坐臺，恐糾正不庭，迎坐司外，遂劾玔、忠秀及掌令慶千興。然以日新被劾，恐禍及己，棄官歸田里。

金晅 開物

金晅，字用晦，義城縣人。元宗元年，登第。林衍之廢立也，忠烈以世子在元，帝議欲冊爲東安公，遣兵來討衍。會晅以聖節使書狀如元，上書言：“賊若聞世子受冊爲公，必諭國人曰：‘上國已削王爵，國當除矣，莫如死守社稷。’則人皆信之，如此難以歲月下，非朝廷利也。”帝允之。十一年，出爲金州防禦，密城人殺其宰以叛，移牒郡縣，皆隨風而靡。晅出勝兵，先斷賊路，召慶州判官嚴守安至，則相與勒兵，告按廉使李淑真爲討賊計。淑真恇怯，喚術僧卜吉凶，

故爲遷延。晅手劍擊其僧，（叔）〔淑〕真懼而從。賊聞之，斬渠魁以降。三別抄叛，欲分兵向慶尚，而金在邊，先受敵，晅以計拒之，賊不得入，一道賴以安。論其功，陞本州爲金寧府，拜晅禮部郎中，仍爲都護以鎮之。

忠烈元年，由總郎出爲全羅道部夫使，至菁好驛，見全羅按察盧景綸驛輸內膳于京甚夥，私膳居半。取其私膳歸國庫，景綸女壻金天緒適爲水原書記，取以獻王，景綸訴于王，免晅官，俄貶襄州副使，累遷至左諫議大夫，進拜密直學士，多歷清要。忠宣以世子在元，晅以春宮侍讀從之，官至政堂文學，被譖，請還國，告病不出，仍致仕，後就加贊成事。三十一年卒，年七十二。性清介，疾惡如讎，所至人憚之。善隸書。子瑞卿、瑞廷。瑞廷，後改開物。

開物，字元龜，屢舉不第。忠宣爲世子時，晅以二子見，忠宣愛開物，待之有加。及嗣位，擢監察史，遷典符寺丞。時內府令姜融有求於開物，不獲，怒歐之，開物駡曰："汝本奴隸，敢辱士族耶?"融銜而譖之，下巡軍鞫之。時融爲千戶，巡軍阿融意，杖開物，流松加島。後授陝州，開物辭不赴。又流紫燕島，連遭困躓，處之怡然。及放還家居，客至則置酒鼓琴，賦詩自娱，殆十五年，無復仕宦意。忠肅十二年，圖新庶政，拜開物司憲持平，强起之，視事數月，士林屬望。時散員張世奪少尹林俊卿馬，憲府究治之，世

亡匿。搜捕逼其族，世至開物第，拔劍自刺大叫，憲司下世獄，遂詣闕請罪，世妹壻王三錫從中沮，不達，杖擊開物，又擅釋世。翌日，開物與掌令金元軾、持平金永煦等復詣闕請世罪，王先入三錫言，怒毆啓事者，憲司閉門不視事，王遣近臣諭開物等曰："待德陵事畢，治三錫罪，卿等宜視事。若張世之罪，聽本府科斷。"開物移病不出，人惜其去。十四年卒，年五十五。性剛正，詩與字畫俱有家法。與人交，一以信。子銛，及第。

鄭瑎 頫 誧 公權

鄭瑎，字晦之，初名玄繼，大將軍顗之孫。少孤，力學登第，補秘書校勘，歷史翰。忠烈時，以太常錄事爲必闍赤，與李混、尹珤齊名。從王如元，以勞拜閤門祗候，累遷左副承旨、司議大夫。掌銓注，執法不阿，雖近倖稱旨干請，亦不聽。遷知申事，進副知密直，出爲南京留守、廣陵府尹，入知密直。印侯之謀執韓希愈也，悉召諸大臣，大臣皆揣侯意，莫往。獨瑎不知而往，輒還，坐罷，尋起爲密直使，歷判三司事、僉議參理。時王惟紹、宋邦英謀廢忠宣，立瑞興侯琠，瑎憤其所爲，未得發。邦英奉使如元，兩府出餞，邦英道遇瑎，將揖馬上，以奉使乘傳爲辭。瑎怒其無禮，佯不見，徐下馬，交禮訖，責喝道不辟，

批其頰而還，邦英慚。瑎即日遘疾，醫診之曰：“病由怒發。”久乃愈。

三十一年，進贊成事、知貢舉，取張子贇等，時稱得士，政丞韓宗愈、金永旽皆所取也。學士宴，王賜書簇，瑎喜而展之，其一聯云：“萬事不成身便死。”瑎色變，坐客亦愕然，知其爲不祥，未幾舊疾作而卒。謚章敬，遺命薄葬，年五十二。嘗受宣命爲征東省郎中，又爲儒學提舉。美風儀，鬚髯如畫，內剛外和，喜怒不形，平居坦蕩，遇事則精悍不可撓。王所幸美人嘗與瑎私，王知之，亦不怒。子憤、怡。憤，性豁達無檢束，不事生產，以蔭累遷大護軍。忠肅被讒留元，憤時爲宮闕都監使，聞王帑已罄，乃備輕齎輸燕邸，王甚嘉之。還國，授鷹揚軍上護軍，尋判繕工。疾作，封清河君。怡，版圖判書。憤子頔、誧。

頔，字思謙，登第，忠惠初爲監察掌令，內人崔安桂譖曰：“頔謂王年少，不諳政體。”王怒，下理問所杖之。累遷同知密直，恭愍朝，拜僉議評理，封西原君，賜推忠陳義輔理功臣號。嘗受宣命提舉征東儒學，及卒，清州人聞之，曰：“一凶去矣。”謚文克。

誧，字仲孚，年十八中第，以藝文修撰奉表如元。會忠肅東還，誧道謁，王愛之，留以自從，驟加左司。誧忠惠朝由典理總郎拜左司議大夫，多所封駁，執政惡之，褫職家居。或譖曰：“恐誧兄弟走上國，夾輔大

弟。”於是貶顓寧海，誧蔚州。誧在謫中，吟嘯自若，慨然有遊宦上國意。嘗曰：“大丈夫安能鬱鬱一隅耶？”後遊燕都，丞相別哥不花一見大愛，將薦于帝，會病卒，年三十七。有《雪谷集》行于世。詩詞簡古，筆蹟亦妙。子公權。

公權，初名樞，字公權，後以字行。恭愍初中第，補藝文檢閱，累遷左司議大夫。十五年，與正言李存吾極言辛旽誤國之罪，王大怒，召公權等面詰，下巡軍，命李春富、金蘭、李穡、金達祥等鞫之。問曰：“誘汝上疏者誰？”公權曰：“吾父子相繼爲諫大夫，受國恩厚，見上委政非人，社稷將危，人人憤恨。故在言職，不得嘿嘿，豈待人言？且旽擅威福，道路以目，孰敢誘耶？”達祥令跪，公權不屈，使人捽其髮蹴而跪之，問曰：“雖無誘者，必有知之者。”曰：“典校令林樸、右司議林顯、前郡事金湊知之。”湊，侍中金普妻姪也，旽嘗譖普罷之。春富等意湊挾其憾，嗾公權等害旽，即逮湊栲訊，構公權等罪。旽黨欲因此盡去異己，凡有名望者必令公權等援引。或謂曰：“若言慶千興、元松壽嗾之，可免死。”公權曰：“身爲諫官，義當論國賊。死生有命，豈可誣人以求免耶？”顯及右獻納朴晉祿見公權等于獄，晉祿曰：“我輩不人。”顯愕然曰：“是何言耶？”旽黨聲言：“上怒未霽，公權等必死。”穡入見，王無怒色，乃知其妄。旽黨必欲殺之，穡言於春富得免，貶東萊縣令。自是宰

相、臺諫皆附吨，言路絶矣。二十年召還，復除左諫議，後以成均大司成授書辛禑。禑即位，拜左代言，歷簽書密直、政堂文學，賜輸誠翊祚功臣號。常疾權奸用事，憤惋不平。八年，疽發背卒。謚文簡。性恭儉謹厚，居官以正。時家廟制廢，公權藏祭器別室，祭必親滌，奠物務蠲潔。所著《圓齋集》行于世。子總、拯、擢、持。

趙簡

趙簡，金堤縣人。忠烈五年擢第一人及第，補書籍店録事。明年，王以詩賦親試文臣，簡又居第一，賜黄牌，籍内侍，累遷補闕。丁父憂，廬墓三年。王嘉之，特授起居注，由僉議舍人出爲慶尚按廉。忠宣即位，拜刑曹侍郎、右諫議大夫。時内僚李之氐拜兩府官，簡不署告身，王召簡曰："有一大官憾卿，慎之。"及忠烈復位，密請再三，不得已乃署。王命簡主選法，固辭免。陞右副承旨、同知貢舉取士，率新及第詣壽寧宫上謁，王以簡爲殿試門生，臨軒賜宴。歷密直副使、檢校僉議評理，以贊成事卒。謚文良。

簡既老，瘴疽，肩項幾不辨。有醫僧曰："疽根於骨，骨當半朽，不刮去不理，唯恐不能忍。"簡曰："死等耳，第試之。"乃以利刃剸之，骨果朽，刮之，傅藥，絶而瞑者二日。上洛君金恂，簡牓第二人，往

問，涕泣不已，簡忽張目，使人語曰："不謂公之憫我如此，豈心於喜而色於悲耶?"恂曰："是何言? 四紀同年契，烏得無情?"簡曰："我死，牓中無先公者。"恂收涕笑曰："老子不死。"

沈諹

沈諹，史失世系。忠烈初，爲公州副使，有長城縣女言："錦城大王降我云：'爾不爲錦城神堂，巫必殺爾父母。'我懼而從之。"女又與縣人孔允丘通，作神語曰："我將往上國，必伴孔允丘行。"羅州官給傳馬。一日，郵吏急報都兵馬使曰："錦城大王來矣。"使驚怪。有羅人仕于朝者，具神異諷王，議欲迎待，所過州縣守，皆公服郊迓，廚傳惟謹。至公州，諹不待，巫怒，傳神語曰："我必禍諹。"退寓日新驛。夜，諹使人覘之，女與允丘宿，遂捕鞫之，俱伏。後拜監察侍史，與雜端陳倜、侍史文應、殿中侍史李承休等言："今國步多艱，天旱民飢，非遊田宴樂之時，殿下何不恤民事，耽于遊田耶? 且以未調之駿足馳不測之危途，患生所忽，雖悔可追? 如不得已，只令將士逐獸平原，登高臨觀，不亦可乎? 又忽赤鷹坊爭設內宴，剪金作花，蹙絲爲鳳，窮奢極侈，不可形言。與其縱一時之娛，枉費無用，孰若遵上國之法，簡而易供。聲樂則斥委巷之俚音，進教坊之法曲，此一國

之望也。上將軍尹秀侍宴殿上，登床戲舞，犯禮不恭。大禪師祖英淫穢無行，出入卧内，大駭觀聽。請加黜責，以警其餘。且今中外多故，人民困窮，學士宴亦宜停罷。”王虛襟採納，有意自新。

秀及祖英相與譖之，王大怒，命將軍林庇、池允輔等鞫諹于崇文館，問首發議者。鬬木索置碎瓦股間，令人踏其上，血流迸地，諹終不言。遂囚于巡馬所，行路，指木索血痕曰：“臺官血。”翼日，流倜、應于海島，罷承休。時王賦杜鵑花詩，令詞臣和進，白文節等因言曰：“殿下示天章，命臣等賡載萬世之幸。沈諹敢忤旨，其罪重矣，然亦儒者也，乞賜寬貸，以彰右文之美。”王曰：“諫諍，省郎之任。諹，法吏也，諫諍非其任，又其言不遜，欲問倡議者耳，今爲卿等宥。”即命釋之，尋又釋倜、應等。諹謇諤無他，莅官中外，皆有聲績。及除侍史，慨然以復振朝綱自任，不幸一中讒説，辱於狴犴，祖宗以來未嘗有也，自是言路遂塞。

秋適　李仁挺　蔡禑

秋適，忠烈朝人，性豁達無檢束。登第，調安東書記，選直史館，累遷左司諫。閹人黄石良夤緣用事，陞其鄉合德部曲爲縣，適不肯署案，石良與内竪石天補、金光衍乘間譖之，王怒，即令械囚巡馬所。押者

謂適曰："可由徑行。"適不可，曰："凡有罪者皆歸有司，未有枷鏁于王所者。吾當行通衢，使國人見之，諫官而枷，榮亦足矣，何必效兒女子掩面委巷乎？"官至民部尚書、藝文館提學致仕。適老尚善飯，常言："享客但軟炊白粒，割鮮作羹可矣，何必費百金，致八珍耶？"同時有李仁挺、蔡禑者。

仁挺爲正言，與諸郎舍言："近內豎微賤者皆以隨從之勞許通仕途，雜厠朝班，有乖朝宗之制，請收成命。"王怒，欲觀所爲，陽許之。既而復收其狀，郎舍不即從，王囚詔文主事柳興，命仁挺勿視事，竟取其狀批曰："勿改成命。"後有投匿名書于達魯花赤曰："正言李仁挺等百餘人謀殺達魯花赤。"達魯花赤枷鏁仁挺，尋知其誣，釋之。仁挺性倔强，凡拜官者必究其功過，未嘗苟署告身，人多怨者。

禑爲監察史，監左倉頒祿。有內豎傳命輸米若干斛給宮人，禑曰："今日所頒，府衛將校之祿，若輟與內人，恐虧聖德。"固沮之，王怒，流海島。

金有成 郭麟

金有成，安城縣人。父璥，官至尚書左僕射。有成年十五中第，調德原府書記，遷同文院錄事。元宗

朝，元世祖遣秘書監趙良弼宣撫日本，令我國道達。有成選充書狀，偕良弼往，諭以順逆禍福，日本承命，遣使朝元，以功累遷監察御史。忠烈時，世祖復遣僉院洪君祥招諭日本，王以有成善於辭命，陞太僕尹，爲宣諭使。時書狀闕人，皆以計避。

郭麟者，清州人，擢狀元，直文翰署，忠直有文章，語衆曰："事不辭難，臣子之義，何辭爲？"或以白宰相，宰相喜，充書狀，陞授供驛署令。婦翁崔諹欲謁宰相覆奏，麟奮然曰："死一也，死國事不猶愈於死妻子之手乎？"遂行。日本憾往歲之征，皆留不還。國家憐之，遥授有成職，歲禄其家，至拜僉議評理。又授麟官，且賜清之楸洞田。二人存没，世不得聞。後日本僧鉗公來，言有成丁未七月五日病卒。子于鎰，判典校寺事。麟亦竟死不歸。子之泰，仕至版圖正郎，年踰七十，哀慕益深，不樂仕宦。子忠秀，慷慨有志氣，敭歷臺諫，有聲績，官累通憲。嘗構亭楸洞，名曰永慕，以寓東望之思。

尹諧 澤

尹諧，字康哉，茂松縣吏。登第，調尚州司錄。人有亂其妹繫獄者，時久旱，諧曰："殺此人，天乃雨。"長官不聽。他日，長官欲與諧飲溪上，諧於道上

引亂妹者數罪，以石壓其首殺之，天果大雨。後籍內侍，從忠烈如元，掌行李供用，及還，歸其餘于國囍。遷通禮門祗候，出知長興府，督造東征戰艦。巡察使洪子藩薦爲興威衛長史，轉殿中侍史。清白自守，家貧，饘粥不繼，煎豆充飢而已。爲東界抄軍使，時有康允明者殺寧越守，横行州郡，諧坐不能擒捕罷。後累遷判秘書寺事，免歸田里。忠宣受禪，有薦諧者，即召爲田民辭正都監使。既而忠烈復位，拜正獻大夫、國學大司成、文翰司學致仕，卒年七十七。性抗直，不畏豪勢，臨事果斷，人不敢欺。子守平，守平子澤。

澤，字仲德，三歲而孤。七歲，受書輒成誦，諧每見警句，泣曰："興吾門者，其汝乎?"稍長，從姑夫尹宣佐讀書淹通，尤長於《左氏春秋》。常誦范文正公"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"以謂："大丈夫寧可碌碌耶?"忠肅四年登第，調京山府司錄，入爲校勘，遷檢閲。年四十五，官纔九品，自視宰輔，或以爲侮，澤傲然處之不疑。後王在燕邸，澤單騎上謁，王一見器重，因有托孤之語，意在恭愍也。澤拜謝："臣且老矣，何能爲?"明年，駐駕西京，澤以檢閲權西京參軍，供頓有制，王每歎曰："賢哉！回也!"以貌類回回，故云。有詔至，王命澤讀之，左右曰："讀詔自有內外制。"王曰："參軍爲兩制，顧不在吾耶?"遂命權應教。未幾，欲擢爲西京府尹，以資淺，陞判官。或有誣澤不遜者，王曰："尹生忠，必汝

罔也。"

七年，拜右副代言，掌銓選。王欲官其子護軍，辭曰："名器至重，賢勞猶滯，敢私臣子耶?"王愈重之，轉右代言。王寢疾，復以燕邸所語語澤，澤跪曰："無煩聖慮。"忠穆初，拜羅州牧。王薨，民望歸恭愍，澤倡議，與前密直李承老等獻書中書省言"本國兄弟叔姪相繼之故，少主不堪保釐"之狀，辭甚剴切，忠定銜之。及即位，貶光陽監務。恭愍初政，入密直，爲提學，上疏建白，王不允，遂以開城尹致仕。近臣有議進鄉樂于元，澤聞之，上疏曰："世祖已嘗却之，今復進，恐取譏。"又以節用上言，王深納之。僧普愚以讖說王曰："都漢陽則三十六國朝。"王惑其說，大築漢陽宮闕，澤又言："釋妙清惑仁廟，幾至覆國，厥鑑不遠。矧今四境有虞，訓兵養士，猶懼不給，興工勞衆，恐傷本根。"

王嘗命寫《無逸篇》賜宰相，召澤講，澤因陳周公輔成王之勞曰："願殿下法成王，能聽周公之訓，嚴恭寅畏。"王爲動容。澤又以真德秀《大學衍義》、本朝崔承老《上成宗書》進講，時王深味釋教，超然有物外之想，澤曰："殿下上奉宗廟，下保生靈，奈何欲效匹夫廢絶倫理之事?如聽臣言，非孔子之道不可，願加聖意。"十年，加政堂文學致仕，言曰："臣深荷穀陵之知，無報萬一，乞命工寫睟容，以賜臣於村莊，日夕瞻敬。"又曰："近來饑饉荐至，加以師旅，民病極矣。前既構南京之闕，今又營白岳之宫，民何以

堪?”又曰：“用人，爲政之本，乞進賢退不肖。”又曰：“凡事得失，上意雖灼知其然，委之大臣，未即區處，因仍之間，其害已成，救之莫及。”王賜酒，澤一飲三巵，神氣自若。侍中洪彦博歎曰：“不謂尹公戇直如此，吾所不及也。”澤雖致仕，自以先朝顧托，知無不言，或切直，王亦優容。十二年，又加贊成事致仕，明年疾作，乞歸錦州，以山水自娱，居七年卒，年八十二。謚文貞。

疾篤，前子孫而訓之曰：“吾祖興寒地，以清白忠直名一時。吾夙夜不克繼志是懼，誤爲上知，寵禄過望，年逾八旬，此皆先世之所遺也。我死，葬毋用浮屠法。”澤早孤，不識父面，時祭上冢，必哭盡哀。於方策見述父子之情，未嘗不流涕。常佩一囊，得異味，必盛以獻母。嘗遊燕京，道見遺金百兩，守以待其主，主泣謝而去。平生布被弊席，饔飧或缺，晏如也。自號栗亭，恭愍手寫真，又書“栗亭”二大字以賜。所著有《栗亭集》行於世。子龜生、鳳生、東明。龜生自有傳。

李穎

李穎，慶源郡人。美鬚髯，容儀閑雅，博聞强記，工草隸。高宗中登第，直翰林院，累遷寶文閣待制。常與學士金坵遊僧祖英方丈。忠烈爲世子，聞之，賜

製，有“隴西風月亦三千”之句，士林歆艷。元宗朝，拜右副承旨。元宣撫使趙良弼一見，恨相知之晚，後寄詩云：“扶蘇山下李髯卿，別後三年怎麽生？兩遇使華無一字，誰言人老愈鍾情？”見重如此。忠烈即位，陞樞密院副使、禮部尚書、翰林學士承旨致仕，四年卒。

嚴守安

嚴守安，寧越郡吏，身長有膽氣。國制，吏有子三，許一子從仕，守安例補重房書吏。元宗朝登第，爲都兵馬錄事。九年，元遣使徵權臣金俊父子及弟冲赴京，其黨懼，謀殺使，遷海島，且曰：“王若不聽，奉俊爲王。”議定，令守安白兩府，兩府皆變色，莫敢言。冲適移病在家，守安往語之，冲素信守安，試問可否，守安曰：“古者兵交，使行其間。今無故而殺天子使，將安之乎？此非自全之計。”冲然之，沮其謀。是年林衍誅俊，俊子柱聚六番都房諸軍，謀拒之，守安扣宮門告曰：“此輩不散，恐爲變。”王即遣朴成大等捕柱，以功授郎將兼御史，出爲東京判官。

十一年，王自元請兵而來，將復古都。衍子惟茂欲拒之，令夜別抄四出諭人民入保海島、山城。別抄九人至金州，守安告按廉崔儒曰：“不可聽權臣之言，輕動百姓，宜執別抄待變。”儒從之，囚別抄。未幾，

惟茂誅，一方晏然。及三別抄叛據珍島，傳檄州縣，令民皆入珍島。又聲言囚別抄者罪之，金州守李柱懼而逃，守安權知州事，慰安民心。

十二年，密城人朴景純等殺其宰以叛，按廉李淑真聞變奔金州，賊搜淑真不獲，號改國兵馬使，移牒郡縣。守安與金州守金晅，謀勒兵挾淑真爲討賊計。賊聞之，斬其魁以降。秩滿，除中郎將，累遷典法總郎，出爲南京副留守。會駕幸，能辦供億，左右皆譽之，時人有“剝民膏，希君澤”之譏。

忠烈十一年，爲南京副使，王幸南京，守安與按廉崔伯興暴斂，設宴極豐侈。又勸王幸三角山文殊窟，鑿開新道，一方騷然。王以守安爲能，賜三品階，歷忠清西北二道指揮使、西京留守，所至有能聲。以副知密直司事致仕，二十四年卒。子贊、靖、信。贊以衣冠子弟入侍元朝。

安戩

安戩，竹州人。少登第，歷侍御史。忠烈初，爲全羅道按察使。時鷹坊吳淑富等怙勢恣行，戩與長興副使辛佐宣疾之，不禮焉。淑富等歸告王曰：“最佳二鶻死。”王問之，對以戩、佐宣不飼。王怒，欲配海島，承宣朴恒力言不可，王怒稍解，止罷其職。後戩托內僚李之氏入政房，以太府少尹爲必闍赤，累遷至

判秘書事，尋拜左承旨。王欲以參官授一内宦，戩執不可。一日，王謂戩曰："此人服勤左右，歲月已久，卿强爲予與六品職。"命即除之，戩不得已，擬以郎將。既而辭曰："臣以不才，昵侍帷幄，題品銓注，非臣所堪，乞擇賢者代之。"言甚剴切。王怒，起入内，戩隨之白曰："臣罪當罷，然内豎之除，乞須後日。"王已逾閾，厲聲曰："可。"左右皆懼，戩退，徐曰："殿下已許臣矣。"遂削除目，人皆嘆服。戩典銓注，每守正不阿，時稱"鐵餻"。進副知密直司事，尋加知密直司事。後哈丹賊來侵，軍務方殷，戩歷慶尚、忠清、西北三道都指揮使。二十四年卒。

崔守璜

崔守璜，溟州人。性正直勤儉，家貧不能衣食，不以介意。高宗朝登第，累歷起居舍人、軍簿正郎。忠烈時，以左承旨同知貢舉取士。守璜好佛，學士宴略設具皆用素，王旨别監林貞杞遺以白粒一舟，守璜曰："吾於王賜尚不受，况民膏乎？"終不納，時議多之。進副知密直司事，累遷至僉議贊成事致仕，二十七年卒。嘗以國學學諭兼都兵馬錄事。一日，齎文案歷詣諸相家受署，有相不冠與客坐，守璜抱案進，既又跪退，相屢使前，守璜故趑趄不進。相乃〔寤〕，起入冠而出，自是名譽日播。所至有廉直聲。及登樞府，

年已老，時人恨其晚。子斯立，能詩善書，官至選部典書。

朴褕

朴褕，忠烈朝拜太府卿。嘗云："東方屬木，木之生數三而成數八，奇者陽，偶者陰也，我國之人，男寡女衆，理數然也。"遂上疏曰："我國本男少女多，今尊卑皆止一妻。無子者亦不敢畜妾，異國人之來者則娶無定限，恐人物皆將北流。請許大小臣僚娶庶妻，隨品降殺，以至庶人得娶一妻一妾，其庶妻所生子亦得比（適）〔嫡〕子從仕，如是則怨曠以消，戶口以增矣。"婦女聞之，莫不怨懼。會燈夕，褕扈駕行，有一嫗指之曰："請畜庶妻者，彼老乞兒也。"聞者傳相指之，巷陌之間，紅指如束。時宰相有畏其室者，寢其議不行。

洪奎 戎

洪奎，初名文系，南陽人。父縉，同知樞密院事。奎性恬淡寡欲，倜儻不羈。元宗朝，拜御史中丞，林衍死，子惟茂繼執權。奎，惟茂姊夫也，惟茂每事議於奎及宋松禮，奎、松禮面從，心常憤惋。王還自元，

惟茂欲拒之，中外洶洶。王遣李汾成密諭奎曰："卿累葉衣冠，當揆義度勢，以利社稷，無忝祖父。"奎再拜，謂汾成曰："明日待我府門外。"即與松禮謀集三別抄，諭以大義，擒惟茂，斬于市，遂謁王行宮。從世子如元，帝賜錦袍、鞍馬以旌其功，令授本國一品職，於是拜左副承宣。見國事日非，同僚又阿意苟容，恥與並列，辭免。陞樞密院副使，又辭不就，時年未四十。

忠烈與公主選良家女將獻帝，奎女亦在選中，賂權貴未得免。謂韓謝奇曰："吾欲剪女髮，如何?"謝奇曰："恐禍及公。"奎不聽，遂剪。公主聞之大怒，囚奎酷刑，籍其家，又囚其女訊之。女曰："我自剪，父實不知。"公主令捽地以鐵鞭亂箠，身無完肌，終不伏。宰相言："奎有大功於國，不可以微罪置重典。"中贊金方慶亦扶病請之，不聽，流海島。未幾，洪子藩力請命還家產，然怒未解，以其女賜元使阿古大。踰年，召還，加僉議侍郎贊成事、判典理司事致仕。王賜教曰："賊臣林衍操權柄，動搖王室，旋被天誅。其子惟茂襲權構亂，朕自上朝奉父王與官軍到鴨綠，先敕百官出迎舊都。惟茂結黨養士，規拒王師。卿奮忠義，不顧死生，與宋松禮、金之氏剪除逆黨，易如反掌，社稷再定，實萬世帶礪之功也。父王擢任喉舌，又置帷幄，卿皆固辭，屏居田墅二十餘年。朕懷舊績，命有司圖形壁上，賜以鐵券，仍給田民。然功大賞微，常以慊然。授卿判事，卿請老彌切，姑許懸車。今又

請避祿位，予不敢不勉從。且循上國賞功臣故事，雖有大犯，當悉原免，宥及後世子孫。”後加中贊致仕，尋判三司事、守司徒、領景靈宫事。忠宣初，封益城君，又加僉議政丞、益城君、知益城府事。忠肅三年，以推誠陳力定安功臣、南陽府院君、商議僉議都監事卒。謚匡定。子戎。女一，即明德太后。

戎，忠肅時拜三司使。繼室以萬戶黄元吉之女，有姿色，戎常閉閨房，雖親戚不許相見。戎於忠惠爲舅，戎卒，内竪崔和尚譽黄氏美。忠惠夜至其家，私焉。賜金銀器、綵帛、紵布、米豆，黄氏亦邀王宴其家。王餌熱藥，所幸婦人多淋疾，黄氏亦得是疾，王命醫僧福山治之。戎先娶密直羅裕之女，生三子澍、彦博、彦猷。黄氏生二子，一彦脩，一史失其名。澍，官至僉議商議、三司右使、南陽君，忠惠後三年卒。日沈醉，不以産業名利介意。彦博，自有傳。彦猷，重大匡、南陽君。彦脩，檢校參知門下府事。

高麗史一百七

列傳卷第二十

韓康 渥 脩 方信

韓康，初名璟，清州人。性酷好浮屠法。高宗時登第，累遷監察御史。出守金州，前此田賦常不滿額，守多坐罷。康始至，理屯田之廢者，得穀二千餘石，吏戢民安。以最徵爲禮部郎中，歷工部侍郎、諫議大夫、國子大司成、翰林學士。忠烈朝，知密直司事，轉判三司事。時兩府議國事皆顧望，莫有主者，始置宰樞所司存，以康爲之。後以贊成事致仕，又加中贊致仕。王召康曰："寡人在位已久，今年换甲，尤愼兢，卿宜條陳可行事。"康請修宗廟、備樂器以嚴時祀，禁諸司抑買市物，掩骼埋胔，放生禁屠，止遊田之樂，節肥甘之奉，於祁寒盛暑置漿粥以賑飢渴。又言："先王相地鉗而置塔廟，後人多以私意廢舊創新，至使佛像露在草間，宜命有司重修舊刹。自古君王皆

信佛法以興國祚，殿下尤崇《法華經》，若常誦壽量品，則寶算益延矣。”卒謚文惠。子謝奇、湝。

謝奇官至諫議大夫，子永、渥。初，謝奇以禿魯花挈家入元，永幼長輦轂，事仁宗皇帝，官至河南府總管。以永貴，贈謝奇翰林直學士、高陽縣侯，康僉太常禮儀院事、高陽縣伯。

渥，忠宣時拜右代言，忠肅立，授選部典書、知密直司事。元詔王入朝，渥從之。時瀋王暠覬覦王位，讒構百端，渥以奇謀脱王于禍，功在一等，賜鐵券，圖形壁上，封上黨府院君，賜宣力佐理功臣號，累遷贊成事。忠惠初，進中贊。及卒。謚思肅，後配享忠惠廟庭。

性勤慎，有器局，每事三思而行，稍解蒙、漢語。子大淳、公義、仲禮、方信。大淳，官至知都僉議司事，忠定末，貶爲機張監務。公義，封清城君。謚平簡。子脩。仲禮，官至政堂文學，封繼城君。

脩，字孟雲，年十五中第，善草隸。忠定王命爲政房必闍赤，及王遜于江華，脩從之，由是名重一時。恭愍王召，復爲必闍赤，累遷代言，典銓選。辛旽方得幸於王，其跡甚秘，脩知之，密啓：“旽非正人，恐致亂，願上思之。非臣誰敢言?”王方惑旽，拜脩禮儀判書，蓋疏之也。旽敗，王曰：“脩有先見之明。”授理部尚書、修文殿學士，尋復拜右承宣知銓選。辛禑

立，拜密直提學，陞同知密直。尋以韓安之族流于外，召還，封上黨君，賜輸忠贊化功臣號，封清城君。以判厚德府事卒，年五十二，人皆惜之。謚文敬，官庀葬事。學識行義爲世所重，有《柳巷集》行於世。子尚桓、尚質、尚敬、尚德。

方信，有將略，登第，恭愍時，累遷樞密院直學士，出爲東北面兵馬使。紅賊之亂，與安祐等收復京城，策勳爲一等，陞政堂文學。元立德興君爲王，發遼陽省兵納之。方信以僉議評理爲東北面都指揮使，與金貴屯和州，備東北。時女真亦寇邊，方信遣忽面兵馬使全以道、李熙、李用藏等擊破之。初，北人金方卦娶我度祖女，生三善及三介，生長女真，膂力過人，善騎射，聚惡少橫行北邊，畏我太祖，不敢肆。太祖世長咸州，恩威素積，民仰之如父母，女真亦畏慕自戢。及德興君兵壓西北，王遣我太祖將精騎一千往援之。三善、三介詗其虛，誘致女真，寇忽面、三撒。王命交州道兵馬使成士達發精騎五百往擊之，三善、三介陷咸州，以道、熙等棄軍走還。方信與貴進兵和州，亦潰，退保鐵關，和州以北皆没。時國家兩地受敵，又方信等敗衂，將士喪氣，日夜望太祖至，聞太祖引軍至鐵關，人心皆喜，將士膽氣自倍。方信分遣麾下諸將往討之，太祖亦引兵來會，與貴等三面進攻，大破之，悉復和、咸等州，三善、三介奔于女真，終不還，王倚賴太祖益重。賜方信綵帛以旌其功。

及凱還，賜宴內殿，尋封西原君。元以平紅賊功授奉訓大夫、秘書監丞，後拜贊成事。以子安弑逆，編配遠州，辛禑遣体覆李英殺之。子休、安、寧、烈。

元傅 忠 顥 善之 松壽

元傅，原州人。九世祖克猷佐太祖有功，號三韓功臣，官至兵部令。傅登第，直史館，元宗朝，拜樞密院副使，累轉中書侍郎平章事。忠烈初，改贊成事、判軍簿、修國史，與柳璥、金坵同修《高宗實錄》，得前樞密副使任睦、史藁開視，乃空紙也，修撰官朱悅請劾之，傅與璥沮不發，以傅嘗直史館，亦不納史藁故也。咸平府宣慰使遣知事李爲刷雙城人物，仍獻馬。爲將還白王曰："宣慰使獻馬，今無酬答，恐非禮。"王曰："曾下相府，相府之過。"遂大怒，流傅及許珙、洪子藩于海島，然傅等實不知也。副知密直廉承益營救得免，尋拜中贊。傅嘗退食，門生四五輩來謁，命之坐，與語曰："予濫首鈞衡，才不逮志，物論何如？"皆莫敢對。方于宣在下坐，對曰："人謂公之爲政，如其姓。"傅大笑曰："吾法吾姓，輪至於此。汝法汝姓，將至何地？"及卒，謚文純。子瓘、卿。瓘，官至贊成事，子忠。卿，别有傳。卿子善之。

忠，字正甫。八歲蔭補東面都監判官，十八被召，

事忠宣於燕邸，授禮賓内給事，有龍陽之寵，賜姓王氏，改名鑄。累轉右司尹，王欲拜代言，忠辭曰："年少無知，驟登三品，取譏多矣。喉舌之任，願更擇人。"王怒，下旨曰："忠不體予意，多所違忤，宜追削所賜姓名"，貶知鐵州事。後王自元還，忠迎謁鴨江，睠遇如初，遂拜代言，歷密直使、僉議評理。忠肅留元，侍從大臣皆携貳，忠獨終始一節。忠肅復位還國，陞授贊成事，賜推誠佐理功臣號。忠宣謂忠肅曰："元忠世家舊臣，盡忠輔翊，且連外戚，非他臣比。"又謂忠曰："永肩乃心，輔爾主。"然自後漸見疏外，閑居五年。忠惠初，復爲贊成，尋如元賀正。忠肅復位，忠落職，因留元。受帝命帶虎符，爲武德將軍兼提調征東都鎮撫司事，後五年東還，卒。性端慤無城府，雖不學，善處事。子顥、翊、顗。

顥，年十八蔭補護軍，席父勢狂縱。累遷三司左使，依德寧公主鎮合浦。恭愍時，拜贊成事。顥聞元討張士誠，募將于我，欲避之，求爲楊廣道都巡問使。王不許，封成安府院君，遣之，還拜判三司事。初，顥欲代洪彦博秉權，譖彦博有異志，又譖韓可貴、具榮儉等不追捕奇轍之黨，於是下顥、可貴、榮儉獄對置。王素惡顥，使李蒙古大即獄中椎殺之，並其黨郎將李連孫，屍于朱橋外。

善之，生七歲，以父任爲西面都監判官，官累左

右衛護軍。忠宣在元，召見，驟拜右副代言、知三司事。又襲父職爲昭信校尉、征東都鎮撫。時忠宣留燕邸，殊無歸意，善之與金深謀奉王還國，忤旨罷歸。忠肅初，貶知沔州，後判繕工寺，俄轉大司憲、判典儀寺。忠宣竄吐蕃，忠肅留元，國人分曹流言者多，善之守正不撓，士論多之。累遷同知密直司事，尋罷爲檢校僉議評理。家居六年卒，年五十。爲人多能，處事安詳，善琴、碁。常劑藥活人，丐者日踵門，應對無惰容。子龜壽、松壽。

松壽，登第補春秋修撰。忠惠王御書筵，安震言："臣等備員兩府，未可竟日侍講，宜擇端士以備顧問。"遂薦松壽及閔湜、判三司李齊賢等。又進言："玉之有瑕者，必待良工雕琢，然後成其寶器。人君豈皆無失？必待良臣啓沃，然後能成其聖德。"因曰："元松壽，中贊傅之曾孫，宰相善之之子。臣等不參侍講之時，宜令此人常在左右，講劘道義。"王從之。忠穆時，拜獻納，與獻納郭忠秀劾贊成事鄭天起告身未出而直入政房，題品人物，且棄其妻，常在倡家。王怒，下松壽等鞫之，宰相、臺諫詣閤，營救不得，竟罷。

忠定三年，出爲西海道按廉。恭愍即位東還，松壽迎謁于道，風儀清秀，進退有度，王知其非常人，即擢爲內書舍人兼左副代言，委以機密，日見親信，轉知奏事、參銓注，慎重名器，不少私。王嘗欲授僧

職，召之，辭以疾。又以尹澤有翊戴功，命補其孫二人陵壇直，松壽止注一人。他日王問之，對以闕少，未能盡奉旨，澤，松壽座主也。王由是益敬重，見松壽至，必起待之。松壽嘗在妻服，命出視事，松壽奏曰："承宣非獨臣，且在服視事，無古禮。"王然之。

十年，王避紅賊南狩，松壽扈從。監察司以事劾睦仁吉，仁吉與宦官譖于王，欲令臺官分司京城以沮之。松壽力言不可，遂止。賊平，策扈從功爲一等。松壽典機務八年，常懷憂懼，涕泣乞代，王曰："卿進如卿者，可代。"乃舉李岡以代，除簽書密直司事，賜忠勤贊化功臣號。十四年，拜政堂文學，未幾，忤辛旽罷。明年，旽益用事，憂憤成疾卒，年四十三。有宰相器，國人惜之。王命有司葬之加等，謚文定。子序、庠。

金連

金連，字器之，海陽縣人，以富稱。籍內侍，補門下錄事，累遷兵部侍郎，八關會失儀，坐罷。後歷樞密院副使、刑部尚書。忠烈初，爲慶尚道都指揮使，督修東征戰艦。忽夢所佩金魚墜地，自解曰："身章已去，不可久留。"遂引年乞退，以知都僉議致仕，又加僉議侍郎贊成事致仕，卒年七十八。謚良簡。性淳厚，凡慶弔人，無間親疏，世以此多之。

金富允

金富允，初名用成，兔山郡人。隸左都知侍衛軍，補校尉。忠烈以世子如元，富允從之，雖值險艱，執節不移。世祖知其名，授武德將軍、征東行中書省理問所官。忠烈即位，錄侍從功，賜鐵券曰：“歲己巳，寡人歸自元朝，至婆娑府，聞林衍構亂，危社稷，從臣震驚，莫知所圖。爾能敷陳利害，夾輔寡躬，還入天廷，遂蒙帝眷，請兵而東，誅姦復國，以迄于今。予嘉乃功，遵元朝之制：功臣雖有罪，十犯然後一論，至子孫亦如之。宜體朕意，益竭心力，訓爾子孫，與國咸休。”累拜軍簿判書、鷹揚軍上將軍，歷資政院副使、知密直司事、典理判書。二十八年，知都僉議司事，明年，以贊成事致仕卒。性公正，質樸無華。嘗爲選軍別監，處決得中。子就起，官至軍簿判書。

鄭仁卿

鄭仁卿，瑞州人。高宗末，蒙兵來侵，屯稷山新昌，仁卿從軍，乘夜攻壘有功，補諸校。忠烈以世子如元，仁卿從行。世子還至婆娑府，有告林衍變者。時仁卿父臣保守麟州，仁卿潛渡江就父，具知衍逆狀

來報。世子欲還京師，奏帝請兵來討之，諸從臣皆思歸猶豫，仁卿獨力勸，世子從之。累遷上將軍，忠烈即位，策侍從功爲二等，陞其鄉富城縣爲瑞州郡。十六年，王請罷東寧府復歸于我，仁卿敷奏甚悉，帝聽納。王嘉之，以副知密直特授西北面都指揮使。哈丹賊攻陷和、登二州，王避兵江華，仁卿留守西京，棄而逃來，尋進同知密直司事。時國家選良家處女，方禁婚，仁卿犯禁，流海島。二十五年，判三司事，俄遷都僉議贊成事。後加中贊致仕，賜號壁上三韓三重大匡、推誠定策安社功臣。又命圖形壁上，賜錄券。三十一年卒，年六十九。謚襄烈。性謹直，初以舌人知名，所至有聲績，嘗受帝命爲武德將軍、征東省理問官。子琛、信英、信和、信綏，皆至顯官。

權呾 溥 準 廉 鏞 適 和 近

權呾，字晦之，樞密副使守平之孫。嘗有遯世志，父翰林學士韙强留之，請於朝爲門下錄事，傾家貲供其費，呾不得已就職。宰相柳璥謂曰："子有文學，不宜爲吏。"令赴舉，果中第，遷閤門祗候，出爲禮、昇、孟、价四州副使。自是揚歷中外，皆以廉勤精明稱。留守東京，舊有一庫，賦民綾羅貯之，名甲坊，充貢獻，贏餘甚多，皆爲留守所私。呾撤甲坊，以一年所收支三年貢。司戶有盜民租者，碎其腦于庭，觀

者股栗。忠烈初，徵拜典理總郎。所居里火，延燒千餘家，咺家在其中，獨完，人以爲愛民之報。嘗按三道，行文書但用鈴板，未嘗發一吏，令行禁止。其按慶尚也，晉州副使白玄錫未之任，先用州吏所齎銀幣，到官重斂御衣襴綾羅絲價，私用之。甫州副使張悛家在丹山，與州近，遣州人耕耨其田，咺並劾之。悛(壯)〔狀〕元及第，玄錫曾爲省郎，同受污名，士林恥之。轉國子祭酒、左司議大夫。晉州守崔昆所貢綾羅粗，王命考問。邑吏以咺爲按廉，減折絲價對，與昆並罷，宰相言："咺爲民革弊而罷，孰有憂民者?"尋復其職，遷判衛尉寺事。掌試，取士多知名士，權漢功、金元祥、崔誠之、蔡洪哲、白頤正後皆爲名相。

咺耿介不苟合，自除三品，十年不遷。久之，乃拜承旨，陞密直提學，乞退甚篤，以知僉議府事致仕，後加贊成事致仕。忠宣三年卒，年八十四。性清儉謙遜，酷信浮屠，斷葷肉四十年。子孫以時獻新衣，則必解舊所服以與貧乏，篋中常無餘衣。自號夢菴居士，江南僧紹瓊泛海而至，咺欲出家，師事之，恐爲子溥所沮，未果。會溥不在，遁入禪興社剃髮，溥馳至大哭。咺曰："將復鬚髮我耶? 此予素志也。"得疾，趺坐而逝。孫準，有寵於王，特謚文清。

溥，字齊萬，初名永。忠烈五年，年十八登第。明年，又中殿試，累遷僉議舍人。忠宣受禪，置詞林院，溥與朴全之等俱爲學士，寵幸無比，尋拜右副承

旨。忠烈復位，以溥及趙簡、金台鉉、金祐掌銓選，陞密直學士，累轉知都僉議司事。忠宣復位，拜贊成事、判總部事，王命注七品以下武選。忠肅朝，拜僉議政丞、判總部事，加領都僉議使司事、永嘉府院君，賜推誠翊祚同德輔理功臣號。又嘗爲征東行省員外郎中、王府斷事官。溥性忠孝，惠族姻，睦僚友，嗜讀書，老不輟。嘗以朱子《四書集注》建白刊行，東方性理之學自溥倡。注《銀臺集》二十卷，又與子準裒集歷代孝子六十四人，使壻李齊賢著贊，名曰《孝行錄》行于世。爲人無圭角，久典銓衡，鬻爵營產，時人以爲視其父呾之清懸遠也。子準、皐、煦、謙，壻齊賢，宗室璹、珣皆封君，子宗頂祝髪，亦封廣福君，世號一家九封君。溥以冢宰退老，準領門生稱壽，時人榮之。忠穆二年，年八十五，遘疾，命左右扶起，端坐而逝。謚文正。煦、謙，自有傳。

準，字平仲。登第，謁忠宣于燕邸，擢爲代言。自是恩寵愈隆，賞賜無算。奏帝拜武衛將軍、合浦萬戶，後授密直副使，尋知司事。命國贐都監以銀五十斤買中贊安珦第賜之，又賜金盞。元尹申汝桂妻金氏徙宅，率婢僕行，有惡少十餘人大呼，擔金氏走，汝桂奔告淑妃，金氏，妃之姨也，使人追之，至十里許，棄之而散，獲一人，乃準家人也。巡軍畏權氏勢，莫敢究治。忠肅嘗移御準第，周觀屋宇之美，歎曰：“非寡躬所敢當也。”王與瀋王暠相持，群不逞多附瀋王，

準守義不變。事定，拜贊成事。曹頔之變，準閉門不出。頔敗，忠惠封吉昌府院君，開府置僚屬，納準外孫女，是爲和妃。王以殖貨爲事，準進鈔一千錠。忠穆薨，準與耆舊大臣上書于元，請立恭愍。及即位，準有疾，醫問不絶，卒，年七十二，王慟悼，謚昌和。性純重，寡言笑，儀表秀偉，倚勢奪土田、納賄賂以致鉅富。子廉、適。

廉，字士廉。忠肅時，授三司副使，襲父爵爲宣武將軍、合浦鎮邊萬户。後爲選軍別監，授田有法，人便之，俄遷左常侍。忠肅納其女爲壽妃，封廉玄福君，後拜僉議贊成。與梁載有隙，罷，復封玄福君，卒。子鏞、鉉、鎬、鈞、鑄。

鏞，初名鎰。嘗爲合浦萬户，割剝軍吏，市金銀鑄器，擅發傳騎輸私貨。元顒代鎮合浦，具鏞事移式目都監、慶尚道察訪金漢丘牒，監察司居民又訴之，監察司庇不問。恭愍引奉使者訪民疾苦，得其狀，下巡衛府，命鄭桓鞫之，桓亦依違不治。王怒，召石抹都事曰："鏞族黨滿國，人不敢治其罪，汝能治之乎？不能則直以告。"石抹慙赧，良久曰："鏞，貪污人也，敢不窮治？"後爲密直副使，雲岩寺僧言於都堂曰："公等與王共理一國而國不理，使人主獄而囚逸，則誰任其咎？"鏞曰："吾聞釋教見性成道，爾亦能見性乎？"僧曰："見性與否，聞言可知，不必問也。"

諸相以鏞爲失言。後以子瑨弑逆，編配遠州，辛禑遣人殺之。

適，爲忠惠嬖幸，累遷判典客寺事。元廢忠惠，命忠肅復位，囚適及上護軍金鋭于巡軍，杖流海島。忠惠復位，授密直代言，賜推誠勁節功臣號，歷判密直司事、僉議參理，封花山君。恭愍初改封吉昌君，拜贊成事。紅賊陷西京，適率僧兵赴征。後賜端誠保節翊戴功臣號。恭愍見弑，適以權瑨近親罷，卒謚原靖。

臯，未詳其遷歷，初封文化君，後封永嘉君，位至檢校侍中，年八十六卒。謚忠靖。臯嘗與其子正郎侃争田，召侃不至，怒蹴侃妻，墮胎死。監察司鞫之，時有人曰："臯本貪殘人也，蹴殺子婦，非父也；侃忤父意，非子也。"子儼、侃、僖。僖子和、衷、近、遇。

和，辛禑時爲清州牧使，有固城妖民伊金自稱彌勒佛惑衆，云："我能致釋迦佛，凡禱祀神祇者、食馬牛肉者、不以貨財分人者皆死。若不信吾言，至三月日，月皆無光矣。"又云："吾作用則草發青花，木結穀實，或一種再穫。"愚民信之，施米帛、金銀恐後，馬牛死則棄之不食，有貨財者悉以與人。又云："吾敕遣山川神，倭賊可擒也。"巫覡尤加敬信，撤城隍祠廟，事伊金如佛，祈福利。無賴輩從而和之，自稱弟

子，相誣誑，所至守令或出迎館之。及至清州，和誘致其黨，縛其渠首五人囚之，馳報于朝，都堂移牒諸道，悉捕斬之。判事楊元格信奉其說，至是逃匿，搜獲之，杖流，道死。累官至密直副使，出牧全州，兼元帥，斬倭二級以獻，禑遣人賜酒帛。自此以後入本朝。

近，初名晉，字可遠，一字思叔，少好學。恭愍朝，年十八登第，唱名入庭，王怒曰："彼少者亦登第耶?"同知貢舉李穡對曰："將大用，不可少之也。"選補史翰，爲王府必闍赤。本國選文士應舉京師，近再中鄉試，以年少不赴，除成均直講、藝文應教。

辛禑時，歷禮儀軍簿正郎、典校副令，拜左司議大夫。與同僚上書曰："《書》云：'學于古訓，時惟立事。'又云：'不學墻面，涖事惟煩。'自古聖賢之君，未有不學而能理萬機之政者也。殿下即位之初，有志于學，首開書筵，國人相慶，以望太平。近年以來，或作或輟，人皆觖望。願殿下不忘初志，復開書筵，或命大臣論議，或令左右講劘，以通經學義理之宗，以觀古今理亂之變，非禮勿視，勿禮非聽，勿禮勿言，非禮勿動，以副三韓臣民之望，以動四國觀聽之心，則實萬世無窮之福也。"

又上疏曰："從諫如流，人君之美德；責難於君，臣子之忠義也。《書》曰：'惟木從繩則正，后從諫則聖。'又曰：'股肱惟人，良臣惟聖。'故爲人君者不

可以不從諫，爲人臣者不可以不責難，此臣等所以敢冒天威，仰瀆聰聽也。古之人君，深居九重，躬攬萬幾，日親賢士大夫以守至正。至於出入之際，必有警蹕之節，徐驅而行，塵不及軌，前導後衛，以辟行人。故百姓但聞其聲，不見其面，君位以尊，民心以敬，戴之如天，畏之如神。今者殿下專事逸豫，興居無節，或晝或夜，從以數騎，馳騁道路。百姓望見龍顏，知之者驚駭失望，以爲殿下何至此極也；不知者以爲無賴豪俠之徒，指而侮笑。此臣等所以夙夜痛心，深爲殿下惜之也。而況人君一身，與宗社爲體，不重其身，是不重其宗社也。馳騁之際，馬或驚倒，危懼甚矣，不審殿下何不自重？縱不自重，其奈宗社何？昔者漢文帝將馳下峻坂，袁盎諫曰：‘馬驚車敗，陛下縱自輕，奈高廟太后何？’文帝嘉納。故後世皆稱文帝之德，以爲賢君。殿下天資英邁，過於文帝，豈宜此事獨出其下？此臣等所以敢言不諱，以冀殿下之從之也。天之有晝夜，猶人之有動息也。人君奉若天道，一動一静皆當法乎天也。《易》曰：‘嚮晦入宴息。’《傳》曰：‘人君動法於日，出入有節，言人君晝則動而爲政，以法乎天之日出而爲晝也。及嚮昏晦，入居於內，宴息其身，以法乎天之日入而爲夜也。’古之聖王，昧爽丕顯，坐以待旦，辨色視朝，以聽庶政，至于日中昃，所以法乎天日也。故天愛人君，降之遐福。今者殿下夜遊晏起，其於法天法日之道何如？矧今四方兵興，饑饉荐臻，民業蕩盡，國勢將危，此誠殿下夙夜

憂勤、勵精爲治之時也。殿下不以爲意，耽樂於内，馳騁於外，玩細娛，忘遠慮，一朝如有緩急，將何以處之？臣等念此，深爲痛心。又况耽樂以蕩其志，馳騁以勞其身，誠非貽養精神以保天年之術。殿下春秋鼎盛，血氣未定，此亦不可不戒也。臣等愛君之心，不能不爲殿下惜之也。願自今無敢輕出馳騁道路，方夜而寢，及朝而興，端居高拱，親近大臣，訪以時政得失，問以古今理亂，從容談笑，涵養德性，非法不道，非禮不行，日慎一日，雖休勿休，則殿下有從諫好善之美，而無蕩志勞身之憂。天位益尊，聖德益昌，宗社益重，人民益附，天命益新，王業益永，而隣國益慕之矣，實我三韓萬世無疆之福也。”書上，禑命更書以進，又上疏曰：“嘗觀自古國家理亂興亡之故，莫不由祖宗修德憂勤於創業之初，從諫敬畏於守成之日，以垂其統。亦莫不由子孫驕淫侈肆於富貴之餘，荒淫慢遊於危亂之際，以墜其緒。驕怠愈甚，亂亡愈速，千載之遠，同一軌也。昔者大禹勤儉而得天下，其孫太康盤遊滅德，黎民咸貳，厥弟五人作歌以諷而不悟，以失其國。成湯寬仁而得天下，其孫太甲縱欲敗度，幾墜湯緒。伊尹作書以諫，然後悔過遷善，爲商令王。武王惇信明義而有天下，其孫昭王巡遊無度而不返，厲王驕侈拒諫而出奔。宣王有志，申、甫補闕而中興。三代之後，從諫好善之君莫如漢文帝、唐太宗，故漢唐之理，於斯爲盛。拒諫飾非，肆志盤遊之君，莫如秦二世、隋煬帝，故秦隋之末，群盜並起，雖以秦之

强、隋之富而亡不旋踵。是知敬慎修德、從諫改過，理之本也；驕淫拒諫、荒怠慢遊，亂之本也。《書》曰：‘與治同道罔不興，與亂同事罔不亡’，爲人君者，不可以不戒也。我太祖憂勤，垂統萬世，列聖相承，畏天勤民，遵守憲度，馴致太平。祖宗數百年積累艱難之業，傳至殿下，付畀之任，可謂重矣。君位惟艱，所係至重。一念不謹，或以貽四海之憂；一日不謹，或以致千百年之患。雖在理平無事之時，猶當兢畏儆戒，以備不虞。况當國家危急之際，可不慎哉？可不懼哉？今水旱相仍，饑疫荐至，公無數月之儲，民乏一夕之資，老弱轉于溝壑，餓殍僵於道路。加以隣國屯兵近境，侵我封疆，誘我人民。倭賊又深入爲寇，州縣騷然，棄爲賊藪，守令不能禦，將帥不能制，自古危亂之極，未有甚於此時者也。積薪厝火，不足喻其急；剝床以膚，不足喻其切也。救時之急，宜若奉漏沃焦，猶恐不及，此誠殿下恐懼修省、夙夜憂勤奮發有爲之時也。曩者，臣等與憲府上書諫微行，殿下英明果斷，優容弗咈，即賜俞允。端居九重，數月不出，從諫之德，改過之美，光今邁古，日月增輝。群僚相與慶於朝，百姓相與忭於野，中外翕然以望理平者，于兹有月矣。今當危亂多艱之際，不以修省戒懼爲念，復事遊幸，晝夜馳騁，以人君之尊，乘匹馬而行，數離深宫之固，馳驅委巷之中。侍衛之臣挾弓劍而守空宫，公卿百僚不知殿下所在，寧知盗賊之伺候内應者，與夫反間刺客不在於國中乎？萬有强暴之

徒乘間竊發，則倉卒之變，甚可畏也。此臣等所以夙夜痛心，深爲殿下危之也。自古人心難測，禍亂無常，危必生於所安，變必生於所忽，備患之道，誠不可不嚴。理安之日，猶恐變生，矧今多盜，益爲寒心。殿下承祖宗積累艱難之業，縱不自重，將奈宗社何？知過而不從諫，是益其疾也；知危而不修政，是促其亡也。此聲若出，聞于四方，盜賊之欲乘釁者，豈不自幸？將帥之往敵愾者，豈不失望？民心豈不益離？國勢豈不益危？此臣等所以當夜不寐、當食而嘆，拊心痛念，不能自止者也。伏望遠稽歷代興亡之故，深念祖宗付畀之重，無敢逸豫，以圖萬幾之政；無敢遊幸，以備非常之變。從諫必行，毋或失信。端居高拱，親近宰輔，經國之謀，制寇之策，廣咨博訪，夙夜憂勤，厲精圖治。修德行政以收民心，信賞必罰以明國典，則將士自奮，盜賊自息，而隣國不敢謀，强暴不敢肆，祖宗之業傳於無窮。殿下從諫之德並美於太甲，中興之功同符於宣王。編諸信史，後世稱聖，明矣。”

又上言：“今倭寇四侵，反間刺客往來京城，殿下以數騎馳騁道路，終夜不返，臣等深爲殿下危之。”禑曰：“我誠有此愆，非卿輩忠，誰肯言之？”後近又與獻納成石磷極諫，禑醉甚，欲射之。遷判典校寺事，執政擬近代言，禑曰：“此人爲諫官，使予不得遊幸，何可近侍？合令防倭耳。”取筆勾去，拜成均大司成，歷禮儀判書、左代言，陞密直副使。辛昌立，授厚德府尹，轉簽書密直司事。昌遣近及門下評理尹承順如

京師，請親朝。近齎禮部責異姓爲王，咨還，中路私自拆視。既至，先詣昌舅李琳私第示之，然後付都評議使司。近上書論辨李崇仁罪，諫官劾以黨比崇仁，欺詐罔上，流牛峰縣。

恭讓朝，憲府上疏曰："今以權近私拆咨文之故問尹承順，承順言：'與近復命，約明朝謁侍中李琳。翌日，將往琳第，道遇近，近曰吾已謁，然既相遇，更與之進。既見琳，予以病在家，近將咨文藏聖旨筒置於其家，開見後乃付都堂。'臣等謂此咨，本國宗社存亡所關，宜直付都堂，會宰相同拆。近累日私藏，私自開拆，隱密謀議，漏洩天機，陰謀難測，不忠莫甚，請更究問，依律決罪。"王命勿問，遠配寧海郎舍。尹紹宗等上書復論私拆之罪，請正典刑，命杖一百，徙流興海。臺諫復交章請罪，又移金海。尹彝、李初之獄起，逮繫清州，尋以水災免歸漢陽，又貶益州，尋宥之，歸忠州。在謫著《入學圖說》及《五經淺見錄》。自此以後入本朝。

閔漬　祥正

閔漬，字龍涎，驪興人，平章事令謨五世孫也。元宗朝，擢魁科。忠烈時，由祗候遷殿中侍史，累轉禮賓尹。忠宣以世子如元，漬與鄭可臣從之。一日，帝命公卿議征交趾，詔與漬等同議，對稱旨，授翰林

直學士、朝列大夫。後元欲復征日本，令本國造戰艦，王入朝欲陳東征不便，瑱以左副承旨從行。瑱偶閱杜氏《通典》，及唐太宗征高麗，魏徵諫曰："高麗如石田，得之無益。"乃示僉院洪君祥，因語曰："倭之於大元，豈啻若唐之於高麗乎？况往歲之役，本國民力竭矣。今若不寢，乃吾民何？惟公圖之。"君祥曰："君有命，敢不從？"瑱以君祥言，議從臣欲罷造艦，印侯張舜龍曰："此朝廷大事，豈以一僉院言止之乎？"瑱曰："後若有詰，我自當之，非諸君所知也。"遂白王，罷之，人以瑱爲勁直。世子諷王令西京留守安悦致仕，欲以從臣代之，瑱以悦年未七十爲辭，王乃止。世子怒，謂瑱曰："揚人之惡以釣其名，卿有焉。"陞密直學士，添設也，尋罷。王嘗遣内僚高汝舟令瑱製詩，瑱饋汝舟白酒、青瓜，汝舟白王曰："瑱雖宰相，其貧無比。"王乃賜米一百碩。久之，授集賢殿大學士、僉光政院事，改同知密直司事、監察大夫、詞林學士承旨，加判密直司事。忠宣初以，僉議政丞致仕。忠肅八年，起爲守政丞，封驪興君。

十年，瑱與駕洛君許有全、興寧君金賆如元，表請召還忠宣。瑱自述其表，略曰："蕞爾小邦，依于上國。太祖皇帝龍興之際，契丹遺種漏逃天網，闌入我疆。朝廷遣哈真、扎剌兩元帥討之，我忠憲王遣陪臣趙冲等運粮助戰以滅之。兩元帥與冲等盟曰：'今我二國，約爲兄弟，世世子孫，無相忘也。'我忠敬王以世子入朝，端遇世祖皇帝回自南征，將繼大統，命我忠

敬王還國襲爵。忠烈王亦以世子入侍天庭，世積忠勤，釐降公主，得生嗣子前王璋。前王年十六，承詔入侍，世祖皇帝册爲世子，降詔云：‘嗣惟汝嫡親，實我甥。’自是留侍輦轂，歷事五朝，沈酣德澤，貪戀寵光。但期作善以盡忠，不覺執迷而獲罪。雖云遠謫，是帝師興福之鄉；若復尋思，亦君父滌瑕之藥。但在自新之遲速，豈無如舊之恩憐？臣等曾無匡救之能，俾及顛隮之患。又迫桑榆之晚景，靡堪犬馬之戀懷。既難逃歲月之如流，恐遂隔音容而入地。故增深痛，共切哀祈。伏望矜我王失計而無他，憐老物忘軀而到此。賜籠鶴得還之翼，令復舊巢；指海鼇更戴之齡，祝延聖算。”

又獻書都堂曰：“方今天下土地之廣，人民之衆，自有宇宙以來，無與今日比者。然未聞一夫不獲其所，一物不得其宜者，實由諸相公贊襄燮理之功。伏惟前王以世祖之外甥歷事五朝，凡三十餘載。但以廣作勝緣，祝延聖算爲己任。一旦不覺執迷，獲戾於天，遠謫西土者于今四年，豈不痛哉？小邦人民既非木石，誰無犬馬戀主之情？然天遥地隔，蚊蚉之鳴，上達無由，但日夜呼泣而已。況漬等曾被任用，荷德費恩，既極名位，年且耆耇，豈不百倍于常情乎？然雷霆之威無所不震，驚懼失措，罔知所圖。但仰望天日而趑趄海隅者久矣。今諸相國閣下，將使四海之內，無一物不得其所，若未達殘陽戀主之情，忽先朝露以没，則可謂孤負盛代，恨及黄泉。由是，忍病登途，備嘗

艱險，幸存餘喘，匍匐而來。伏望諸相公哀我王遠謫殊方，累經歲月。憐老軀生度三千餘里，欲申微願，善爲敷奏。導宣聖澤，回我王萬里之行，則湏等雖老，忘軀報德之心，不後於龜蛇。”湏等留元半歲餘，爲瀋王黨所沮，竟未達而還。十三年卒，年七十九。謚文仁。

忠烈嘗命湏增修鄭可臣所撰《千秋金鏡録》，國家多故，未暇及焉。後與權溥同校撰成，名曰《世代編年節要》，上自虎景大王，迄于元王，分爲七卷，並世系圖以進。又撰本國《編年綱目》，上起國祖文德大王，下訖高宗，書凡四十二卷，其昭穆之論與《編年節要》不同。湏稍有文藻而多俗習，心術不正，諂事内人。且不知性理之學，其論有背於聖人，至以朱子昭穆之議爲非，所見之偏類此。子祥正。

祥正，忠烈二十七年登第。明年，又中殿試。歷宰碩州、寶城、江華，又按西海、楊廣，所至有聲績。其爲楊廣也，聞有以貨賄輸權貴者，驛遞過境，即使吏搜取，牒送國贐，由是豪强屏氣，無敢犯令。忠肅時，爲司憲掌令，嘗以事被劾，遇赦，赴臺糾正，再呼曰：“蒙赦掌令！”又内書舍人卜祺乘醉廷辱祥正，曰：“風憲官蒙赦復職，古所未聞，君且休彈糾。”聞者笑之。累轉知密直司事。尹碩、孫琦之獄起，王在元，遣祥正與趙炎輝、蔣伯祥、仁守等鞫之，其黨有訴寃於上國者，遣使覆問，伯祥等皆以受賕枉法論輸

憲司，祥正獨不染，命長監察以榮之。官至贊成事，總裁銓注，減損官職，以復古制。恭愍元年卒，年七十二。禀性剛烈，不能容人之過，雖在骨肉，不少假貸。子濡、埱、璿、琇、賢。濡登第，官累代言。祥正以濡不孝，告監察司鞫之，濡具服，尋逃。埱、璿、琇、賢以罪流于島，恣横不入島，杖之，移配他所。

高麗史一百八

列傳卷第二十一

閔宗儒 頔 思平 抃 霽

閔宗儒，平章事令謨玄孫也。年甫十一，選爲王子始陽府學友。十九調清道監務，郡多大姓，號難治，宗儒不受請謁，繩之以法，以最聞。秩滿，補都兵馬錄事，俞千遇時爲都兵馬使，見而奇之，妻以女。未幾，籍內侍。忠烈時，累遷三司右尹，轉判通禮門事、拜密直、知申事、知典理監察司事，進密直副使，改銓曹尚書、崇福館使，復爲密直副使、刑曹判書，尋罷。久之，起爲典法判書，權授判密直司事、監察大夫，遥授贊成事。忠宣元年，以重大匡、僉議贊成事、判選部事致仕。忠肅六年，封福興君。八年，革異姓封君者，宗儒例罷，復以贊成事致仕。明年，王留元未歸，權漢功等怨王，欲請立瀋王，上書中書省，聚黨逼百官署名，人皆畏勢迎合，或有詭避者。有人持

紙諷署名，宗儒叱曰：“臣爲君隱，直在其中。至如欺罔，是可忍耶？吾雖老，不爲若賣。”遂却之，其人慚而退。十一年卒，年八十。謚忠順。天資莊重，美風度，明識典故，優於吏幹。不妄交遊，篤於宗族，未嘗干謁。公退便杜門謝客，洒掃庭堂，凈如也。性好馬，聞人有良馬，必購致之，每繫堂下，朝夕愛賞。晚年喜絲竹，廣植花卉，以聲伎自娱。子頔、敘。

頔，字樂全，生而姿相不凡，外王父俞千遇見而奇之，曰：“兒他日必貴。”姨夫故相金頵聞其言，養于家。國俗，幼必從僧習句讀，有面首者，僧俗皆奉之，號曰仙郎。聚徒或至千百，其風起自新羅。頔十歲，出就僧舍學，性敏悟，受書旋通其義。眉宇如畫，風儀秀雅，見者皆愛之。忠烈聞之，召見宫中，目爲國仙。登第，補東宫僚屬，累轉僉議注書，改秘書郎，遷軍簿正郎，賜銀緋，以版圖正郎兼世子宫門郎，賜金紫。忠宣受禪，除秘書少尹。忠烈復位，隨例免。從忠宣在燕邸凡四年，後爲羅州牧使。及忠宣襲位，召爲典儀副令，改選部議郎、知製教，陞密直承旨兼司憲執義，尋以平壤尹罷，閑居。又四年，賜俸禄如舊。忠肅即位，授選部典書、寶文閣提學。明年，拜密直副使，又爲大司憲，如元賀正。時忠宣在都，以頔舊僚，待遇無比，後封驪興君。忠惠授密直司事、進賢館大提學、知春秋館事，忠肅後四年卒，年六十七。謚文順。居第置園林，每花時召客，置酒賦詩以

爲樂。好賢愛士，待孤寒晚進尤致情禮。子思平、愉、抃、渙。渙自有傳。

思平，字坦夫，少有器局，政丞金倫號知人，以女妻之。學日進，試補散員別將，不樂武資，讀書益力。忠肅朝登第，調藝文春秋修撰，歷藝文應教、成均大司成、監察大夫，封驪興君。嘗從忠定朝于元，及即位，以勞拜僉議參理，賜輸誠秉義協贊功臣號，進贊成事、商議會議都監事。恭愍八年卒，年六十五。謚文温。性温雅，睦親姻，善交遊，居官處事不爲崖異。常以詩書自娱，所著《及菴集》行于世。

抃，登第，忠惠時，累遷左司議大夫。忠定初，拜密直代言。恭愍朝，封驪興君，辛禑三年卒。爲人嚴正無私，一循繩矩。子霽、亮、開。

霽，字仲晦，性温仁清簡，不喜華侈。好讀書，一覽輒記，長於史學。恭愍朝，年十九登第，補國子直學，選爲春秋檢閱，稍遷典理正郎、知製教，歷成均司藝、典校副令。辛禑時，官累判典儀事，出知春州事，有惠政，召還判少府寺事，再遷典工禮儀判書。辛昌時，拜開城尹、商議密直司事。恭讓元年，除藝文館提學，轉簽書密直司事、禮曹判書。霽自少以知禮聞，故及升樞府，常兼禮曹。又惡異端淫祀，使工圖僕隷制梃嗾犬逐僧巫狀於壁，觀之。一日，王御經

筵，謂霽曰：“聞禮曹定服色，省減佛事，然乎?”對曰：“服色，欲禁異土之物，佛事，春秋藏經外，當悉罷之。”王曰：“不貴異物，實是美德，予亦衣緜布。若佛事，先王所爲，予何敢擅罷?”復拜開城尹，出爲漢陽府尹。自此以後入本朝。

金之淑 仁沆

金之淑，化平府人。父鍊，美風儀，習容止，莅事無斷而人稱爲長者，官至參知政事。之淑，元宗朝爲將軍。三別抄之亂，陷賊中，無計得脱，自投海，隨波出没，賊以小艇追及，取之至珍島，將斬以徇，承化侯温救解之，使當一面。之淑密以賊狀再達于官軍，及珍島敗，王嘉其忠義，賞以官。忠烈朝，累遷密直司事，以判三司事如元賀聖節。交趾人先入陳庭實，之淑奏曰：“我國雖小，自太祖奮義之初首先臣服，兄弟有盟，甥舅有親，願先設幣陳賀。”帝從之，賜坐諸侯王列。之淑禮貌詳閑，觀者美之。歷僉議參理、同知光政院事、參知機務，尋改評理，陞贊成事、判監察司事。時闊里吉思爲行省平章，凡奴婢其父母一良者欲聽爲良，宰相莫有止之者。之淑謂曰：“世祖皇帝嘗遣帖帖兀來監國，有趙石奇者訴良，帖帖兀欲用上國法。事聞，世祖詔從本國舊俗，此例具在，不可變更。”闊里吉思不敢復言，加中贊致仕。忠宣二年

卒，年七十三。性廉潔剛正，歷仕中外，皆有聲績。子仁瑾、仁沇，二女以家貧，未嫁爲尼。

仁沇，忠肅朝爲護軍。時王被譖留元，仁沇與慶斯萬等請王還國，瀋王暠之黨惡之，囚巡軍。後拜知申事，尋除密直副使，又加贊成事。王薨，與征東省員外韓帖木兒不花、前郎將盧英瑞等如元，請忠惠襲位。及元囚忠惠于刑部，乃與金倫等繫于獄。忠惠還國，錄功爲一等，封光山君。忠穆爲元子在元，以師傅朴仁幹卒，手書招仁沇及府院君金永旽、咸陽君朴忠佐等入侍，宰樞不許，故未赴。恭愍即位，追念侍從功，贈謚，錄子孫。子元命、續命，自有傳。

鄭僐

鄭僐，字去，初名賢佐，草溪人，弘文公倍傑七世孫也。元宗末擢魁科，調全州司錄。忠烈朝，累遷吏、兵二部總郎，歷宰三州，皆有聲績。後爲右常侍、知內旨，王以僐正直，命管齋醮都監，忠宣時，以僉議評理致仕。屏浮華，日以閱釋典持戒爲事，卒年七十五。子光祖、光緒、光度，光祖子珚。珚，字孟淳，官至判開城，封八川君。爲人精曉音律，且以知禮聞，後進皆就學焉。謚良獻。

李混

李混，字去華，一字太初，全義縣人。元宗朝，年十七登第，調廣州參軍，入補國學學正。忠烈時，累歷僉議舍人、右副承旨，陞副知密直司事、文翰學士承旨，加同知司事。王嘗欲籍耽羅民戶隸內庫，混極言不可，王不悅。時近幸多奉使擾民，都堂言："西北界人性暴悍，不可以內旨擾之。自今宜下都評議司司牒，都指揮使亦可辦事，驛吏逃散，寔由傳遽之繁，宜遣使整理。近以內旨出使者相繼，民受其弊，宜經都評議司，給驛然後行。"近幸者疾之，訴于王，王怒，命巡馬官執堂吏李紓，訊其倡議者，紓曰："此事皆我所爲。"王益怒，命萬戶高宗秀必欲得情，痛加榜掠。紓誣服指混，下混獄，遂罷。起知密直司事、世子元賓，陞密直司使、銓曹判書、集賢殿大學士、修國史，尋罷。復起判密直司事，又罷。王謂左右曰："人臣之節，漸不如舊。昔李混、尹琺主銓選，寡人欲以混弟子和爲行首，混辭曰：'殿下不以臣爲不肖，待罪銓曹，臣弟爲行首，則人謂臣何？'又以琺子安庇爲權務，琺亦曰：'臣子年少，臣又掌銓選，不敢受。'皆固辭再三。今之主銓選者，先以美官授親戚，不令寡人知之，況敢辭乎？此所以廉恥日喪，世道日降也。"王惟紹、宋邦英既誅，忠宣得專國政，以混爲僉

議侍郎贊成事，俄改中護。

忠宣在元，以賀正使召之，至則與議選法，更定官制，於是密直、重房、內侍、三官、五軍皆罷，失職者多怨之。混與崔鈞、金元具、權準賫忠宣所定官制及批判還自元，時宰樞會慈雲寺，有人投匿名書云："中護李混詣瀋陽王所，議選法，陞擢二子，其餘所舉多親戚故舊，誣上行私，不宜任用。"混大慚。及忠宣還，國事皆令藝文館申奏，故拜混大詞伯，加壁上三韓。未幾，爲淑妃所構，貶淮州牧使，又貶禮州牧使，召還，拜僉議政丞致仕。混性寬厚，嘗與鄭瑎、尹珤在政房相推致。一日，語曰："吾輩交歡久，盍相告以過?"混謂瑎曰："人謂君巧。"又謂珤曰："人謂君好自尊，宜改之。"瑎乃謂混曰："人謂君不廉，然乎?"混久典銓選，性且不廉，故其家富。務疏散，喜賓客，好琴碁，置別業于城南，號曰福山莊，數往來。卒年六十一。謚文莊。詩文清便，長短句若干篇行於世。嘗貶寧海，得海浮查，制爲舞鼓，至今傳于樂府。子異，少穎悟。登第，任至成均樂正，先卒。無子。

崔誠之　文度

崔誠之，字純夫，凡五易名，阜、瑺、琇、實、誠之，平章事甫淳四世孫也。父毗一，官至贊成事。誠之未弱冠登第，管記雞林，入補史翰，選爲春宮屬。

從忠宣如元，執政畏惡忠宣，百計誘之使去，誠之笑曰："窮達在天，怵於利，非士也。"忠宣定內亂，擁立武宗，誠之居左右，多所贊襄，拜知監察司事，奉策命還國。忠烈喜，賜衣一襲、銀三斤。及忠烈薨，忠宣自元奔喪，率百官肄即位儀，賜誠之鞓帶。常與權漢功等召見無時。及葬慶陵，誠之時爲執義，舊例中丞署名封玄宫，俗傳封陵者不吉。是日，執義李彦冲辭，王命誠之押封，且曰："前程不在我乎？"驟遷同知密直司事、大司憲，轉僉議評理，進贊成事，賜推誠亮節功臣號，封光陽君。

忠肅七年，元流忠宣于吐蕃撒思結之地，去京師萬五千里。時誠之從忠宣在元，逃匿不見，唯直寶文閣朴仁幹、大護軍張元祉等十八人從至流所。時人以爲誠之大臣也，主辱忘恩，全身引避，君臣之義掃地矣。時國人分黨相訴朝廷，議立省比內地，誠之與金廷美、李齊賢等獻書都省，陳説利害，其議遂寢。瀋王暠黨疏國家得失，將言於朝廷，誠之不肯署名。主謀者同坐府中，令錄事請署，誠之厲聲曰："吾嘗備位宰相，僉錄欲相脅耶？"衆沮喪。十一年，上書乞退，以光陽君家居。畜聲妓，召賓客，清談雅笑，不問人間事。居七年卒，年六十六。謚文簡，官庀葬事。性剛直，不妄語。書法楷正，詩醞籍可喜，尤邃陰陽推步法。忠宣留元，見太史院精曆數，賜誠之內帑金百斤，求師受業，盡得授時曆術東還，遂傳其學，至今遵用之。

子文度，字羲民，以世家子宿衛元朝，樂觀濂洛性理之書。事親孝，性溫良，人未嘗見其卒怒而遽喜，官至僉議參理。謚良敬。子思儉。

蔡洪哲

蔡洪哲，字無悶，平康縣人。忠烈朝登第，補膺善府錄事，稍遷通禮門祇候，出守長興府，有惠政。已而棄官閑居，凡十四年，自號中菴居士，以浮屠禪旨、琴書、劑和爲日用。忠宣素知其名，及即位，將大用，强起之，除司醫副正，驟陞密直副使，由前祇候八遷爲相，士林榮之，又加知司事。忠肅元年，始正經界，量田制賦，洪哲爲五道巡訪計定使。明年，陞僉議評理，轉三司使，尋遷贊成事。巡訪一年，五道田籍粗畢，然新舊貢賦多不均，民不聊生。性又貪婪，喜營私，多取民田，遂致鉅富。王雖不直其所爲，以有寵忠宣，且與權漢功、崔誠之善，故未敢發。至五年，欲釐正之，分遣臺官，竟無糾舉者。

七年，拜重大匡、平康君。子河中仕元，秩五品，以恩授洪哲奉議大夫、太常禮儀院判官、驍騎尉大興縣子。忠肅復位，起爲贊成事。時兩府以行邸用度不足，科斂文武官布，抽索富人財，理問郎中蔣伯祥謂洪哲曰："君爲老相，强斂民財，何也?"洪哲曰："非吾過也。今王在燕邸，多所須用，有旨徵錢，府藏

虛竭，不能支用，不斂何爲?”改封順天君，進三重大匡，賜純誠輔翊贊化功臣號，命洪哲及安珪掌試。梁載者，王之嬖幸也，操弄政柄，士大夫多出其門。載以李潤屬洪哲曰：“走馬看錦，恐迷日五色。”洪哲果取之，王賜洪哲苧布五十匹，珪玉帶五綜，布六百匹。忠惠後元年卒，年七十九。爲人精巧，於文章技藝皆盡其能，尤好釋教。嘗於第北構栴檀園，常養禪僧，又施藥，國人多賴之，呼爲活人堂。忠宣嘗幸其園，施白金三十斤。又於第南作堂，號中和，時邀永嘉君權溥以下國老八人爲耆英會，製《紫霞洞新曲》，今樂府有譜。初，金方慶鎮北界，悦龍岡官婢，生一女，洪哲娶之，生河中、河老。河中別有傳。

金怡

金怡，字悦心，一字隱之，福州春陽縣人。初名之琁，後改廷美，忠宣王賜名怡。初，母夢天爛赤，日輪帶赤暈入懷中，因有身。怡生而貌魁梧，早有大志，安珦嘗見之，曰：“後當貴。”年十餘，爲都評議司掾吏，事雖鄙不憚，識者異之。忠烈十四年，怡年二十四，偶宿華藏寺，夢王御正殿，群臣擁衛，祥雲掩苒，王唱一句云：“青雲紫氣知仙閣。”怡賡云：“綠髮清談是貴人。”王嘉嘆，解衣衣之，以此預知貴顯之兆。是年，調長興府倅。十六年，哈丹入寇，國

家令州縣據險自保，禁民出耕。令出咸懼，怡謂按廉姜就曰："天兵制此小醜，如几上肉耳，何能到邊郡？且食爲民天，耕種有時，時不可失，請出耕。"就曰："如違令被譴何？"怡退而嘆曰："一夫不耕，天下受飢。從令不耕則餓死者衆，不從而耕則受罪者我也。"令民出耕。賊果至燕岐而滅，他郡皆未穫，唯此府大熟，遠近賴之。十八年，秩滿，召入内侍。

忠宣受禪，尋遜位，以前王在元，見譖于王，資用不繼，欲賣寶帶。怡曰："世寶不可輕鬻。"遂貸錢以供頓。三十年，柳清臣、朴景亮等欲專國柄，誑忠宣言："本國都僉議使司，世祖皇帝已陞爲二品，且賜印以寵之。今其官亦受帝命除拜之，與朝廷爲一，朝廷大臣不敢凌蔑，是國家萬全之策。"忠宣深然之，將表聞。大寧君崔有渰密語怡曰："若從二人言，東國之業已矣。政令自中國出，幾何不爲其所併也？"怡乘間具陳，忠宣乃止。後王與忠宣俱在元，王聽群小譖，欲廢忠宣，以瑞興侯琠爲子，又以忠宣公主改嫁琠，兩王之臣角立相傾。怡懼禍將起，密取忠宣受封詔冊，潛帶腰間，以他紙納空宣匣中，緘封如故。居數日，宣匣果爲人所竊，忠宣大驚。怡密言曰："臣恐不虞之變，嘗取匣中書藏之，請勿驚。"月餘，群小計垂成，怡出所佩冊命以驗之，事遂寢，累遷版圖正郎。

三十四年，王薨，忠宣復位還國。初，忠宣在元，資用闕乏，衆議以爲就富豪借錢，令本國償之。怡曰："本國素無蓄積，近因父王赴都，府藏罄盡，且斂民

間，公私俱匱。今官自稱貸而欲令民償之，如小民何?”從之。授民部議郎、試内府令兼繕工副令、都津長，充開城少尹，兼豐儲、廣興倉、義盈庫濟用司事，凡錢穀出納皆委怡。元年，轉司憲執義，陞右副承旨。明年，進密直副使。五年，王在元，杖流金深、李思温于臨洮，疑怡黨於深等，使贊成事權漢功等來鞫怡及其子護軍文貴于巡軍，貶怡爲機張監務，流文貴于合浦，籍其家。

忠肅受禪，拜同知密直司事，轉僉議評理，賜輸誠保節功臣號。懿妃薨于元，喪具未備，怡燒骨納函棺，身自瘞之。每當朔望，備羊酒親奠，終三年。後王欲仍窆大都西山，怡以百計止之，不得貨。術士以詭辭諭王曰：“安厝本國，無後禍。”王從之，還葬衍陵。五年，王遣司憲持平張元組于西北面，問民疾苦。元組才劣，未有發摘，獨擧怡横斂皮弊事。忠宣聞之，以怡方扈從，流元組引月島。七年，加贊成事、慶山君。八年，以連權漢功、蔡洪哲等，繫于巡軍，尋釋之。時柳清臣、吴潛等謀立瀋王暠，會英宗崩，泰定帝登極，清臣等未遂其謀。又請立行省、罷國號，帝然之，遣平章政事闊兒察、中書怯烈等于本國。忠宣還自吐蕃，聞之，對怡歎曰：“我祖統三爲一，立高麗號，于今四百有餘年。我忠憲王首先歸順，忠敬王親朝釣魚山，又謁世祖皇帝于汴梁，蒙賜玉帶。父忠烈王爲駙馬，世承帝眷，爲天下諸國榮觀。何不幸及我，以二三奸臣之謀，遂墜我祖業乎？祖宗何辜，不復血

食?”因泣下，謂怡曰：“復高麗號，卿有之。昔皇慶初，叛臣之裔洪重喜等訴于帝，立行省、削國號，卿歷奏祖宗臣服之功，奉帝旨，遂罷行省。今又宜盡力圖之。”怡乃與崔誠之、李齊賢等上書都堂，爲陳利害，都堂從之。復拜贊成事。十三年，陞僉議政丞。明年，改中贊，加賜推忠保節同德功臣號，圖形功臣堂，賜田及臧獲。卒年六十三。謚匡定。性豁達，有長者風。久從忠宣，有負絏之勞，終始一節。

子文貴，忠惠初以密直使掌銓注。上護軍朴連白王曰：“近日銓注不公。”王命收還批判，果有改注者，乃杖流文貴于加羅山防禦所。

李仁琪

李仁琪，雞林人。性寬厚，美風儀，習禮度，以武勇顯爲護軍。疾重房諸將怙勢，使氣抗辱之。諸將訴忠宣，忠宣雖直仁琪，以諸將皆上國婦寺黨，不得已削仁琪職。未幾，超授知讞部事，俄遷判中門事。忠肅三年，卒。

洪彬

洪彬，字文野，南陽人，其先世居燕。彬宿衛內

庭，積其勞，以長官薦授大都路霸州同知，歷松江府判官、都水監經歷、太常禮儀院經歷。忠肅被讒留元，彬爲王出死力訟其屈而別白之。及王復位東還，彬從之。王念彬功，將留之，奏授征東省理問所官，拜都僉議贊成事、判軍簿事。忠肅薨，遺命彬權征東省事。時曹頔作亂，率彬及省官等襲忠惠宮，頔敗死，餘黨皆繫巡軍，獨宥彬及省官。元聽頔黨訴，遣使執忠惠及彬等以歸，囚王于刑部，又械彬等于獄，使中書省、樞密院、御史臺、宗正府、翰林院雜訊之。忠惠不能自明，事殆矣，彬曰："頔，王之奴，奴而欲戕其主，王法所不赦。王罪當從末減。彬以先王遺命，權行省事，事干邦憲者，彬實當之，王不當坐。"辭氣慷慨，人皆爲彬危之。彬曰："吾王之子，吾不直之，何以見先王地下乎?"王復位，策勳爲一等，封唐城君，開府，仍奏彬爲行省郎中。王被執如元，彬與德成君奇轍權征東省，與轍、蔡河中等封内帑。初，代言印璫自元將封内帑，急馳馹來，馹騎至斃，彬謂璫曰："君之來，國人皆謂復正三韓，今但封府庫耶?"奮袂而出，自後托疾，不肯視事。

忠穆嗣位，有許政者，中原人也，誣彬以爲："印璫奉王命來，彬舉手怫然曰：'皇帝使八歲童莅國，國之安危可知。'因辭去，二日不朝。"引蔡河中爲證。事聞，中書省遣人來鞫之，二人言卒牴牾，反抵罪。彬曰："吾不可久於此。"遂如元，爲興國路總管，後還國。恭愍即位，拜右政丞，賜推誠翊戴同德協義輔

理功臣號，封唐城府院君，與洪彦博、李公遂提調政房。頃之，辭職，王遣內人起之，彬杜門不出，宰樞會其家請之，乃出，尋又辭。卒年六十六。謚康敬。子壽山，仕至通禮門副使。

曹益清

曹益清，昌寧人。忠肅朝，爲中郎將。忠惠襲位在元，政丞鄭方吉等交構王父子。時益清自忠惠所來，忠肅召謂曰："王奪吾從臣職，何也？雖瀋王暠爲王，豈至如此？吾欲如元奏帝，何如？"益清力陳父子相傳之法，言甚切至，忠肅嘉納之，累遷大護軍。與代言尹桓謀去忠惠所狎惡少輩，執宋八郎、洪莊等囚之，榜掠甚峻。洪莊欲釋憾，譖益清，貶爲濟州安撫使。後與李芸、奇轍等在元，上書中書省，極言忠惠貪淫不道，請立省以安百姓。忠定時，拜贊成事。恭愍初，益清家奴買宣城達魯花赤魯連祥馬，及連祥叛，諸相議欲起兵捕之，益清獨不可，曰："一騎可呼，何必起兵？"有人譖云："益清受連祥馬。"監察司杖其奴鞫之，奴不承，監察司又劾益清行淫祀，請罪之，王不允。後拜左政丞，封夏城府院君，賜純誠直節同德贊化功臣號。二年卒。謚襄平。辛禑二年，配享恭愍廟庭。

裴廷芝

裴廷芝，字瑞漢，初名公允，大丘縣人。甫十歲，屬禁衛爲都知。元宗十一年，還都舊京，廷芝年十一，負紲扈從，以功補隊正。忠烈時，以別將從萬戶印侯擊哈丹于燕岐，拔劍躍馬，所向披靡，流矢貫輔車，裹瘡復戰，俘馘甚衆，超授中郎將。侯携以如元，帝召見，曰："勇士也。"賜白金五十兩。後兩府舉以爲忠清、全羅兩道察訪，挫奸猾，撫孤獨，一境安集。忠宣受禪，授護軍，王謂："富國莫先於農。"設典農司、有備倉，以廷芝幹其事。忠肅五年，耽羅賊魁金成等叛，以廷芝爲存撫使討之。既還，授密直副使。八年，黨獄起，杖流竹林防護，其子天慶請以身代，不聽，遂俱竄。及還，閉門謝病，日以琴碁自娛。明年卒，年六十四。爲人于思而皤，體貌魁梧，人皆服武略，不知有吏能。口不言利，家無十金。子成慶、天慶、咸慶。

孫守卿

孫守卿，家世單微，忠肅時，爲大護軍。忠惠被徵如元，守卿侍從有勞，錄功爲一等，爵其父母妻子，

賜田及臧獲。忠穆即位，拜僉議參理，進贊成事。忠穆薨，奉忠定如元，及即位，封義昌君。屢召，守卿謝病不就，遂封推誠宣力翊戴定遠功臣、判三司事、義昌府院君，尋拜都僉議政丞。本國嘗受帝命，使臣奉詔來則王出迎，餘則否。丑驢奉御香來，申德隣、安吉祥等畏威，使王出迎，守卿爲相，不能擧正。有僧因訟奴婢，辱丑驢亡匿，丑驢怒取，守卿辭。一日，丑驢道遇守卿，以館穀之薄，欲鞭之，守卿走馬以免。憲司劾以冢宰被辱，時人譏之。恭愍朝，釋器之獄起，守卿以辭連逮獄，尋斬之。

高麗史一百九

列傳卷第二十二

朴全之

朴全之，竹州人也。父暉，官至典法判書。全之年未弱冠登第，歷史翰。忠烈五年，元世祖詔選衣冠子弟入侍，全之與焉，因留元。與中原名士遊，商榷古今山川風土，如指諸掌，王重之。元授征東省都事，既還，除吏、兵二部侍郎。以年少官高，上章辭，出守安東，王愛其才，召拜殿中尹、知製教。時忠宣爲世子，命令侍講多所輔導，又從世子如元，不憚艱險。及世子受禪，置詞林院，以全之、崔旵、吴漢卿、李瑱爲學士，掌銓注。命全之等撰即位教，賜綾、絹、紬、苧布各十五匹，尚乘鞍馬。後又賜全之、漢卿、瑱、權永紅鞓。王常屏左右，幸詞林院，與全之等謀議政理，手賜酒食，（後）〔從〕容盡日。或至夜分，賜宫燭，送至其家，寵幸無比。尋拜三司左使、詞林

學士承旨，遷密直副使，爲中京留守。忠烈復位，以讒見罷。

忠宣復位，以東宮舊僚，封延興君。忠肅八年，守僉議贊成事致仕。時瀋王之黨誣王以罪，上書都省，逼全之署名，全之奮然曰："狗奴敢污我邪?"遂遣其子瑗聞于王所。及王還國，拜瑗右副代言，任銓選，起全之視事，以老固辭，乃授政丞致仕，賜推誠贊化功臣號，俸祿如故。十二年卒，年七十六。謚文匡。爲人溫和慈愛，遇事少剛果。幼在襁褓，外王父李藏用見之，曰："此兒必克家，好養之。"及長，通經史，究術數，誨人不倦，與人交不立崖岸，藏用盡傳其家所寶書籍。忠宣嘗召入內，廣平、江陵二君侍王，令各自書名以示，曰："誰享國者?"全之不敢對，王固要之，良久，避席曰："觀兩君筆蹟，亞君當璧矣。"不數月，廣平卒，江陵果爲嗣，其識見如此。子遠，初名瑗，登第，仕至政堂文學。有寵忠肅，久典政柄，性仁柔，頗有簠簋之誚。

吴祠

吴祠，初名漢卿，字月叟，海州人。元宗初，中監試第一，選爲東宮侍學，登第，調南京司錄，轉中書注書。忠烈朝，由僉議舍人出守金寧府，考滿，拜軍簿總郎。除書未到，祠以爲秩已滿，不可留，遂行。

無何，按廉劉顯在金寧爲賊所刺，闔府被鞫，詗獨免。官累左司議大夫、詞林院學士，踐歷華要，至僉議贊成事、監春秋館事、知選部事，仍令致仕。忠肅元年卒，年七十三。謚文温。學問精博，在朝雖無著績，然寬簡無華，知大體，有長者風。子璲、珽、瓚。

李瑱

李瑱，字温古，初名方衍，慶州人，三韓功臣金書之後。少好學，博通百家，有能詩聲。人或試以强韻，援筆輒賦，若宿構然。尚書李松縉一見奇之，曰："大器也。"登第，調廣州司錄，被選直翰林院。忠烈以詩賦親試文臣，得九人，瑱居第二。歷起居中書舍人，出爲安東府使，以祛民弊、興學校爲務。累轉軍簿總郎，陞右司議大夫、詞林院學士，俄遷大司成、密直承旨，改典法判書。忠宣奉仁宗靖內難，革本國積弊，瑱上書，略曰："殿下樹勳帝室，睠遇日隆，誠宜有功不伐，居寵若驚，又與朝臣和如水乳。且名器至重，無功之人，不可妄授，況及族黨乎？其詐稱父王之賜、竊府庫錢穀者，人皆疾之，不可不察。其賜給土田，除有功外一切收之。官冗員多，糜費廩祿，除六部尚書外，餘悉併省。比年旱荒，民皆艱食，宜罷不急之役。"王嘉納，超拜政堂文學、商議都僉議司事，進贊成事。忠肅即位，拜檢校政丞、臨海君。七

年，子齊賢掌試，領門生稱壽，忠宣賜銀瓶二百、米五百石以供其費，瑱及妻皆康强無恙，當世榮之。瑱嘗倚齊賢勢，多奪人臧獲，哀訴者日踵門，校勘崔沔縊於瑱門，辨違都監决還沔家。八年卒，年七十八。謚文定。爲人體貌魁梧，局量寬洪，然在廟堂，無所建白。及解官居閑，日與儒、釋逍遥詩酒間。子綰、齊賢、之正。齊賢，自有傳。

尹莘傑 朴孝修

尹莘傑，字伊之，慶州杞溪縣人。忠烈朝登第，調南京司錄。時博士只占一經，多非其人，嚴其選，必通五經然後爲之，莘傑被薦爲四門太學博士。忠宣即位，授右獻納、江陵府翊善使，傅忠肅。後忠宣惡莘傑有寵於忠肅，貶知寧海府，尋除選部議郎。及忠肅立，拜右副代言、寶文閣提學、知製教，進密直副使、選部典書，累遷知密直司事，陞藝文大提學，賜純誠輔理功臣號。以事忤王，王杖辱之。忠宣命莘傑、李齊賢爲試官，莘傑以選部典政柄，干請州郡聚錢財，欲設學士宴。王以命出忠宣，疑其貳於己，即罷莘傑，以朴孝修代之。官至僉議評理，封杞城君。卒年七十二。謚莊明。無子。爲人嚴重訥言，歷仕兩朝，久典銓選，不以私輕重之，時稱長者。

孝修，素有清操，累官至代言。及代莘傑取士，王嘉其清白，賜銀瓶五十、米百石，令辦學士宴，孝修清節益著。後封延昌君，卒。

許有全

許有全，初名安，金海人。元宗末登第，忠烈時，爲監察侍史。王信嬖幸之讒囚巡馬所，將杖于市，無敢救者。巡馬指諭高宗秀得幸，出入卧内，白王曰："監察爲王耳目，彈糾百官。今以小人之讒而杖之，人謂上爲何如主?"再三譬解，乃得免。遷國學司藝、銓曹侍郎，累轉都僉議參理、知密直司事。忠肅初，封駕洛君，賜端誠守節功臣號，加守僉議贊成事致仕，拜政丞，復封駕洛君。忠宣流吐蕃，有全與閔漬等如元請召還。有全時年八十一，妻亦老病，欲止之，答曰："人皆有一死，豈以妻病身老，忘吾君而自逸乎?"屬其子榮侍疾，遂永訣而去，聞者歎之。後九日，妻没，有全至元留半歲，爲瀋王黨所沮，竟不能達而還。

朴忠佐

朴忠佐，字子華，咸陽人。祖之彬，衛尉尹。生

四子皆登第，長曰莊，仕至軍簿總郎，生忠佐。忠佐自幼嗜學，登第，忠肅朝按全羅。嬖人朴連傳內旨，認良民爲隷，忠佐執不許，連譖曰：“按廉不敬王旨，棄如弊紙。”王怒，杖流海島。召還，除監察持平，移病不出，改藝文應教，命監慶尚鹽税，又不就。尋遷內書舍人，累轉密直提學、開城尹。忠穆時，拜贊成事，入侍書筵，講《貞觀政要》，因言燕昭王築黄金臺迎郭隗事，賜鈔五十錠。尋判三司事，賜純誠輔德協贊功臣號，封咸陽府院君。忠定元年卒，年六十三。性温厚儉約，雖爲卿相，居室、衣服如布衣時。好讀《易》，老不輟。子玿、珽、瓊、璠、璵。

尹宣佐

尹宣佐，字淳叟，侍中瓘七世孫。生而穎異，七歲能屬文。忠烈朝，擢魁科，由金海掌書記入補秘書郎，直文翰署。忠宣初，授左正言，再轉右思補，累遷內書舍人、選部議郎。按全羅道以剛直聞，陞都津令。忠肅素聞其名，及即位，授成均祭酒，命掌符印，在左右，轉監察執義。與尹莘傑、白元恒進講《資治通鑑》，尋以事罷，復授執義。時瀋王暠得幸英宗，誣王以罪，欲奪其位，患得之徒皆附焉。權漢功、蔡洪哲等邀驪興君閔漬、永陽君趙瑚等欲請立暠，會百官慈雲寺，督署呈省書，人争趍之，宣佐獨曰：“吾不知

吾君之非，臣而訴君，狗彘不爲！”唾之而去。由是臺諫、文翰得不署名。事定，中書以其書歸之，王數其不署者而嘆曰：“非宣佐在憲司，則其他未可知也。”時王留元五年，財用匱乏，鬲黨知其然，封府庫以沮輸運。宣佐檄察官趙琯督責主者，輸運乃行。王歸國，除判典校，俄以民部典書出尹漢陽。既而王及公主如龍山，謂左右曰：“尹尹清儉，故使牧民，汝曹愼勿擾溷。”忠惠元年，引年致仕。忠肅後四年，親注守令，至鷄林尹，輟筆思曰：“朝臣盈廷，無如尹尹。”即注之，其見信於王類此。明年，拜僉議評理、藝文館大提學、監春秋館事，仍令致仕。

忠惠後四年，得微疾，呼子女而前曰：“今之兄弟多不相能者，由有争也。”命子粲書文契，均分家業。且戒之曰：“和而無争，以訓汝子孫。”言畢，整衣冠而卒，年七十九。生平不治産，性不飲酒，未嘗戲謔歌舞，愼交遊，重然諾。閑居常若待賓，唯以經史自娱，有質疑者，輒據經以對。老莊刑名之書，靡不研窮，故學者多歸之。詞翰清便，一時表箋多出其手。子棣、粲、㢟。

李兆年 承慶

李兆年，字元老，京山府人。父長庚，本府吏，恭儉有威，鄉人嚴憚之。老而家居，府官出入，聞喝

道聲，必下床伏地，俟其聲不聞，然後復坐。兆年少懷志節，有器局，力學能文。年未冠，神彩秀發，草溪鄭允宜使其府一見，知爲異人，以其子妻之。忠烈二十年，以鄉貢進士登第，調安南書記，累轉爲禮賓內給事，出知陜州，入爲秘書郎。三十二年，從王朝元，王惟紹、宋邦英離間王父子，諸從臣皆懷疑，縮縮走匿，曹頔最先去，惟兆年恃無他，進退惟謹，例遠竄。歸而居鄉者十三年，未嘗一出言訟其非罪。忠肅見留于元五年，瀋王暠內懷覬覦，左右多反覆。兆年發憤獨如元，獻書中書省，訟王之直，朝廷美之。忠肅還國，授監察掌令，轉典理總郎，存撫關東，召拜判典校事，加軍簿判書。

忠惠王以世子入朝，丞相燕帖木兒見之大悅，視猶子，因忠肅辭位，奏帝錫王命。時太保伯顔惡燕帖木兒專權，待忠惠不禮。忠肅復位，忠惠宿衛于元，時燕帖木兒已死，伯顔待忠惠益薄。忠惠與燕帖木兒子弟及回骨少年輩飲酒爲謔，因愛一回骨女，或不上宿衛，伯顔益惡之，目曰撥皮，俗謂豪俠者爲撥皮。從臣皆觖望不敢言，兆年進戒曰："殿下事天子，宜日慎一日，何乃棄禮縱情以速累乎？然此非殿下之過，殿下長於阿保之家，所共遊者多無賴子，其後朴仲仁、李仁吉實左右之，殿下孰從而聞正言、見正事乎？儒者雖朴拙，皆能習經史、識廉恥，殿下目之爲沙箇里，此何等語耶？殿下能遠佞倖、親儒雅，改行自飭則可。不然，天威咫尺，其嚴乎？"王不能堪其言，踰墉而

走。曹頔之亂，忠惠被徵至燕，兆年從之。伯顔蓄宿憾，使王與頔黨辨，兆年慷慨發憤，謂李齊賢曰："吾欲面訴丞相前，其意可回，列戟守門，莫叫其閽。幸其出田城南，吾當上書道左，碎首馬蹄下，死明吾君。吾子其把筆書吾書。"夜起沐浴，鷄鳴將行，伯顔適以是日敗，書不果上。然聞者莫不悚然曰："膽大於身，李公是已。"忠惠襲位還國，錄功當得樞密，王曰："兆年老矣，其志可嘉。"乃授政堂文學、藝文大提學，封星山君。

王嘗步自北宫，彈雀于松岡，兆年徑進，跪曰："殿下寧忘明夷之時乎？今惡少假威，略婦女、攘財貨，民不樂其生。臣恐禍在朝夕，此而不恤，顧玩細娛乎？殿下聽老臣言，去便佞，用賢良，厲精圖治，不復慢遊，則老臣雖死，瞑目於地下矣。"初，商人林信女，丹陽大君之婢也，賣沙器爲業。王見而幸之，有寵，授信大護軍。一日，信毆奇輪，王右信，親往毀輪家，至是並諫之。且曰："臣過蒙國恩，位至政堂，於臣足矣，惟上所裁。"王盛怒不納，既而温言謝遣之。兆年既歸第，嘆曰："王年方强而肆欲，吾既老矣，又無助，不去必及於禍，且數諫而不納，責有所歸。今兆年既不能順其美，適足以增其惡，非臣所以愛主也，不如去。"明日，匹馬還鄉，不交人間事。

後兆年弟延慶見王，王曰："爾兄辱我。"延慶以耄狂對，王喜，賜米豆五十石，布五百匹。三年，策侍從功爲一等，賜誠勤翊贊勁節功臣號，圖形壁上，

爵其父母妻子，賜田及臧獲。明年卒，年七十五。謚文烈。爲人短小精悍，志堅確敢言，以嚴見憚，每入見，王聞履聲曰："兆年來矣。"屏左右，整容以俟。所歷多有聲績，恭愍朝，議功贈星山侯，配享忠惠王廟庭。子褒，官至檢校侍中，性淳厚，循循蹈禮。

褒子仁復、仁任、仁美、仁立、仁達、仁敏。仁復、仁任，自有傳。仁美，判書。仁立，同知密直司事。仁達，注（薄）〔簿〕。仁敏，門下評理。兆年姪承慶。

承慶，蒙古名帖木不花，入仕元朝，歷御史、廉訪諸路，以能斷決聞，累遷遼陽省參政。恭愍六年，奔母喪東還，明年，元遣遼陽省事塔海帖木兒召之，承慶不赴，王拜爲門下侍郎平章事。八年，紅賊陷邊，都元帥李嵒懦不能軍，遣承慶代之，督諸軍。九年，承慶在生陽驛，以諸將不盡力擊賊，憤惋不食，遂得疾還家，不視事。王對諸宰相稱賞承慶忠義不置，賜忠勤勁節協謀威遠功臣號，尋卒。

李穀

李穀，字中父，初名芸白，韓山郡吏自成子也。自齠齔，舉止異常，稍長，知讀書，亹亹忘倦。早喪父，事母孝。爲都評議使司（椽）〔掾〕吏，忠肅四

年，中舉子科，研窮經史，一時學者多就正焉。七年，登第，調福州司錄參軍。忠惠元年，遷藝文檢閲。忠肅後元年，中征東省鄉試第一名，遂擢制科。前此本國人雖中制科，率居下列，穀所對策大爲讀卷官所賞，置第二甲，宰相奏授翰林國史院檢閲官。穀與中朝文士交遊講劘，所造益深。爲文章操筆立成，辭嚴義奥，典雅高古，不敢以外國人視也。奉興學詔還國，尋復如元。本國授典儀副令，元授徽政院管勾，轉征東省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。

元屢求童女于本國，穀言於御史臺請罷之，代作疏曰："古之聖王，其治天下也，一視而同仁。雖人力所至，文軌必同，而其風土所宜，人情所尚，則不必變之。以爲四方荒徼，風俗各異，苟使同之中國，則情不順而勢不行也。勢不行情不順而善治之，雖堯舜不能矣。昔我世祖皇帝，臨御天下，務得人心，尤於遠方殊俗隨其習而順治之，故普天率土，歡欣鼓舞，重譯來王，猶恐或後，堯舜之治，蔑以加也。高麗本在海外，别作一國，苟非中國有聖人，邈然不與相通。以唐太宗之威德，再舉伐之，無功而還。國朝肇興，首先臣服，著勳王室，世祖皇帝釐降公主，仍賜詔書獎諭曰：'衣冠典禮，無墜祖風。'故其俗至于今不變。方今天下有君臣、有民社，惟三韓而已，爲高麗計者，當欽承明詔，率祖攸行，修明政教，朝聘以時，與國咸休可也。而乃使其婦寺之流根據中國，寔繁有徒，怙恩恃寵，反撓本國。至有冒干内旨，争馳傳遽，

歲取童女，絡繹輦來。夫其取人之女以媚于上，爲己之利，此雖高麗自取之也，既稱有旨，豈不爲國朝之累乎？古昔帝王，發一號施一令，天下顒顒望其德澤，故稱詔旨曰德音。今屢降特旨，奪人室女，甚爲不可。夫人之生子，鞠之育之，將以望其反哺也，無尊卑之別、華夷之間，其爲天性一也。抑彼風俗，寧使男異居，女則不出，若爲秦之贅壻然。凡致養于父母者，有女之尸焉，故其生女也，恩斯勤斯，日夜望其長，能有以奉養。而一朝奪之懷抱之中，送之四千里外，足一出門，終身不返，其爲情何如也？今高麗婦女，在后妃之列，配王侯之貴，而公卿大臣多出於高麗外甥者，此其本國王族及閥閱豪富之家，特蒙詔旨，或情願自來，且有媒聘之禮焉，固非常事。而好利者援以爲例，凡今使其國者皆欲妻妾，非但取童女而已。夫使于四方，將以宣布上恩，詢咨民隱。《詩》不云乎：'周爰咨詢，周爰咨諏。'今乃使于外國，貨色是黷，不可不禁也。側聞高麗之人，生女者即秘之，惟慮不密，雖比隣不得見。每有使臣至自中國，便失色相顧曰：'胡爲乎來哉？非取童女者耶？非取妻妾者耶？'已而軍吏四出，家搜戶擖，若或匿之，則繫累其隣里，縛束其親族，鞭撻困苦，見而後已。一遇使臣，國中騷然，雖雞犬不得寧焉。及其聚而選之，姸醜不同，或啖其使臣而飽其欲，雖美而舍之，舍之而他求。每取一女，閱數百家，唯使臣之爲聽，莫或敢違，何者？稱有旨也。如此者歲再焉，或一焉，間歲焉，其

數多者至四五十。既在其選，則父母宗族相聚哭泣，日夜聲不絶。及送于國門，牽衣頓仆，攔道呼號，悲痛憤懣，有投井而死者，有自縊者，有憂愁絶倒者，有血泣喪明者，如此之類，不可殫記。其取爲妻妾者雖不若此，逆其情、取其怨，則無不同也。《書》曰：‘匹夫匹婦，不獲自盡，民主罔與，成厥功。’恭惟國朝德化所及，萬物咸遂，高麗之人，獨有何罪而受此苦乎？昔東海有寃婦，三年天旱。今高麗有幾寃婦乎？比年，其國水旱相仍，民之飢莩者甚衆，豈其怨歎能傷和氣乎？今以堂堂天朝，豈不足於後庭而必取之外國乎？雖承恩於朝夕，猶懷父母鄉黨，人之至情也。而乃置之宮掖，愆期虛老，時或出之而歸之寺人，終無嗣者十之五六，其怨氣傷和，又何如也？事有小弊而爲國之利者容或有之，然不若無弊之爲愈也。况無益於國家，取怨於遠人，其爲弊不小者哉？伏望渙發德音，敢有冒干內旨，上瀆聖聽、下爲己利而取童女者，及使于其國而取妻妾者，明示條禁，絶其後望，以彰聖朝同仁之化，以慰外國慕義之心。消怨致和，萬物育焉，不勝幸甚。”帝納之。本國除判典校寺事。

忠惠後二年，奉表如元，因留居，凡六年，元授中瑞司典簿。時本國官爵猥濫，奴（肄）〔隷〕亦得軒冕。殿中崔江求爲正尹，穀聞之，寄詩云：“不妨正尹生前得，猶勝中書死後加。”安就、趙溟死後皆拜中書，故云。忠穆襲位還國，穀寓宰相書曰：“惟吾三韓，國之不國，亦已久矣。風俗敗壞，刑政紊亂，民

不聊生，如在塗炭。幸今國王受命之國，民之望之，若大旱之望甘澍然。國王以春秋之富，謙恭冲默，一國之政聽於諸公，則其社稷安危、人民利病、士君子之進退，皆出於諸公。夫進君子則社稷安，退君子則人民病，此古今之常理也。然則用人又爲政之本也，蓋用人則易，知人則難。不問邪正，不論高下，唯貨是視，唯勢是依，附我者雖姦諂而進之，異己者雖廉謹而退之，則其用人不既易乎？用人易故政日亂，政亂故國家隨以危亡，此不待遠求諸古，實目前之明鑑也。古之人知其然，於一進退人之際，而必察其所行所從來，惟恐黷于貨而奪于勢也。然猶朱紫相奪，玉石相混，其知人不既難乎？即今本國之俗，以有財爲有能，有勢爲有智，至以朝衣儒冠爲倡優雜劇之戲，直言正論爲閭里狂妄之談，宜乎國之不國也。穀之所以離親戚，去鄉國，久客於輦轂之下者，正爲此耳。比聞諸公所以輔政更化者，與前日甚不相遠，名雖尚老而少者實主其柄，名雖尚廉而貪者實執其權，既斥惡少而大者不悛其惡，既改舊臣而新者反附其舊，知人不難，用人甚易，似非國王委任之意，朝廷聞之，得無不可乎？或曰：'不必寓書諸公，徒見其怒而無所益也。'穀應之曰：'社稷苟安，人民苟利，將具本末，言之朝（延）〔廷〕，達之天子，豈以諸公之怒而便含默耶？'是用敢貢狂瞽之説，惟諸公之垂察焉。"

順帝幸上都，穀扈從，本國拜密直副使，累陞知司事，進政堂文學，封韓山君。以頒朔還國，與李齊

賢等增修閔漬所撰《編年綱目》，又修忠烈、忠宣、忠肅三朝實錄。與陽川君許伯掌試，取金仁琯等。穀、伯徇私，多取世家不學子弟，憲司彈之，不出新及第。依牒復還于元，中書差監倉，本國拜都僉議贊成事，尋還國。忠定即位，穀以嘗請立恭愍不自安，遊關東。明年，元授奉議大夫、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。又明年卒，年五十四。謚文孝。性端嚴剛直，人皆敬之。所著《稼亭集》二十卷行于世。子穡，自有傳。

禹倬

禹倬，丹山人。父天珪，鄉貢進士。倬登科，初調寧海司錄。郡有妖神祠名八鈴，民惑靈怪，奉祀甚瀆。倬至即碎之，沈于海，淫祀遂絶。累陞監察糾正，時忠宣蒸淑昌院妃，倬白衣持斧荷藁席詣闕，上疏敢諫，近臣展疏，不敢讀，倬厲聲曰：“卿爲近臣，未能格非而逢惡至此，卿知其罪耶?”左右震慄，王有慚色。後退老禮安縣，忠肅嘉其忠義，再召，不起。倬通經史，尤深於易學，卜筮無不中。程《傳》初來東方，無能知者，倬乃閉門月餘，參究乃解，教授生徒，理學始行。官至成均祭酒致仕。忠惠三年卒，年八十一。

安軸 宗源 輔

安軸，字當之，福州興寧縣人。父碩，以縣吏登第，隱不仕。軸生而穎悟，力學工文。中第，調金州司錄，選補史翰，除司憲糾正。忠肅十一年，中元朝制科，授遼陽路蓋州判官。時忠肅被留于元，軸謂同志曰："主憂臣辱，主辱臣死。"乃上書訟王無他，王嘉之，超授成均樂正。蓋州守遣人禮請，王方嚮用，故不能去。累遷右司議大夫，忠惠即位，命存撫江陵道，有文集曰《關東瓦注》。入判典校、知典法事。忠肅復位，凡得幸忠惠者皆斥之，或以軸爲所斥者，親罷之。既而起爲典法判書，忤內豎用事者，又罷。忠惠復位，又拜典法判書，轉監察大夫。自樂正至監察大夫皆帶館職，表箋詞命多出其手。以檢校評理出牧尚州，時母在興寧，軸往來以盡孝。忠穆立，召爲密直副使，累陞僉議贊成事、監春秋館事。與李齊賢等增修閔漬所撰《編年綱目》，又修忠烈、忠宣、忠肅三朝實錄，執事者不喜儒，罷，封興寧君，已而復職。四年，疾作，乞致仕，復封興寧君，卒年六十二。謚文貞。處心公正，持家勤儉，嘗曰："吾平生無可稱，四爲士師，凡民之屈抑爲奴者，必理而良之。"碩早没，軸教二弟輔、輯，俱登第，輔、輯事之亦如父。子宗基、宗源。

宗源，字嗣清。年十七登第，忠穆時，選補史翰。秩滿當遷，同僚沈東老年高位下，宗源讓之，軸聞而喜曰："讓，德之先也。我讓於人，人誰捨我？我家有人，殆益昌乎？"後一年，始調三司都事。恭愍初，授典法正郎。時田民刑訟皆聚典法，裁決平允，人稱其明。累遷侍御史，出按楊廣道。王避紅賊南幸，宗源來謁於道，先往忠州備供御，左右譖曰："按廉到忠州，已踰嶺而遁矣。"王信之，遣中使執以來。使者至忠州，見宗源在館辦供頓，執與俱來，王知其誣，釋不問。王次陰竹，吏民皆逃匿，以宗源不能供張，下巡軍，貶知清風郡事，後爲典法總郎。辛吨擅權，士大夫爭趨附之，有執政者言："吾等薦公於領相，諫官可得，宜速往謁。"宗源辭曰："我本疏懶，趨勢非吾所能也。"執政慚，反譖之，出爲江陵府使，有惠政。未久，而代民立生祠以祀之。閑居七八年，屏跡不出。及吨誅，起爲司憲侍史，遷右司議大夫。

辛禑即位，與左司議柳珣，門下舍人金濤，起居舍人朴尚真，獻納林孝先，正言盧嵩、閔由誼上書都堂曰："宦者爲患，趙高而下，班班可見。我忠宣王吐蕃之辱，忠惠王岳陽之禍，皆由伯顏禿古思、龍普之所爲也。至於前日萬生，大逆極矣。今主上幼冲，當親老成，以養德性，不可復令宦者朝夕狎昵，壅蔽聰明，以至誤國。至於魂殿，既有都監敬供朝夕，不可復令宦者紛然聚會，以基固寵之地。伏惟諸相國爲國深慮，擇其忠謹者十餘人，以備宫內掃除之役，其別

賜及祿俸毋得疊受，以費國用。其餘徒黨各令從便，毋使復爲國家之患。”時禑年幼，政出宰相，故宗源等獻書冀其處置，宰相不以爲慮。歷成均大司成、右常侍，進大司憲。時執義金承得等希池奫意，請誅林樸，宗源畏其勢，莫敢言，改判崇敬府事。未幾，封興寧君，尋以門下評理復兼大司憲，賜純誠補祚功臣號。與同僚上疏言：“自古宦寺擅權，必至誤國。故我祖宗擇臣僚有德行者，給事左右，宦官不過數人，以備宮闈洒掃，未嘗授以文武官爵。先王即位之初，亦遵古制，其後宦寺夤緣，乘間用事，廣樹朋黨，卒有萬生之禍，可勝嘆哉？逮至殿下，李得芬但以先代微勞，位至贊成，招權納賄，讒毀朝臣，中外臣庶莫不切齒。幸賴睿斷，遠竄于外，然其徒黨尚多，濫受官爵，虛費祿俸，無補國家，將來之禍，實爲可慮。請依祖宗舊制，擇聰敏者不過十人，以備宮內使令，餘悉罷黜。”

又與掌令呂克禋、尹就，持平成石珚等上疏曰：“近來大明譴責我國，每請謚承襲，不降德音。以我國所不産金銀、馬匹定爲歲貢，厥數甚多，雖抽斂文武官以至散官，尚未充額。貪利無識者不顧大體，利其販賣，所持私物於進獻數十常八九，大明益不直我而輒拒使者不納。今又遣使大明，安危係焉。其私物宜差等定數，數外雖一匹布不得齎行，擇遣清白有威望者於西京、安州等處，與都巡問使搜撿，如有私齎金銀、馬匹及數外布匹者，置之極刑，妻孥家産没入官，

其知情不禁者削職。又一行有犯禁者，使副亦皆科罪。”從之。改封順興君，加純誠翊戴輔理功臣號，又拜政堂文學。崔瑩誅權臣貪污者，以宗源清謹，擢門下贊成事。提調銓選事，辭不克。恭讓朝，判三司事，進封興寧府院君，仕本朝，判門下府事。卒年七十。謚文簡。性簡重，風神清朗，勤謹安詳。嘗作亭，扁以雙清，客至必置酒，不務豐侈，惟以禮意款洽。子仲温、景良、景恭、景儉。

輔，字員之。年十九登第，調慶州司錄，選補春秋修撰，累陞編修官。忠穆元年，中元朝制科，授遼陽行中書省照磨，兼承發架閣庫。輔曰：“既受命不供職，是不恭也。况照磨惟收掌文書，無他務，吾當赴省。”既上官省，官重其才，皆禮貌之。輔曰：“吾今足以塞吾責，母老不歸養，非孝也。”於是棄官東歸。後拜右代言兼執義，忠定時，爲典法判書。恭愍立，知其賢，授密直提學兼監察大夫、提調銓選事。一日，夜將半，王召輔入，有所除授，既而曰：“今日何日？”命取曆觀之，曰：“猖鬼也，姑止。”輔嘗惡陰陽拘忌，則跪曰：“王者奉天時，不在於此，願殿下欲行則行，猖鬼何害？”王變色。四年，拜政堂文學。輔自謂遇知，知無不言，久而王以爲闊於事情，輔亦以母老乞骸歸養，爲東京留守，以近興寧也。六年卒，年五十六。謚文敬。性剛直廉潔，喜讀《史》、《漢》，爲文章去華取實，達而已矣。臨事務遵大體，略不依

違顧望。且不事生産，及歿，家無擔石之儲。無子。

崔瀣

崔瀣，字彦明父，一字壽翁，鷄林人，文昌侯致遠之後。父伯倫擢魁科，官至民部議郎，元授高麗王京儒學教授。瀣幼穎悟，九歲能詩，既長，學日進，大爲先輩所服。登第，補成均學官，學諭闕員，瀣與李守者争。政丞崔有渰欲與守，伯倫駡有渰，語頗不遜，配伯倫于孤蘭島。瀣選藝文春秋檢閲，以事貶長沙監務，召授藝文春秋館注簿。忠肅八年，應舉于元，中制科，授遼陽路蓋州判官。及東還，藝文、成均、典校三館出迎于迎賓館，遷藝文應教。始赴蓋州，地僻職冗，居五月，移病東歸。累官至檢校成均大司成。

瀣才奇志高，讀書爲文辭，不資師友，超然自得。不惑異端，不溺習俗，而務合於古人。至論異同，苟知其正，雖老師宿儒爲時所宗者，且詰且折，確持不變。延祐科興，聞詔乃曰："可試所學。"既而果中制科，同年狀元宋本稱其才，屢形於詩，自是名益著，異己者益不喜而排之。瀣又不善伺候，放蕩敢言，卒不大用。然取友必端，詩酒自娱。

嘗過東萊縣，登海雲臺，見合浦萬戶張瑄題詩松樹，曰："噫！此樹有何厄，遭此惡詩？"遂削去之，塗以土。行至安東，瑄聞之，怒，命猛將三四追之得，

傔從一人歸，械立門外。鎣潜踰竹嶺還京，大爲儒林所笑，其恃才傲物類此。生平不理家人生産業，自號拙翁。後居城南獅子山下，自著《猊山隱者傳》曰："隱者名夏屆，或稱下逮，蒼槐其氏也，世爲龍伯國人。本非覆姓，至隱者，因夷音之緩，併其名而易之。隱者方孩提，已似識天理。及就學，不滯於一隅，纔得旨歸，便無卒業，其汎而不究也。稍壯，慨然有志於功名，而世莫之許也。是其性不善於伺候而又好酒，數爵而後喜説人善惡，凡從耳而入者，口不解藏故，不爲人所愛重，輒舉輒斥而去。雖親友惜，其欲改，或勸或責，不能納。中年頗自悔，然人已待以非，可牢籠未可用，而隱者亦不復有意於斯世矣。嘗自言：'吾所嘗往來者皆善人，而其所不與者多欲得衆，允難矣。此其所短，乃其所以爲長也。'晚從獅子岬寺僧借田而耕，開園曰取足，自號猊山農隱。其銘座右曰：'爾田爾園，三寶重恩。取足奚自，慎勿可諼。'隱者素不樂浮屠而卒爲其佃戶，蓋訟夙志之爽以自戲耳。"忠惠後元年卒，年五十四。嘗選本國名賢詩文，題其目曰《東人之文》，凡二十五卷，所著《拙藁》二卷行於世。無子，家又甚貧，無以襄事，朋友致賻乃克葬。

張沆

張沆，史失世系。爲人廉正有文。登第，稍遷司

憲糾正，官累左司議大夫。忠肅見譖留元，五年未歸，沆奮義忘身，侍從有勞，以功賜鐵券，尋牧羅州，入爲軍簿判書。忠惠時，拜密直提學，權授僉議參理、平壤尹，封永山君。忠穆初，除政堂文學。每進對，常以敬寢園爲戒。嘗致書都堂曰："主上隆師向學，樂聞善道，而憸邪弄權，欺天罔上，使刑政不平，害及無辜，致傷和氣，天降旱災，餓莩載路，烏鳶犬豕之所争食，不可忍視。若悉掩埋，且賑飢乏，和氣可通，豐稔可致也。"恭愍立，以沆邃禮學，命修正太廟禮樂器服。及卒，王曰："今宰相寧有盡心宗廟，如張訥齋者乎？"謚文顯。

李晟

李晟，潭陽人。弱冠登第，調温水監務，移水原司錄。秩滿，挈家歸竹溪村舍，不求祿仕，日以討墳典爲事。後被薦補國子博士，除閤門祗候。年五十九，拜左司補，入直西省，作詩云："蘗砌清風欺我老，竹溪明月誘吾情。昨宵已決歸田計，雪盡江南匹馬行。"翌日，棄官歸田，一時名儒會晟草堂，設尊俎餞之。忠宣在燕邸聞其名，超授内書舍人，遷典儀副令、藝文應教，轉選部議郎。忠肅元年，棄官南歸，加民部典書致仕，後爲化平府使，未幾又辭。卒年七十五，無子。爲人質素無華，自少力學，卷不釋手，所至學

者如雲，時人謂之“五經笥”。

趙廉 王伯

趙廉，字魯直，淳昌人。忠肅朝登第，又中元朝制科，授遼陽等路總管知府事。爲典理佐郎，論昭穆之制，語在《禮志》。忠惠初，除正言，與許邕、鄭天濡等上書，論崔安道子瑍借述登第，韓宗愈取士不公。王欲下廉等獄，嬖臣朴連進曰：“諫官不可罪。”乃止。後拜左司議大夫，時詔使入國，誣王以不迎詔，鞫兩府甚急，兩府皆承。廉與右司議王伯上疏言：“君臣一體，禍福共之。且臣爲君隱，猶子爲父。今兩府私軀命遺君父罪，請論如法。”辭甚剴切，王覽其疏，義之，與伯同拜密直副使。由司議入樞府，前此所無有也。忠惠後四年卒，年五十四。嘗與中朝士大夫講明經史，無不通。

伯，初名汝舟，江陵人。本姓金，新羅太宗五世孫周元之後。遠祖乂佐太祖有功，官內史令，太祖納其女爲妃，賜姓王。伯忠烈朝登第，忠肅時，以糾正參銓注，尋爲左司補。嬖人李仁吉妾父西京郎將崔得和，爲隨州守，伯與右司補李菁等不署告身，仁吉訴之，杖伯等闕下，流海島。忠惠後二年，乞骸骨歸老全州。忠定二年卒，年七十四，無子。伯與廉皆嘗與

曹頔之亂，語在《頔傳》。

李伯謙

李伯謙，平章事公升四世孫，風儀端麗。忠烈朝登第，調南京司錄，累轉右正言、知內旨，出爲公州副使。勸農桑，民以富饒，入爲右司諫。忠宣初，授司憲執義，陞右代言、知選部事、藝文館司伯，累轉密直副使、選部典書，出牧濟、海二州，以最聞。忠肅五年，濟州賊魁使用、金成等嘯聚凶徒，逐星主王子以叛。欲討之而難其人，賊黨咸曰："若得李伯謙、宋英來撫，吾豈敢叛乎?"乃遣伯謙及英招撫之，未幾賊平，其見愛畏如此。八年，加同知密直司事，卒年五十八，子資深。

申君平

申君平，平州人。登第，忠肅朝爲臺官。時賂權貴得官者，幾百餘，有崔琬者，嘗匿父喪赴舉，後中第爲水州參軍，有穢聲，爲同榜所斥，倚權豪爲成均學錄，君平皆不署告身。又不署政丞姜融、贊成蔡河中、懷義君崔老星、左代言曹莘卿、元尹申時用、持平尹賢告身，以故見忤罷，朝野惜之。翌日，掌令朴

元桂署之，人譏其怯。恭愍元年，授羅州牧使，時母年九十，嬰疾，君平牢辭不赴。四年，拜左代言。王命罷義成倉官全以道、禹攸吉，德泉倉官崔云固、申天命。未幾，攸吉拜典客寺丞，攸吉，君平友壻也，以道等頗有言。君平惡之，白王收除目，抹攸吉名。後王欲授僧職，召君平，方直宿，辭以疾，後拜御史大夫。

高麗史一百十

列傳卷第二十三

崔有渰

崔有渰，平章事滋之子。性恬退，不求名，仕宦十年不遷。忠烈久聞其名，即位除監察雜端，遷侍丞。上疏直言時事，忤旨流大青島。承旨趙仁規白王曰："有渰勵節奉上，不可輕棄。"固請再三，王怒稍解，召還復職。侍史沈諹等上疏極諫，王怒，囚諹巡馬所，流有渰海島。仁規又曰："有渰以病在告，未嘗與聞。"由是得免。累轉右副承旨，進副知密直司事、監察大夫，歷右常侍、判三司、都僉議贊成事。帝徵陪臣賢者，有渰膺命如元。時行省平章闊里吉思欲革本國奴婢之法，有渰奏請仍舊俗，帝從之，以功賜錄券。王嘗欲廢忠宣，以瑞興侯琠爲後，有渰言於王曰："殿下未嘗祭景靈殿乎？太祖及親廟睟容具在。若瑞興侯立，追王其祖禰西原、始陽二侯入祔，則殿下親廟主

不容不遷，殿下千歲後寧能信其不爾也？高宗、元宗臣及事之，今老矣，不忍一朝忽不祀，臣若不諫，無以見先王於地下。”王慘然動容者久之。忠宣乃拜僉議中贊、判典理、監察司事。時忠宣欲遵元法，別軍民，有濟諫止之。忠烈薨，忠宣自元還國，賜有濟玉帶，尋改守僉議政丞、監春秋館事、大寧君，賜輸忠順義輔理功臣號。

初，尚書李德守女選入元，後爲寵臣妾，與承旨蔡宗璘争臧獲，寵臣奏帝遣工部尚書哈剌台來囚宗璘兄弟于行省，欲奪宗璘文券。有濟固争之，言甚激烈，哈剌台不能奪，謄寫而去，國人皆嘆曰：“真宰相也。”王以有濟年高，令五日一至都堂，議軍國大事，命柳清臣治庶務，尋以清臣代之。忠肅朝，復起爲政丞、判選部事、大寧府院君，如元賀正。時元欲立省我國，革世祿奴婢法，有濟詣中書省力請止之。及還，國人舉手加額泣曰：“存我三韓者，崔侍中也。”時年八十六。忠惠元年卒，年九十三。謚忠憲。歷仕四朝，爲國元老，朝野倚重。子持。

金台鉉　光載

金台鉉，字不器，光州人。遠祖司空吉佐太祖有功。父須，膽略過人，登第，由御史出知靈光郡，從將軍高汝霖討三別抄，先登，没陳不還。母高氏夢明

星入懷中，生台鉉。十歲而孤，勤學夙成，風儀端雅，眉目如畫。嘗與儕輩受業先進家，先進奇愛之，屢引入餉之。家有女新寡，稍解詩，一日，從窗隙以詩投之曰："馬上誰家白面生，邇來三月不知名。如今始識金台鉉，細眼長眉暗入情。"台鉉自此絶不往。叔父金周鼎見其詞賦，異之曰："大吾門者必汝也，吾兄爲不亡矣。"忠烈元年，年十五魁監試，明年登第，後又中殿試，授左右衛參軍、直文翰署，爲左倉别監、判鷹坊事。印侯等搆以不給鷹坊人俸，囚巡馬所，累轉版圖總郎，與權溥、趙簡典銓注。遷右承旨，進密直副使。

賀聖節如元，至上都，適帝幸甘肅，詔天下進貢使皆至京師而止。台鉉言於中書省曰："下國自事大以來，歲時朝賀，未嘗有闕。止於京師，帝命也；達於行在，吾君命也。吾寧獲罪於帝，不敢廢吾君命。"省許之，遂達行在。帝嘉忠懇，大加賞賚，賜御饌以寵之。遷同知司事、文翰承旨、知貢舉取士。率新及第上謁，王賜宴。時元使李學士在席，言於王曰："天下無此事，唯貴邦不墜古風。往歲與張參政奉使，適見之，今又獲覩，敢不拜賀?"元授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，陞知僉議司事。時奸臣分黨離間，王父子情不相通，台鉉周旋其間，一以至公，人無間言。及忠宣奉仁宗靖内亂，本國臣僚懷二者悉誅竄，獨留台鉉，復知密直司事，尋爲咨議贊成事。忠宣即位，分遣大臣括諸道民戶，台鉉爲楊廣水吉道計點使、行水州牧

使。諸道報僉議司受指畫，每回牒曰："當依楊廣水吉道所爲行之。"故諸道皆取法。以商議贊成事例罷，閑居者十年。

忠肅八年，起爲僉議評理，尋判三司事。忠宣竄吐蕃，忠肅被留于元，國中黨論起，首相從王。台鉉雖首居二府，在下者秉權，事多扞格。然賴台鉉鎮定，終不至誤國。伯顔禿古思謀危忠宣，其兄任瑞奪金之甲牌面，淑妃令群臣上書中書省訴之，台鉉先署名，白元恒、朴孝修皆托辭不署。忠肅復莅政，多所更改，欲罷台鉉，既而曰："此老終始無他，不宜去。"執政無贊之者，卒罷，尋以僉議政丞致仕。台鉉母年百歲，歲賜廩三十碩，及百二歲而卒。後革官制，改中贊致仕。十七年，忠惠以世子在元，王請傳位，元遣使來取國王印，令台鉉權行省事。使者還，宰相以忠肅命召台鉉，至則收省印，囚台鉉及尹碩、元忠等，以鄭方吉權行省事。於是台鉉挈家東遊金剛山，蓋遠嫌也。忠惠遣使責宰相擅收省印，罷左右司官，馹召台鉉復署省事。是年卒。謚文正，年七十。性廉直，言動循禮，晝不卧，暑不袒，待人以和。事母孝，教子孫有方，不妄交人，亦無爲仇怨者。歷事三朝，進退以義，處煩劇，裁决精敏，人服其明。言歷代典故如昨日事，每國有大疑必就咨决，嘗手集東人詩文，號《東國文鑑》。子光軾、光轍、光載、光輅。光軾，登第，官至總部議郎。光轍，登第，官累判密直，封化平君。光輅，登第而夭。光轍、光載、光輅，繼室王氏出也。

王氏以三子登科，食國廩歲二十碩。

光載，字子輿，生而身長二尺餘，父母異而絶愛之。忠宣朝登第，補成均學官。從忠惠王如元，以勞授司僕寺丞，遷都官正郎。曹頔作亂伏誅，王被執如元，光載曰："吾君危矣，吾忍獨免乎？"往從之。王復爵東還，除軍簿總郎參銓選，累遷判典校寺事。王素憚光載嚴直，左右群小又多忌之，無所籍口，乃曰："金公愛静，仕進非其志。"王信之，褫其職。忠穆立，拜右副代言，轉知申事，用事大臣惡不附己，奏改版圖判書。王尋悔，除密直副使，提調銓選，陞知司事。忠定即位，開書筵，以光載爲師，固辭，拜僉議評理，仍掌銓選。時德寧公主頗干預政事，王不能沮，光載奮然而出，公主再召，竟不應。俄遷三司右使，白王曰："文選吏曹主之，武選兵曹主之，總于政房，自權臣始非令典也，請復舊制。"王從之。然必欲用光載，命兼典理判書。恭愍立，杜門不出凡十二年。奉養其母，朝夕盡禮。母歿，廬墓終制，每祭必涕泣不止。王聞而嘉之，使人諭曰："思與卿語，可使得見乎？"光載時抱疾，扶入見，王曰："年顔非甚衰也而有斯疾，何耶？"歎惜久之。命有司旌表所居曰靈昌坊孝子里，復其里若干戶以奉事焉。

光載敦行孝悌，居家不治生産，左右琴書，湛如也。臨歿，謂其妻曰："男子不絶於婦人之手，禮也。可與衆婢退矣。且戒毋高聲疾言以擾我也。"謚文簡。

子興祖，倜儻有志，官至軍器監，歷宰水原、海州，與金齊顔、金精等謀誅辛旽，事洩爲所害。

金倫 敬直 希祖 承矩

金倫，字無己，參理賆之子。忠烈時，哈丹來寇，國人入江華避之。倫外舅許珙爲冢宰，殿其後，令倫挈家以先，倫年十四，指畫如成人，一族賴之。蔭補鹵簿判官，累轉神虎衛護軍，以洪子藩薦爲辨正都監副使。有巨室與鄉民爭一女奴子孫百口，倫閲其籍曰："此某代某相某歲月與諸子立券者，距今若干年矣，齒女奴子若孫以較，先後相懸，而女奴之名一字微偏，必僞也。某相諸子俱有後，當家置籍一本，盍取而考之?"巨室果詘。後爲監察侍丞，有甲乙二人爭家口，乙曰："先世嘗訟于臺，知臺姓許者按分之，甲所得物故無胄孼，乙家幸得蕃息，遺火亡其籍，甲幸災誣乙爲兼併爾。"倫默計歲月曰："所謂許知臺，必吾家文敬公也。"命吏檢當時印簿，所分名數俱存，以詰甲，甲亦詘。其精詳多類此。內臣挾憾，手敺五品郎殿門，倫劾論甚峻，兼劾證左言不以實爲內臣地者。內臣方有寵，證左亦達官大族，斥倫，左遷爲州官。時大修宮室及佛廟，驅民就役，使者旁午，皆憚倫，非不得已莫敢入境，州人賴以息肩。

倫嘗從忠烈入朝忠宣，日候于邸，從臣慕顧退縮，

倫身兼數任，獨侍左右，忠烈嘉其志，忠宣亦待以禮。忠肅留元五年，瀋王暠得幸于帝，群不逞誘脅國人，上言願得瀋王爲主，倫與弟元、尹禑獨不署名。或私於倫曰："違衆自異，若後悔何?"倫罵曰："臣無二心，職耳，何後悔之有?"尋以慶尚、全羅都巡問使鎮合浦，號令嚴明，吏民安輯。後加僉議評理、商議會議都監事、三司右使。

曹頔構亂伏誅，忠惠命倫訊其黨于巡軍府，一府嫉其從逆，欲榜掠痛理，倫曰："此輩詿誤於頔耳，何足責耶？若使傷肌膚毁筋骨，必謂我枉法强服以欺朝廷。"乃弛其刑，囚感悦，首罪無隱。獄成驛聞，丞相伯顔右頔黨，顧奏徵忠惠。忠惠道召倫與偕，倫年過六十，聞命馳赴，數日，及之鴨緑江。至則伯顔奏下倫獄，令五府官雜問。頔黨多利口，倫折以片言，辭理簡直，五府官改容，目之爲白鬚宰相。忠惠東還，論功爲一等，圖形壁上，封彦陽君，賜推誠贊理功臣號，爵其父母妻子，賜田及臧獲。

後帝遣高龍普賜王衣酒，繼遣朶赤執王以歸。倫時家居，聞變遽起，痛不及奔問，詣龍普又知其不可感以義。退與宰相言所以乞哀朝廷者，咸曰："陪臣犯天威，恐有大譴。"故政丞姜莊曰："帝意未測，如之何？如之何?"李凌幹曰："今天子聞王無道，罪之，若上書論奏，是以天子之命爲非，可乎?"倫厲聲曰："臣之於君，子之於父，妻之於夫，當盡其恩義耳。其父被罪，爲其子者忍不救乎？其言帝意未測者，何謂

也?”諸相皆默然。倫又言:“今之呈省,雖不蒙俞,然救其主而得罪,吾知其必無也。”一坐皆然之,遂决議上書。令金海君、李齊賢草之,國老多不署名,竟未就。倫終身憤憤,形於言色。忠穆初,爲贊成事,尋陞左政丞,未幾乞退,封府院君,號加輔理。

忠惠薨,久未謚,王及德寧公主將請于元,召倫問之。對曰:“先王不返,徒以親近憸壬,斂怨累德。今禍首猶在,必先正其罪以明先王非辜,然後可請。”遂與李齊賢、朴忠佐等耆老上疏,極言康允忠罪惡,以爲:“聖武皇帝肇基朔方,忠憲王慕義先服。世祖皇帝班師南國,忠敬王冒險親朝,賴及子孫,世爲甥舅。允忠屑屑小人,專權於國,流毒於民,至使先王存被譴訶,殁稽贈謚。若不舉正此賊之罪,無以追明先王之忠。請詳憤憤之詞,以慰冥冥之恨。”王及大妃感悟,轉呈于元,授倫改正、請謚二表遣之。倫謝曰:“臣桑榆之年七十又二,恐顛隮道路,以辱明命,然喘息尚存,敢不黽勉?”退而理裝,將如元,忽得風疾,十日不飲水漿,令左右扶起,具衣冠端坐而逝。謚貞烈。倫仁於宗姻,信於故舊。喜觀書,多識典故,人有問者,響應無疑。子可器、敬直、淑明、希祖、承矩,二人出家。

敬直,累官至密直。忠定初,以毁辱王,杖流海島。恭愍召拜僉議評理,陞贊成事,進封彦陽府院君,後拜守司徒、上柱國、彦陽伯。紅賊退,倭又寇楊廣

諸縣，京城戒嚴。敬直詣王宮，見宰樞博弈戲謔，遽還家，太息曰："國家其將亡乎？吾胸中如焦火矣。時雖太平，宰相不可戲謔。今不恤兵革饑饉，耽樂若是，欲不亡得乎？如吾父在，聞之即欲死矣。"卒官檢校侍中。

希祖，登第，累遷都官佐郎。恭愍初，轉軍簿判書，改簽書樞密院事。倭寇楊廣道，京城戒嚴，簽坊里丁爲兵，亦令百官從軍。國子學官上書言："臣等常侍夫子廟庭，學官從軍，古無例。"侍中廉悌臣、李嵒曰："爾雖不侍孔子，焉往？"希祖爭之不得，後拜樞密院使。紅賊逼京都，從王南幸。賊平，與平章李公遂、參政黃裳分守京城，錄扈從功爲一等，尋以事流順天府。德興君之變，諸州軍將赴西北面禦之，屯京城東郊未發，平澤軍謀亂伏誅。宰樞議軍亂必由流貶宰相，列姓名，欲置極刑。時李春富亦在貶中，王曰："金希祖、李春富焉有是謀？"勾去之。

承矩，恭愍朝授監察掌令，尋以典儀令存撫江陵道。未發，與郎將康伯顏鬥毆之，伯顏曾有隨從勞，訴于王，王怒，繫巡軍，宰相朴樹年請原之，止罷其職。後爲慶尚道按廉，以病還，道卒。操行廉潔，中年而夭，人皆惜之。

王煦 重貴

王煦，初姓名權載，蒙古名脱歡，政丞溥子也。其兄準受知忠宣王，王問其兄弟，聞載名則喜，未及見授郎將，俄遷三司判官。王在元召之，一見遂以爲子，賜姓名王煦，係屬籍。王還國，出入常同車，由司僕副正轉司憲執義。忠肅元年，陞爲三重大匡、雞林府院君，三年，加府院大君，時稱王弟。年二十餘，忠宣還于元，奏爲皇太子速古赤，爵雞林郡公，即都下買田宅以賜。七年，宦者伯顔秃古思構忠宣，流于吐蕃，煦欲以身代，帝聞而憐之，秃古思不能害。煦與門客兩三人將詣吐蕃，道見使者西去，與語，使者喜曰："吾奉詔迎王來矣，吾當巡諸路，恐晚，公宜先報。"因與驛三騎，煦兼行至臨洮見王，既而使者適會，遂陪至京師。及忠宣薨，服衰麻，奉柩東還。既葬，每朔望私祭陵下，至殁身。忠肅留元，瀋王内懷覬覦，詭計百端，而王無所可否，左右多反覆。煦獨以義自將，終始無間言。自忠宣薨，垂二十年未有謚，煦如元請謚，並請忠肅謚，柄國者莫助。煦自以爲己責，所費無算，卒得請。

忠穆元年，丁母憂，起爲僉議右政丞。溥尚無恙，强之再三，不獲已視事。首以選法歸之典理軍簿。舊制，官吏祿薄，賜京畿田人若干畝，謂之祿科，權貴

奪之幾盡，諸領府尤受其害。煦下令復之，由是爲姦貪所惡而罷，以金永煦代之，時人觖望。明年溥卒，踰月，帝命煦脱衰入朝。又明年，煦與左政丞金永旽奉帝旨來告王曰："帝問先王失德，臣等奏：'先王初不若是，但小人導之耳。其徒尚在不去，亦誤今王。'帝然之，敕臣等曰：'汝其往治之。'"太妃聞之泣下，賜酒慰謝。永旽傳帝密旨曰："可復以王煦爲政丞。"時右政丞盧頙在側，慙赧而退，稱疾不出。於是置整治都監，以煦及永旽、贊成事安軸、判密直金光轍爲判事，鄭珚、金玎等爲屬官，分遣屬官量諸道田，皆兼按廉。玎爲楊廣道，利川縣吏嘗以公田賂政丞蔡河中、理問尹繼宗，玎截吏耳，徇于道内，牒報都監。錄事安吉祥懷繼宗舊恩，不以告，煦、永旽怒批其頰，鳴鼓黜之。元遣使賜煦、永旽衣酒及鈔，敦勸整治。

煦等以奇皇后族弟奇三萬倚勢奪人田，恣行不法，杖之，下巡軍獄，死。行省理問所收都監官佐郎徐浩、校勘田祿生訊問。煦與永旽呈書于僉議府曰："我等親奉帝命，整治本國。今行省理問所以三萬之死歸咎都監，囚浩、祿生，理問河有源挾私枉問，必欲誣服，自今不能整治，冀轉達中書省。"既而煦與永旽欲親奏帝如元，理問所累遣人追之，悉囚都監官。會帝遣中書省右司都事兀理不花等賜衣酒于王及煦、永旽，以賞整治，煦、永旽至洞仙驛遇之，乃還。不花以帝命問整治幾何，理問所聞之，釋浩等。又因浩誣服，囚都監官吴璟、陳永緒、安克仁、李元具、全成安于獄，

尋釋之。復欲誣加其罪，不服，皆下獄。元聞三萬死，遣工部郎中阿魯、刑部郎中王胡劉等來鞫之，復遣直省舍人僧家奴杖整治官白文寶等十數人，惟煦、安軸以帝命原之，光轍、元具以病免杖。帝仍降璽書復置整治都監，令煦判事。時永吨執己見，煦恥與校，帝詰之，事皆委煦。尋領都僉議司事，四年，復爲政丞。京城大飢，楊廣、西海尤甚，煦發廩賑濟，所全活甚衆。忠穆薨，德寧公主命煦與府院君奇轍攝行征東省事，煦等遣李齊賢如元上表，請立嗣王。忠定元年，入賀聖節，東還至昌義縣，以疾卒，遼東部使者傳歸其柩，年五十四。

爲人剛正莊重，魁顏修幹，望之毅然。平生不妄言，稍讀書，通大義，能言先賢事。好接賓客，雖下士，必待之盡禮。再爲相，以興利除害爲心。及卒，盧頙憾整治時究治己事，沮官葬。又令沿路諸驛禁置柩正廳，驛吏望柩號泣，迎入，祭之如父母。恭愍元年，教曰："予十年于朝，從臣終始一心，功力尤著者，頗已官賞。政丞王煦不幸先歿，予甚悼之。宜加贈謚，錄其子孫。"謚正獻，後配享恭愍廟庭。子重貴。

重貴，有宰相器度，恭愍初，爲左副代言，奇轍伏誅，以轍壻流外。後拜同知密直司事，忤辛旽見罷。時元與本國有釁，讒者誣重貴等洩國陰事于元，流之。未幾，召拜監察大夫。十八年，瑞原君盧㟳奉北元詔

至黄州，王遣大將軍宋光美執旹鞫其由，旹誣服與重貴、李壽林、李明等謀行諜，遂囚重貴等獄，殺之，梟首于市，人皆惜其無辜。

辛禑二年，贊成事池奫欲娶重貴妻奇氏，數行媒不應。一日，奫率徒黨至其第，婢僕走報曰："願夫人避之。"奇曰："我不可苟逃。"婢僕意其從之。奇饗奫以酒，奫自以爲事得諧，遂欲入室，奇捽奫胡、批其頰曰："宰相有如此强暴之行耶？寧死從汝乎？"奫慚而退。奇往告崔瑩曰："奫以妾有華屋，欲有之，暴辱於妾。公以清直聞，故來告耳。"乃移居，國人義之。子肅、嚴、道。

韓宗愈

韓宗愈，字師古，漢陽人。父英，密直致仕。忠烈三十年，年十八擢第，入史翰。忠肅朝，爲史官修撰。魏王館庭磚日照，霜光粲爛，成花草狀，又僧元果獻怪草，宗愈與内官等以爲："聖德致此瑞也。"累遷藝文應教。王置政房，以代言安珪掌銓注，宗愈與右常侍林仲沇、議郎曹光漢參之，轉司僕副正。時王留元，瀋王暠覬覦王位，惡本國多輸錢財于王所，以帝命遣人徵其錢物，令各倉司刷送所輸文字，宗愈及義成倉提舉金仁衍獨不聽。暠與王相持，國人頗惑，宗愈慨然爲王訟理，迺與李兆年等連名爲書，如元獻

之。王歸，功擢爲代言，遂陞知申事。王又爲奸臣所誤，謂宗愈曰："吾欲表請于元，禪位瀋王。"遂密以表授宗愈，促令印之。宗愈曰："國家傳之祖宗，豈宜廢嫡，以與旁支乎？"固諫不得命。既退，托以墜馬不起，與兆年謀諸大臣，執奸臣斥之，事竟不行。忠惠初，進密直提學，與右代言李君侅同掌試，取周贇等。崔安道子璟借作中試，諫官許邕、趙廉、鄭天濡等論宗愈等取士不公，請令覆試。曹頔之亂，宗愈與政丞金倫理其黨，獄成驛聞，丞相伯顔不省，顧奏徵忠惠，宗愈等從之。至則俱繫獄，事叵測，會伯顔死，得解。王還國，論功爲一等，拜評理，封漢陽君，賜鐵券，圖形壁上，爵其父母妻子，賜田及臧獲，俄改贊成事。

王有岳陽之行，時忠於王者，宗愈及兆年耳。兆年已卒，帝欲托元子，召宗愈。明年，詔奉忠穆歸國輔政，拜左政丞。王嘗欲觀李白、杜甫詩，宗愈曰："抽黄對白，無補於政。"王命進之，宗愈托以無典守者，竟不進。忠定立，權倖用事，宗愈以府院君退老其鄉，非有事未嘗至京城。恭愍元年，與金承澤等入侍書筵，王每加優禮，復欲相之。三年，得疾，謂子壻曰："吾起布衣，位冢宰，死亦何恨？後三日當與若等別。"至期果卒，年六十八。謚文節。自幼瞻視異衆，性厚重，軀幹魁偉，望之儼然，知其公輔器。自筮仕，九轉爲三重大匡，常典銓選，處事接物皆有餘裕。爲文章務去俗氣，尤致意於詩。又喜談笑樽俎間，和氣油然可愛。其未達也，與一時名士相往還，群飲

無虛日，號楊花徒。宗愈醉輒起舞，歌楊花辭曰："待如晦，清風飛揚到黄閣中。"識者皆異之。子伯淳、仲明、季祥。

李齊賢 達尊 寶林

李齊賢，字仲思，初名之公，檢校政丞瑱之子。自幼嶷然如成人，爲文已有作者氣。忠烈二十七年，年十五魁成均試，又中丙科，曰："此小技耳。"討論經籍益勤，淹貫精研，瑱喜曰："天其或者益大吾門乎？"三十四年，選入藝文春秋館。忠宣元年，擢糾正，累遷成均樂正。嘗任豐儲内府，監斗斛校錙銖，無難色，人曰："李公可謂不器君子。"忠宣佐仁宗定内亂，迎立武宗，寵遇無對，遂請傳國于忠肅。以太尉留燕邸，構萬卷堂，書史自娱，因曰："京師文學之士皆天下之選，吾府中未有其人，是吾羞也。"召齊賢至都，時姚燧、閻復、元明善、趙孟頫等咸游王門，齊賢相從，學益進，燧等稱嘆不置。遷成均祭酒，奉使西蜀，所至題詠膾炙人口，驟陞選部典書。忠宣之降香江南也，齊賢與權漢功從之，王每遇樓臺佳致，寄興遣懷曰："此間不可無李生也。"

忠宣嘗問齊賢曰："太祖時，契丹遺橐駞，令繫橋下，不與芻豆，餓而死。橐駞雖不産中國，中國亦未嘗不畜之。國君有數十頭橐駞，其弊不至傷民，却之

則已，何至餓而殺之乎?”齊賢對曰：“創業垂統之主，其見遠，其慮深，非後世所及也。且宋太祖養猪禁中，仁宗令放之，後得妖人，顧無所取血，知太祖慮亦及此。此亦未爲定論，安知太祖養猪之意，不有大於取血者耶?我太祖之所以爲此，將以折戎人之譎計耶?抑亦防後世之侈心耶?蓋必有微旨，此在殿下恭默而思之，力行而體之爾。”又問：“我國古稱文物侔於中華，今其學者皆從釋子以習章句，何耶?”齊賢對曰：“昔太祖經綸草昧，日不暇給，首興學校，作成人材，一幸西都，遂命秀才廷鶚爲博士，教授六部生徒，賜彩帛以勸，頒廩祿以養，可見用心之切矣。光廟之後，益修文教，內崇國學，外列鄉校，里庠黨序，絃誦相聞，所謂文物侔於中華，非過論也。不幸毅王季年，武人變起，玉石俱焚，其脱身虎口者逃遁窮山，蛻冠帶而蒙伽梨，以終餘年，若神駿、悟生之類是也。其後國家稍復文治，雖有志學之士，無所於學，皆從此徒而講習之，故臣謂學者從釋子學，其源始此。今殿下廣學校，謹庠序，尊六藝，明五教，以闡先王之道，孰有背真儒，從釋子哉?”忠宣嘉納。遷知密直司事，賜端誠翊贊功臣號。又賜田及臧獲，以賞燕吴侍從功，奏授高麗王府斷事官。

後復如元，柳清臣、吴潛上書都省，請立省本國比內地，齊賢爲書上都堂曰：“《中庸》曰：‘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繼絶世，舉廢國，理亂持危，厚往薄來，所以懷諸侯也。’説之者曰：

‘無後者續，已滅者封，使上下相安，大小相恤，天下皆竭其忠力以藩衛王室矣。’昔齊桓公遷邢而如歸，封衛而忘亡，所以糾合一匡，爲五霸首也。霸者猶知務此，况居域中之大，以四海爲家者哉？竊惟小邦始祖王氏開國以來凡四百餘年。臣服聖朝，歲修職貢，亦且百餘年，有德於民不爲不深，有功於朝廷不爲不厚。歲在戊寅，有遼民肖孽金山王子者，驅掠中原之民，東入島嶼，陸梁自肆。太祖聖武皇帝遣哈真、扎剌兩元帥討之，會天大雪，餽餉不通。我忠憲王命趙冲、金就礪供資粮，助器仗，擒戮狂賊，疾如破竹，於是兩元帥與趙冲等誓爲兄弟，萬世無忘。又世祖皇帝返旆江南，我忠敬王知天命之有歸，人心之攸服，跋涉五千餘里，迎謁梁楚之郊。忠烈王亦躬修朝覲，未嘗小懈。征收日本則悉敝賦而爲前驅，追討哈丹則助官軍而殲渠魁，勤王之效不可枚舉，故得釐降公主，世篤甥舅之好而不更舊俗，以保其宗祧社稷，緊世皇詔旨是賴。今聞朝廷擬於小邦立行省，比諸路，若其果然，小邦之功且不論，其如世祖詔旨何？伏讀年前十一月新降詔條：‘使邪正異途，海宇康乂，以復中統、至元之治。’聖上發此德音，實天下四海之福也。獨於小邦之事，不體世祖詔旨，可乎？《中庸》之書，聖門所以垂訓後世，非空言也。觀其所言，繼者吾且治之，廢者吾且興之，亂者治之，危者安之也。今無故將蕞爾之國四百年之業，一朝而廢絶之，使社稷無主，宗祧乏祀，以理揣之，必不應爾。更念小邦地不過千里，

山林川藪無用之地十分而七，稅其地未周於漕運，賦其民未支於俸祿，於朝廷用度，九牛之一毛耳。加以地遠民愚，言語与上國不同，趨舍与中華絶異，恐其聞此，必生疑懼之心，未可以家至戶諭而安之也。又與倭民濱海相望，萬一聞之，無乃以我爲戒而自以爲得計耶？伏望執事閣下追世祖念功之意，記《中庸》訓世之言，國其國，人其人，使修其政賦而爲之藩籬，以奉我無疆之休，豈惟三韓之民室家相慶，歌詠盛德而已？其宗祧社稷之靈，將感泣於冥冥之間矣。"議遂寢。

忠宣被讒流吐蕃，齊賢又與崔誠之獻書元郎中曰："竊伏海濱歆芳，名高下風，爲日久矣。思欲覩梧竹之標，聞秋陽之論，顧無紹介爲之先容，因循歲月，願莫之遂。今忽焉披露肝膽以效於前，交淺言深，恐未足以感發尊聽。然而敝邑於足下爲恭桑之地，雖出幽遷喬，泥蟠雲飛，家中原仕上國，墳墓親戚固在敝邑，於僕等所欲言又焉得而無情哉？今聖天子勵精圖治，大丞相才略不世出，言聽計從，廟無遺算，有一夫不獲其所，一物不得其平，必振拔而安措之然後已。而足下以端慤雄深之質，文之以禮樂詩書，高冠博帶，優游東閣，潤色伊周而彌縫房杜，亦可謂得青雲知己以行其道者矣。竊惟敝邑事大以來百有餘年，歲修職貢，未嘗小弛。往者遼民遺種金山王子者，驅掠中原之民，弄兵于海島。朝廷遣哈真、扎剌帥師討罪，天寒雪深，甬道不繼，軍不得前却，幾爲凶徒所笑。我

忠憲王命陪臣趙冲、金就礪轉餉濟師，掎角而滅之，兩國之帥相與約爲兄弟，誓萬世無相忘，是則敝邑所以盡力於太祖皇帝時也。世祖皇帝南征返旆，將繼大統，時有介弟扇變于朔方，諸侯憂疑，道路甚梗。我忠敬王以世子率群臣拜迎于梁楚之郊，天下於是覩遠人之悅服，知天命之有歸，是則敝邑所以盡忠於世祖皇帝者也。忠敬王襲爵東歸，忠烈王復以世子入侍輦轂，世祖念其功、嘉其義，令尚公主以示殊恩，屢頒詔旨，毋改舊俗，四海之内稱爲美談，我老瀋王即公主子而世祖親甥也。自世祖之時以至于盛代，歷事五朝，既親且舊。但以功成不退，變生所忽，毁形易服，遠竄吐蕃之地，去故國萬餘里，顛崖絶險，十步九折，層冰積雪，四時一色，嵐瘴薰蒸，盜賊竊發，革船渡河，牛箱野宿，間關半年方至其域。飯麥麨，處土屋，辛苦萬狀，不可殫記，行路聞之，尚爲之於邑，况策名委質者哉？閶闔阻排雲之叫，廊廟絶蟠木之容，雖含恤而憤泣，大聲而疾呼，孰聞而孰憐之耶？此僕所以當食忘味，已卧復起，皇皇栖栖，淚盡而血繼者也。蓋柔遠敦族，先王之政也；以功覆過，春秋之法也。足下何不從容爲丞相言之，明往日之無他，今日之自艾？累世之忠勤不可負，國人之思慕不可遏，世祖肺腑之屬，又不可以不錄。於以入奏冕旒，導霈金雞之澤，賜環而東，復見天日，使聖天子之世，無向隅而泣者，則大丞相之德之美，益著於遐邇。而不忘本之義，善救物之仁，天下皆稱頌於足下，豈惟敝邑君臣

銘肌鏤骨，圖報其萬一而已哉?”

又上書丞相拜住曰：“小國下官敢以陋言仰瀆尊聽，其爲狂僭大矣。然而江河之量無所不容，蒭蕘之言必有可取。伏望哀其迫切之意，先寬其罪而小加憐察。《孟子》曰：‘禹思天下有溺者如己溺之，稷思天下有飢者如己飢之也。’天下之溺與飢者，非禹手擠之而稷遏其哺也，何其心斷然自以爲責而不辭歟?天之降任于大人，本欲使之濟斯人也，苟視其困窮無告者恬不爲愧，豈天之降任意耶?此所以忘胼胝之苦，親播植之勞，宅九土，粒蒸民，左右堯舜而澤及後世者也。設有一人焉，不幸而陷濤瀨、轉溝壑，禹稷而見之，將圖其須臾之活而已耶?吾知必爲之計，使之不復虞飢患溺然後已也。恭惟丞相執事光輔聖天子，不動聲色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，玉燭清明，年穀屢登，戴白之叟以爲復覩中統、至元之治，人之生於此時亦可謂幸矣。如此而有一人焉，困窮之勢甚於飢溺，執事其何以處之?往歲我老藩王遭天震怒，措躬無所，執事哀而憐之，生死肉骨於雷霆之下，得從輕典，流宥遠方，再造之恩有踰父母。然其地甚遠且僻，語音不通，風氣絶異，盜賊之不虞，飢渴之相逼，支体羸瘠，頭髮盡白，辛苦之態言之可謂流涕。語其親則世祖之親甥也，語其功則先帝之功臣也，又其祖考爰自聖武龍興之際，慕義先服，世著勤王之效，《傳》所謂‘猶將十世宥之者’也。竄謫以來，已及四年，革心悔過，亦已多矣。伏惟執事既嘗力救於始，無忘終惠於

後，申奏黈聰，導宣睿渥，俾還本國，以終天年，其爲感幸，豈止陷濤瀨者履坦途、轉溝壑者飫美食而已哉？若謂時未可也，姑徐爲之，日延月引，而爲賢且有力者所先，天下之士將謂執事見事獨遲，小國之人將謂執事爲德不竞，竊爲執事惜之。”既而帝命量移忠宣于朵思麻之地，從拜住所奏也。齊賢往謁忠宣，謳吟道中，忠憤藹然，加密直司使，賜推誠亮節功臣號，再轉僉議評理、政堂文學，又封金海君。忠肅薨，曹頔構亂，忠惠擊殺之，然其黨在都者甚衆，必欲抵王罪。元遣使召王，人心疑懼，禍且不測，齊賢奮不顧曰："吾知吾君之子而已。"從之如京師，事得辨析，功在一等，賜鐵券。既還，群小益煽，齊賢屏迹不出，著《櫟翁稗説》。

忠惠被執于元，宰相國老會旻天寺，議上書請赦王罪。齊賢草其書曰："高麗國耆老衆官謹齋沐上書于征東省諸相公執事：朝廷使臣朵赤等欽奉郊天大赦德音前來王京，我寶塔實憐王引僚吏備儀仗出迎城外，入于本省。聽詔訖，使臣等就執王上馬回去，事出倉卒，凡在陪臣，措躬無所，尚復奚言？然念王年少不更事，直情徑行所以致此，原其本意，蓋亦無他，天日照臨，胡可誣也？又念小邦始祖王氏開國海隅四百二十六年，子孫相繼二十八世，歷宋、遼、金，通使往來，羈縻而已。及我太祖聖武皇帝龍興之際，有金山王子者驅掠中原之民，圖復亡遼之業，勢窮東走，陸梁島嶼。太祖命哈真、扎剌兩將帥討罪，天寒雪深，

餉道不繼。我忠憲王遣趙冲、金就礪等助兵與粮，一舉破賊，於是兩國同盟，萬世子孫無忘。今日因分所虜生口爲信，今小邦有契丹場是也。世祖文武皇帝觀兵襄陽，阿里孛哥扇變漠北，諸侯虞疑，各懷去取。我忠敬王時爲世子，蒙犯霜露，直至梁汴以迎于道，世祖望見驚喜曰：‘高麗荒遠之邦，今我北歸，將繼大統，彼其世子自來歸我，天贊我也。’忠敬王既當國，陪臣林惟茂父子不喜内屬，擅廢立，阻兵江華。世子忠烈王奔告朝廷，世祖赫怒，詔王復位，乘馹入覲。王及世子引兵東還，擒戮逆黨，去水而陸，一心供職。忠烈王之世，世祖兩征日本，王遣金方慶等修其戰艦，每爲先鋒。又乃顔之黨哈丹攻陷水達達女真之地，侵及我疆，欲抗天威，王出兵逆擊之，隻輪無返者。大德末，益知禮不花王左右仁宗皇帝，定亂清宫，奉迎武宗皇帝，爲一等功臣，是則王氏忠於朝廷也久矣。又念世祖皇帝釐降忽篤怓迷思公主，是生益知禮不花王，益知禮不花生阿納忒室利王，阿納忒室利生寶塔實里王。寶塔實里王雖疏且遠，其於世祖，實有肺腑之親焉。又念皇后奇氏生自小邦，上配至尊，誕毓元良，爲天下所慶賴，朝廷之視小邦，不應與諸蕃同焉。又念小邦與日本隔海爲隣，我之蒙福，彼則愧其歸化之遲；我之獲戾，彼則甘其執迷之陋，勢之必然者也。昔周執衛侯衎而卒令復位，漢徵梁王武而亦使歸梁，有以見王者之大度也。况我朝廷自列聖以來，好生之德萬萬過於周漢。而今則親享南郊，尊祖配天，大禮

既成，德音廣布，外薄四海，蹈舞歡呼，苟有一物不被其仁澤者，所宜痛心。欽惟聖天子以宥過無大之仁，儻回一念使我寶塔實里王免離罪罟，游泳恩波。且使王氏君臣社稷不替其名，衣冠風俗並仍其制，山海愚民獲安舊業，則太祖、世祖勤恤小邦之意豈不益明？世祖釐降公主，生子若孫以繫遠方之心，其規模豈不益遠？皇后誕毓元良，天下之慶賴豈不益偉？小邦勤王敵愾之志豈不益堅？日本未服之民革其執迷、樂於歸化，其意豈不益篤？四百二十六年、二十八世血食之鬼，豈不益感？朝廷宥過無大，好生之德，豈不益播於天下後世哉？伏惟執事俯察蒭言，達于天聰。”後欲署名呈省，國老多不至，事竟未就。

忠穆襲位，進判三司事，封府院君。上書都堂曰：“今我國王殿下，以古者元子入學之年，承天子明命，紹祖宗重業，而當前王顛覆之後，可不小心翼翼，以敬以慎？敬慎之實，莫如修德；修德之要，莫如嚮學。今祭酒田淑蒙已名爲師，更擇賢儒二人，與淑蒙講《孝經》、《語》、《孟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，以習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之道，而選衣冠子弟正直謹厚好學愛禮者十輩爲侍學，左右輔導。四書既熟，六經以次講明，驕奢淫佚、聲色狗馬不使接于耳目，習與性成，德造罔覺，此當務之莫急者也。君臣義同一體，元首股肱不親附可乎？今宰相非宴會不相接，非特召不得進，此何理乎？當請日坐便殿，每與宰相論議政事，或可分日進對，雖無事不廢此禮。不然則大臣日疏，

宦寺日親，生民休戚，宗社安危，恐莫得而上聞也。政房之名起于權臣之世，非古制也。當革政房，歸之典理軍簿，置考功司，標其功過，論其才否，每年六月、十二月，受都目考政案，用以黜陟，永爲恒規，則可以絶請謁之徒，杜僥倖之門。今若因循不復古制，深恐將來梁將、祖倫、朴仁壽、高謙之輩蜂起，而黑冊之謗不可遏也。鷹坊、内乘，毒民尤甚者，前已下令革罷，後復遷延，中外失望，至使龍普馳出見責，可不愧于心乎？德寧、寶興等庫，凡非古制者一切釐革，庶永不負聖旨勤恤之意。刺史、守令得其人，則民受其福；不得其人，則民遭其害。官高而降爲者，偃肆不遵法；年邁而求得者，昏懦不任事。或以請謁起壟畝，垂金魚者，又不足言也。請如古制，朝士之未入參者必經監務、縣令，至于四品，例爲牧守，而監察司、按廉使必行褒貶，爲之賞罰。所謂官高者、年邁者、用請謁起壟畝者，如不得已，寧授京官，勿與親民之任。行之二十年，流亡不復，貢賦不足，未之有也。金銀、錦繡，不産我國，前輩公卿被服只用素段子、若紬布，器皿只用鍮銅、甆瓦。德陵作一衣，問直則重，輟而不爲。毅陵嘗責前王：‘蹙金之衣，插羽之笠，非吾祖舊法。’有以見國家四百餘年能保社稷，徒以儉德也。近來風俗，窮極奢侈，民生困而國用匱，職此而已。請宰相今後不以錦繡爲服，金玉爲器，又不使袨服乘馬者擁其後。各務儉約，諷上而化下，風俗可以歸厚也。前者迫徵暴斂之布，便合歸於

納者。然恐官吏夤緣爲奸，細民未蒙實惠，故宜分付諸司，以充來歲雜貢，令其得免先納借貸之弊。行省既有文移，當早施行。三食邑既立之後，百僚俸祿不備。夫以一國之主，取群臣養廉之資以實私藏，豈不貽譏後世？請聞諸兩宫，罷食邑，還屬廣興倉，充其俸祿。京畿土田除祖業口分，餘皆折給爲祿科田，行之近五十年。邇者權豪之門奪占略盡，中間屢議釐革，輒以危言脅欺上聽，卒莫能行，此大臣不固執之所致也。果能釐革，悦者甚衆，不悦者，權豪數十輩而已，何憚而不果爲哉？州郡遠年貢賦之逋欠者，有司百計追徵，十分莫得其一，祇是斂怨而已。望下令自至正三年已前，逋欠貢賦一切蠲免。前此數年，窮民有因暴斂典賣男女，請令諸道存撫，安撫使出榜許其來京自告，因以官財量給贖還。其買者亦令自首，若不自首，後有告者，不與其直，勒還父母，甚者治罪。”後與安軸、李穀、安震、李仁復增修閔漬所撰《編年綱目》，又修忠烈、忠宣、忠肅三朝實錄。

恭愍即位，未至國，命齊賢攝政丞，權斷征東省事。齊賢上書于王曰：“伏聞聖旨，國王丞相一時受命，上自德慶府，下至小民，踊躍歡忭，不可勝言。又奉王旨，凡一國緊要利民利國勾當，悉皆行下，見聞者莫不有更生之望。但臣才微年邁，萬事皆不如人，忽承重命，爲權省政丞，感激之情上有天日，恐不勝任，措躬無地。惟望印寶既至，妙選賢能，以備庶官，早下新命。”尋拜都僉議政丞。齊賢下理問裴佺及朴守

明于行省獄，流直城君盧英瑞于可德島，贊成事尹時遇于角山，貶贊成事鄭天起爲濟州牧使，知都僉議韓大淳爲機張監務。時王在元，國空虛，齊賢措置得宜，人賴以安。嘗於拜表陞陛上，行禮儀衛與王無異，人譏之。趙日新挾負紲之功暴横驕恣，以齊賢居右，深忌之，相詰，齊賢白王曰："臣不敢居具瞻之地。"固辭不允。又因墮馬傷足，上箋辭，王不允，加推誠亮節同德協義贊化功臣號。齊賢又上三箋，牢讓不已，遂致仕。日新聚群不逞夜入宮，害所忌，縱兵誅殺，齊賢以辭位得免。日新伏誅，起齊賢爲右政丞，賜純誠直節同德贊化功臣號。明年辭，以府院君、知貢舉，取李穡等，復爲右政丞，辭，封金海侯，改門下侍中，又辭，不允。六年，乞以本職致仕，從之。國制，封君致仕，頒祿有差，既老而猶受厚祿，於義不安，故有是請。朝論以爲本職致仕非所以敬大臣也，復封雞林府院君。奇轍等伏誅，王以轍等衣服、綵帛賜宦寺及兩府，齊賢辭以無功不受。又上箋請老，仍致仕。

撰國史於其第，史官及三館皆會焉。王嘗命齊賢議定昭穆之次，語在《禮志》。王又以修築京城訪大臣耆老，齊賢上言曰："三代而上不可知，三代而下，立都而無城郭，未之聞也。我太祖東征西討，削平僭亂，統三爲一。之後七年而薨，用瘡痍之民，起土木之役，所不忍也。故不城松京，非不爲也，勢不可也。其後因循，至於顯王之初，契丹躪躒京邑，燒毁宫室，顯王蒼黄南狩，當時若有城郭之固，契丹未必躪躒燒毁若此其

甚且易也。顯王二十年，始命李可道築開京城郭。後金山王子引兵而來，西海道、忠清道、沙平、津北無處不至，不得入京都，餘古、車羅大屯兵黄橋，又不能入京都，以有城郭也。城郭之當修，無智愚皆知之矣。若修之，則農時不可奪，糇粮之資、板築之材不可不備。起役之後，大衆一聚，宫城及城門必令守備可也。既定此議，雖有陰陽忌諱，確然不改，然後可就也。”紅巾之亂，王南幸，齊賢謁于尚州，嘗揮涕嘆曰：“今日播遷，何異玄宗禄山之亂？”及賊退，又與洪彦博言曰：“古人稱：‘壯哉山河，此魏國之寶也。’初若設險守隘，制勝可必，恨不早圖也。賊若野戰則我軍必敗，但因雨雪，乘賊不虞，故勝之，此賴宗社山河之祐也。”十六年卒，年八十一。謚文忠。

天資厚重，輔以學問，其發於議論、措諸事業者俱有可觀。初，齊賢讀史，至《則天紀》，曰：“那將周餘分，續我唐日月。”後得朱子《綱目》，自驗其學之正。人有片善，稱譽惟恐不聞，先輩遺事雖細，以爲難及。平生未嘗疾言遽色，又及穢語。晚年閑居，對客置酒，商榷古今，亹亹不倦。崔瀣嘗歎曰：“士別三日，刮目相待，吾於益齋見之矣。”齊賢務遵古法，不喜更張，曰：“吾志豈不如古？但吾才不及今人耳。”齊賢之孫連姻奇氏，齊賢忌其盛滿，及拜平章，恭愍敕兩制賦詩以賀，且命齊賢敘其事，齊賢辭不爲。恭愍之寵辛旽也，齊賢白王曰：“臣嘗一見旽，其骨法類古之凶人，必貽後患，請上勿近。”旽深銜之，毁之百端，以其老，

不得加害，乃謂王曰："儒者稱座主門生，布列中外，互相干請，恣其所欲，如李齊賢門生，門下見門生，遂爲滿國之盜，儒者之爲害如此。"及旽之敗，王曰："益齋先見之明不可及已。"自少儕輩不敢斥名，必稱益齋。及爲宰相，人無貴賤，皆稱益齋，其見重於世如此。然不樂性理之學，無定力，空談孔孟，心術不端，作事未甚合理，爲識者所短。後配享恭愍廟庭。所著《亂藁》十卷行於世。齊賢嘗病國史不備，與白文寶、李達忠作紀年傳志，齊賢起太祖至肅宗，文寶、達忠撰睿宗以下。文寶僅草睿、仁二朝，達忠未就藁，南遷時皆散逸，唯齊賢《太祖紀年》在。三子瑞種、達尊、彰路。瑞種子寶林。

達尊，字天覺，工文詞。初以蔭補別將，忠肅朝登第，賜鞓帶。由思補陞獻納，尋遷監察掌令、典儀副令。忠惠如元，與其父從之，王復位，授典理總郎，東還道卒，年二十八。子德林、壽林。

寶林，爲人嚴毅方正，有政事才。嘗知南原府，新置濟用財以支供費，民無橫斂。又宰京山府，道聞婦人哭，曰："哭聲不哀，若有喜者。"執訊之，果與奸夫謀殺夫者也。有人訟："隣人割我牛舌。"隣人不服。寶林渴其牛，會里人和醬于水，令曰："以次飮牛，牛欲飮即止。"里人如令，至所訟人，則牛駭走。訊之，果服："牛食我禾，故斷其舌。"又有人馬逸，食人麥苗殆盡。

麥主將訴之，馬主曰："我有麥田稔，與汝，勿訴。"麥主許之。及夏麥再苗，猶可收，馬主曰："汝麥亦稔，不與。"麥主訴。寶林命馬主坐，麥主立，曰："俱走，不及者罰。"馬主不及，詰之曰："彼立我坐，其能及乎?"寶林曰："麥亦然，牧而後苗，其及稔乎? 汝逸馬食麥，罪一也。乞令不告，罪二也。違約不與，罪三也。亂法之民，不可不懲。"遂杖之，以麥歸告者。爲政嚴明類此。辛禑初，判安東府事，以治最，擢拜大司憲。時林樸不署呈北元書，寶林阿仁任意劾流之，人譏其無雅操。尋遷密直副使。濟州進羖𧅗，分畜諸州，多物故不孳，令贖其價。宰相欲分其餘畜之，寶林與權仲和言："民贖價而吾輩分之，於義何如?"遂止。官至政堂文學，封雞林君。卒謚文肅，無子。

李凌幹

李凌幹，南原居寧縣人。忠宣王嘗以所幸二姬賜凌幹及白文舉，獨凌幹置別室，莫敢近，王義之。又從王在元，爲盤纏別監，同事者皆致富，凌幹獨清苦自勵，冬月破衫單袴，不私一錢。及王竄吐蕃，凌幹懷金潛附驛吏獻王，王及從臣賴以不乏。王薨，奉梓宮東歸，號呼跋涉，勤苦備至。忠肅朝，由密直副使遷知司事、右常侍。元嘗欲立省本國，凌幹與金怡、全英甫等奏請于帝，議遂寢。論功爲一等，爵其父母妻子，賜田及臧

獲。後爲監察大夫，陞僉議參理，拜政丞。曹頔之亂，侍從忠惠，功在第一，賜鐵券，尋封寧川府院君。及王被執如元，宰相、國老議欲上書，請赦王罪，凌幹曰："天子聞王無道罪之，若上書論奏，是以天子之命爲非，而可乎？"恭愍朝，爲左政丞，領都僉議事。六年，以門下侍中致仕卒，官庀事以葬。

［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］
书名＝高丽史　８　传　２
作者＝孙晓主编
丛书名＝域外汉籍珍本文库　标点校勘本
页数＝３３７６
ＳＳ号＝１３７４２５３０
出版日期＝２０１４．１１
出版社＝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；重庆：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ＩＳＢＮ号＝９７８－７－５６２１－６５９５－８
中图法分类号＝Ｋ３１２．３３
原书定价＝７８０．００（全１０册）
主题词＝高丽（９１８－１３９２）－史料
参考文献格式＝孙晓主编．高丽史　８　传　２．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；重庆：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１４．１１．